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二二冊目次

籌兵三畧三卷

〔明〕曹飛輯
清鈔本

一

經武勝畧正集十九卷

〔明〕莊應會輯
明末刻本

一三七

籌兵三畧三卷

〔明〕曹飛輯

清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第卷三



曹長卿等入憲使公與先大夫同城進士得稱年家兄弟長卿為諸生具論魁才願數不志于有司更其名曰龍蓋者趙子柔大夫當昨龍蓋於此伏之意詳曾騎射討論始於宋于卿孫大司馬府會將直指幕共江淮存共將帥材所著著共三卷天廷時郭魏兩兵使稱善相厚又一日曰陣圖一日火攻則假歸而交通之也共一日兵机百款則撫今之時

故恭以古法而用之也昔人以知古不知今為陸沉知今不知古為智皆長卿提挽古今若是曾不以與揚威白帝合騎之校叩囊底智取賊第前即獲密跡即有利劍空一日三唐安若愛女耳豈李唐數奇力不據命即抑時多青樓抱不學兵法字瑟在左耶雅至劉伯敬呼崔嵬胸中貯千卷書使人不以不男服劉畫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亦景之千駟海內大矣有知長卿以前四公以其三略比于紀上老人授張苗侯也長卿足自雄矣

火攻陣法序

願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弛然矣余承乏西臺時擢駐蹕諸捷回世風鼓舞將士以為快後雖土計雖強痼疾終難卒瘞余小吏曾子亮其先大夫以憲制備兵天津為翟君愛婿生時有產江陽間晚年和議既吳胸富甲兵以武科膺著辟官督辦因抗疏求專府中應其選又奇其才急召見面與語割談移日相與論說陣法火攻未有以難也遂令領揚將士俱執贊祈學余未幾遷廷尉子曾子密而順揚駐蹕神武本謀退而作陣法火攻二書大約中的計葛秘傳蓋加詳明陣圖猶行揚州守火攻聯行談逆常子身自督造火器畫畫狀幸功成當事將若之明廷給假歸徒跣遇西陵持火攻說就正并請余叙余出所著相印可曾子恂：著述子然壯氣可為數英雄兵學識懋度為當世陣中有才如此所不意獻當守虞登天子步卜得早以登城建鼓太平何時觀耶余既不敏謬附詞章而不能為長所振管余敢自操筆為之識陰陰訪以虞之他日可乎西陵主人吳：曉題

曹生大攻書序

蘇眉山謂光黃間多異人異人者扁戶讀書則括
蟬泥樹搗管為文則去蠶繞巧提刀抄剽則悲咒出
山驚蛟騰海彼其人自不可以語觀案而相目也予
所善者梅曾長乃父營祭酒也垂髫用詔繫屢試極
誣其係僞使首破為卷為符久時保見之皆弱易委
公不可一世獨時從其甥君聘先生進釣拔蒙
墨守之痼囊衣登大將之壇博覽山水之助乃厲
蹶風簪危者懷多如業非魚國超之所長而通

之所短然武決一舉得售一時直指知侯款跡上之
得古標同陰一術在文武之間自和陣法一書身注
石中亟注司馬廋行九邊周旋於部勒以用火法前
精道其大攻書余雅慕長卿今年值妖江徐額戒
長卿忽見客余視其議論方畧聚米借箸固不減漢
陽老將自陰符素書而下直叩臂中所傳以佐其舌
端一似楊雄西獵賦兩漢時事和中机宜令人鼻端
出火美光黃間異人也余觀五火之用以助攻其助
以水助攻其強固今校所河惟無烈始建督當之

於廣中之外而此漢降吳諸將列其事中國之長技
何以不此及此豈賊之人更者新製天所以資中國
與顧遠境之害焉居以未食熟計得然又何必曰
孫子之火攻篇自可釋此曰助有主之外矣道外今
民與上同憂其職而色者問姓而墜車中撥火具
知服衆神勇外其人陣法火攻皆其助必長所製
大具奇妙良評實用茲此特其鑒心一舉耳特優禮
以識之

竟陵魏士奇撰 以兵部日考刻

兩直指先生選到陣圖化字

地接直隸監察御史



地接登萊監軍御史

進利

兩淮都轉運同知陳天相核對

陣法編數

蘇謀楚美曾 元集

陣法本於天象機乎伏羲八卦更帝井田作時更帝
征蚩尤命其目服后建極奇八陣宿龍機機行天地
風雲龍虎龜蛇四正四奇十九字為陣法之祖其故
太公增廣五百字至孔明傳受吳人七本太公服

后而演述詳明其中衝軸衝遠奇門分合之義也
五季時合居太宗上疎未了了此方圖曲直說因地
布圖相為以法思覺世家作奇機機五八八
打異議迄後世羽孤及李荃張燁築併祖人別演八
陣兇難難趙李魯辨之甚表是李術以本祖葛祖
葛本孫奇三家為陣營正宗大約受獎制陣之理典
何圖此書相為表裏八卦九章相為從從運之以陰
陽表裏奇正分合而陳之以三十五行十干十二支
二十四氣六十四卦八十八數總之整歸半徒部分

營壘或先據要害或先扼咽喉蛇蟠月偃中移後動
因山川形勢之宜謀步騎聯合之要不罵不讓接地
而陣之在熟使簡要不宜顯顯太懸惟位法一以八
陣遠運推之多、蓋善無往不利矣兵行則為陣
止則為營營陣之設蓋所以示方位整行則使更著
壯軍士之膽而備空技技號令以一人耳目收人
心志也何為奇步位每人站主縱廣為二步又兵
法五人為伍初曰五步位每位一兵進退自由習刺者
雖敵不至以肩接踵踉蹌雜進何為整行列地有處
阻原谷刑有高下曲直十人為列十列為隊隊間容
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
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鱗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
參長四軍特陣以故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退奔退無
還走四頭八尾觸雲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敵此教
習之法也何為便更者凡陣以一分之三為奇伏正
陣以奇伏以足三步合為一體迷相救援戰則互
為進退循環至已凡戰須更者一戰一食一憩前軍
戰疲後軍更進左軍戰疲右軍更進以速特勞何戰

不免何為壯軍士之胆行矣若不批陣毋論三軍擾亂如麻前無逸敵坐風披糜陣前有車前有牌！前有拒馬拒馬前木園竹園繞圍簇簇種種不一軍不久駐止立車牌槍挺之類軍若久駐則開營木柵羊馬城掘壕挖壘伏陷地雷以此種種強敵當前我兵胆氣自壯不至抱頭鼠竄矣陣中全以金鼓指揮為號鳴一鼓者黑旗則為前陣鳴二鼓者赤旗則為前陣鳴三鼓者青旗則為前陣鳴四鼓者白旗則為前陣鳴五鼓者黃旗則為前陣鳴六鼓者黑旗則為前陣鳴七鼓者赤旗則為前陣鳴八鼓者青旗則為前陣鳴九鼓者白旗則為前陣鳴十鼓者黃旗則為前陣鳴

直無節制衙門以賓師之禮優予直指吳先生名居幕府指示陣法退而授索祖書先檢閱古今圖陣列為一卷俾風后祖葛考術以三宗世詳載國說符具大書于前日中以備參考次檢閱中舊藏陣書檢閱後因明其改修破法索為一卷而以中營車營附載焉又其次以所信友人之國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為五十有五之說周旋運行演為二十條圖而末以營陣攻守各說序其大概以便採擇若稱善師不陣善陣不戰此言要謀制文先聲威實軍志東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披壘之相磨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預決于前若後人法兵書不先講陣法則兵無紀律安能取勝耶余每壯勇之力穿楊之技至一切六壬大乙奇課演禽數學粗粗占卜惟大攻一節操習物格具載則圖前有因我非惟是五行八卦營陣最易而不難最簡而不煩惟陰陽之驅市人忠武之野戰或饒為之何憂強敵何畏休哉然終然天地安注去和天下危注去將有如水將以人賞罰嚴明号令三軍相與非野營法河焚舟有死之心

養生之氣有不戰戰必先吳若徒信行兵為寄程視
陣練為優戰非有百萬種咸法引已

歷考古今陣法

八卦陣

伏羲先天圖陣

井田陣

奇捷陣

黃帝曰風后所演則伏羲河圖為國陣以表其正
象為奇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分位各
正奇以借天地風雲龍虎為性的之其其其其其
天天位乎上坤為地地位乎下吳者風風附于天

艮為山雲附于地前朱雀為鳥后玄武為蛇
蛇應坎水左右龍應震木右白虎應兌金中心大
將攝之四方八面皆取準乎四頭八尾酌意為首
敵冲其中兩頭俱敵數起于五卦四正加中心象
五行終於八卦如四奇少中心象八卦且陣數至
八而簡盡通此則煩矣

奇捷陣

奇捷陣奇捷之方圖曲更說一則

五陣之變必始於方陣為天衝重列國西方主
中殺氣也其列方兵主殺敵始方主克木始方可



以破直

扭奇圓陣

圓陣為天圓不動圓用方爻為圓圓為中央屬土

土起水如圓可以破曲

扭奇曲陣

曲陣為天居兩端圓由圓爻為曲曲為北方屬水

水起火如曲可以破銳

扭奇直陣

直陣為從布天一圓由曲爻為直直為東方屬木

木起土如直可以破圓

扭奇銳陣

銳陣為地方布圓由直爻為銳銳為南方屬火火

起金如銳可以破方銳緩爻而為方

何洛仲用營陣

陣法以百人為半河圖五十有五洛書四十有五

休用合一德之不離河洛兩起分數河圖之數

一二三四五為奇六七八九十為應一五八同宗

居北二與七為朋居南三與八同道居東四與九

為友居西五與十相守居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

各一正色一奇黃帝之陣天也術也服也雲也各

居外地也術也地也各居內各各一奇而色一

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十為奇一三五七九為正

一居北六居西北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南

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共之三居

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共之四隅為正四方為奇

各一奇同一正洛書之陣六四隅為正四方為奇

六各一正南一奇五聖賢判陣之理與河圖洛書

一相為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為徑緯

周礼立表闕

周礼大司馬四時數整旅養食治兵大閱及養而

止遂以稍田

周礼卒伍闕

周礼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三後世束伍法

始此

太公五行陣

周太公問方數闕作五行為準

太公三才序

周太公增五行爲三才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

魚麗陣

鄭大夫子元所作鄭爲大周其賦三軍一軍五編一編五隊一隊五車五編五方而立爲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如魚隊之附故魚名麗鄭不佈師而採偏一師各當其一面也

諸葛八陣圖

八陣之制始於周后已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曰正四奇之說諸葛得授異人術因周后八陣而演之始得詳明今傳僅秘文魚腹石碣是也其法以六十四爲正軍二十四爲遊軍六十四陣爲隊則三十二也三十二隊其二陰陽則十有六也六陣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存乎二變二變者一之用也其曰天衝上下不地軸而地不衝衝後衝相衝風衝天衝附地天地衝衝爲序翼風爲蛇蟠天地後衝爲龍氣雲爲鳥翔運天文氣候山川向

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此相傳太公可作以演周后奇後之義而武侯又得太公其傳耳諸葛與周后名同實異周后則伏羲先天周則後天也王後天方周后本六甲諸葛則取進甲如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爲八門以休生開爲傷門乙丙丁爲傷者凡出軍必選奇與門合爲吉其每方八陣合八方爲八八六十四陣蓋一方八個位而非以八人爲位也後世相傳司馬以五人爲伍孔明以八人爲伍陳之誤矣其曰數起于五而終於八乎有云四正加中心爲五加四奇去中心爲八考不知兵法伍人爲伍古通行蓋數起于伍法而終於八陣也其後有李參謀燁張燁曾公亮華國風字義而遺憶說雖稍有合然終不免于不合附會焉

六花陣

唐衛公李靖周圖所作孔明八陣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鈎連而有六陣左右俱當各二陣

左右虞侯各二陣各皆八人相從所理八陣為六
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為圓
外直畫之為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名之六花
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云六花中一廟前二廟
後二廟左右各一廟中外凡七軍柱佑道典因述
為七軍陣乃六義別名也教演恒用三萬人分左
右六廟一廟為營法五方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安
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五陣之制由衛公
所演即明八陣每方八個伍合之為八八六十四
伍非八人為伍之說也

十二辰陣

李衛公演十二辰各有兩司以破敵

偃月營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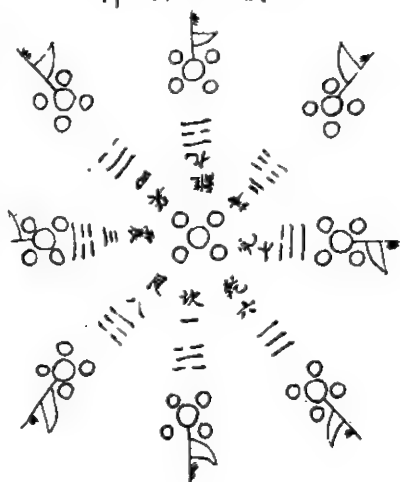
李衛公演地帶平險作此陣

四門斗底陣

李衛公演凡軍行連賊分作四分今四角相接
結成方陣倏忽遇賊即戰賊遠則行陣而行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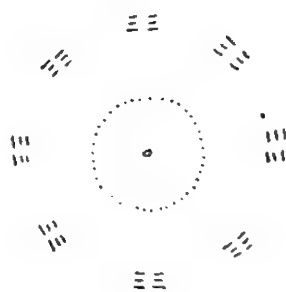
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
常裹輜重每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為一隊六各分
為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為則焉

伏義八卦陣



按八卦乃伏羲先天圖河圖中於馬負圖而演河圖之數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虛中以為大將所居此陣法之祖不拘數萬旋到八卦中象太極斡手各按卦象一旅斡手立前以待敵中一層排弓箭手三伏奇兵若冲乾而收兌左之冲巽而離震右之奇正相合攻勢得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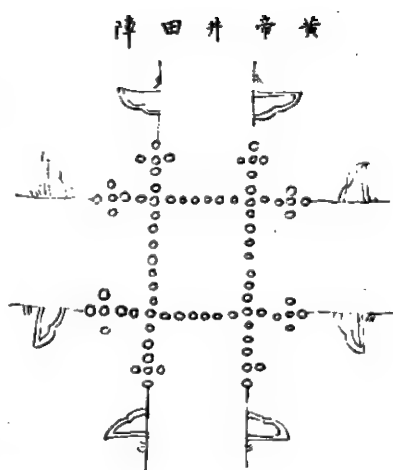
伏義陣圖



按師卦陣伏羲仰視獲者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為一軍十二軍而布十二卦布四坎于中以應負布八卦于外以為掩蔽八方坤坎之相涵容在坎中矣對待交三其交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又三十有二折陰意之偶其意六十有四陣在坎中矣坤坎順也乾坎外陰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亦正在坎中矣一陽居中而用子初外三十二陰皆為所率持在坎中矣南為先鋒北為後遊東為左翼西為右翼東南為前軍西南為右軍東北為左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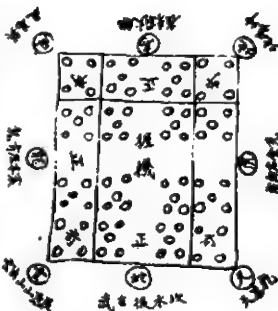
西北為後軍隊在其中兵初交為殿二交為中三交
為戎四交為駐五交為前六交為先鋒卒在其中矣
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為首節利在
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文王係卦辭重
義而貴退將也周公係文辭當進退而察動靜也孔
子係彖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票三聖
之辭則師為直將為明兵為和陣為武仁義節制而
者倫矣

據此陣之祖本于東天之極陣中必田為中軍大
將所居之處八家北田為四正東南西北四軍前左
右翼後左右翼後八卦八陣皆布于此



伏羲先天之圖國也黃帝制之是為國陣

黃帝握奇陣



帝出于震齊子與相見子龍疑授子坤說子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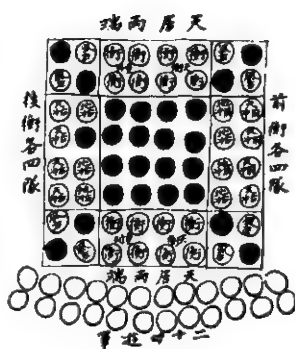
允戰于乾帝于坎成言子良

據此陣蓋黃帝臣風后所作以握機紐古文云天地
風雲龍虎為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此十九
字為萬世兵法之祖孔明八陣全祖于此先出遊軍
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無為風風附于天
長為雲：附于地前龍火為朱雀後坎水蛇為玄
武左震木為青龍右兌金為白虎中之兩握倍于四
正四正之兵倍于四奇居重取輕之勢也 陣數有
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勝焉陣間容
陣陣間容陣以復為前以背為後進無逢退無追

走四頭八尾觸處為奇殺衝其中兩頭俱殺數起于

五終于八 此唐太宗
李靖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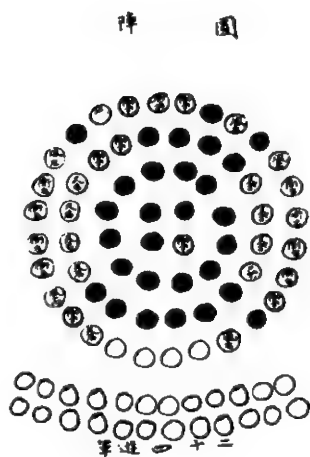
握奇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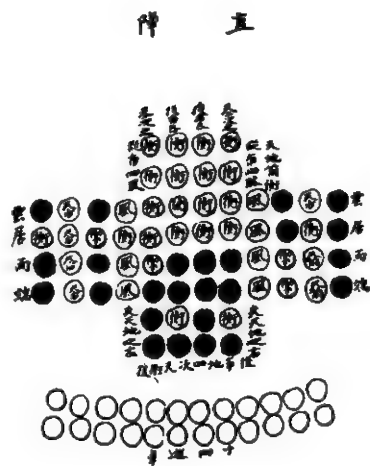
按此即方陣為天衡重刻圖上。下天衡重刻各四隊
前後之衝各四隊。服居四維。故以圓地軸串到各三
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
居中間。謀為八陣。計陰陽各三十二合之為六十四
卦。二十四遊軍。而以象二十四氣也。西方生金。殺氣
也。其形方。其色白。故陣法皆起于方。方陣即從圓可
用。以可方者。所以能非也。高平利。方方利。變五陣之
變。必始于方。卷而藏之。則為方陣。圓陣而後。機之數
在陣後。左軍中舒而張之。則為曲直。銳而後。機之數在陣後。

方陣可以破直金之寇。木也。金起木。故方可以破直。
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衛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
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為義。故名。衝軸奇兵主戰。
變動為義。故名。風雲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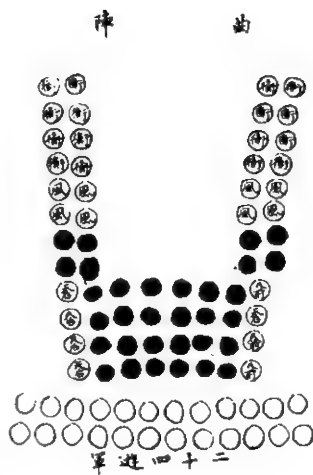
按此即圓陣為天圓不動周由方變而為圓陣中央
土為圓天或圓而不動地軸居中前為右後為左天
地四望之屬也圓陣以方陣規而圓之八面皆對
敵圓融而無空隙也故圓用之土龍水故圓可以
破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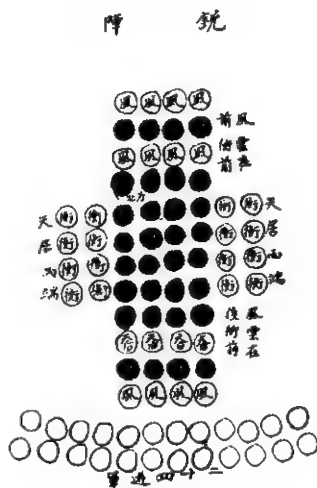
按此即直陣為從布天一圓由方變而為直東方之
木為直從布天一圓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街後
從布四風夾天地之左布天地前衛居其右後衛居
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要是也直陣者前軍居中右
軍居左主軍居左前到而戰也凡對敵用之木龍土
故直陣可以破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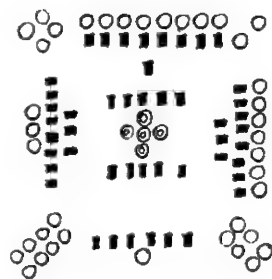
按此即曲陣為天居兩端由圓變而為曲此方之
 非為曲陣天居兩端其尖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
 曲陣其右軍在前軍前之右左軍在前軍之左前
 張而翼以進也掩敵用之非冠火故曲可以破銳



按此即銳陣為地方布圖由直變為銳銳陣變為方
 南方之火為銳陣地方布圖雲在右後衛之前天
 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為地為北是也銳陣者右軍
 在前軍後之右左軍在前軍後之左如鳥喙矣銳之
 進也掩敵用之火銳金故銳可以破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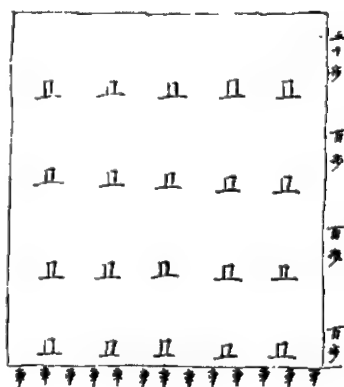


河洛體常用普庫奇正圖



將此律法以百人爲率河間五十五陽書四十五河
間爲林治書爲用今用另休可洛皆休合休爲用河
洛爲用存休皆用退藏審審正即軍營靜止山峙出
則軍行動也雷奮而北東西忽向忽背八方如環奔
天非地引伸觸類千之萬之德之不離何洛而起分
駁光儒謂孔子至權謀而天仇推說武習權謀而天
仇淺拘于河洛不知也

周禮大閏正表圖



周礼大司馬中注
列陣一字一司仲春教振旅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
如戰之陣群鼓鐸屬旣之用以教坐
作進退廢途旣馳之節遠以蒐田中夏教養正
如振旅之陣群更撰事撰得兵讀言軍事契合
詳辭名之用帥以下以門名縣師各以其名家以号
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蒙其事以辨軍之貴
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蒞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
如振旅之陣群旗物之間王裁大常為月諸侯載旂
交龍軍吏戴旗虎師都虎二能為我獲通爲禮飾連載

物雖常郊野載旆為旆百官載旗為旗各書其事與
 其焉若其他皆如抵旅遂以循田而蒐田之注中冬
 教大閱大閱兵期充大閱者吏以下成衆庶修
 戰法虞人山澤萊田之野為表表以下四之四日司
 馬建旗于後表表之一之中序吏以旗物報鈇獨旒各
 帥其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天正正并也旗旒後至者旗
 而後至乃陳列車徒卒如戰之陣皆坐聽誓誓者史
 聽誓于陣前新牲以左右拘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
 軍以華令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有吏作旗者往所
 車徒皆作也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氣氣一乃止三
 鼓振鐸而具自會更樂旗其旗車徒皆生又三鼓振
 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樂之而進進及表三
 表乃止坐作如初乃振車馳而去徒走也及表第四
 乃止鼓戒三闕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
 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將田

卒為人百

而為人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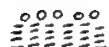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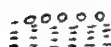
伍為人五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師為人百五千二

旅為人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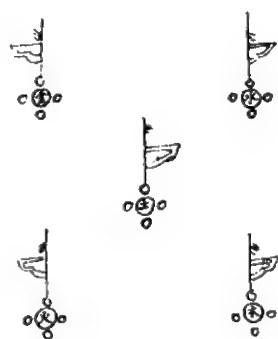
按周礼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士師為軍
以起軍旅以作四役以比追奔以全貢獻乃均土地
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
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後役毋過家一人以其納為義
唯田與追奔竭作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
為軍三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
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

軍為人百五千二萬



旅師皆下大夫百人為年卒長皆上士二十九人為
而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
六史皆十人使百人使之六軍皆起於東伍伍而之
法明兩陣可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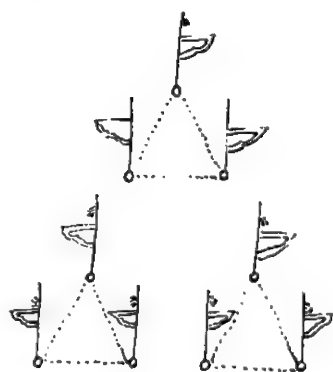
太公問方教陣圖



按五行陣周太公望問所布軒轅利陣始于五
方终于八向五方者教陣之用其才也八向者戰陣
之用其全也太公前高力傳其法問方一于二百步
每部口地二十步之方橫五步立一人縱四步立一
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布于中央四隅以為陣法
前後左右四區立東其中以為闕地教闕之而蓋天
地之數水伍西北火伍東南金伍西南木伍東北土
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故以五行為名至于陳師
野外與敵又轉五方五軍為正各安其前五步六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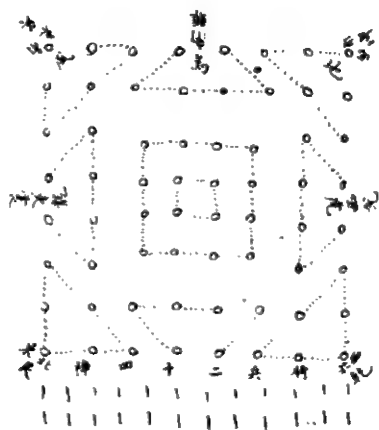
一止有五伐六伐一止者也或謂五行黃帝所作
又謂方圖曲直觀之形為五行誤矣

太公增五行為三才陣圖



按此法乃太公所制也布為天地人三陣其法不行
駐候要三陣不離假如敵兵擊天陣地人二相敵
循環不數雖然名陣不可失節制衛俱同若變作
一字長蛇陣攝進敵人也如正戰地子居正人天三
陣為奇從傍攻也奇兵以前為上以後為下以左右
為中二傳而出之故以三才為名有謂日月星辰并
柄指背為天才山川陰陽兵陳草木為地才將神士
卒器用之資為人才則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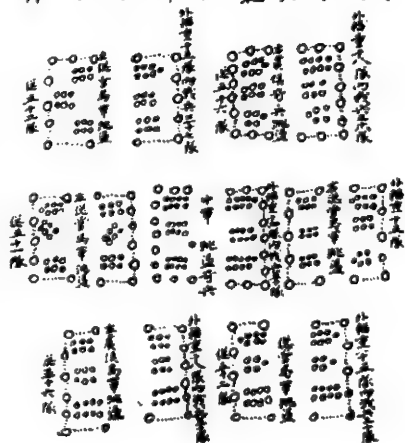
武侯魚腹八陣門陣



按八陣之陣漢與相涉蓋先往者中象之所作也蓋
石虎之史述在後世蓋與非自古相傳來之六十四
陣而已為其本之宗據奇為之居其孰能推之哉孔
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為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為
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為中外之營則文王後
天卦恒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外也曰天陣西
南外也曰地陣東南外也曰風陣東北外也曰雲
陣取象為露也東方青龍之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數也曰虎陣南方
朱雀之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數也曰蛇陣中為

中軍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為正四獸為奇四象四
獸各以六陣相逆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
所居中四陣為奇大將兩側則為逆騎二十四
陣以繁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南
正北正足中正身前騎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
爪牙首尾伸縮以為節也而翼翕張以為權也爪牙
往來以為勢也身休手足搖立整樞以為主也氣血
變化為方為圓為曲為直為脫其變無窮不外八陣
分合而已黃帝周禮分表裏孔明方陣定八向圓陣
黃為正表為奇方陣四隅為正四方為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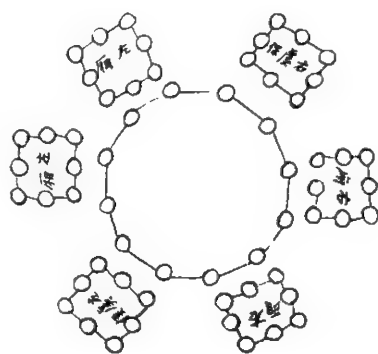
李衛公六花七軍方營陣



按此陣臨邊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
二萬人分為七軍四十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八百人
左右軍及左右廣澤軍到三營六軍部皆十八營中
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然境內土寬平每營中間使
各一營地狹不拘中軍在中六軍總營在四時象六
出之花軍出右後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廟口內
左廣澤軍在中央後左廟近北修角與右廣澤軍
狀同日月若左廣澤在右即右廣澤在後諸軍並部
轄其左右兩廟營在四面各依本營中軍得相統

攝息後漢相數據若欲得故馬其外營幕即執長布
則務取營中寬廣營外仍置拓隊

李靖內環之圖外書之方變六花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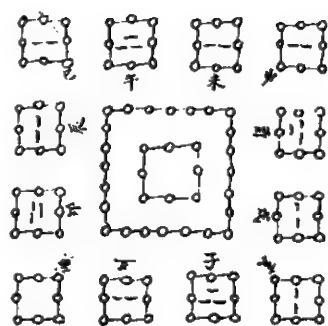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所創之術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為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勾連而有六陣左右遠管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為六花明之旧法即此圖也李靖同之內方環之為圖外真書之為方疏而內之其形六出故号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云其隊數泰用古法步騎與軍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為率騎隊二百人為率步隊七十五人為率步隊駐隊步四戰

鋒隊為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為奇居後中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為七軍陣正六花之别名也其數周恒周三萬八分在左右六兩一兩為營法五兩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

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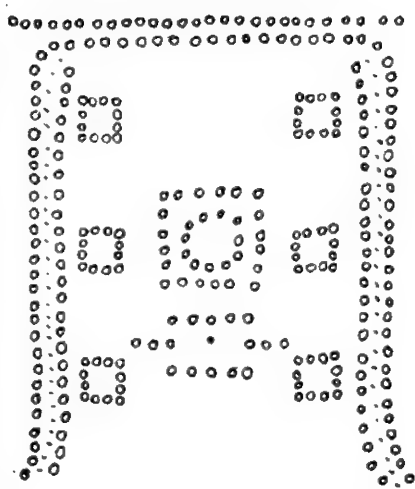
李衛公十二陣



此陣中為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已為
前衛玄為後衛寅為左突中為右擊商為白虎即為
青龍午為大赤子為大黑辰為龍虎戌為決勝未為
先鋒丑為破敵十二陣各步千八百人為十二隊而
為小方陣騎兵各三百人長鎗短刀伏于陣中隨使
衝擊惟子午却為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
馬步軍萬八百人成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于寅申巳
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司
教如兵少即于隊中減人多兵即于隊中加數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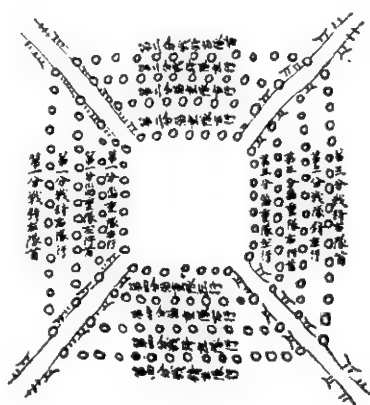
存其陣隊止則為營動則為陣連有緊急鼓聲一發
陣則立或不在旁頗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丹
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番將一人用戰
鼓一面中夾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即諸陣相應同
時而敵轉戰不移步卒騎兵不相離陣相去廣狹一
或狀如衝鋒作挑戰引之令入則他陣皆突出弓
弩騎射長鎗左右夾擊前收其胸後掩其尾

李衛公便宜月障



此障凡地處半險源作偃月營其營前刻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知生每營相去數里及安置隊伍與前法同其門則此時計之若兵馬多火常設兩說此火約也如有警急當收並于營後安置二說安置之法與圓障相伴每一大營有四十小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共一千營皆置其內八間間三連十二旗十六鼓左牙右戟前橫後督旗鼓中火大砲之所餘法準上同

李靖四門牙底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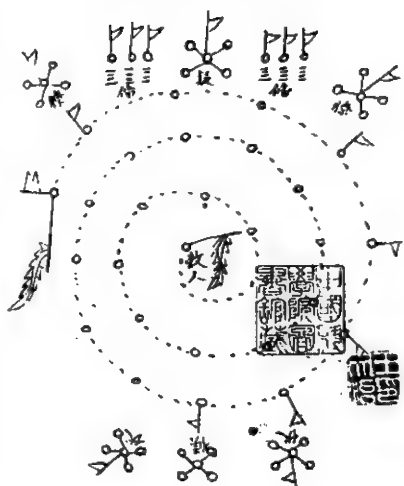


李靖法比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而行輜重橫列在內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為陣前兩第二分中而行輜重即退前盾陣內右偏其列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進前亦立列為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為陣右而其第三分戰進輜重未第二分法移為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移為陣後而今四角相抵信成方陣倏急遇賊即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累輜重若逢川澤平坦用之尤便要

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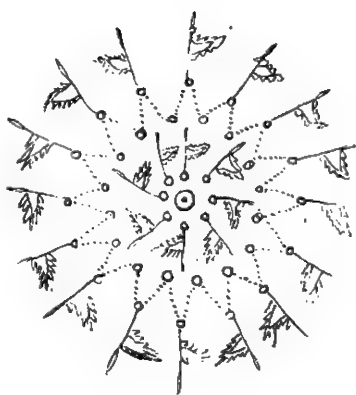


混元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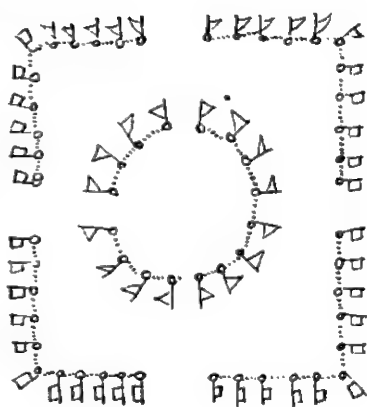
混元陣勢犹如混沌未分混如一團給位不散如混天象
中内外星位未分盤迷龍風如長蛇形勢其散不致欲則
大極已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南西南西北各屬其方
陣位一片不離進如風雨迅似山勢善於于山善利險戰
必須開習戰者自其神令現斯戰時知大知近近物分合
遇敵取勝法運用一心於戰四顧通達出奇偵察沒伏賊
所以疑凡改周戰中法大陣法變化不離偏影日矣

都天火輪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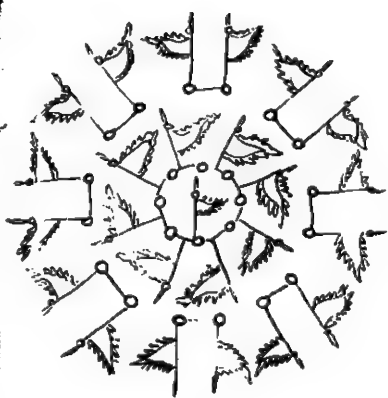
按此法中央設奇兵八隊圍住外面奇兵十六隊
正兵十二隊一出一領圍成圓形進出不測倘敵人
攻破那一方主將撥內面奇兵救其破陣之處若因
使將外面奇兵八面埋伏正兵滾回主將領奇兵應
之放箭炮內外攻擊可勝如要破此陣令八隊奇兵
分八面攻進大將統正兵從中進破其陣也

天圓地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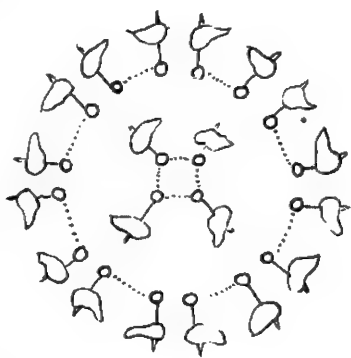
天圓地方陣就如蒼天圓土地似棋盤兵如棋子無
事雖行在時時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向以教三軍
司令一列陣皆按八陣內縱橫八陣之法大小方陣
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九軍八陣如棋盤之格而
兵卒交戰身也

陣星九天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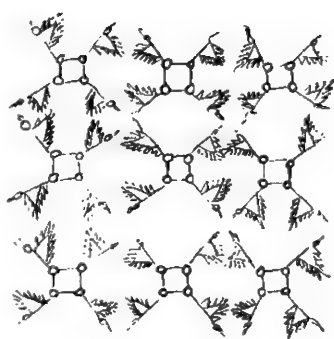
按其法裡面兵八隊正兵八隊一正副一奇為國陣
在內中央大將領天會旗旗手達一先鋒外領著天
英旗旗手戰漢亡外面十一萬人馬箇八個口殺敵
人趕入於佳後兵裡面正兵奇兵俱做天封樓隊
敵入奇正双生戰戰見衣袍人面吳樣一時慌亂
必被擒之若破此陣分兵四隊四隅攻進每一面用
兵五千人馬九隊兵四九三十六隊數破其陣已

陣線錯行五



按其法可佈陣也此十六隊人馬布外而八方四
皆有內應四面敵兵至箇八個口殺入其口內應奇
兵觸其鋒外而為兵抄進三面攻擊拉將之法其妙
是未然而四方四奇俱皆一隊依法敵人有疑不
敢犯其鋒如要破此陣必先以兩軍撲其後面再以
五軍從一面攻之破其陣已

陣卦八天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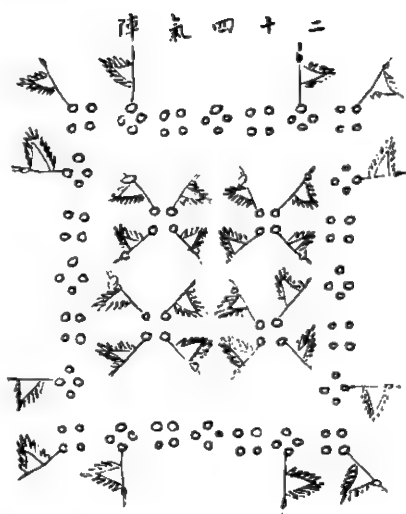
按其法形似九宮共四九三十六陣人馬以一字為
中央外面八陣圍於方陣四面八方輪流自戰能不
至離中央一位每一陣四隊人馬互相散聚不可失
序其利用奇伏變化出乎各人心之妙用不拘執一
因破此陣法以文軍破之三陣從中衝左右各二
陣中皆散八陣俱散

陣橫縱地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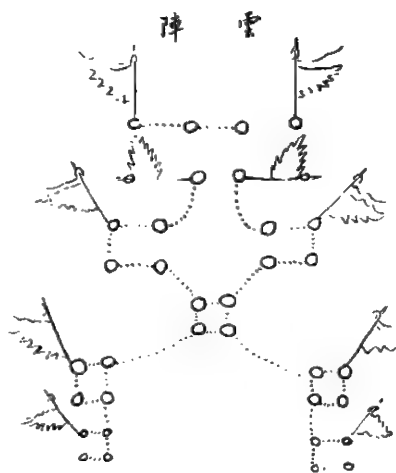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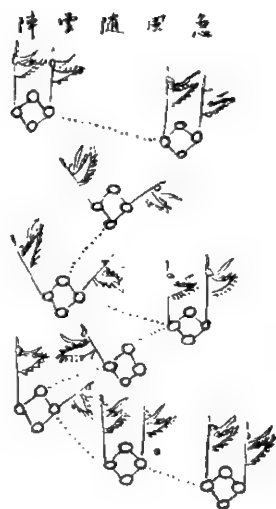
按其法中央大橫縱八陣人馬布成圓陣內主將八
路相應外面八陣以橫縱橫之皆每陣五按五方
布內十字外縱橫如東顧南顧西顧北顧
顧東其八位數各五方位不論兵之多少加長折短
探伺聲相應不致一人中軍八陣以備不虞此陣若
待清精熟無人敢破之外周中衛之方也

按其法布長方形為二十四節橫奇兵十二節正兵十二節以一至一十奇中間大將于四角上布四陣為中而南北以左八面戰時正兵奇兵各止止法內外相應如考常制正兵皆朝北相連四方皆同此陣雖有劫敵若不知法則破法法因四軍法因四一十六陣人馬由角故入破必角四四時相接之起其法春夏秋冬各占一面四角上相接所以重其程回角深入擊其軍便回面不能顧再以兵往內冲其破其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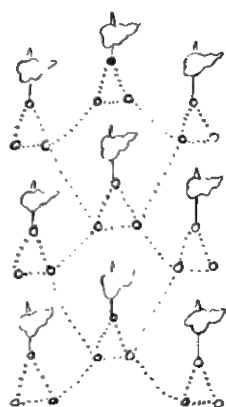
按其法中連而外不連如天心有堂四外重排散還聚則有兩矣其法以四將領兵四千作先鋒交戰之時誘敵人投入先鋒分為兩侍前而身深入口現虎並後敵前鋒衛至中軍虎並兩身合兵圍之先鋒復分營其故軍大敗勝也此上最正軍之法或三面夾攻彼其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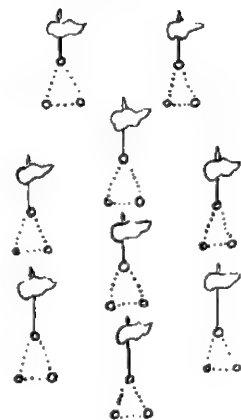
按此陣亦是九軍之法以九陽人馬練成衝車之勢
前三隊為先鋒二隊中左右三隊而二隊後左右三隊
為三陣其勾連曲直皆依不誤如起風陣雲之形
俗如前滿受困二隊相救如此直衝至腹是畏奇兵
進其後軍札也

陣環連環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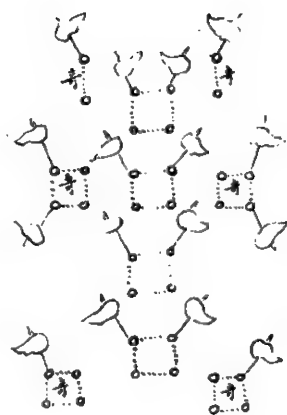
按此陣法亦是九軍之法也前一隊一隊在中左右
豎各一隊人馬中軍亦止後軍司之如逆敵之形
受困二隊敵左三隊後軍之大忌深入信地四面伏
也

陣 燭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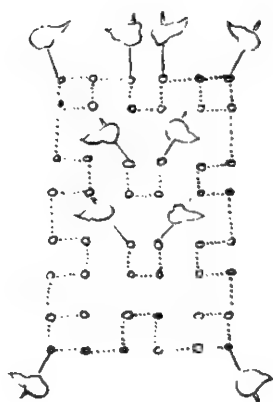
按此陣乃九軍術法也其制度共三九二十七人
馬八敵九陣每陣奇兵一隊在前正兵二隊在後相
連不散每隊陣奇者正後如火燭之勢而不可
也其信也八軍之法耳

陣 勢 龍 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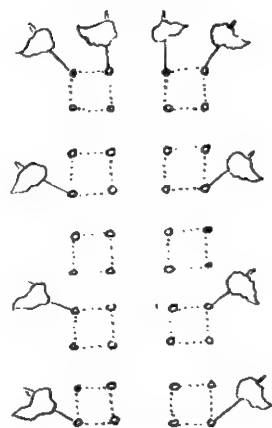
按其法以正兵四陣在中兩翼奇兵在正兵前陣左
右之前為兩翼中後左右兵奇兵四隊為爪是以奇
正並行故也此陣亦可取大忌敵人潰無前軍以精
兵左右夾之敵也

常山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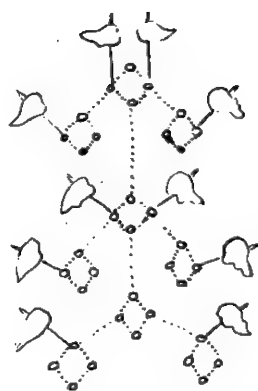
按此陣字真系征虜時常被敵騎之所擊步無不能
走定宋之所作也其法首如蛇頭盤在中尾在後左
狼筆在中如重圓馬四方八面或存陣北皆以鉄
索穿板加以鹿角藤藤刺防護其法但俗教人不能
外攻心是名狼奔奇正不相應故不能速進故

梁 置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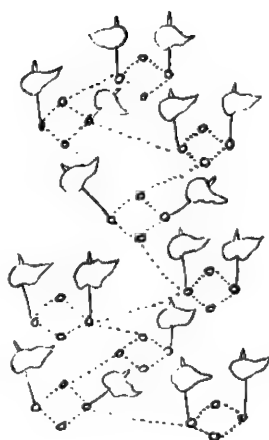
按此陣亦是十隊人馬按十字之數其法以內隊作前鋒次二隊副之後六隊分左右擺臂勢之使敵孔渾可取勝也最六軍勢

雲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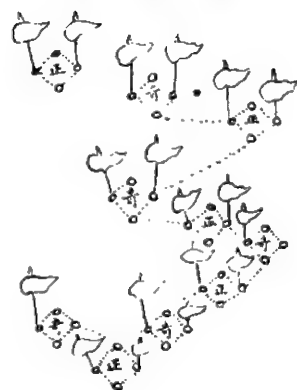
按此陣法以前中後三覆為正兵左右各三為奇兵正兵傍奇軍前中後俱要相連不許間斷如冲聲似一係不離曾五德厚因此陣每臨戰正兵到稍利之時親自擊鼓傍兵亦無以勝之若以此陣用左右兩翼之法破之能破勢在前不在後左右也

黃河九曲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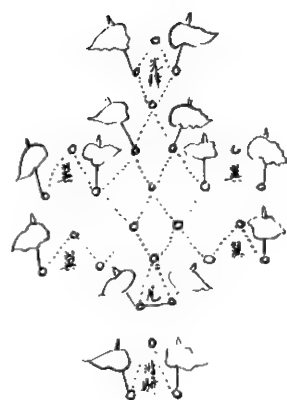
其法以九湯人馬作九曲形自連不間前後相左衝入敵陣以取一時之勝也其法信地傍奇破其法也

飛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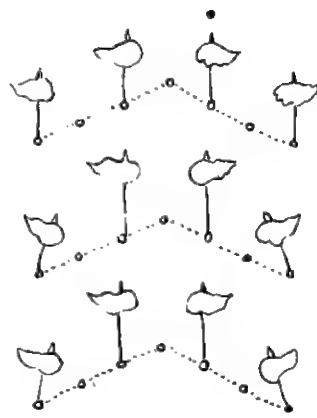
其法以十隊人為每隊而正而奇一奇同一正其
形如龍之勢相連不斷後三隊並行而攻之標陣
之法也亦怕左右兩翼則敗也

烏翔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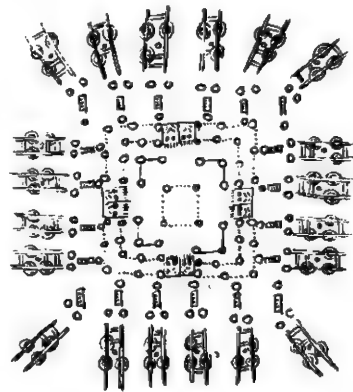
按此陣共奇正兵二十七隊再以游兵三隊為一隊
行則居前立則居後其前四隊為尖鋒中六隊連
環結陣左右各二翼以助陣之威後二隊為鳥之尾
打陣之時如飛鳥狀一般頭先入陣而翼以之尾又
次之後三隊為鳥嘴在前衝敵此陣極利應入信地
則敗也

雁行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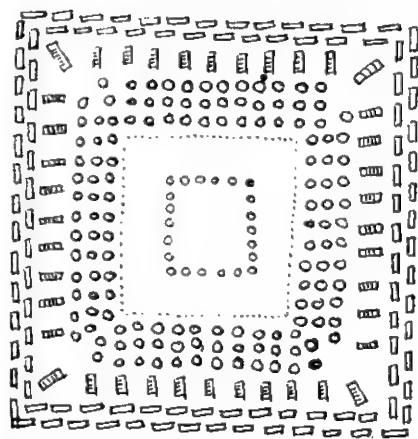
其法每陣兵七隊奇正相兼如雁行一般一隊陣去
不論層數隨兵之多少每陣排令只許進前不許退
後其法初在戰時學過則知其勝敗依以前後定之
吳云可衝陣之法也

柴屠五術地四音五路行兵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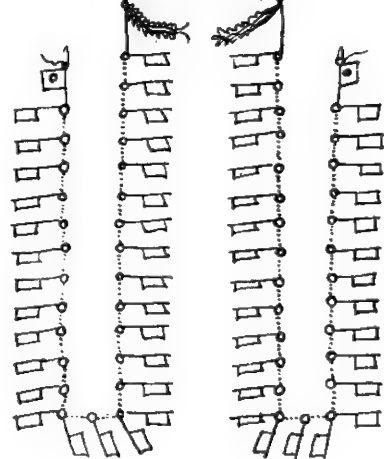
此陣撥兵三千有餘多為善營外三十餘步排車
炮後伏薄陳等炮各派火軍二名中陣四面重列
三眼銃手兵分三聲如敵衝營中軍次張失一戶
現東去向各車炮軍後入營再鳴炮失二戶對敵
薄陳等炮軍中營放神炮一響放銃一響如此三炮
放畢退後裝集二班急出听報放畢退後三班急出
放畢則頭班復出循環如之依此計量其後急出神令
其後炮次第衝打然後視其賊勢雖奇兵進戰之

樂教戰守四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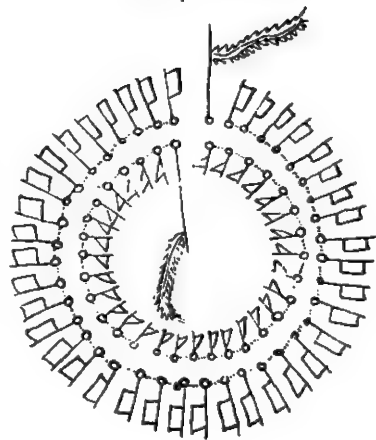
戰守四方陣全布不論兵之多寡在相勢拒守待敵
 賊時發令軍士雖營十餘丈留兵生路餘挖品坑深
 三尺口闊尺餘上覆各軍隨帶帆布一方四角懸度
 坑口用竹木簾四根刷于坑中上周草土蔽其形跡
 如敵衝營先用大炮點打次用排備銃手分間射打
 如頭打定止後裝藥二三陣續環如之如賊近營必
 陷品坑急令精兵突殺無不勝也

交鋒大衛陣圖



大衛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期列左列右內
 外兩伍以橫五方形如日字便變衛陣合散無錯紛
 伍無孔後急進退不怯不忙步如魚此字正先兵
 大衛之陣也假如敵人前後夾衛或分翼挑戰我兵
 即收列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夾衛我陣即兩
 翼變長蛇取勝卒壯倘遇山林險道必難前進預重
 伍兵扎勢探路而行隨路設法見險後伏遠岫出奇
 料弱可擒順流可取陣勢操練精兵机見存身一息
 此大衛陣那具矣

車輪陣圖



車輪陣勢善攻于山善守奇正便乎進正回顧無旁
形如滿月進止有方若據山勢可變長蛇陣而擊之
若演教之法須將別兵移能變洪澤陣此營伍便宜
亦善收八面攻收沒伏出奇有分隊伍統率于小戰
交鋒固師必缺乘敵而擊之順流而取之運用之法
變化一時又在就勢守攻也則如山海操之進似
車輪驟散驟聚如春潮靜若潭魚難以移移意以金鼓
退若山勢進如風雨太公有信此其真節制之兵亦不
亦不大敗須守車輪之陣固以色調陣之變矣

水戰說

兵家往：重大攻而累言水戰蓋以陸戰就可人力
運推水則全賴風帆未可易談水之險昔海洋決江
淮河漢水五湖而決水灌城就在得他形之利若人
有以冷水灌平陽清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淡水灌
潁川淮陰決難水灌公列所泗水注壽上流或決灌
平清以水成功不少也第一者尾後第二者水性
第三海船須整固第四留水營水操第五備水上火
攻第六機熟情百易之策可便為魚鱗若平陸列水
旁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敗此又水攻之生
戒也

一審風候

火攻尋資上風水攻先據上流上資順風我據上流
而得順風自上已若敵據上流我據順風則可因風
縱火敵據上流敵據順風則又利用弓矢強弩逆進
放火海戰又須休潮信未可逆時長江神河巨關秦
張句各不同主于占天文視日月星雲以避狂風惡
浪又別有說也

一 鐵水性鐵水手

各處水性不同惟附近長年三老能知之譬如以閩
廣船工水手操舟于浙直山東以浙直山東人操舟
于閩廣豈能遊瓜片熟嶋均有著長年三老詳而知
海底之底為某邑又閩廣間有海鬼能於海中月夜
不死身又如長江河淮中有著漁魚子尋逐忽以投入石
窟中獲魚為生此等入等令附近巡司多金賄求信以
回報每船舵工水手以此等入克用如其人少此技
亦可要而船室不善識水性也

一 造海船

軍中先設水手以測高下戰則有棧船沉艦走何
海船其船則有索術造其船天則有海船如
舟船轉輪若山八葉名如沙船轉輪飛輪轉輪海船在
水手舟輪舟船之類如蒲成意任浮索底如舟等
木則其機設前之類已極精妙船之大且直進食
枝如五中舟轉輪海船之小且大者為中軍中船中者
為左右翼而分其陣小舟既長前後內倍如船
第一做揚左就據開水事葉藏于船內止用內人寬

中左右手操一日可行數百里

一 水營

水營之制惟戚繼光精其然亦不得個底上至五
法至船中者以一舟排立方格戰為稱其要排如武
中軍五舟在內可後左右各二徑共一營左右二哨
每五舟二營左右四哨者五舟宜排得步至中末手
然此百言于定平風候之時海港有灣曲闊窄當風
浪風立不同至于水操首尾相援固太難速千星賜
始不可不知其各受港口上須有新灣泊在此以
防賊水營之制上與陸陣互方八門方圖西自形
洲陣營相輔相成多設小舟為進軍候此以
考於軍中不可不備夜以時火為號不可不詳

一 水上大砲

水上大砲須水戰與陸放火砲火砲火砲須步隊
之將入方可卸下大砲者相惟當中一三時未刻
難放其大砲用敵舟截著新立上風火砲用竹竿
刺舊船或託頸口向上而敵大砲水砲能重砲沉
計油礮水砲機砲隔河大砲陣火砲大砲等拋入

散如若眾但裁到國

一相懸情

凡教人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進而審預也疑也
欲進而後退也探我也既進而旁進也聚我也散
而退也下也無死也升而後也後也也先走
而後後也整備也從後不戰也恨殺之泊而揚帆也
欲生不意也既進而不達也謀也火夜而而呼謀也
恐我驚足衝僕而行起也欲擇其利也火散而而
多也備也也救泊而趨于涯也所道收後也佳候而

不待也急欲迎也佳候及漁也時也夜遠而遠
之矣而不動也偶人忌鼓而年物也傷身之也岸建
村而不登初也時之不久因而清水投降也清也

滿族大國法水

溫家 滿族人林氏法

皮船等及作大像

水營 諸君在後下以保

城以十條為束以五千條為一

條以十條為束以五千條為一

飛便

飛便 水少引便子岸上大柱使人水柱溫水新無城

飛便 水少引便子岸上大柱使人水柱溫水新無城

紫衝 以生牛草是紫衝北間擊傷空也

走何 船主上立士備持大器守

海隅 龍形頭低尾高如龍不果凡以中牛皮而

廣 龍 龍形頭低尾高如龍不果凡以中牛皮而

福 龍 龍形頭低尾高如龍不果凡以中牛皮而

飛 龍 龍形頭低尾高如龍不果凡以中牛皮而

飛 龍 龍形頭低尾高如龍不果凡以中牛皮而

李壯子母輪 製同

天地運授陣圖 取河圖天數二十五元氣三十合
五聖心易行兵陣圖 五十五數每行中皆有進退

九方陰陽多寡相間成五為五九四十五剩十以
為運行之單。

先天十二宮分情陣之圖

十二方每方五位排午以一陽當尊已止四陰地
不滿東南為亥止四陽天不滿西北也末宮加一
以成六師

一陽提五運陣圖

此陣乃運體

兩儀陣圖

兩列各天九地十中天七地十

三才陣圖

三十三七二十一元數佈四天居申三八二十四

地數佈六地以一五中宮五為運

四象陣圖

此陣天六地七各居四正一天居申二地居二

天地五運陣圖

此陣以五天六地係五行布五方皆有主情
六合陣圖

此陣四天五地各六分上下前後左右六處大將
居中

天左地右陣圖

此圖以五高殺主右一地為將居中宮四地運五
五天五地各成五十而中宮又五合數備矣
天地順有陣圖

此陣大將居首左旋以天一地二至于萬休次

天地和合陣圖

此陣以一天間一地佈五元數入五天

天地觀陣

此陣以天一地二之數層累而上則尖鋒兩觀可

以直入陣陣

太極地情陣圖

此陣以地一為情四地數十四方在地為四土又

在天為四時之吏

先天天三地四陣圖

此陣八方其七方各四地三大制四二地為將
營

歲天星地後天陣圖

此陣以中宮五地柱各五地用各五方諸禍禍之

後天陣圖

此陣五和一地六變為化坤九位各五管軍利

一地為大將

後天天地運行圖

此陣以五地五地相間中宮守以五地又上之象以

移金木水火土五方

後天天地運行圖

此陣天包地外地居天中地乃陰德主兵禍大時

居中

後天天地泰陣圖

此陣五地在五天在中地氣上升天氣下降

後天變陣圖

此陣天三地三相間各六地中守宮為一管一
天乃主消也

其兩直指先生運利天地運後陣圖

丙注都轉運圖知譚天相利

泰謀楚黃曾 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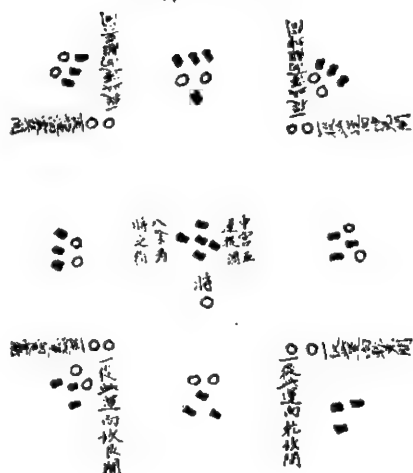
後學將貽張令儀

布永廣陵都天賦 較

天地運後陣圖說

古今理教之祖起于河洛而河洛不外天地陰陽天
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兩天地之數為之什矣夫天
地無教而地多教有何地有陰德陰多不足其教
五五方得配天無主陰無其地也八陰教二十有
五合陽教二十有五相和而得地之五教以
為內外遠近者後古之運教不得其理者其說最
少教之為六甲合之為十二月十二時十干十二支
星五行五色各有所主分毫不無如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庚亥亥則有否趙陰陽卦象張洵等則皆
畢十二時主之是日星日星時辰與無其教則服色
有似配如子酉漢黃玉國大黃案國漢志即國大紅
不用大白已用漢星午國大紅未用月白申國大黑

一萬五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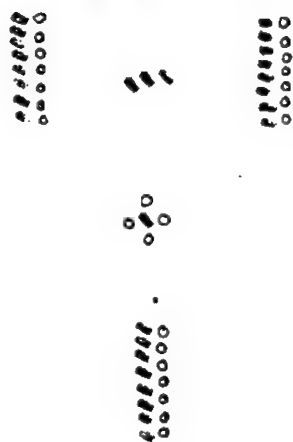
按此陣乃更難也東南西北諸敵攻之還軍之難
一動兩方之難各動天二隨之成五而他六輔之
仍以各註調動正攻奇攻別有妙用

兩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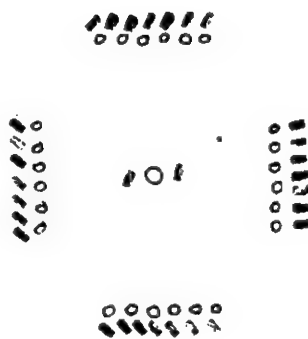
按此圖以天九地十分布兩儀上有兩儀四儀下
又有兩儀四儀中宮九數各井田天三地六及班
師兩儀歸中成五中宮天數各數一子兩儀又成
五此孔子衍易心悟不假外學智力而成一陳楚勝
陣皆証人自知戰人自知後自李衛公上花陳載八
陣以又本術公而術公之陣也兩到皆天九地十
中天九地十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三才陣圖



按此陣以天七地八分布作三才中宮天四地一生
之外五地為軍兵陣歸三方天教各歸二子中宮成
二位五運備主將各歸三方成位主將亦以位此與
士卒同甘苦之義將入伍雖欲獨立皆有而不散也
中一位為主將四天輔之其兩主將雖令三者提調
三方中之外別有征運兵無信他教三方三七二十
一天教格四又居中三二二十四地教格六也以一
主中宮五為運令之則五十五有五之教全矣

四象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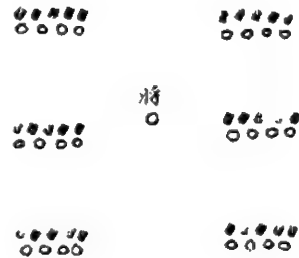
按此陣天六地七各居四正一天居中二地輔之其法
法以教人所駐之位順其以第三位生戰教之蓋所
起之位為晉而三位則秋矣高教之象教主此大約
以也教夫進天教隨之柱柱之則自生可為天也相
間教教不方而至子力格謹旗與一切倉庫人各隨
陣分之

天地五運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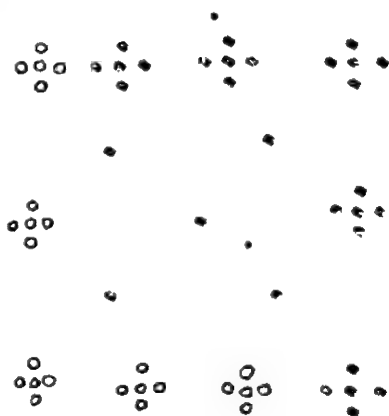
按此陣以五天六地依五行布五方各有主將行遠
分兵四方戰數每方之數十一二三四五各一營之事各
又一旗兵班師四方地數各入一于中而伍兵伍個
伍六合之則五十五有五之數全矣

六合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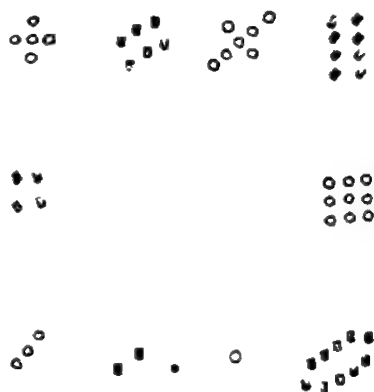
按此陣四天五地六分爲上下前後左右六處大
將居其中注上與下合前與後左右與古今此而動
彼面隨動天動地隨動天隨地皆先止軍皆爲奇
亦陣之變也六處皆五成三十六處皆四成二十四
伯一爲將合之則五十五有五之數全矣

天左地右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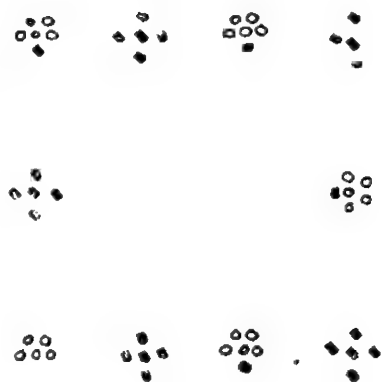
按此圖其法故上右一地為倚中宮四他運之可
四土散于辰戌丑未以為寄生於土之五五
他合之成五十五而中宮又五則全數備矣中宮五地雖
為大將軍各統二營以五行分觀今中宮雖五土上
二為五色也故分土之五色以提調之

天地順布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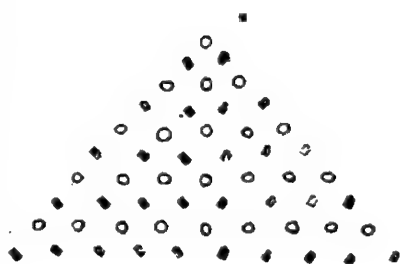
按此陣大將軍居左於旗次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為存依圖則對相沖
為衝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法乃
一六生水二七生火三八生木四九生金五與十
中間要清相生之義以天一地二之數合之則五十
有五之數全矣

天 地 和 度 陣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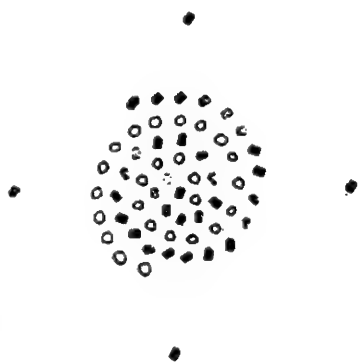
按此陣以一天成一地格五地散入五元內以主持
五天外以提調五地內外相度則天地和度而不
于陽德不通矣十天地各五為五十將五地入五
十為將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天 地 銳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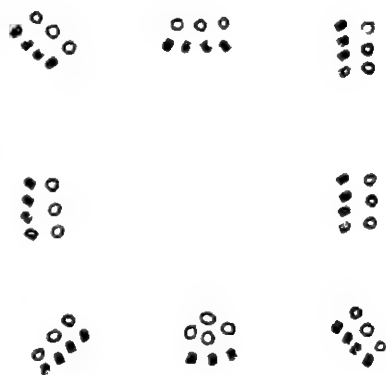
按此圖乃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也此為銳陣地前尖後潤變為天生地成
天變地化為隙地可容入行陣中藏陣而坤後左格
得相能起首為一兩三面皆三其十也三面皆十是數
改一面而三面皆動無有不制人者夫以天一地二之
數層累而上則尖聳而銳可以直入神陣合之則五
十有五之數全矣

太極地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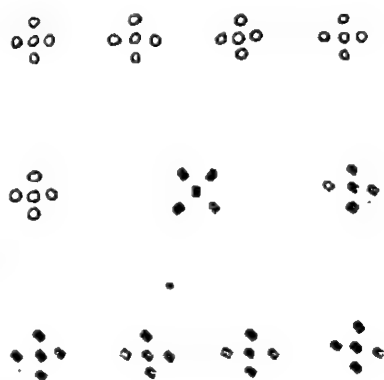
按太極圖以地一為將將也真陰也四地數於四方
在地為四土又在天九四時之是也此圖之源起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
實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一三五七九為
陽二四六八十為陰也中陽左龍二十五陰右龍二
十五以二十五相對地一地主兵為將四方以四地
為輔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先天三地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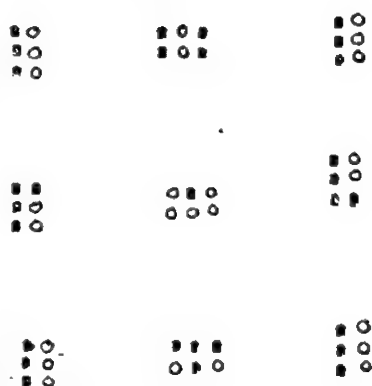
按此陣每位各七俱天三而地四乃地地之神機四
天以高天將七位俱各以一天為一宮事大將謹七
營亦以其數其法不論分位以與敵面外為龍其
分位之移天生之已此合八方其七方每方四地為
四七二十八三天為三七二十一則四天二地為將
營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戴天履地後天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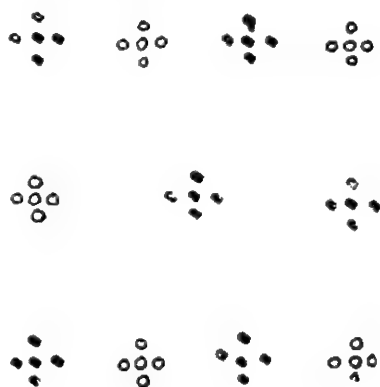
按此圖以中宮五統提各五地用五方雜調之天
亦逆地天今甲丙寅庚寅地分巳丁巳庚辛天之五
行亦逆地官起于五五五行也五各具一以司政如
春則木為一生之夏火秋金冬水土則序于四季教
雖為五字一書事曰始于五終于八八月八言也八卦
也五加三也五陽為二十五六微三十合之則五十有
五之數全矣

後天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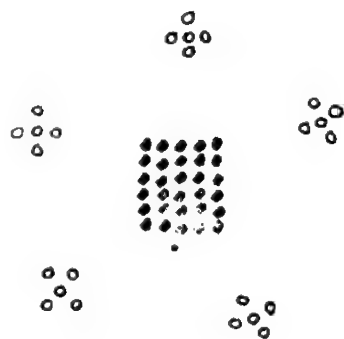
按此圖五加一為地六變為使仲是天入六數六為
地矣每九位各立字事本位之位係以天一主之為
常事之人其位之分合妙不可言此陣地為前聚極
為散散盡居教之陣也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之數分為九則為六九五十四恰好制一化為王明
今之則天他五十四之數全矣

圖陣行運地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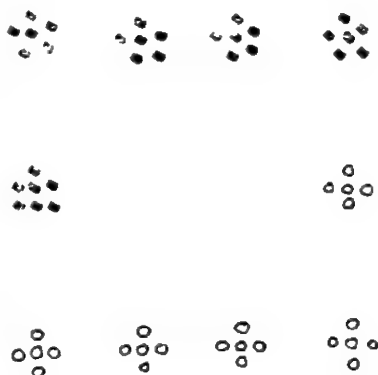
按此圖以五天在地相間中宮守以土他五土之象
以提金木水火土之五方乃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癸也陰陽陽陰更替進退無為陰德故佳。以他五
大將據兵之權五陽五陰相間中刺五他合之則五
十有五之數全矣

圖陣外地過天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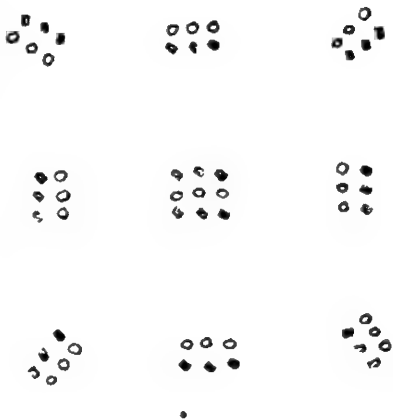
按此圖天包地外地居天中地為陰德主兵故為大
將居中五天環繞于外為動之象六地居中心靜隨
戰隨即方未先以外之五天時墨而心他隨方應戰
主將在中立營天數二十五居外地數三十居中
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天地泰陣圖



按此陣五地在上五天在下地之氣上升天之氣下降而
五地之中各一地主事亦小往之義兵主觀改程之義安
候于五天則君子道長之道隨散從何方求五地各
分其地為五方色五天五方色而各地之一言事其地
戰自為一局共十一派地初兩天隨方后天陣之變體
也此陣變則全變化則全化非若大前術之所連地
後術之單連雲休天變而休地變而休地變而休地變而
島因術變而變之單為連之二十四氣之連軍氣二高氣陣妙用
惟將因之而求不能知此之連意之有像陣變而變令其之也

後天變陣圖



按此陣天三地三初間餘六地置中宮為一宮餘一天
乃主戰也九戰流其所至之方以陰氣殺以陽土
之各陽一動陰一靜之圖流不傳圖精火環此變休
也征人而不尽秋外主此戰週圖三八二十四地居六
地中營三八二十四天符一天為主將令則五十
有五之數全矣

九

新刻直指吳先生編到八陣全圖 共六十頁

西陵吳之

古今陣法圖叙

天垂兵象聖人則之伏羲畫卦神農列陣井田封建

而後法漸以脩因八卦五行而推演之以極錯綜變

化之妙陣不一名不遇步伐止齋奇且相生循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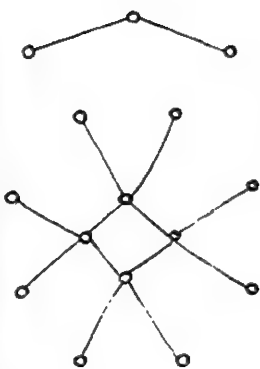
端而已因輯陣圖以見數有倚伏世有治亂人有聞

事雖盛世不能廢兵而蒐謀武有古法在久安長治

之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在神而明之耳

天啓三年仲夏刻於廣陵署中

積 卒 星



積卒星在天中離星在南五營軍士也步天歌云心三星中央色黃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

按積卒中外八星井字之形東南西北中央兵之制也黃中五軍風后八陣德同推演之取義非五行八卦耳

積卒陣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其星十二點在房度西南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樞以四中軍也合內外為九即井字九區九軍也內外各三星品連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前拒為鳥陣前朱雀也後拒為蛇陣後玄武也左角為執陣左青龍也右角為虎陣右白虎也外休圓天陣布也內休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此外局也內二維相對天衡居前後也內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此內局也又外四位之相

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各
陣陣間各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
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今之為五營散之
為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
傳命於八陣八陣取焉於四司也星象布于天故注存乎
人非神聖無能化載矣

星向前前
拒為馬陣
星向後後
拒為蛇陣
星向左右
拒為龍陣

星向左右
拒為馬陣
星之外休
拒布天陣
星之內休
拒布地陣

外四隅各一
風雲起四維
星二縱相對
天衡居左右
星二縱相對
天衡居前

星二橫相對
地軸貫中央
外四維之相間
內四星之相去各
離一星之廣
星陣隊各隊

前三連如
後三連
左參連如
右參連
星合為五
營

星散為八陣

陣名例

德圖

變圖 御月遊兵

天覆陣

地載陣 風揚陣 雲垂陣

龍飛陣 角箕陣 鳥翔陣 蛇蟠陣

原文名孫

天衝 天後衝 地前衝 地後衝

天衝 地軸 風 雲

八陣八例

主將一員 副將二員 裨將四員

前哨官二員 後哨官二員

左哨官二員 右哨官二員

管正兵官十六員 領正兵官三十二員

管遊兵官二員 領遊兵官八員

中軍選鋒若干

內外守門官二十四 俱於營領正兵內取用

奇軍四千八百四十人

正兵三千五百二十人

遊兵一千三百二十人

餘隊若干人

探聽報事等項人役俱於餘隊內取用

以上小成人員併連餘隊大率五千之上中成八倍之大成入八倍之惟中成統之以中將大成統之以大將左右副統亦皆稱是

八陣用劍

編陣

天前衛四隊

天後衛四隊

地前衛六隊

地後衛六隊

天衛十六隊

地衛十二隊

風八隊

雲八隊

遊兵二十四隊

門衛二十四面

中軍復衛選鋒併餘隊砲斃旂旗金鼓俱全

以上小成共八十八隊是為八陣中成共七百四隊

是為八部大成共五千六百三十二隊是為八將

將臺旂八面

元色旂一面 黃色旂一面 玉線旗一面

五疊旂一面 青色旂一面 白色旂一面

赤色旂一面 黑色旂一面

變天覆陣四十四隊 遊兵在內 後做此

天前衛四隊

天衛十六隊

天後衛四隊

風八隊

遊兵十二隊

元色將旂一面

門衛二十四面

中軍將士等門等官併四面探事報警人役

金鼓旂二對

砲器二副

金二口

鑼二面

鼓一十二面 梓銀二個

大鏡四口

變地載陣四十四隊

地後衛六隊

地前衛六隊

地衛十二隊

雲八隊

遊兵十二隊

黃色將旂一面

門衛二十四面 無前

變更楊陣四十四隊

天前衛二隊

地衛六隊

天衛八隊

風八隊

地前衛三隊

地後衛三隊

天後衛四隊

遊兵十二隊

五色將旂一面

門旗二十四面 執同前

變雲垂障四十四隊

天後衛二隊 地後衛三隊 地前衛三隊

天衛八隊 地軸八隊 天前衛二隊

雲八隊 進兵十二隊 五軍將旗一面

門旗二十四面

變龍飛障四十四隊

天衛八隊 雲八隊 天後衛四隊

地後衛八隊 地軸六隊 進兵十二隊

青色將旗一面 門旗二十四面

變鳳翼障四十四隊

天衛八隊 鳳八隊 天前衛四隊

地前衛六隊 地軸六隊 進兵十二隊

白色將旗一面 門旗二十四面

變鳥翔障四十四隊

天後衛二隊 天衛八隊 地軸六隊

地後衛三隊 地前衛三隊 雲八隊

天前衛二隊 進兵十二隊 赤色將旗一面

門旗二十四面

變地障四十四隊

地軸六隊 天衛八隊 地後衛三隊

地前衛三隊 天後衛二隊 鳳八隊

進兵十三隊 黑色將旗一面 門旗二十四面

大裏器械

大旗 高招 門旗 角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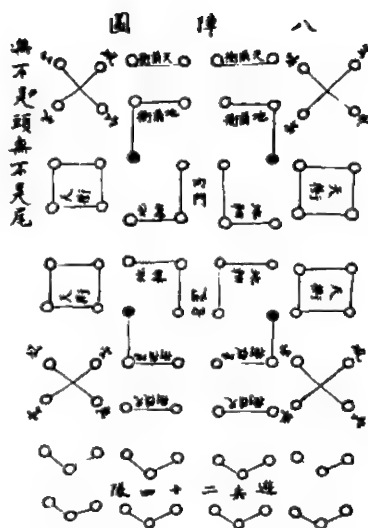
隊旗 銅鼓 畫角 响鼓

大將弓帶五色旗 中將弓帶五色旗

小將弓帶五色旗

望樓砲礮雲梯等件隨宜增設

四方為四頭，八門為八尾。



八陣圖說

相傳八陣始於陳位而成營陣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伍人為伍，十伍為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生成之數也。八隊為一隊，有四百四十八。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可變兩陣為小成陣也。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人而為大成。

此段陣八陣
小中八部營
四面相連步

劉而為小將。

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

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

其制以千人可布六花，每面用六十步六花。一日黃鋒。

一日後軍。一日左虞候。一日右虞候。一日左廂軍。一日右廂軍。圓而圖之象六出花，中軍為奇，外六花為正。內分三道，其陽落鈎連與八陣圖，但八陣者方陣也。六花者圓陣也。

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為方陣，每一面用一百二十步。

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為一面用六百步。

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為一面用一千二百步。

百步。

以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

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

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

內離數步加中軍而為圓也。

此以八陣之分定八

左有二十二隊

[illegible]

遊兵一號三隊二號三隊三號四號三隊五號之首每隊八號至五又翻隊空十五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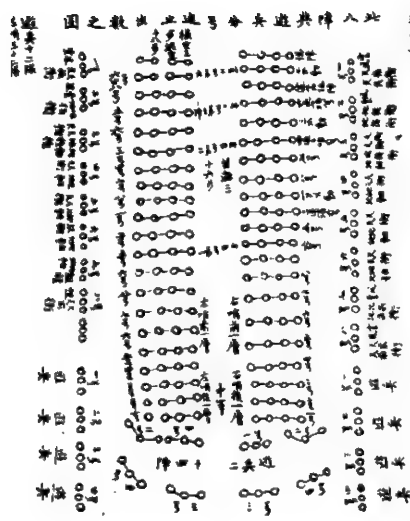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一陣定作一考共

作四号分列兩層退止間聞間隊安八陣皆兩惟下營
之階製環于後而伏之取路衝擊足全在乎避兵也
下營之時十二隊為一層共為二層以候運用若分變
各陣听天驚多一少即時分列兩哨左哨十二陣如變
天覆陣一號却月二號擊伏地截陣四號却月三號擊
伏修陣詳具分撥圖而哨領下亦量隊內兵士眾寡全
隊間隊分變字攻推勁悍勇健者可充其寬乃奇兵也

遊天子陽

4



八陣字令

凡遇招接之日，便各赴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萬八千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千八千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俱分兩層駐紮。左哨列三千二隊，以天前衛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八號，主於哨首，北上天前衛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七號，主於哨次，北下地軸一隊地前衛一隊天衛二隊一連為六號，地軸二隊天衛二隊一連為五號，地軸二隊天衛二隊一連為四號，地軸一隊地後衛一隊天衛二隊一連為三號，地後衛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二號，後天衛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一號。

右哨八號一連行起鳴鑼招隊自中軍左首行至南後第一半邊分列三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四號二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三號一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二號俱于右哨南後，合于對列前立路俱候空三步驟空十八步以上，右哨南前一層，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復立南後其南後一層俱候六各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是為四隊合為一隊，其遊兵四號俱止，兵行自一號跟次二號之後却月。

右哨八號一連行起鳴鑼招隊自中軍右首行至南前第一半邊分列七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八號六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七號五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六號四號，合于對列前立路俱候空三步驟空十八步，四號一連鳴鑼招隊自中軍右哨行至南後第一半邊分列三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四號二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一號一號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二號俱于右哨南後，合于對列前立路俱候空三步驟空十八步以上。

去時處前一層假撲各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復立而
 後其前後一層假撲亦各四隊是四隊合為一隊其遊
 兵四子候王兵行盡自一號躍至二層之後却月中軍
 號響馬步旗指中軍所發放託回這各隊傳令論求
 不許強陣及錯亂隊伍呼嚨响各隊步兵皆喜騎兵解
 伴穿馬第二聲呼嚨响步兵率旗騎兵乘馬全散場步
 兵听發放託放甫靜完一個第一聲呼嚨响整齊隊伍
 第二聲呼嚨响舉器械第三聲呼嚨响即點鼓開隊出
 一號自後趨前次二號繼行次五六號繼行其三三四號

七八号及却月遯兵听鼓续援助喊以随中军抬营以
随续行一鼓一踞至十八号中军放砲一个吹天警声
三声摩旗三次发喊三声战声喇以警敌急行十八
步金响止喇喇响单摆向一号二号镗响东文放铙子
弩铎牌齐作战警战声喇以响官军阵唱护援复三声
喇喇响天警声一声发喊一声排鼓响收队驻为第一

次、點鼓樓面隊退出三號自後拉前四號繼行次七號
八號繼行其却月遊兵叫鼓樓後助喊以隨後行過第

一陣前十八步放炮一個天驚聲一聲戰聲喇叭鳴登
鼓急行十八步全响止喇叭响車振開三響四響領响
點大鼓銅子響餘彈皆作戰聲戰聲喇叭响齊喘放鼓
殺三声喇叭响天驚聲一聲發喊一聲掉後响收隊駐
為第二陣

一次點數獲第一陣又同隊出五子前行六子徑獲卽
月速矣如前喊以隨後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
一聲天驚一聲厚旗一次發喊三聲戰聲喇以聲發
戰急行十八步全响止喇喇响單指前五子六子係响
點火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聲戰聲喇以响齊喊哭哭
哭三声喇响天驚一聲發喊一聲排飯响收隊駐
老第三陣

四次水鼓後第三陣亦開隊出七号前行八号經後却
月遊兵如前助喊以隨緩行過第三陣前六步放炮一
個天響一聲屏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吶吶發鼓
急行十八步全聲土喇吶吶單擺開七号八号催响魚
大放炮子響旗牌皆作戰響戰聲喇吶吶有喝訂河河
三声喇吶吶天響一聲發喊一聲持鼓向收隊駐為

第四陣

放起大三枝每皆同陽出一三五七者不動二號自後
過一號十八步以填其四四步自後過三號十八步以
填其六六步自後過五號十八步以填其八八步自後
過七號十八步即為陽陣其卸月連兵強伏於後放砲
一個吹天驚聲三聲齊發三次發喊三聲各趨各分地
方下營促候成行面俱領外

吹轉身喇叭一號天前衛四隊地前衛三隊西面地軸
三隊地前衛一隊風雲四隊西面地前衛八隊西面地
軸三隊地後衛一隊風雲四隊西面地前衛四隊地
後衛四隊西面地前衛四隊地後衛一隊地軸三隊西面
地前衛八隊西面地軸三隊地前衛一隊風雲四隊西面
地前衛止戰聲喇叭吹鳴單擺同陽齊倒連以成八陣之
現雲內各役巡風前靜以靖內氣營外各役巡風前靜
以鎮外形喇叭吹鳴天驚聲發喊掉鼓收陽回營

全至此候云

掛牌之法

八陣變法

吹變天覆地戴二陣先盤前哨全鼓後二陣响若二刻

全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掉鼓二個大鏡四個營中起
大二枝持白帶元黃二色旗變陣放炮一個與鼓詳天
陣鼓面後行布天陣該地陣鼓北後行布地陣各主地
單牌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吹鳴發鼓急後下營全
响止單擺同陽响放鏡子響餘牌皆作戰聲齊唱鼓
鼓三多此時隔齊倒連曲折相對分門立嘉以備出領
牌陣因喇叭吹天驚聲一號發喊掉鼓收陽回營中
營全也中軍放起大三枝二陣皆動後回後陣打得勝
鼓吹響喇叭吹鳴各回各居地此二陣各安前次但
天覆前哨官領約束地戴後哨官領約束
變風陣右哨官領約束中軍單五條旗放炮一個與鼓
該隊接續往西後行各主地界牌旗一次發喊一聲戰
聲喇叭吹鳴發鼓急後下營全响止單擺同陽响放鏡子
響餘牌皆作戰聲齊唱鼓三三號天驚聲發喊掉鼓
响收陽回營放起大三枝二陣皆動回營以尼為首打得勝
鼓吹響喇叭吹鳴各回各居地

變雲陣左哨官領約束中軍單五條旗放炮一個與鼓
該隊接續往東後行各主地界牌旗一次發喊一聲戰

喇叭以响發鼓急趨下營，金响止，軍旗開，放銃，子弩發，
牌皆作戰勢，齊唱詞：三声天驚，声响，金喊，待候响，
收隊回營，响，若前次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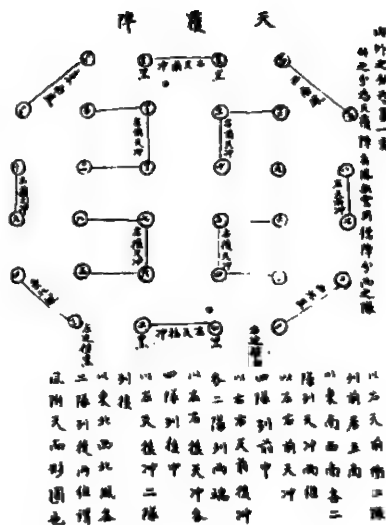
突龍陣右哨官領約束中軍，舉青旗，放炮一個，点鼓，該
隊接續往東南，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金喊一声，戰
喇叭以响發鼓急趨下營，金响止，軍旗開，放銃，子
弩發，牌皆作戰勢，齊唱詞：三声天驚，声响，金喊，待候
响，收隊。

突虎陣左哨官領約束中軍，舉白旗，放炮一個，点鼓，該
隊往西北，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喇叭
以响發鼓急趨下營，金响止，軍旗開，放銃，子弩發，
牌皆作戰勢，齊唱詞：三声天驚，声响，金喊，待候响，
收隊。中軍放炮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

突馬陣後哨官領約束中軍，舉赤旗，放炮一個，点鼓，該
隊接續往東北，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金喊一声，戰
喇叭以响發鼓急趨下營，金响止，軍旗開，放銃，子
弩發，牌皆作戰勢，齊唱詞：三声喇叭以响發喊，待候
响，收隊。

突蛇陣前哨官領約束中軍，舉黑旗，放炮一個，点鼓，該
隊接續往西南，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金喊一声，戰
喇叭以响發鼓急趨下營，金响止，軍旗開，放銃，子
弩發，牌皆作戰勢，齊唱詞：三声天驚，声响，金喊，待候
响，收隊回營，以尾為首。

此外之類亦甚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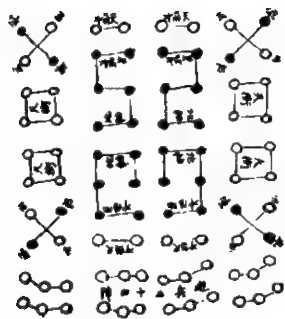


南方前門二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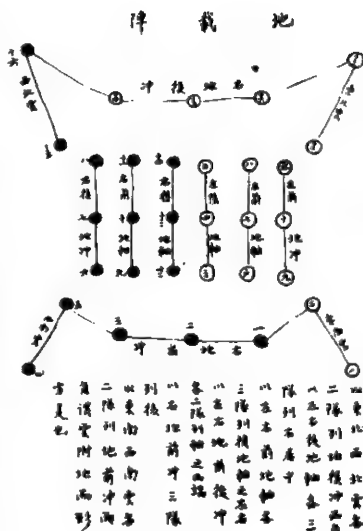
南左前門一十六隊

如遇南路產急前哨官即詣帳棚請令急命放炮一個中
軍參元旗幟隊而出有隊已定官軍各听發教軍先奮進
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撥事人手執白旗前於中路放炮起大
一放撥事人呈大入營報警放炮一個來哨官急鼓即整
營後一響天後冲二隊風二隊各于營前金响止操開成
列吹天驚一聲摩旗一次發喊一聲戰声喇叭响發教
急前哨前番唱道：三声鉦响放銃各軍四喊各冲前

故避夾攻復出陣夾攻賊營若賊違錯二天冲四隊風
 二隊徑後接殺持賊傷數兵文鋒見敵起火二隊兩路伏
 兵並起迎截切路連擊擄斃如賊勢不退急休後定各隊
 各隊千數皆令領隊官以次冲殺如果賊氣數相拒弋奔
 走全响止中軍方促喇以响發喊持鼓响收隊一面差官報
 捷打得勝鼓回還先營其遊兵却月復後主待各隊照舊
 回營已定仍回休養今列若回先營中軍喊轉員喇以一
 步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得各隊立定照回西屠却
 員其三號天冲四隊天箭冲一隊天後冲一隊四號天衝
 四隊天箭冲一隊天後冲一隊五號天冲四隊風二隊六
 號天箭冲二隊風二隊臨時差哨各哨官掌鼓厥裏現處
 進止故注同前



內之各處為地其有雲風雨陽神中間之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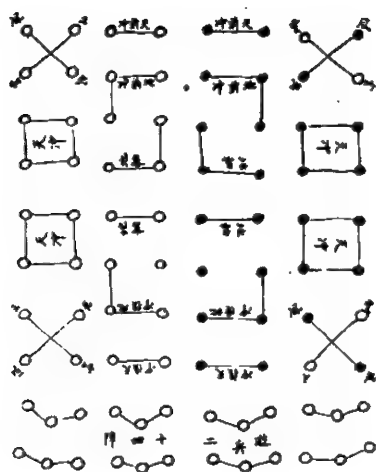


北左後門一十六隊
北右後門一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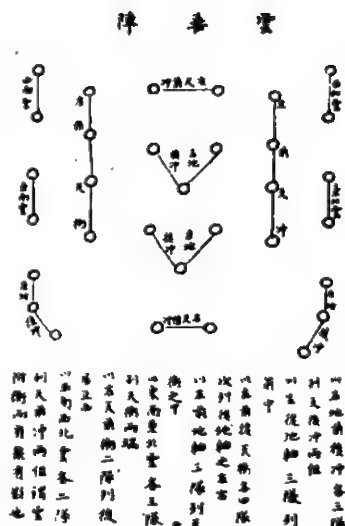
如通北路消息後哨官即領隊前請令傳命或死一個中
軍兼查旗隊而出若陣已定官軍各所發教響先將軍
連與兵埋伏在官軍仍待報事人手持黃旗前於半路放起
火一枝報事人並火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堂
後一哨官二隊地前冲一隊地鼓從左門出雲二隊地前
冲二隊地鼓從右門出各子營前金响止或行擺開吹天
響一聲摩旗一次登喊一聲戰聲响八响發鼓急奔敵

前各唱護二：三声鐘响鼓執各軍登喊一聲傳警前敵
遊兵隨鼓出陣夾攻待獲德敵其交鋒處放炮一枝向
路圍兵並起合勢圍探即放响前如賊警信德急依從之
各隊門首各鼓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左敵如某因抽正
兵夾攻戰勝鼓捷金响止中軍方卜促天驚聲喊待敵
响收陣一面差官報捷打得勝鼓回還亦當其處還遊兵
却員護後直待各隊照四響已定仍回休等分列若因
先當中軍吹炮身响八二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
結各隊立定照四三層却月其三三號地軸三隊地前衝二
隊後右門出地軸二隊地後冲三隊從右門出三號地軸
三隊地前冲一隊四號地軸三隊地冲二隊五號雲二隊
地前冲三隊俱從右門出三號地軸三隊地後冲一隊四
號地軸三隊地後冲二隊五號雲三隊地後冲二隊俱從
右門出此時若哨本哨官量教家審視為進止教注因前

响喊一声，即率前队进兵，随鼓出阵，天攻待稍倦，散兵交
 鋒，若戰勢益熾，急依提定各隊門字，並數督令領隊官以
 次如前應敵，如眾賊人聚北，素甲或兵軍隨督進擊，不
 許洋連全止，中軍統領則以天驚聲一，發喊待鼓响
 收隊一面，即差官板打待勝，鼓回，退本營，其原進夾攻
 遊兵，却月獲後，立待各隊照號回營，已定仍回，依號分別
 若回，老營中軍吹轉角喇叭一聲，打待勝，鼓進兵，仍分兩
 哨，並待各隊立定，然四兩層，却月其三，號地前冲三隊，天
 援冲二隊，從右路出四，號東南風二隊，地後衝三隊，從左
 路出五，號東北風二隊，後地軸三隊，從左路出六，號天前
 冲二隊，地軸三隊，從左路出七，號西北風二隊，從右路出
 西南風二隊，從左路出，臨時定，本哨官量酌，強弱視為
 進止，較佳，此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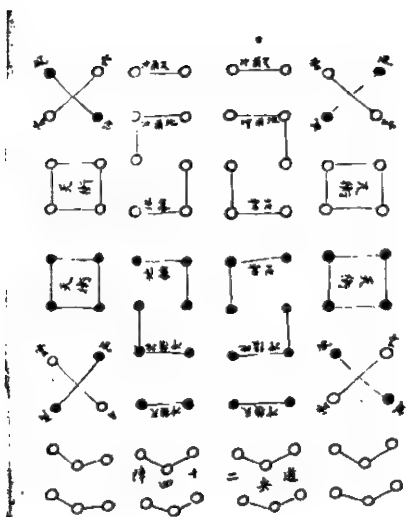
左之兮定為實事求是與實用化陣五一甲隊



東左前門一十六隊

如遇東路急應哨官即指揮前鋒令傳命於炮一個中
軍奉五臺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鼓聲先行
密埋伏矣埋伏要官仍待探事人手持黃旗前于半路放
起火一枝探事人見火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未哨官即整
營中一號後天衛四隊正鼓從右門出一號前天衛四隊
正鼓從左門出各于營前金吼止成行擺開吹天驚聲一
片厚旗一次呼喊一聲戰聲喇叭吹發鼓急齊鼓前齊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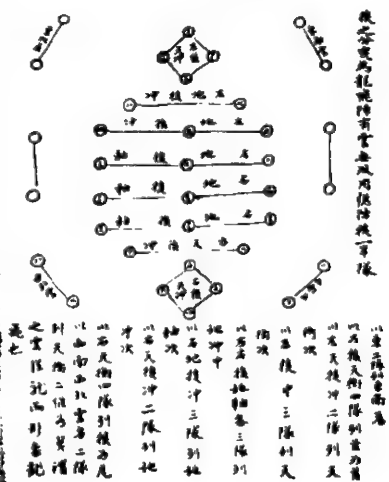
投、三三聲鐘响放炮各軍呐喊一聲傳齊前進官兵
鼓出陣如賊軍或大急佈獲定各隊門首上鼓督令領隊
官兵以次如前逐散先將鬆佛教兵交鋒急於殺二鼓兩
路伏兵僅力復奔賊寨據寨賊喊放槍其左教兵知覺四
顧失措王兵更攻隨勢疊亂追擊兩兵內外奮殺生俘獲
魁餘賊俱獲遺散全止中軍促制以吹大驚一聲發
喊持旗响收隊一面差官振援賊俘打得勝鼓回退本營
其原還失等伏兵却月獲獲主待各隊並召回營已定仍
四隊等分別若回老營中軍吹招身喇以一戶打得勝鼓
進兵仍分兩哨亦待各隊主定也四二層却月其三手東
南而雲四隊往右門出四号東北西北雲四隊往左門
出五号前地軸三隊往右門出六号後地軸三隊往左門
出七号地後冲三隊左前冲二隊往左門出八号地前冲
三隊左後冲二隊往左門出此時悉听官軍量數小大
視為進止松陸同前



前後之分爲三變

後者實爲龍虎陣有雲風雨雷四象陣

陣飛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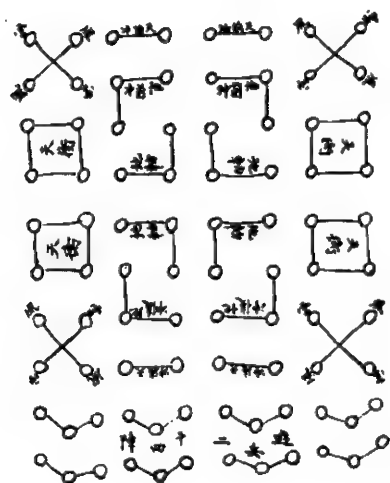


東左後門前出二十六隊

東左後門後出二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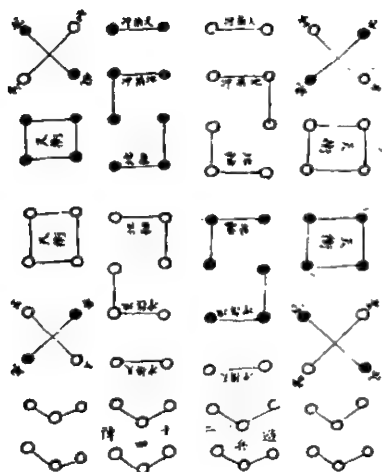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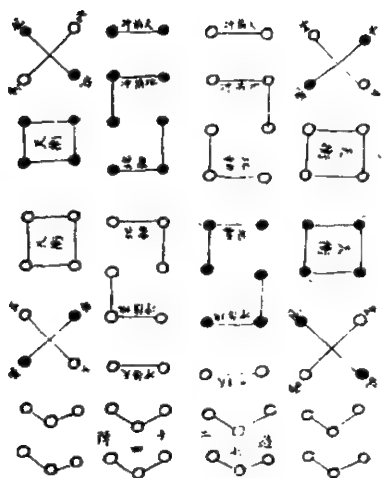
如遇東面路戶息石哨官即指隊前誘令傳令放炮一個
 中軍舉首旗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舉先行
 官運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執白旗前于半路放
 起天一枝報事人呈火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
 營後一號天衝三隊西南雲三隊五鼓從右門出天衝二
 隊西北雲三隊五鼓從石門出金响止各于營前成行擺
 開不動一戶哨哨响夫改過其兩哨響聲喊喊聲制以

响鼓数声唱定：三声两路冲锋鼓前正营指挥鼓其
 更符之腔二声唱吹天鼓声一声营前正兵摩旗一
 次喊一声战声喇叭响鼓数声各队中齐唱定：三声
 响响放炮各军混冲内真伟力大鼓急鼓起大二鼓两路
 伏兵起起迎截归路迎整掩等如是响功来归意依信定
 各队门号五鼓留令领隊官以次如前应鼓如果战鼓数
 挂信号奔走中军方便喇叭天鼓声一声各喊冲锋响收
 队一面呈官报捷打得勝鼓回还本营其原逐逐其却月
 后復直待各隊照号回营已定仍旧休号存分若回老营
 中军吹转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逐逐其仍分内哨亦特各
 隊立定立旧二層却月其二号地後冲三隊天後冲一隊
 後方門出三号後地軸三隊天後冲二隊左門上四号
 後地軸三隊走後冲一隊後方門出位号地後冲二隊天
 後冲一隊後方門出五号地後冲三隊天後冲二隊左
 門出六号天冲二隊東對營二隊後右門出天衝二隊東
 北營二隊後左門出臨時處所本哨官兵鼓威象視為道
 立鼓法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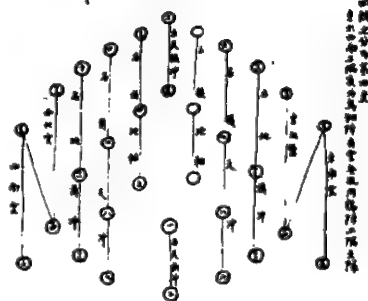


子 22—71

冲二陈西北风二陈隆右门出七号天街二陈西南风二
陈隆左门出时忌听本明官章教案察视为道止教修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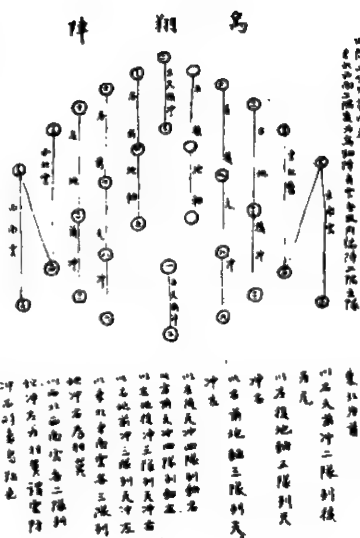


陈 翔 名



冲二陈西北风二陈隆右门出七号天街二陈西南风二
陈隆左门出时忌听本明官章教案察视为道止教修
同前

四陽之合而氣四達
自坎而離三陽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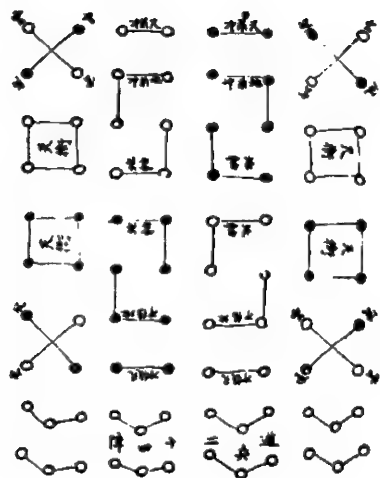


東左後門二十六隊

北右後門二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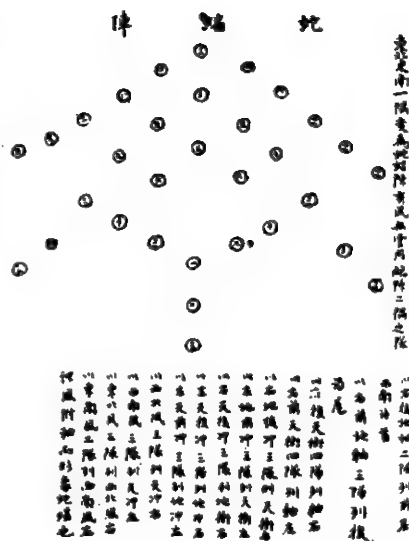
如遇東北路聲息後哨官即詣帳前請令仍命放炮一個
中軍營亦折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鼓聲待揮
事人手持白旗前于羊路放起大二枝報事人星次入營
親擊放炮一個本哨官即登營中三號後天街四隊點鼓
從左路出三號前天街四隊並鼓從右路出全响止各於
營前成行擡開吹天驚一聲摩旗二次鼓喊一聲戰聲
喇叭响鼓急奔敵前齊唱詞：三聲響响汝洗名軍

一聲傳警前敵因兵隨鼓出陣傳警待候傳教安文
 傳如戰勢益捷急仰後定各隊門号並鼓督令領隊官以
 次如前應敵若賊兵以計分乘未攻左右兩脇本哨官即
 於左邊放炮一個這營前後地軸三隊從前首天擎東
 南雲二隊從後首天擎在後却月遊兵三隊直出營中前
 營正教即于右邊放炮一個這整營前前地軸三隊從前
 首天擎西南雲二隊從後首天擎右後却月遊兵三隊直出
 營中前營正教各各同時鼓戰戰聲喇叭以响齊喝何
 三声該被銃各鎗响波銃銃各各督令領隊中陣三面賊兵
 如戰大敗中軍全声响止就便喇叭吹天驚声一多鼓喊
 持後向收隊一面差官報投打得勝鼓回還本營其原還
 夾攻通兵却月復後直待各隊兵号分別若回先營中軍
 吹轉身喇叭一打打得勝鼓通兵仍分兩哨亦待各隊立
 定又回二層却月其三号東北東南雲四隊從右路出四
 号西北西南雲四隊從右路出五号地後冲三隊從右路
 出六号地前冲三隊從左路出七号天後冲三隊地後冲
 三隊從右路出八号天前冲二隊前地軸三隊從左路出
 臨時應听本哨官量教強弱視為進止教法因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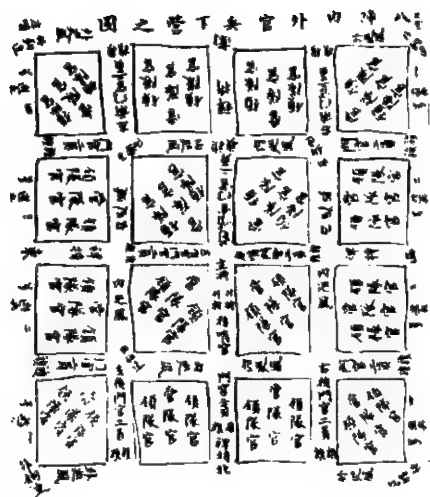
西右後門一十六隊
而在前門一十六隊

如遇西南路急應前哨官即預報前清今傳命就此一
中軍奔黑額揮隊而出右陣已定官軍各所放單先行
客運伏矣埋伏要害仍待揮市人手持黃旗前于半路放
起火一枝報事人星火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
營中一勇後天冲四隊並敵性右路出二勇前天冲四隊
乘敵性左路出全响止各于營前成行擺開不動待穩信
鼓兵半出急放起火二枝而路伏兵並起進路截殺營外



兩哨夾攻迎與摩新一次鼓吹一聲戰戶哨心响鼓鼓急
 奉教前唱詞：三月响城傳力夫學務在為全鼓勝和
 賊形盛大志休後定各隊門子點鼓督令使隊官以次
 如前左鼓賊兵滾孔連進全响五中軍但哨心吹天驚馬
 一聲響城梓鼓响收隊一面是官振樓打勝勝鼓四連響
 五五兵印時入東起與得各隊與子同響已定仍回隊子
 序方若曰老索中軍收結身哨心一聲打得勝鼓迎與仍
 分兩哨上待各隊立定此四二層都月其三子向其表北
 風四隊從後路去四子而南而風四隊從左路去四子
 地冲三層天後冲三隊後路去五子大前冲二隊地前
 冲三隊後左路去六子前地地冲三隊後右路去後把軸三
 隊後左路出時志响出响收鼓天小鼓為進止鼓清
 同前

以上各陳交畢收結身哨心响全吹打虎為二哨各目
 入子起隊次回常行歸本哨地方立定听候備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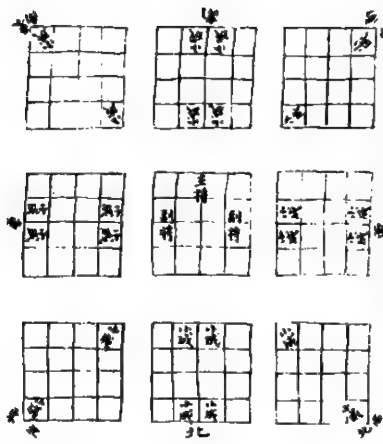


小成八卦圖
大成八卦圖
中成八卦圖
大成八卦圖



大成八卦圖
大成八卦圖
大成八卦圖
大成八卦圖

四奇圖例



如東北有聲東北一卦出四部為相陣屬制統領之各主
此界圓管援救以為正兵東出三部管無陣北出三部地
戰陣各屬制統領為奇兵俱進兵從後驅馬
謹按八陣八門三言五不言說言門與有聲之言相背如
之何夫急則從神緩則從門假令冬至陽二局甲巳之日
丙寅時東北北方有聲此時天乙加六丙於八宮直符在
二宮若遇聲可東北天乙下及正北直符六戊下皆言可
出或門凶無奇又無吉神如之何此時當依張良以策和
之出大門入地戶而去亦言

小隊式

半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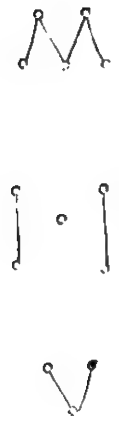
斜橋式

正橋式 臥左右作呈也

懸橋式 臥後作面也

此臥更看戰也

此臥後作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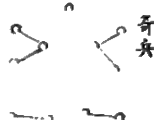
十人式亦五隊長即什長

此十人方戰法也 更戰

駕橋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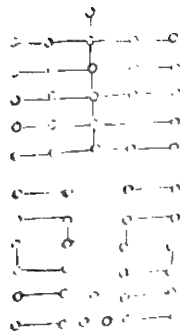


小三才隊



五中隊

隊長前五長中 小八陣 兩層連兵
縱橫成行



結隊五
隊長在前也居左右後長是
也此四兵相傳也縱橫連行相應
如月便何指也



小成八陣或隊 五十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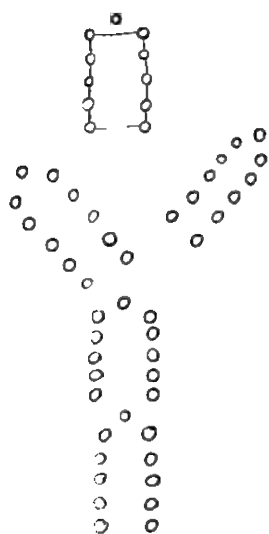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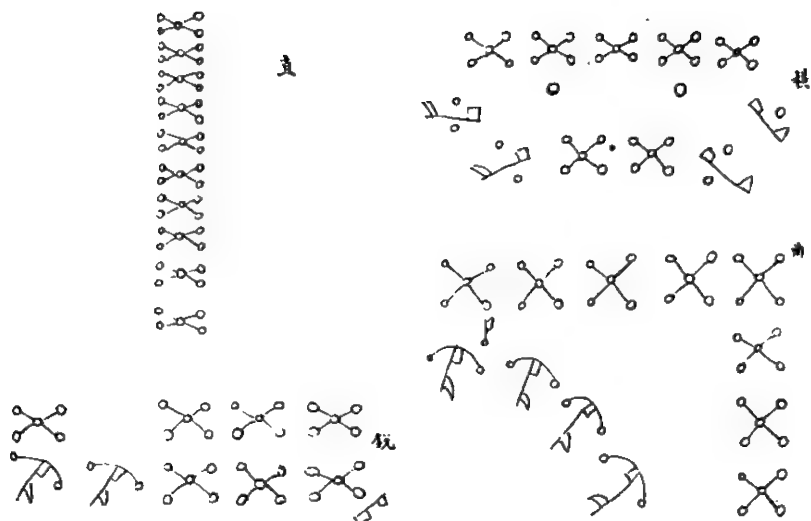
起手小演注

以有長主權將余
前次但常持前
變動時止用放炮
一個起多響為
節如一側放炮一
直變觀放炮一
放炮二直變兩
直變換放炮一
個放炮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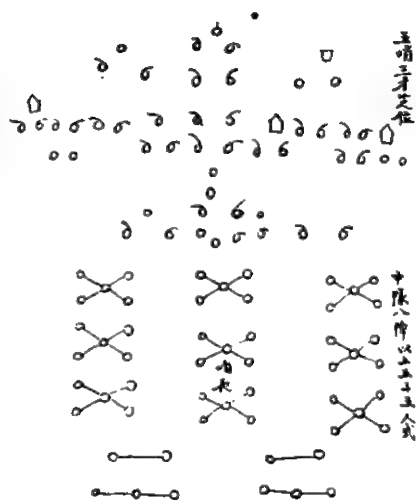


有表現中事多全
執持應電傳之知
音抑抑音福到者
若觀戰以度其代
理者長亦戰以
更其代也

哨長於前團至三時就式先中長等十八人可後自前名長後團定立位
四長居前其四角左右宜當中黃十八人無用補之即古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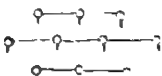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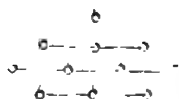


附左方三衛圖



縱橫四衝三疊圖

古法中人



五變橫

圖走二次哨長黃長帶十小黃密布居中復圖走後十人各散居後左右二十人俱橫向前立定其四長各帶二小黃于左右空處補

鏡變直

後角二小黃退入中合中右八小黃隨哨長黃長趨而上其後十人即忙繼之中四長各如初領隊即大橫陣也斜走直即直陣也

直變曲

圖走二次哨長黃長帶十小黃反布在中復圖走前左右後四長各領二小黃如曲布列其右十人橫列右上下五五人橫列右上下五人全後十人直列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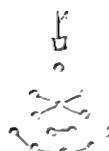
方變直

四隅小黃急入中如初俱隨哨長黃長退而右後角出繼後十人旋轉取直

橫變直

哨長中長帶備補空十小黃趨左上取齊後長帶後十人趨右上取齊即大橫陣長蛇勢也其首引者向前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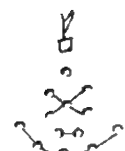
每方小隊分合法



○示黃

○黃長

○黃長



此以五十五人之隊分作四隊以居一方若八其隊則得一陣有四百四十人遇此則不必流是局也八十八隊五陣之法之數也合中則注小中則合之本隊中中則周之在中中多則固之本大隊用以精戰則若少作戰結受者多大約中大小多皆隨地隨人其之得法可也為不致誤作一隊或得在本大陽中宜處戰即合全隊或合作隊置之

迎探直即直陣也

直變鏡

圖是二次哨哨長黃隊長第十黃營主在中後圖主後十人如後斜主後長主後左角中左後二小黃趨向後長補其左右中黃主定四小黃隨前左右二長補左後空

曲變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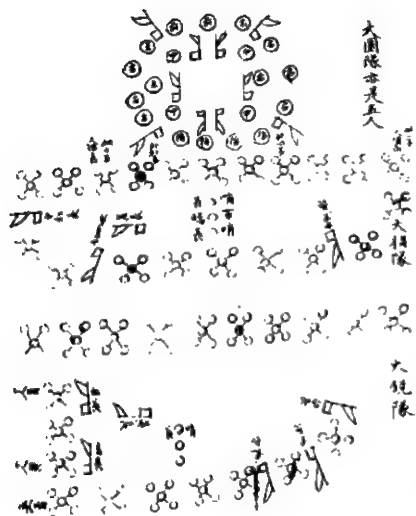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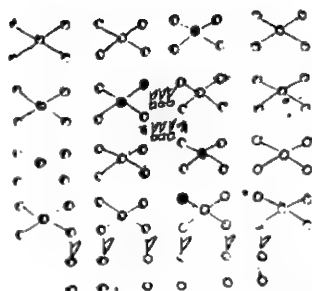
哨長黃隊長第十黃營主在中後圖主後十人如後斜主後長主後左角中左後二小黃趨向後長補其左右中黃主定四小黃隨前左右二長補左後空上取直即直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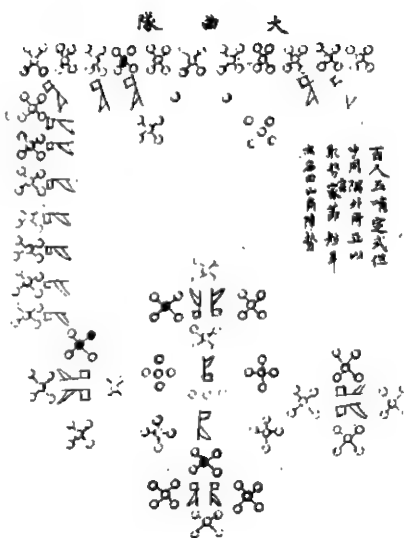
百人或合營備哨長計一百一十人

小八陣全式

大方陣

此五人一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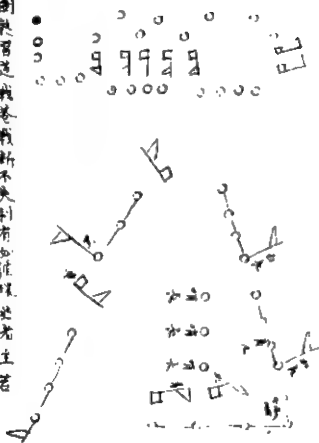




由銳鋒無建物繪以亦謀也

陣圖

武治審圖教習選戰卷戰新不利有知能理此者主若
教取多則又就大獲等陣說之有出平否



小隊互變圖

凡此小隊取教審得陣可以制敵大約從清遠者以
直為主當進戰時妙在通變前五小隊取直此取互
可以例現

方變橫

右下十五人急斜趨上取敵右長共貼身四人皆向
前左上十五人急斜上取敵左上紅長共貼身一人俱
向前正中左右小黃二十八人各隨左右斜趨補空其式
上步多下步少如斜指中二黃長隨德龍圖意其中四
長各補四角空處亦名曰反弓陣勢共側推大陣全其
因不同

方變銳

右小白十五人急斜趨上以次取齊左上小黃十人急
斜趨上以次取齊右上小白五人隨白長向前上極左
紅長帶貼身小紅一人向前中左小黃十人急趨右照
上取直左下小黃十人急趨左八步全上小黃取齊後
小黃二十人在左者宜隨下小黃橫向左但間如斜式
在右者宜舉向左進以斜取齊如斜式中右小黃十人

隨上進起而右後如斜式中十一人宜先向前大揮開
以便後者好退曲可類推

方愛圖

前二十人橫內右走五步至前中十人後向前進如圓
式右五五人先入中五以特前八橫內右下十五人揚
以次進如圓式左十五人務以次退如圓式左下五
人退入中與右五五人對後二十人橫向左三步後以
次進退如圓式右四角二十人各橫向中斜進三步以
特左右十人退入中五長務先收向中以便中二十人
進若外休一員中二十人中五長各橫開五外四長仍
補四隅

方變右曲前左曲

左中上小黃下小黃十人俱斜趨向右上散者左小黃
二十人俱以次斜趨左下 小黃散者中紅與上紅
長橫排趨左補角下中黑十五人俱斜趨向右上頂右
小星散直外黃長與內黃長合趨右點小星補空右中
小黃十人見中三哨長哨官收前即退下斜趨貼上橫
如懸梯式二星長合二黃長白長以次收右立便是

圖變樓

前紅二十人以次進散者右入中五小白直往右之下
全衆斜上散者左入中五小黃急斜趨上並橫紅之右
平下十小黃亦斜上散者左右兩家地即以中左右小
黃二十人照左右方位補之如斜梯式後小星二十人
全下小黃五人俱以次進散者中二哨長圍走二黃長
各橫開二步之元其中西長各補左右四角並外四長
仍原住

圖變曲

前散者與左右連上散者俱照圖又變樓若一橫布列
左中十小黃急趨左補斷處務散直後小星二十人全
下小黃五人急斜趨左六點上散者與二星長先趨左
補次二星長又散二白長紅長與長俱靠左向右掃上
大約在上紅白長宜先退待補中三人急聚前上其中
下小黃五人急趨進五步轉向後斜布中上小黃五人
急橫若右散步向後斜俱如懸梯式

圖變左前降

見中紅長向前進五步之中白長向後退四步立以特

前西南角五人退入次前右五人稍斜退五步如上下立定前左五人稍斜向右退七步立定前東南角紅長急入中與右紅長並立前東南角五人稍斜向中退二步立此右五人对峙後退長退者長退從東南角起云十人進退如前左中外角長急趨左中立堂下五人稍斜下退三步步左中五人急斜而下退七步立定左五人稍斜下一步立右止如之其中與長急勿動

棋變銳

左中補角紅長急退入五長勿動前極左五人急斜退下緊頂上左人立左小黃十人急斜退各下步半立左中補下角長急退向中二步中五人向前二步後左小黃五人隨外角長斜趨向左取箭後小紅二十人黑長一人俱按次向左量行步數排列上角取箭如和式右補角黑長全右下山黃五人量退二三步如斜橫式取奇

銳更曲

下黑二十人以次斜退向左取外補角黑長全中黑長二黑長二黃長俱貼左以次補堂上紅長退入全中

紅長補之右上白長退入全中白長補後之左中斜立小中黃十人復斜向左大担間如雙梅式中三人向前三步止

銳更圖

前小紅二十人以次進如圖式前紅長如角後二十人以斜進如圖式原置長如角左右小黃二十人各照左右退入中前後對峙如回正式中五人先缺堂中位待退者好立右角白長退入全紅角黑長五長分五上下中間上右小黃五人順下中其二十小黃斜退下全下小黃五人以次進退務如圖式外角長仍如角右角二十人斜退下以次進退如圖式外白長如角

曲更出角陣

前中左小紅五人直進六步復橫右二步極右小紅五人斜退同中前中右五人橫右四步而後二紅長即持向前之中前極左五人橫右二步內百德先帶中後人退後二步待前好橫列右向復斜立小黃十人左右者只斜趨下三步橫立如梅花式在右者急斜入中而面向角各于梅花式右上小白二十人急斜退移後退下

探入如前同百長亦能黃長急入中上下立左小黃十人退立如右金上右五小黃退下作復又其上五小黃退轉作右後二首長先趕入左中立定次下五小黃趕工作前趕下五小黃趕入中作復二首長六入中立定後之任其小黃二十人從左探入如前

五哨出角陣

頂二仁長五人急起向右退上取齊右仁長急探入中立左仁長退六步待前五人下便以取齊右白長即趕右五五人中金土人直上取齊右十五人以次斜趕上取齊右白長稍斜趕上補角二首長上五人金右五人退上取齊左五人稍上勿動下五人隨下馬長急斜趕下取直左小黃十人急向左空處立取直後中五人急起出向左下角立右黑長即如所領位全後十五人斜退取齊中補角五長仁長黃左立中五人橫如左二步布同右小黃十人斜布取齊左黑長退中退

此陣一上七

兵機百款同錄

傳探兵家諸利非不詳倫然殊錯難無條理可觀

合為百款各歸門類俾究心輪鈴者一披閱間稍

得其梗概至用兵之妙存乎一心握機應變頃刻取

勝匹夫從勇固不足恃理又書者是入紙上陳言

時政八款兵家勝敗隨時改得

一守權 去因循 捐自是 酌官書 固根本

俱月舍 開文廟 挽風俗

重武庫 伍大將 清官兵 集偏長 明賞罰

審天時 擇地利 聽敵情

陰秘八款兵書尾道多周註

符契 間諜 探候 現敵 統諸

暗營 伏埋 誘陷

預貯十二款兵馬器械兵家必用

貯兵卒 貯餉糈 備戰馬 備戰車 備戰械

備器械 備火藥 備盔甲 備旗鼓 燧煙

臺堡 雜具

兵事二十款

兵家如占卜戰戰事種種多端故錄兵事二十條

五軍營制

太乙

奔騰連甲

六壬

選擇

教戰

營地

突伍

騎兵

車兵

舟兵

演制

演弩

演刀

演鎗

銳死

藤牌

狼虎

演棍

演拳

分布十二款

五兵未行先達各兵分事而後五兵次第就道故錄分布十二條

募兵

說使

鄉導

先鋒

塘報

募兵

奇兵

遊兵

輜重

策應

布營

巡騎

守兵二十款

付兵先鋒者懸令而後下守兵又或疏行此二十條

軍容

軍警

清道

懸令

齊報

督駐營

久駐營

夜營

行軍

計戰

下戰

料敵情

察敵形

據利

就順

奇伏

山谷戰

水戰

屯田

攻守五款

攻城守城之事最煩故錄攻守五條

攻守

攻城

攻城之具

守城

守城之具

京營三款

邊防四款
九邊議

新選兵機要訣百數

大理寺寺丞前五錄巡按監察御史

淮揚海防兵條奏政前吏部考功司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詳天相投刻

奏錄楚黃曹 飛集

後學齊安凌應元訂

時政八款

兵家務政則後時改得
先於手報時務八條

一、事權

夫事權之統一今天下亦既整言之矣第言之而

究其所以一則不過曰吾執其一以馭事而已夫子

美之執中執一也則一之為天下害也故得其一則

萬事理執其一則萬事務吾願諸居要路者毋各執

其一須宰輔九卿科道會心於一揀訪時務酌量奏

考凡行軍号令切要典章戰守机宜先定一規模天

子總攬於上輔權調度於內授之經界以示節制拜

一大將俾得專閫便宜行事毋以首鼠猶豫委清于

上母以應否會議漫詢于下黃帝以風后為師武

王以呂望為師漢高以張良為師蕭何為相韓信為將

後主以孔明為師關張為將誠能將相調和事權歸

一鮮有不奏厥庸功者若聚訟盈庭千條萬緒徒厲

司百府人得挫其柄人得操其舌天下事不可

知矣

去因循

國家之因循久矣一旦東西多事則振刷之一會也

乃人事怠矣則錫提督天下兵馬印提督陝京印事

稍緩而印已銷官已改矣事急矣不問其材畧而倚

為上將不計其品第而佩之金紫事稍緩而洗垢索

瘡肯之為李郭令且為因循矣事急矣忙兵必

有勇知方也忙置器不必堅甲利兵也事稍緩而兵

已逃寇已折居然歸馬放牛矣夫撫順失時何等

戒嚴未幾而清河而開鉄而遼陽而廣寧彼一步進

一步我一步退一步教至忙教去則懈甚至數過而

犹不夫難船破而犹不補漏曾不思遼左既去山海

一線京陵攸關言及于此當為寒心是尚可憊忽

忽乎彼敵不即內犯正天子我以補刷之大机枯不

知城堡修葺果則于金湯乎將官之材品果有郭子

儀薛仁貴其侍者乎惟燈折衝之客果能戰必克守
必固陰制敵之死命者乎三年之艾當急閭之母謂
一達士便以廢教之心而我一凡泥便足以判幽谷也
、捐自是

前代叔季往：使于朋黨然南北分爲兩洛蜀朔分
爲三未聞三五人爲一黨至百于其聲而莫可窮詰
三兩年更一黨至翻覆變詐而莫可底止雖然朋黨
之成起于各執己見自以爲是文臣偶建一謀則曰
良平不足數也武臣偶出一計則曰孫吳未之先也

議戰者以守爲非議守者以戰爲非即如業者稅車
一事有專以誠牛稅者見驢稅而色喜專議驢稅者
見牛稅而色喜甚矣偏是之爲崇也以此水火冰炭
戈矛劍戟相尋無已奈何以祖宗數百年丕基爲我
偏黨之戰局耶有不發賣生之痛哭哉夫人即屠業
語以英雄丈夫未有不歎：者何慕英雄之名而不
死英雄之實乎語云忍人之所不能忍此漢高之所
以滅項也領營路者先持一忍字而自是之心稍：
可漸判矣

的古畫

兵家之要在子審候機相時而動故時當戰雖空
國集六十萬付王剪而不以爲倖功時當守雖司馬
懿甘受中綢婦人之道而不以爲退怯時當和雖有
勾踐城下之盟而不以爲愧辱第戰必則克有內應
詐降探密爭先拜奇伏策應然後同聲一戰勢如
破竹若虎噬狼吞唾手成功而後可守則必堅壁清
野如銅山鉄案毫不可犯比城柵壕池車牌非馬戔
蘇可以阻絕人馬擇禦矢石者無不搜：俱備而後

可萬一戰不克守不固亦有謀和之路百般以用非
可預設如近日封賞市賞之義全在陰陽間謀說後
陰布金賈珍玩厚賂姑振寵臣三使解甲休兵此亦
弭亂之一策若彼求我急彼去我緩古鋒口劍到頭
無一寔之實者歷後塗莫嬰兒之畫餅也何益哉

因根本

根本者百姓也故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往時當事
者如遼東一鎮賴中舉五石即前河東已失而廣寧
一帶仍舊例中式宗藩衍聖時恩中式龍飛卿會加

額錫題起廢恩選朝請命夕報可其為以給人心以保無疆之意詎不深且長哉顧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斯無恒心矣今數年加派小民同閭閻力俱竭民不聊生人心潰散去死四起可謂根本之長策哉故今須急勸水利也因為民間聞屯積餉以調元氣如北五省及江北蘆鳳寺處聞墾荒也漕漉水田貯積常平倉糧如四川雲南廣西各撫土民使民得盡地利閩廣浙江防禦海寇使民得安故業通商賈湖廣防江湖草寇禁華雜糧廣積

貯江西土仗多積穀而瓦土饑人稠急興水利清屯種凡京省特加報儲官一勅使之脫意于民有司以積穀聞屯註上考既無剝削之苦又聞清貯之原人心自安兵燹潛消是為無形之長域也

慎用舍

從來鼓舞摩厲之術不過勸懲二事而今舉朝臣工所深用為憲者亦惟是舉錯紛更用舍莫必而已始為循遲而得官繼為褻利而卸事一官也而時周時黜一人也而險賢陝不肖變理何地而可以朝拜夕

罷臺省何官而可以隨選選轉卸棘位之無其肉係者犹且三四年一選內而宰輔卿貳外而撫按司道或報選數月未及到任而業已別轉或蒞任數月除令初市而忽尔他務官自視為寄選民視為數局不以安靜偷閑接過數月則以理畏避病苟全爵位曾有久居要地把持綱領情當國事者乎曾有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晚四世道者乎惡意國家用人全在重始進退賢如不得已見賢則用見不賢則去見可殺則殺見之云者必矣落見有顯迹孰當居文衡孰當練武柄孰當主度支孰當司封敘用舍必期于當可用入不必小善舍一人不必小疵用一人必盡得展布生平使地方寬受其益而後可以振選舍一人必真見以為伴食或中道更節有害地方而後可以言舍願當事者收慎用舍毋徒視為泛常也

、周文綱

今天下承平既久文武職官周于文網牢不可破當此多事之秋運籌帷幄者雖係文臣而折衝批敵者則隸武臣果能慨然履土守閫即敵者此豈趙武

夫可以雪國恥伸國威耶凡武官戎裝叩首稱呼老
爺大馬不如此何等辱人踐行而是之文網獨不可
破耶大約天下事強幸以沐面舊規失之曾記向有
大將過關時當事者修一湯洗節未我而逃矣故其
違矣何休而舊規之有與吳超為病卒吃癰田單拜
士卒為神師果能真心寔意思報君父之恩何必拘
拘形跡較勝負哉念我幼學壯行欲為名世為忠良
儼然腰金衣紫高車駟馬而顧終一息一徒以文網
抹殺一世釣魚負薪屠刀賣五桂之多英雄埋沒其
中苟意撥亂返治可以雄視大塊者未必非文章之
學可以奏績建勳也

一 挽風俗

說者曰風俗之流時勢必然果爾則自唐虞以來人
間不盡為鬼域乎是在大豪傑迴狂瀾而砥柱之且
今天下生齒日繁習尚日侈彫繪已極陰險無端不
具論如文章不淡先奈而漢而宋米顛蘇狂史書不
工左馬班揚而宗譜史耳談詩不做聞元大曆而宗
李長吉孟東野甚至浪史淫編盡付殺青又在鄭中

之下服飾昆周枕有可駭冠之飾玉自有子也方巾
圓帽旁畫簪玉亦何異也紗羅絨絹不尚厚而尚薄
是明以薄為道也色不尚五色而尚尚秋色獨素是
何不祥也江淮之間有等寄愁天上理憂地下歸為
一笑會每相見必把袂痛哭掣效杞人為世道悲最
為可恨裡之多顯不可枚舉茲欲挽回是為在老頭
中悔：生青裡上能為我父豈在有司之威權赫赫
足以刑驅而勢迫戎齊王好紫而國中皆紫衣楚王
好細腰而宮中皆餓死則在窮卑之耳然五方風俗

各有不同遠水近火恐不相及也惟各家士著御紳為
一方巨室最足以表率里閭小民而使之潛移然奪就我
鉅範也風俗既回人心自正萬後踵飾之事自可消矣

一 重武科

同兵部奏
兵源八款
改作兵源八條

國家文武兩途各有所統又官貯之文科武官貯之
武科祖制也今欲貯材宜專重武科文臣御試必
以次由縣而府而學道已列青衫方選應試武臣亦
宜適立武學由縣而府而都司以武甲科任都司職

加知學督武學既入武學三年考選應武舉其應試一二場兼考力能技三場要通時務取英學中一科者即得選官與文臣等不必重複況近例已一科即得應會試咨用矣州縣正武官以武舉考選仍三年考滿以次擢陞府正武官以武進士考選俱屬武選其武政便覽照依精神仍听各附近守府奏選越兵管轄取考語交兵備官撫按節制各府州縣既特設武官提調武生其各處舊布机兵民壯及保甲內壯丁俱屬管轄衙門情該府州縣要害駐札不許在城

其考選武生必狀貌俊偉膂力過人較藝稍絕行止無虧令里長保舉應選如此則將來之大將偏裨皆貯於此至於衙門科舉亦有犯總應舉令餘皆屬提督武學都司考選赴試而武科之額自應與文科等則將科目自盡歸武科矣何必他求耶

、任大將

古天子推轂專閭委任一將蓋以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生也語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一旦有警君不將將是以國予敵也今有建復都

布按三司之說又有建立一大將與輔樞鼎足者有議倣漢景壇故事受以符契者愚意須倣漢文帝武帝創立一上將而另得減省強弩驍騎諸將軍即十額分布十大將凡兵器甲糧餉皆得自理毋至掣肘成化弘治時亦有此例稱之大者曰天將地將人將神將其小者曰智將勇將福將廉將兵法西云以五材為休智作仁以五謀為用理險等又設九聽之言詞以考之為九術之利便以復之至詳且盡大約上將之設非文武之全素其根器者不可非同曉古今

與止臨機立判者不可非博通天文地理兵法謀略人情物理以見殉國誓死靡二者不可非飄然戶華營利之外謙虛下士不自矜功矜能者不可將既得人特加寵任登壇授斧一切遵依新定功令俾得便宜行事然後知曾經署監軍以示無專擅可止其次偏裨以下惟高萬人者為萬夫長高出于人者為千夫長高出百人者為百夫長

、清官兵

凡選兵者非可專恃名譽也在京有金吾有團營有

京衛在邊有邊兵有班軍在外有衛所州縣又有機

兵民壯先儘此中清其古役汰其老弱勾補足數選

其精壯有力者教以武藝日加操練又責令地方官

編立保甲每十人精選一人先壯丁無事九人共養

一人有事官給月糧聽調由戰者即取之近山水戰

者即取之近水凡壯直山西陝西河南近邊者即就

附近邊兵調遣山東南直浙江閩廣近海者即就附

近海兵調遣廣西雲貴四川湖廣近土夷者即就附

近土可調遣其有地方異村令各委府州縣正官及

在官七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一人自功則舉舉主同

賞有罪則與舉主同罰未自不能得人者先清官兵

次收係甲壯丁次行選舉則平居干戚自壯而有警

易於調遣矣

○集偏長

用人之法全在因能授職各取所長一人之智力有

限必合眾人之智力為一人方能成功故王者帥師

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勢以應天道

人心道

謀士五人天文五人地理五人兵法九人通謀四人查覈四人伏謀三人

謀士五人天文五人地理五人兵法九人通謀四人查覈四人伏謀三人

謀士五人天文五人地理五人兵法九人通謀四人查覈四人伏謀三人

附古八書天 今但大懸擇格云有能滅敵者大則分茅

胙土小則尉後懸金不思全才而偏才多宜細問

擇格張掛京師及各府州縣衛所自有文武兼全者授

上職文勝武者數款授何職武勝武者數款授何職

武勝武者數款授何職

片長必錄專任一事廣得爭獻其技矣厥賞功矣

、明賞罰

軍中惟信賞必罰為鼓舞大機惟師武士讓道無他

神謀秘術只是立新責臣以此人赴湯蹈火漢法

有事功者即於營中刻印封之故至今尚有急就章

韓信求假王漢高即以真爵王馳封方今賞一人罰

一人申上又自上發下外之應各道嚴軍撫按經畧

內之由臺省徑貳宰輔統據顧忌以平不決何所示

飭何所示懲自後頒定功令有合賞格者即就軍中

先賞之有合罰格者即就軍中先罰之本管將官便

軍行事然後通詳奏請可也新將先登破陣殺賊者

應賞亦有運籌決策雖未身冒矢石亦當賞惟也

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應罰亦有勢孤援寡主客地

利不同亦所當原也唯賞罰一明參錯自公私之初
生可以消黨亂之既生可以立靖矣

○審天時

兵法之要首順天時天道不外陰陽陽為實陰為虛
實有常而虛不常天示災變我以順應天示吉祥亦
以順應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
乎雖然思氣田壘赤氣臨軍六畜起風三形生雲皆
為敗象當此時苟能觀其山變脩政謹卜卜地速營
應天機日恭受譴告而警者焉亦可易山為吉矣細

玩天地五行日月星辰雲氣風角歷象之間占候不

一在用兵者固其擇而用之耳

天占地占五行占太極占
太極占風角占

家以及聲教之震喻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
敗休咎之兆其理甚微其數甚元亦不可不旁通也

○擇地利

兵家最宜擇地兵法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後
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又曰不知山溪險阻沮澤之利
者不能行軍以天下形勢揆之大河南北燕趙晉衛

地早如中西北臨陝要百里之耳吳楚閩浙之廣之
間山水重複西南已蜀滇黔地接重嶺高山峭壁深
澗重關行軍者騎步舟車在相地而用和子言地有
六利一曰通二曰靜三曰
四曰固五曰險六曰遠又言地有他潤天井天竅天竅
天陷天濶必急去之勿近也又有九地散地輕地爭
地交地衢地重地圯地圍地死地不可不辨凡軍始
高惡下貴陽賤陰却陵則處於陽而右臂之漢防則
必據其陰而左向之至于因地制而布為方圓曲直
銳之五陣此又不可不知也

○審敵情

兵家以知己知彼為要訣知己易知彼難我欲行兵
取勝必知敵人之山川形勢必知敵人之兵馬糧餉
必知敵情之虛實強弱必通敵人之寢姬播者左右
必盡曉敵人之起居物物必悉敵人之用兵之奇正詭詐
又必能料敵人之出上計中計下計不出志於厚重
度而後可以取勝必深高時整布及奔不出薛公所
料則得矣近日敵人傑出倭入我不能料其進止豈
前之請我國我不能得其情利寇來則張惶失措駐

退則固循湯敗而後圖。六已為晚見免而猶不顧犬
忘羊而不見。謂字天下事莫知所終矣。

陰秘八款

兵者說道也。最得諸漢。用秘科欲作陰秘八條。

符契

太公製與主將陰符。凡八等。大勝克敵之符。長八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服遠之符。長七寸。擊衆堅守之符。長六寸。積糧蓋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又有其事煩多。書不能明者。常用書不用符。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

陰書。宋康定初。置符契。長五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刻虎豹為飾。中分二段。牙槽相合。先勒合訖。却將篆文而相向。合定于側。左符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乙等兩半字。右五段留在京師。左五段逐道主將收掌。又有木契。長七寸。潤二寸。厚一寸五分。刻為上下二段。內有魚形。下段內刻空魚為勒合處。宋夏宗製漆木為牌。長六寸。潤三寸。鐵背刻字。而中分之。置繫柄。今可合。每臨陣則分而持之。又有字驗法。文照往來。日月下。書辨先置

得兩面用符記定字。或用古詩。或千字文。配定。如請弓箭。即書天子。上加印記。即知所請。回文書本字。亦加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

8 間謀

孫子言明君賢將執而取勝在于先知。先知不可取。非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教之情。故用間有五。有御間。有內間。有反間。死間。有生間。御間。因御人而用。內間。因官人而用。反間。因敵間而取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傳于敵生

間者。反報也。凡間必索教。間之末間。故者。因而利之。故反間不可不厚也。今我既不能。用間于彼。教有間。然又不能因而用之。兩軍相守。勝敗相持。愛害難容。黃金不以上智為間。而洞悉教情。真可為不如兵者。矣。李靖言。古人用間。其妙非一。有間其君者。間其親者。間其將者。間其功者。間其謀者。好者。間其左右者。間其假借者。教有寢。堅任以腹心。則順而旁誘之。教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則探其情。安以致之。教有親貴左右多。因今。諛則揣其所聞。而反間之。教若購于我。

措留親睦。窺其情。而用之。李筌論用間。亦有八術。用術用間之道。惟在微密。潛成漢王出金四萬斤。與陳平。送其所需。不向出入。泰多以金。縱反間。易李牧司馬。而以趙葱。顏聚代。破趙軍。此皆善師者不障也。

○探候

用軍之法。偵探為先。欲知教情。須用我腹心。偽為實人。乞巧。或拆傳。或投軍。或乞食。以為內應。有隙時往。時反。洞悉教人陰事者上也。即不許反報。而陰用事。彼中或至期。如約。同。應。戒。亦上也。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教。令彼御人引事。或刺戰。足為却行狀。或伏禽鳥。隱實。薄。即。在。飲。密。聲。性。慎。人。知。覺。傳。視。他。物。始。知。教。情。見。水。痕。知。冰。凍。早。晚。視。樹。知。成。葉。肥。駝。眾。單。多。障。使。我。疑。也。飛。鳥。不。泊。下。有。伏。也。跡。戰。奔。逸。謀。潛。襲。也。教。使。來。即。數。報。數。要。言。肆。者。利。害。也。教。未。因。而。清。和。者。謀。也。教。卑。格。厚。節。者。歸。我。也。使。歸。來。為。怨。不。止。侮。我。也。厚。貨。啗。者。友。友。欲。誘。我。密。謀。也。使。知。言。辯。和。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猛。

強者數我也。凡當兵一十探步兵十名探馬兵十名探馬五里兩騎立探騎五人一部人持一白旗一棒。旗見騎賊舉棒旗見步賊舉白旗無賊則持旗有賊則立望接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狀如斗令人望賊有救遁方面以小白旗指之望接車中連望竿四十五尺上安望斗如觀城中虛實人立斗中而視。

○現教

善用兵者惟因其營之未至雖卧薪嘗膽十有八年不以為憂營之既至雖一日一夜去關與九十里

不以為憂營之在人其刻有二曰天營天營者早曰淫而大雪暴風大霧星更妖祥暴水大災雷擊旱魃人疫馬疫凡營見于我急宜嚴密營見于我急宜乘其所謂人營者曰移營涉水分兵易將馳接未合陣扎兵疲令雜主疑兵情將驗得間心欲而變大德營生于我急宜秘逃營生于我急宜詐寧是進退攻守之計一任子營而已然又當視敵散角人馬隊伍喧靜以避之雖分見敵可擊又當反震敵人端防誘我如云鳥起如下有伏兵其或大兵之二請為接應

安立不動或使人立于草木之中執彈射以驅逐是令人疑之之類則察現者又須以他事奉之

8 號語

兵行詭道自古記之不戰而勝陰領之術夜行之道也兵家反泄之法有四其一曰號語如昔以吉旗招將佐今以吉旗指士卒二曰諜情如昔以吉為左右為右方為真而為如今且變真為假使敵不知吾左右之各由直之勢三曰金鼓如昔聞鼓進今聞鼓退昔聞金止今聞金進四曰烽燧如昔以一燧進退二

燧索敵今反以一燧索敵昔以有烟為有警今以有烟為無警又有暗號之法如我一鼓一金二鼓二金彼此相合即是兵軍否則掩蔽如我之人馬多寡分為兩隊我在左敵在右左右雙日左掩單日右掩彼此相同即是軍軍否則掩蔽潛易之法以將閑于天下如善將不易兵以兵閑于天下如兵不易將兵發之日去將微費而宿兵暗曉夜行而量不將發之日不撤儀仗以疑敵軍不為害以安我士或伴北以誘或伴降以餌或半渡以擊或產未擊而

或直傾其巢或結騎掩襲或改用老弱詐降詐敗以誘之者他如夜出女子白衣搖搖增寬城寬洪以此類皆臨机處事不可預設善用兵者師其去不師其跡可也

○時常

凡軍營有征伐但令收拾行裝不知令之往何處行時常不用金鼓之聲謹於之色有後則物件傳到即照令行也凡傳某物自起處傳某物必親到行營主將手和登記明白仍交主將收處要止傳此和要行傳此和要後行傳此和要急起傳此和要收拾傳此和要戰不遠或防伏賊傳長令節即便作脚下主定軍中即按所以禁喧嘩暗記賊出奇設伏者極夜襲則用之其制長四扣調五扣陽而某頃某隊某兵陰而某官押軍某令油歸掛頭靜夜响則各隊收者勢制雖微而用則大

○伏理

明兵不如暗兵所謂攻其不意出其無備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兵法在一千人以三百為奇也選意當分

其未則可取平地難于設伏多于此地險隘山谷斜傷度救必至之路伺其解甲輜弓之修或用假耕假象假牛口中放火或用神像如關張呂布牛頭馬面鬼臉帶之即用鬼神符執器伏忽尔冲陣令人恐怖或因地窖暗藏精兵或于寺觀岩洞埋伏或用伏毒伏火伏弩伏網或用品字坑諸如此類種種不一此所謂藏于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也若近日用兵即先知我兵幾何馬幾何從某路來某日起程某日交鋒如此等不能勝也

詩語言馬

扼賊之法不止一端又設為陷騎之具勿令賊知先示之以弱誘其必來突之以利以破其必至使隨我之周圍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窅而不可勝其預設以伺其未者曰伏條馬拖馬筒白穿馬窅倉卒抵禦自致顛覆者曰刺球刺球半針刺項後角鼻角鼻道狹路濶因地設險曰錫圍機往伐木信草種水裂石斷橋抑抑又有誘騎之法使賊馬見之踴躍奔騰自投陷窅不容止道者曰白馬解騎故書林白其他

如水漂之紙風沙之文雖云微細亦自多端

預貯十二款

○財兵卒

將以智將居上才將庸將勇將福將居次而驕貪無足數也將材既已久貯兵卒不選難以教戰紀効新書言選士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第二不可用奸巧吏幻之人惟鄉野老實及平日慣戰此二項人可用今之司選者必專取豐饒吏專取力大試以制石或專取武藝或專取伶俐原是四者又必有膽氣方可應選第一選人以精詐為主而兼用相法若將

威素立則先收以恩若將威未行則先振以威使就我教中雖然指從者人獲免者尤士有老少勇怯強弱材技貴賤鄉俗之性不同苟能操縱得法人可用兵法曰貪者守財廉者守節仁者守信勇者守謀者應敵怯者守門勤者破物奢者從者物而和聲者善語替者善接各取其性皆可以便為股肱則第一有讀書不成去學劍通曉天地人三氣欲大有所用以成名者此其人選入幕中設為上賓不存兵士之矧其一貧窮危殆奮不顧身或有能欲振有

不欲雷決志進取。遇賊爭先者為一第。名曰冒死。如可使衝圍隔陣。持營攻寨。其一氣銳力。如披甲伸鉤。強橫暴者為一第。名曰臨陣。如可使攻堅破銳。爭先奪路。其一知山川陰陽形勢利害。為一第。名曰機謀。可使指引道路。涉渡關津。其一通曉四夷言語。辨解巧善。移人意者為一第。名曰進士。可使入敵進說。以為間諜。其一踰高絕險。輕足疾走者為一第。名曰健步。可使現蹤賊情。其一歷傳老成辦事勤謹者為一第。名曰慎士。守門盤詰者。驗倉庫者。一遇化特故。

無素材良將無遺士。此外如永順保靖約刀子懷慶弘農桐宇軍。山東西望頭棍。臨清標兵。河南毛兵。少林僧兵。徐州番手兵。五臺楊家峪。臨洛關諸走報人。浙江永康義馬兵。淮揚衛戶兵。閩廣漳湖杭海兵。江西景德鎮砲房兵。嚴州從步湖廣打陳兵。及沙市城陵磯漢口樊城黃麻遊俠。山西臨晉走馬賣解者。廣東之海鬼。諸如此類。收入任中。恰以糧餉。不特添賢。亦可得其死力。但須附近土著。若係。不得令其遠。遠應募。為合之眾。聚散無常。時時振為害匪。小此又不可不預防也。

貯餉芻

未言足兵。先談足食。法曰。軍無財。士不聚。軍無餉。士不往。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今天下公私財。潰極矣。若云發帑。應帑。亦非不涸之源也。若云加派。令閭閻窮困。也極。百姓不足。邦本已清。無從搜括。兵之所需。餉芻為急。惟有屯田為第一。些紫。其一清軍也。原額屯田八十九萬有奇。今所存六十五萬零。可得三千一百四十萬。今京軍十二萬。南京四萬。盡補天下失。

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
用米三之二。足川養矣。其一整民田。江北河南山東
北直陝西。其拋荒田土最多。南直湖廣。渭水可以圍
田。閩廣多餘泥田。誠特設一墾田官。專督開荒。既足
兵餉。又裕馬芻。此天地自然之利。為足食要務。至于
礦。必不可闕也。稅。必不可設也。薪者。柳。其類亦有
限也。錢法之利。差足省銀。而今亦未盡行也。鹽課。亦
有常供。餘鹽尚且勿論。而必可。不增也。鹽法惟復未
色。今遼南餉米。奏使得一面開屯。所當急議。亦屯田

之外。惟做常平社倉。民間俱得輸深納粟。則多積穀
矣。可禦兵荒矣。

倫戰馬

逐利違鋒。多不如騎。戰馬不可不預倫也。洪武初設
太僕寺。專督馬政。又遣行太僕寺于北平。及遼東。山
西。甘肅。永樂時。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
三苑馬寺。又立茶馬司于川陝等處。以易番馬。法至
詳也。戶馬度而種馬神實變而為買。依而為政。壞矣
大約。所利者駟射內地之馬。都不可用之于邊市。

馬全不可用。惟官商張市。口民間商販。皆有價
上五六十金者。可備戰馬。京軍休馬。解到之日。亦可
選用。甘肅茶馬。亦可選用。十之二三。又閩河南山東
馬市。亦間有可用者。至于巴蜀滇黔。崇山峻嶺。騎不
如步。即有良馬。止供本土之用。今苑馬之政。不若太
僕多因折價。一旦有警。祇泥棍徒。僞價贖買。馬既不
良。未及追營。先已倒死。何以長驅直入。收賡之用
耶。

倫戰車

凡平原曠野之地。利軍軍一則治力。一則全軍。一則
整束。部位每戰。用偏騎。虎豹。自環。為營。車外有拒馬
。禁車上樹竹。藤生牛皮。牌以為蔽。藏車內載大菜
。器械。以利擊刺。車旁用弓矢弩箭。大箭。銳砲。史香。迭
戰。胆氣自壯。亦為不測之馬。有星之城。一車常同步
卒八十人。又有當十騎。故十車。敗千人。百車。亂萬人。
漢衛青有武剛車。晉馬隆偏箱車。唐馬燧。後魏車。
宋萬全車。李綱雙輪車。魏勝如意車。等車。戰車。國朝
有金將等車。劉莊。義天和。等。以雙輪小車。破敵。今考

閩刀曰斬馬刀曰月鎗使拳格兵器之家十有一而
本於本溫家釣拳孫家披掛拳張飛神拳霸王拳
顧拳童子拜師拳九法十八跌跌張鞭打破法三
十六拿法破法七至于弓矢南方弓矢大小不修傷
敵今邊方亦效人強弓以柳木箭大鉄鐵亦足與
敵相當兵士或專習一藝或兼一二藝不至夢難其
他薛牌大斧鉄蒺藜扭馬木飛槌飛鉤袖箭神鎗銃
扒石反人蓋蓋華神：不一非可運載也

條火柴

我與敵戰惟勿使近我百步之內諸器械俱不如火

華為中國第一技。壯地有礦無非東海有硝無礦而
廣川青亦間有其一而不備火攻之法先求種火礮
輪妙訣次備埋伏器如諸葛地雷攔地龍地龍銃蓋
箭要路其次火車火牌可以擊敵奔衝大人火馬火
牛火禽等相機而用今彼不得傷我我人車馬奔馳
破陣踏危取勝大砲火鎗威力甚大如大將軍二將
軍滅虜屠縛百子遠銃佛狼机鳥銃三眼四眼發賣
可以攻城攻柵火箭神机一分六七百步即九龍席
亦登三四百步一窩蜂六合尚可以衝散大營其有

鎗棍刀利銀鎗俱以火箭踏敵賊性火必有一中
火噴筒神烟神砂神水法水法火燭火燭火順風楊
去最移傷人火飛抓火石榴火鼓又可懸机火礮火
礮城上山上拋下令人駭心奔逃至水中火箭就宜
預試其製造大業器其一：先辦未可草

條盛甲

歷即古之羣羊戴千項首一以壯威一以避矢石刀
鎗有以淨鉄五六斤加鋼煉成二斤者其製樣不一
有名一塊鉄一名鍋盔古人取以煮飯有四明盔有

六葉盔有皮盔有竹盔有藤盔其用棉棉一頂頂上
用仁德此盔之制也至于甲為用命之本當修補而
立于不败者此也南方地險多用步難以負重天雨
地濕鉄甲易生鏽未藤中輕堅耐草矢利利于水
火唐魏鐘用透骨草藤荀子為咀製造如牛皮厚穿
作甲亦堅便又有個些連環甲又有生水牛皮甲以
破礮砲春礮取米大盾調生漆傳上桐油漫透又有
鞋底甲皆此蓋善惟厚積皮低倘僅二寸厚法製
造刀鎗箭俱不能入造甲之法步雷欲長馬軍欲短

言手欲寬，鎗手欲窄，步人右掩，馬軍左掩，利于舟車，
 不利于步戰，而甲惟頭面胸臆要緊，貼額用佈布袖，
 作一片，尚有欽額，可隔甲身，合年繞止平腋下，用序
 班布裙，被甲輕捷，遇箭皆被矯，甲內視以舊襪，則
 護惜皮毛不致傷破矣。

凡行軍耳只聽金鼓目只看旗幟及看高低炮聲如某色旗聲起兵動便是某營兵收拾听候稱頭兵有各營把總把領者中軍以鼓行以金止大家共作一

個服一個心堂稱箇。即是此箇內。是要聚費分付中
軍事務出行。放銃一個。是要更更稱令。即止定歇宿
堂吹喇叭一盞。大兵起做飯二盞吃飯三盞赴信地
扎營。喇叭吹天驚。各兵即鳴喊吹擺隊。伍即走哨
一齊擺定。吹單擺開。即一小隊相地平離一丈五尺
旗點過。三吹喇叭一長走。各兵轉身照旗所向。驛過
打個鐘。各兵起月挑器械。站立點步鼓。各兵照先樹
旗。次發兵行。堂點鼓一盞。走十步。指鼓各兵趨走交
鋒下堂搖鼓。旗放火。兵趨堂。點鼓收回。打舍邊發

人探敵律報收隊塘報拉小黃旗是有賊至各哨
兵捉各促旗色左点左行右点右行前点前行後点
後行本旗收探在地即立空如旗不起即是信地夜
番高抬此書一節大將建三方旗居中不動南方有
賊大將舉直旗應之東方舉高旗西方舉白旗北方
舉黑旗無賊接之大將置鼓四十面又令進兵特立
色招接旗過山鎮間黃旗過溪河間黑旗林木間青
旗烟火間赤旗橋梁間白旗以告大將每一營將官
提旗一面金鼓旗一面門旗二面坐靠一面三方旗

五面高抬旗一面巡視旗十面把總哨官旗各一面
旗把總領餉旗各一面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各將
官下隊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
邊生旗面以黃應德主也千總以心坐本方以邊
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
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千
總把總以心轉應本營不用邊帶軍士原有優無旗
軍中置清道旗一副共二面金鼓旗一副共二面門
旗燕五方色各二面共十面約兒旗二面大五方旗

五面五方神旗五面五方高懸旗五面各懸五方之
生色之色典中軍坐靠一面五方轉光旗五面用衣
大旗邊同意將臺上五色出征旗五面為轉光旗之用二十八宿
將臺上倫列三軍司命旗一面此主將轉旗顏色
隨意不預設以防泄漏詳用長鎗角旗八面二十八宿真形旗各一面凡遇出兵日所輪勝宿帥以此旗
領軍夜營旗燈紙油亦照五方

烽燧

凡置烽燧視山險平地以為遠近字燧火必擇穩信
有山口者置烽之法每烽設土烟四口五座下連火
臺上掛板櫃安火炬造甬先泥裡後泥表使不漏
烟火炬長八尺乾草作薪乾草傳節土甬裡常著狼
糞火使燄若後烽放訖前烽不應即差脚力人走
問恐被擒蔽白日放烟黑夜放火若被陰晦霧起望
烟不見原放之所即差脚力連告前烽需雨之處依
式放烟凡賊入境不滿五百人放烟一炬三千人放
兩炬五百騎放三炬三千騎放三炬萬人則放四炬
威健光防海之法又設車駕每駕高一丈二尺上用

木橫下用草蓋以南方無狼烟非把之草大燈不及
故必用多茅草蓋庶隔烟望可見

堡臺



城守之外平野若無墩堡故臺何以隨地為守况西
北諸邊又與敵相犬牙平堡制圍垣宜高大約高二
丈如牌院五尺共二丈八尺圍垣既立數臺宜講臺
宜兩則四擊不礙堡大則臺多堡小則臺小臺宜一
面附垣臺下須設敵樓如人家守家樓之制堡衙一
壕牆為牆於壕之內堡之外臨壕為牆則壕愈深夾

堡為過則堡愈險二地道穴垣為道以通壕牆內人
三聖門以土塞堡門為一垣以連懸灼也堡若如懸
魚挨牌大鎗弓矢礮石衝木火筒大銃亦當多設東
南多崇山峻嶺深溝高壘堡不必多若西北金繫于
臺堡之多一以收保無遺失一以禦敵人之冲兩阻
其來上自山海下至居庸關不過千里陵京咫尺其
他連不同堡分大中小三制一里一小堡二里一中
堡三里一大堡小堡一里中堡二里大堡三里兩勇
約不下三四十萬金一勞永逸費亦不侈也小堡百

人中堡二百人、大堡三百人、以現在遠無及新兵分
布、此然金湯、無事各守信地、有事互相救援、堡之外
步設壕、地臨阱重、積守、雖有百萬之衆、烏能神翅
而飛騰耶。

兵事二十款

太乙

世注用兵、最重運卜、術家合兵、身門六壬
三家、太乙音門、皆謂出于齊之。身門六壬
則范少伯之書、詳哉言之、太乙者、其理皆合于歷家
之說、然太乙言九、即洛書之九也、其曰主客大將泰
將進擊之類、皆因兵而命名、簡而明者、無若廟算詳
而後者、若進自圖、斷以吉、兵者思過半矣、太乙者、紫
微天乙星、南太乙星、乃天帝之神、掌十六神以補人
極王者、恭己奉祠、握兵伐暴、布吳運、唐明太乙在酉
而寧之、箕得一陣、兵出西北、得二必出南、得三必東
北、得四必東、得六必西、得八必西南、得九必北、得九
必東南、吳中無五美者、乃大小將軍無門也、又亦太
乙置陣、舉旗之法、主客、箕得一八者、宜用內陣、而舉
黑旗、箕得三六、宜用直陣、而舉白旗、箕得四六、宜用
銳陣、而舉赤旗、箕得二五、宜用圓陣、而舉黃旗、箕得
六七、宜用方陣、而舉白旗、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
兵、動衆如天目、不在因迫地、司不在掩擊、太乙不在

閒休生三門之下
所謂三門其五將發也
太乙陰家
三百傳于永樂時聚刊
洛陽李人張華所製

奇門遁甲

景祐通甲符應任中景祐時人所著也通甲者何天
干九十天為之首統領諸干要尊至貴其所畏者獨
庚金年故須通匿其中勿使受剋于庚雙乙為甲妹
可以配之使其情有所事丙丁為甲男女可以制之
使其勢不得肆故以乙丙丁為三奇又十干中戌也
庚辛壬癸乙丙丁皆專制用事而甲無事位與六干

同庚甲子同六戌甲戌同六巳甲申同六庚甲午同
六辛甲辰同六壬甲戌同六癸又以六十花甲子在
于九宮起宮為甲子遁一位為甲戌又遁一位為甲
申之類皆有遁甲之義獲麟乙丙丁無異同者亦三
奇之義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九星者天
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_斗天心心天柱天任天英也
九星八門在地盤原有定位如休門天蓬屬坎之類
此一定不移者其在天盤則直符直使所指與地
盤參錯相值而吉凶生焉乙為日奇丙為月奇丁為

星奇三奇者通休開生三門謂之音其門合休一在
坎屬水開六在乾屬金生八在艮屬土即歷家所謂
三白也又八詐門者直符騰蛇太陰六合勾陳朱雀
九地九天是也此直符隨九星直符所指陽則順往
陰則逆轉其中九天九地六合太陰為吉若得奇將
門而又值以四位是為全吉然又有反吟伏吟因
旺相擊刑剋之類不可不察也_{太乙為陽通順布}
_{至為陰通逆布六儀順布三奇二儀逆布三奇}
_{旬也五日一換符順布一月一氣而三旬用也}

六壬

六壬之說更繁于太乙奇門然其法詳于六壬且指
兵占則有軍帳賊兵帳勾玄帳都魯部占法熟于此
可以盡兵法矣首推十課寄居_{中課在市中課在內}
在末庚申位辛戌士癸丑其真_{庚申在末庚申位辛戌士癸丑其真}
正庚申位辛戌士癸丑其真_{庚申在末庚申位辛戌士癸丑其真}
有四月傳_{庚申位辛戌士癸丑其真}
太乙_{庚申位辛戌士癸丑其真}
主_{庚申位辛戌士癸丑其真}
旦暮則分配定位矣宗門九課人式起創一賊克上
竟下曰竟下二此用陽日用陽神此三涉字則日上神

屬用某日以辰上神為用四達先五昂星六伏吟七返吟八則青

九八專見明起例後通五行生旺死絕法兼考各書

而吉凶見矣此外雜占如占神光占謀占刀占鎗倒

占首雜占田螺雖云小技亦少有驗然亦不可盡信也

○選擇
談兵者多南太乙奇門六壬三家並驗應日吉凶辨五

行生剋則選擇亦不可廢也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

日時為見忌冲太歲金神地金將出軍做令本日

起知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從火門出兵天賜此

名子孫為父母報仇勿令金命上將以金日金時金

門必敗言金耗其木日也出軍最忌月逆之日天火

狼藉日凶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亥尾七鳥秋庚子年子為四離二日壬子癸丑四信金

夏秋庚子年子為四離二日壬子癸丑四信金

人禽初傳時禽中傳者禽末傳初傳過去事中傳現

在事末傳未來事又者禽為天禽時禽為地禽凡使

禽須要我禽高強有氣飛泊得地修制者禽乃可并

畢最強算凡次之每宿所值禽有食果愛喜忌山禽

不下水禽不上山夜禽日不出日禽夜不行飛禽

怕增嫩走禽怕刀砧亥子為江湖寅卯為山林丑未

為田園申酉為刀砧辰戌為園田巳午為湯火共有

責人登天門時十二貴神制天罡取時用法嚴樣

法按時依法亦自不耳也

教戰

凡教為陣少者在首長者在後其選則長者前少者

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雄勇者擊

鼓刀柄為前行持稍者次弓箭為行將帥先告士衆

使習見旗指揮之節旗仆則跪旗舉則起習知金

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如刑罰之苦賞賜

之利待五兵之使戰開之倫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

之路大凡講武以示法程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

教手使展伸便利操勢故也次教足使進止合宜往

乘退疾。末教心。使庶務恭順。執事精熟。又教之抵制。令贊哨警。而趨踉趨捷。教之襲來。使果腹結佩。若使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礼。衣食寢卧。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為之制。教戰之法。辨令既審。指搦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他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他。人馬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教兵之平也。

○營地

未行兵之先。凡一應御導。先鋒奇伏。策應俱備。則正兵將發。凡兵止則為營。行則為陣。未立陣。先布營。先擇地。依形勢。高下。平險。水陸。各因地宜。就其西。安。次有營。其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并令東西南北。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今端從此。以後。分衆配營。極易。每一人從橫占地。四步。凡營主各有專司。軍未發前。即布令司兵官。令分頭巡隊。司騎巡視馬驛司。

實檢校兵甲器械。司倉監管兵士糧食。而隊兵排二。隊百人。共握一井。每軍各帶糧井。境若具。候下營時。隊長即督各兵。起土造飯。煮米。不百遠。薪水。營海。營相去一箭之遠。以便起行。清泊。不致相碍。

○步伐

周礼小司徒會萬民卒伍。而國之以五人為五。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軍將命卿師帥。中大夫旅帥。下大夫軍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一軍二府六吏。皆十五人。其後皆

仲內政。雖稍疎。其實皆起于伍。後世相傳。司馬法以伍人為伍。孔明八人為伍。誤矣。孔明四正。加中為五。四奇。所以制勝。備陣。隊伏。翼者。孔明八陣。每方八個。伍八方。為八八六十四伍。李靖六陣。每方八個。伍合六陣。為六八四十八伍也。自古及今。未嘗有外于宋。伍我朝。唯王驥立伍之法。淺近而明。不立巧異名色。或少保。以把伍。哨。哨。統領。旗。統領。隊。統領。兵。亦不甚明。遇意到頭。是因周礼任法。為便。惟四兩為卒。脫離伍位。今以本朝官制。泰定五人。立一伍長。付與五伍二。

十五人立一隊長一隊五十人立一哨長五隊一百二十五人立一百統領二百統領二百五十人立一把統領五百統領一千二百五十人立一千統領二千統領二千五百人立一千統領五千統領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以都司泰將統之遊擊專統遊兵自伍長以上旗幟各分大小五方五色旗有長短大小不同每五人一大兵挑行李司炊爨隊長馬夫一名認旗一名哨長馬夫一名認旗家丁一名百後高指一名執銃手一名掌旗一名鼓手二名吹羅二名喇叭一名牌役一名

旗一名大旗人一名塘報二名巡視旗二名傳事一人書記一名醫生一名馬夫一名把後千後守備泰進加係探旗牌役手前旗門旗水匠鐵匠軍宰從步所役薪米俱听大將預定各營分派已定先照偏伍毋或二傳先請大將印鈴一收大將一發本管官收訖各官兵俱用保信直書年等號實以防巡換移替凡兵所執器械遠近之無用兵今定伍長一位止批小旗一面腰刀一口計砂神烟一包在前一位長後第一名或大牌或圓藤牌亦用腰刀一口藤牌一箇

第二名弓矢弩箭第三名獵虎營修葺火箱教技四名長槍魚火銃砲五名號砲短槍魚火噴筒二伍仍批小旗一面腰刀一口神烟砂在前伍長後第一名執旗牌與竹皮或藤或長或圓腰刀一口藤箭一箇第二名或飛槍鏢槍魚火妖火石檣第三名因少林提利劍刺魚火禽火獸第四名流星袖箭魚火旗大礮第五名因神水一箇火器械一件上暗藏火箭砲危險較近有一中大約每兵以輕重相勻每人必批火器一件小刀一口便利人取首級其餘各兵

認一件以爲制勝之具以二伍定處各項器械分蓋矣
騎兵

步兵有伍騎兵凡軍中每十兵二騎要能承伍惟各參連千把哨隊及偵捕塘報等有騎每一騎一夫十騎一獸譬如他國騎戰則亦照步乘伍馬兵其步不同必選平日善騎年力壯健能射能使馬上器械者方可大約步以騎在騎以步後未可偏廢也其法曰凡我馬必安其鞍所道其水草節其飽飢寒則溫厲夏則涼無剋制毛鬣皆烙印蹄戰其耳目毋令驚駭

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操營勒御
必令全好之他報稱武往征要云馬雖平安亦可每
日騎習使之慣熟語令全鼓騎色進止回軍轉陣遇
敵之法馬格有五等善走駐坡薦演者名曰跳蕩馬
聚為一軍可衝受敵陣進逐戰寇探敵入馬捉生因
之有精神性又善馳驟名曰哨馬聚為一軍可
充奔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有見厚馬動而不
嘶鳴馴良者為一軍敵者相近可使夜到營寨使敵
賊寇偷渡亂營間也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速走者
為一軍可使作駐隊巡按步兵使弓弩相射賊裏有
不此數等齊諸色類者其聚馬世為一軍臨時修諸
雜伎馬之鞍轡前後稍高難之雁翅者監而後手攢
圓立中立不偏底頭難易入敵馬上鞵固軟皮上繫
皮帶此今人教回泥靴相類而不用釘邪

車兵

車兵共騎兵束任同進時先排千把百保車正隊長
亦同騎兵創必須伶俐知事者胆大有主張者一名
側立護車正將眾車中取三十二名前車中車上下

曾任受苦挑擔耕鋤得全方之徒亡人為車兵專管
推車又有方而稍伶俐者一人為舵工若伶俐牌低
運填又擇年少伶俐者二人為大箭手又選伶俐有
膽力者四人為高舵手又選年紀中大謹慎者六人
為佛狼机手此車上之兵也如以馬兵為殺手則不
用選殺手如仍備殺手一技則再選有胆每漢一名
為隊長隊內有殺氣少年二人為圓牌手力健者有
神氣骨剛自稱二人為長刀手又如此一人更加粗
金有力者二人為大斧手身長壯長二人為肥手又
犬兵一人逐船選過即挨運填查一車完即給方色
如式認牌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務令車正領在官所
照圖擺成行伍坐定一把儀者得完放出各車正將
圖用水牌粘懸車上備查以罷量束一將下完定
示日子教場領車伶器听演習派宗成司哨明白至
期各照所派車上去案各為信地尺寸惟移凡車兵
不用盛甲惟車正用盛甲各車能又專管車兵而車
正亦得兼管其佛狼机手為銳手俱听車正專管殺
手一隊听隊長管而車正亦得兼管二十人為一車

一車為一字三字用百鎗為一局四局一把鎗為一
司四司一千鎗為一部二部將官一員是為一哨多
多做此

舟兵

水兵之制惟戚少保稍具條目不詳大約亦是伍法
伍紅中各以一舟樹五方旗幟為弓大旗用黑
排紅勢中軍五舟在內前後左右各二位共一營左
右三哨各五舟二營左右四哨各五舟並非從步伍
中來子凡紅一隻捕盜一名舟之格紅二一名舟之

舵手一名舟官校正勝手一名舟官校備使
攻守下旋手一名頭司攻手勝手一名舟官校備使
鐵斗手二名頭司上斗用幫神器手四名舟官校備使
神飛字號手一名舟官校備使司哨令及守船內二
名頭司守手舟官校備使八隊每隊一長一名共十名
共八十八名隊長同一隊內攻守皆兵用命賊近尋
發火桶平時皆兵習整齊治軍火器械隊之多寡相紅
相地損益之

演射

凡戰戰必演其術演義首先射凡射矢量共弓弓

量力力應如容每作色和之既休調氣息一其心
志視之指武故曰莫急弓軟眼當自速莫急刀急
當引之但力勝弓引則容親和容無不中故始要射
必先容持滿須能制弓弓定其後乃射之也其
必始于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三百發
百中乃為術成矣或升的高山或置的深谷或或衝
使共的縱橫前却不失所準乃可射會共救凡弓患
左傾右患直傾順患旁引頭患脚墜患身患出患
後傾此射法骨休之病也身前疎為極方騰額衝
此皆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術無名指堂小指中
指大指頭當強立立中國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整
句之此北邊之法也北法力小利于馬上漢法力多
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頭指間世人皆以中指末段
強則置前曲又傷其羽但令指面隨強立立即脫而
易中大致遠乃通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秘之北
法不使大指逆頭指亦為妙耳大指欲使能哥入
挽死後當四指本節平大指使能鐵却大頭指使
不碰則和者多射之法有四字四指滿端還盡

之矣馬箭之法有三曰分踪對蹤抹蹤並分蹤花巧對蹤偏手向左提使象數射二致在右時讓馬以應副之手善騎射者習者左右手可也教射之法多利記

演弩

北人騎射漢人種弩前代名將如漢耿恭虞細唐李靖郭子儀宋吳玠劉錡宋澤華用種弩以破羌戎此不可勝數而漢且有置種弩將軍之名宋始有神臂弓之制蓋射致及遠者險守隘莫利于弩弓之力小弩之力大弓就可接弩則應弦而發隨响隨到耳有

踰張弩伺機弩腰間弩三弓床弩三弓弩富弩連發伏弩接應弩又有排萬弩射戎弩其制不一點弩不及遠特以制敵之騎射為使我朝劉莊家大和以神臂弩架敵能發數百步之遠考其制果精妙傳以帝業無不立斃敵而用之誠利器也但近日火器又速手弩執虎工力少者

演劍

唐劍和習者眼法擊法格法刺法沈法有單舞法有雙舞法倭之劍練鋼極精而武藝與苗弩羌哥比肩詩

云長箭軟手快馬輕刀則劍利雖而不利重可知矣擊法有五曰豹頭學跨左擊跨右擊左擊翼右擊刺法有五曰逆鱗刺坦腹刺沒明刺左夾刺右夾刺格法有三華岳格旋風格柳車格洗法有三曰虎頭洗佛六洗騰蛇洗劍訣歌云電擊昆吾晃太陽一升一降把身藏左右手一劍一劍擺頭進步風雷响滾手連環上下左右手一劍一劍左右各一劍收劍左進右龍沒探爪縮進兩劍用左手十字右行單鳳獨朝陽進左手一劍地各一劍左右手各一差右撒花並項遞前後六劍面手一兩轉步兩劍作勢

演刀

馬步之中用此方蝴蝶沒飛射太陽石是進步右手進步左手一劍一劍梨花袖舞把身藏連二步上鳳凰浪翅乾坤少進右手轉身張兩手仍相見左手一劍右探路連肩臂面旁進步滿空飛白雲劍先右手一回身野馬去思鄉右手探腰一劍右手探腰一劍探腰一劍探腰一劍右手探腰一劍右手探腰一劍右手探腰一劍右手探腰一劍

伏虎打我頭部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若被他揪
捧走了著身一抹刀他若一水平鑄來扎我却以石
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倏一亮亮來斫我却回以
石手監住右手斫席口他若使一單提來打我膝不
拘左右以手監住一抹刀他若使老僧拖杖掃我脚
以左監住右手一抹刀若揪捧走了就割席口他若
使一橫龍鎗來扎我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
使一仙人教化來戰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
使一老鸛啣食來斫我脚以刀十字架住一刀就斫

演 鏡

手無陳之行陣又罵不同法款蘭立軟疎非蘭士以
解亂紛紛非疎各以捆綁進退左右必位以親兵相
衛習法八母搶起手你刺我：捆搶你扎我脚我頭
搶你上扎我提搶你搶起我纏捆下你扎我：拿搶
一合先有圈搶為母後有封圍捉掣梨花擺頭救護
要咽喉把門外把門肉賺豆花搶名曰秦王磨旗二
合先有纏搶後有捆傍世龍占持黑龍入洞掣搶救
護閃賺花搶上名曰鳳點頭三合先有穿指後有穿
袖鷄子扑鷄鷄救護閃賺四花搶四面足傍法名曰

箭來如線指人頭扎人面高低遠近却看見槍是伏
膝傾先扎手和脚疾上又如疾扎子還嫌這槍有三
大疾一立身不正二當扎不扎三三尖不照必上照
裏尖中照槍尖下照脚尖你槍答我槍替你槍不
我槍扎來得緊去得硬不避不躲是個空法法頗煩
惟用封閉捉拿上擱下擱六槍封閉替拿有大門小
門止此已足用矣

統紀

統紀自有倭時始用在國學楚蜀漢然上著者而制者

同六軍中最利也兵法五兵五當長以殺短以
殺長短兵種類甚多此一種可擊可禦無分而用
若中棒太長而橫太短則不能加於賊器若中棒與
橫股齊不能保刺故中棒心高二寸且而股平三寸
以禦大計八寸八寸抗於敵此器之兵二名共
恰火箭三十枝賊逃則照箭而追之近則棄箭而用
水器萬全之計也習法把刀入我四角我四下不
相粘後手起高教扇身中擱大棒丁字步他起高
我就趕上刺扇身中擱殺要殺出中擱他直打下

我將把袖大門起上壓落必我用提步勿使他起着

藤牌

古者圓長二色生衛而不生利用木加革其重而不
利以藤為牌出自南方雖不能禦銃子矢石槍刀皆
可敵可代甲冑之用每兵執一牌腰刀一把劍刀
手挽一手執藤牌一枝杖長我短持定無隙將藤御
去毋論中否彼必應我急取刀在手隨時護入一入
槍身內則槍為棄物我必勝彼矣但藤牌盾身不及
取刀此為大病牌無縫能禦而不防殺將欲進步故

彼起疎勿輕發即岳武穆常牌藤扎刀之制令軍士
低頭足砍馬足以砍兀術指子馬是也出入陣中進
退便宜且衛且殺南方通用利器製難稱其置子行
伍功健狼兔之微蓋恃其勢禦獲于上方能寬下哭
進因格之端藉利于出入故也

○狼筈

此器形體重滑轉捷難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殊
不知此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當持力大能勝
此竹勿為物之所使然後以牌盾伍下以長槍夾

其左右鏡犯大刀操翼子後夫先鋒緊而不能鼓非
有鋒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夫中用此也後路我白及
相後心拳胆怕他器單薄不見可恃雖平日十分精
習臨時強壯失措惟免則技指繁盛過敵一身者餘
眼前可恃足以壯胆應敵人致站定以賊用大計則
只將有術往先過疎展來不與開只將第三四枝者
齊斜立送于大破面上諒着晃狗所墮重不能舉即
以我長槍戮去此必破之方先後要重手執于中
要前後相協寧重後毋重前附枝款則刀不能斷居
深則久持不能入故人胆大因列于前乃南方利器
晃竹浙南不為兩廣浙則用晃竹而應用新竹

演棍

兵法有奇正有虛實度象慕強弱之勢決高下營造
之機藏前後左右之局審彼己主客之形有長而進
短有短而見長有時而動凡天有吸而靜凡地能陰能
陽能蓄能剛可攻可守可縱可橫今少林棍法大類
是焉以上中下四平等皆共兵法以正合乎倒地戰
倒拉鞭等皆非兵法以奇勝乎分門定戶何有定也

虛餘詐敗何大虛也鉄牛耕地非以剛摧挽與乃肉
賊穿提則者制則美敵雁出岸非以帶取提與乃連
岸二個則以連待帶美高格袖臂華山非以高為勇
與乃極地錦蛇去風則藏用于下美出手為陽收
手為陰提因外為陽今圖裏為陰夫非兵法中陰陽
剋制之義乎若長技短用則有一提金箭擲墮鎖石
鎗馬短技長用則有單手劍鎗刀出鞘風掃殘雲馬
倒操手則有臂山臂雲換陰手則有鎖扇換彩馬又
或左右互為前後中更或提其根或握其中心或指後

攻前或擊左破右或以寡敵衆以弱勝強彼認北而
我則打彼認打而我則北彼靜我亂彼忙我緩彼
之中着之內圖圖裏裏裏裏舒吳條乃奇奇中今人
莫當隨機應變使彼已測身法眼法袖臂騰定手法
足法收放自如此謂棍法合兵法也小夜叉少林棍
法也夜叉云者以釋氏羅刹夜叉之稱其神通廣大
降伏其心即可名教護法釋氏又以克為迦山夜叉
此即此意也德訣歌云陰陽要帶向手要立前脚要
連前天下無敵

演拳

拳法活動手足慣動肢體未初學入藝之內學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腳法輕圓進退得宜手可飛騰而巧妙也顧者倒轉而攻猛也披臂橫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攻柔也知當斜內俗云拳打不知走退當不及掩耳所遇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古今拳家宋太祖三十二勢長拳六步拳羅拳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景探馬入內番十二短打呂紅入下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手跌張之跌張怕張之打亦皆有名若以各家拳法並而用之此常山蛇法上下周全無有不勝矣大抵此家無不盡心活動去手也

分布十二款正兵未行必與華兵商議先選訓練快

就道改集
分布十條

幕六

古者行軍必有幃帳之士或精占候或通太乙奇門六壬或熟地形或知兵法或善布陣或善審軍中氣色或能揣知敵情或能臨陣觀變制勝或能飛砂走石此其術以及一切數射教打教火藥造車工匠醫士術數鷄鳴狗盜偷兒竄特設一營分起上中下三幕居上幕者特以上賓或苦天文地理兵法為當以師礼事之款有諸焉則就之已尚伊尹張良李泌謝安李衛公夫人皆是豈齊桓晉文之所能度心就之若父尊之若師加誥上位者頂礼跪而請教于視帳之中而後愉悃恍于我他如朱亥專諸則斬霸破輩幃帳中只須多收數人以防不虞可也

說使

古人論士以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居首子貢聖內高弟以出使顯于春秋蘇秦張儀傷易權機遊列國探候王之心而說通始行為文曰權心之法

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任傳子史計議成敗
澤而邪說包而羅之澄其心淨其志同人之心情有
所愛惡去就欲後而攻之陰陽而陽勝必虛往而實
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卜必察其容听其声
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只應必出既得其心及
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睽而漆之毋使反覆為
養由之操弓逐蠹之挾矢無不中其制人之術在避
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已所長敵已所短好言道德者
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以微權禦之好談法律者

以權術挫之必非其始合其終挫其牙落其角無使
出吾之右徐以履帛言之憂吾其心使神不得為心
之主良生女宋富貴其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也憂
忌窮賤苦辱刑戮誅罰言也此皆言言諛言則悲
與賤此言諛慶則悅將其心迎其意或慶或吊以歡
其志情變于內形見于外常因所見而現其所隱而
測測隱探心之法也

卿導

凡行兵必有卿導渡險則有毋伏之處涉川則有壅

決之憂盡行則有累乘之阻夜止則有居懸之繞親
舍必就薪草畜牧必依舊羊一事不備自投于死安
得勝敵故即救國之山川即年可以設險步茂草蒲
常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卒乘之衆
寡器甲之堅危必悉知之可以料敵則卿導屬可無
也假于近山之處敵兵在前步兵執旗立于山上以
待後面兵來立營合馬兵先馳圍即振旗十塘保根
無警其步兵即向山立營山形曲屬水即執旗
山形直屬水即執旗山形尖尖力執旗山形下
紅旗山形圓屬金旗白旗後面兵來照形下營

卿導或用倖僥或用土人諷誘奸偽為其誘說必在
營中色察其情察驗數人之言要曲相合乃可用
使多厚以領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者指之出
處察防其貳也然不必素善舊用之士但能諸惡行
途亦不必土著也必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暗當
視北辰及候中星為正若過天星暗星夜色暝黑又
不能辨方向則多縱老馬前行令撒道路或用指南
針及指南面以辨方向

先鋒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行兵前軍統統後軍統統隨御導而行先正兵而後步必有先鋒先鋒與選鋒者則選鋒乃箇選鋒銳凡遊奕跳盪而翼兼應皆用選鋒若先鋒必須熟於御導深具是胆步方可先之以平地則借車馬悍敵山行則多倚騎手持鐵牌竹牌生牛皮牌湏人執火藥遠器以警警怖狼机鳥銃三眼四眼火銃鞋便可以射遠此五須入陣以摧先鋒況先鋒頭陣一敗不能援振即撲地而死晉劉琨之洪萬佩等以驍勇應謝玄募領精銳為前鋒

百戰百勝隋楊素每討陣先令一二百人先取陷陣者不陷陣者還而斬之李嗣業脫衣立陣前執長刀大呼當先人馬辟易白孝德將士喊喊時方戰而操擊劉龍仙斬其首攜而歸皆以先鋒取勝也

塘報

凡塘報每隊選一人須選捷步善騎者以一步兵同一馬兵每營計十塘自一塘倒塔上前行凡敵情我情預知報于進戰至于塘報得實我兵無誤有功或免敵進戰塘報之人各准新首級一顆之功酬之賜賞

特加于象山谷結營如噴珠而出步小相連以便更番迭戰凡御導所傳情實及先鋒勝敗或我兵暗道偷兒探報悉俱塘報傳知又設本營傳事者通報一切內外大小事情一日運軍每隊用一人執小藍旗巡緝運動脈血脈流通進正有度矣

翼兵

先鋒既前行正兵居中翼無精兵佐之摩就人之無手焉之無翅是謂孤注如正兵一千左右翼各二百雖中一二里左冲右突任大將指揮或正兵不用全用而翼成功或正兵方戰而翼佐之益助其勢或正兵戰久而疲而翼應之稍續其氣或左右中用其一或左右夾攻或夾裏合擊或從背反擊其功匪小韓信將兵三十萬擊項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夫擊敗明懷下秦王世民與屈突通夾擊王世充郭正儀與葉護夾攻敗家進收長安飛渡楊存中夾攻李成德八千人從來翼兵成功者不火翼兵亦須令大將領之或不約而同或一呼即至東如風雨聚如雷霆令人應接不暇賊眾莫知所以禦之

○奇兵

兵法曰正兵受命于君奇兵受命于將又曰以正合以奇勝四奇傳命于八正八正取票于四奇天地風雲屬四正龍虎為蛇為四奇又步為正騎為奇堂正為正伏埋詭詐為奇又以八陣為正二十四遊軍為奇直臨陣割勝全繫于奇是以孫奇為五陣之體中間奇零握奇陣也諸葛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以一正向一奇太白金徑四方為正四隅為奇李靖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中流居前為正馬軍跳邊為奇又曰以正為奇以奇為正歷考古今太公以五行為正三才為奇周公三軍為正游列親戎馬奇要棋為陣士卒為正車馬砲為奇韓信右中後為正蒯聶為奇曹孫先出合戰為正後出奇繫為奇大約行則奇兵居先止則奇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身如取其用不窮至于出奇之妙亦機之達木蓄之汲自及今未有不以奇取勝者軍中宜特設一大將令一二智謀奇掌奇兵營典上將相應臨陣設奇御牧而進以為萬全必勝之策可也

遊兵

兵法以六十四軍合六十四卦以二十四遊兵合二十四義則遊軍所繫非坐可知也風后握奇二十四奇兵遊于八八之外外而末始不四初握機二十四奇兵遊于五五之中內而末始不外現每陣必數遊兵環繞如却月之形此與募兵奇兵不同遊軍自有額數必不可少一曰遊奕一曰跳邊一以巡哨獲術便戰野得以攻取使駐隊得以安閒一以衝突遊擊使敵人無所掩襲我軍進止自由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為援此擊遊將軍之事也

輜重

即行報從軍事所先藏健先每旅一大陣劉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載八頭車上用偏箱車遠視如城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機養者八人頭拽車驛內以六人為管即机二架每架三人以大棒手二人臨陣為掌收拾驛頭車正二名奇司進止舵工一名專協留後奇兵一隊長一名為號手八名

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銃砲火兵一名專管各隊飯食此等兵一隊專管整軍每車載米豆煤炊一十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計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營千總二員分管北德四員各營二十輛百保一十六員各管五輛中軍元戎該三輛各營二頭共計驛夫六百四十六名車匠八十名船工八十名元戎該中三輛每輛兵十名共三十名奇兵隊長八十名親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大小將官二百五十四員名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煤炊三石七斗五升黑炭六石二斗五升共米二百石煤炒三百石黑炭五百石此製雖欲然船重車輕大多恐為波所載不若于各附近城市築堡四散安插用多真私藏地後事行隨取即有一二日無市鎮者令火兵各載米柴火許馬上火帶留豆火許各兵人帶于糧可備三五日之用古人有粟三日糧五日糧刻期取揚就為不便

策應

凡行兵有前軍有後軍前所以備衝鋒後所以備策應後軍一名殿軍此在遊軍之外到巡撫時藉兵堅甲利刃或造一二小營如前軍已勝合併而前且倒賊營真賊家如賊伏旁擊或從背而攻或我師不利後共得探旗報實信報脫而進出其不虞奏効最捷近來有長驅直入勝負未決時軍名救兵不至以屢獲兵敗將是可鑒也

市營

凡兵止則為營行則為陣米立陣先布營營先擇地依形勢高下平險水陸各因地宜就其所安次有營美下營之時見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並合東西南北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家肥營樞易每一人從橫占地四步凡營主有一專司軍水發前即布令司兵官令分頭巡隊司騎巡視馬驛司曹檢校兵甲器仗司倉監管兵士糧食兩隊共據二副百人共據一井海軍各帶糧井糧樣器具候下營時隊長即督各兵起土造版樵採不可遠去水營每營相去

箭之速以便起行澆泊不致相礙 此段與當地篇同

行兵二十款

○軍祭

其祀除地為壇用太牢以祠黃帝軒轅氏其牙神森
神祠以少牢其幣牙以白素以皂用剛日祠之于壇
統以青旄葵以纁幕厥師兩師為師其幕獻亦用牲
牢酒脯香幣祝文曰惟某年月自將帥其官某謹致
祭于某神凶党首難于汜乱常尋流生民惡在不敬
受命徂徂恭行天討殄寇克敷繫神是助尚享三軍
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祀較祭軍以車禱之而
過謂之祀戰事在道路凡過名山大川百神祠廟皆
遣官以酒脯祭告

軍誓

書之所記三代令生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而以
申飭有家誓士心為戰陣之首也今出師凡將登
及戰主帥當臨士眾明白誓言感激家忘然後起行
誓曰大將某官告尔三軍將校士卒謀听予令今我
衆不服侵犯疆界執我邊藩害我穠事毒流于民尤
重授我斧肅將天誅尔尚乃一心力銳乃戈矛共殲

大憝有逆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蒙不用命有顯戮免賊家服勸王事母干典刑國有火征討倣漢詔伐匈奴罪致討又倣唐德宗罪已之詔布告天下使薄海內外共起義兵以勦叛賊可也

選擇既定已將發行出事情道亦為首務凡大將擎
節旗鼓擺列于前非為美觀蓋無事日軍行則為大
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之間有事印為分扎營
壘之用立表之須一閱旂頭文化立成安堂定亞各
省趙附應用旂牌八數軍令牌四面可用四人大門
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單
擺龍虎旗五面王方擺五方五面一字擺用人十五
名自旗十面每面一名五方高：正副十面用人二
十名坐轟一萬馬八五名護義親兵二十五名押旗
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營即散營內督察
監事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金鼓二副鉦二牌鉦二
呼囉四喇叭四鼓十二笛二板二個葉八共用吹鼓
手三十八名每五方旗招一面後護旗各精兵五方

共十層用兵五十名大將馬前令牌三面官三員長
短兵每排五名五層通一隊二十五名馬後令字小
旗牌背拖一十二面用馬十二匹親信胆勇員後執
之每四人一層分三層出听督遺落令押後兵二十
五名各用長短器

凡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千糧鞋履器械一俱足听令而行不可預知所往以至泄漏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邊喇叭响收拾軍裝第二邊响整隊排立第三邊响先令鄉導及遊兵前引隊伍不許停擺隔斷軍行尚靜悉靜則有序雖以鼓行金止又不得煩叩金鼓只緣旗舉則只行按則止伏大將居中不動四方有賊大將舉方色旗應之鼓旗招則前進立則止却便則回遊兵亦特五色旗以告大將或旗徑過城堡不許盤擾止宿必依隊伍過山戒設伏又防敵人之伏平地防竄遇橋樑先以重物試之渡水必須備舡筏如無用大索數條擊兩岸橋樑上令水手攀索過水方令各隊將

刀鎗器械每十條二十條爲一束或近堡處掛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或用葫蘆羊皮澤脫皮疊渡人馬防賊上流壘次過坑穴每軍把一本概子及薪蒿填之立渡峭壁峻壁則以梯爲序其壁過泥塗用草木鋪道上干土鋪之要防簷刺賊兵守要害周飛神砲神弩勒兵破其囤厄軍中散載糧草並在路中心行而下申隊遞掩寇巢未知探捕避其鋒後去則邀擊之騎軍戡其外下得負重步軍帶物不過半斤

凡一軍萬二千五百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
年七石二斗一軍日支一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
一年九萬石鹽人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
升八升一軍一日六石一月一百七十八石五斗一
年一千三百五十石馬日給米一升馬鹽日支三合
馬一日支糞二圈一月六十圈人一年支絹布一十
二疋絹七萬五千疋布六萬五千疋每出軍攜以牛
酒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羊一口分十二節六百
二十五口牛肉代羊一人二斤二萬五千斤每一斗

題作二十斤麵一百五十石饅頭一人一枚一萬二
千五百枚饅頭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菜一
人五十兩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兩是值三人一合
四石一斗六升甯人半合六石二斗五升甯每人一
合一十二石五斗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薑十人一
而七十八斤零一兩葱三人一兩三百九十六斤零
四面隨是率例大鼓投鼓腰鼓笛板鐵牌等費銀角
鹹投石起距若源入敵境人持干粮二斗可用數旬
米一石九蒸九晒可得二斗每食一大合一人可在
十日益三升以水和入鍋啣口中可止渴葫芦竹筒
可以盛水運兵遠行則有廣餅歌餅麵饅頭餅米能
悉載

○下營

凡兵師之營，擬于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乱取山川地形，使利水革隨其陰陽，遇平則方，剝圍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水路則迂，屈置營，先計人數，列營，或重或輕，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歩，使隊間容隊，寧使剝隊，不得失隊，立表十二辰，立折長二丈八

尺廣子午卯酉地勿令斜以朱雀旗立午地白虎
旗立酉地玄武旗立子地青龍旗立卯地指揮旗立
中央然收汲飲不得出表外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
進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各令嚴密待伏一舉發兵
法待當營幕罷罷方可立隊擇伏各于本隊下安置
若有警急隨方得禦其馬軍下營訖听候營進上其
馬合庫收放下營土地寬平即布大石陣如在賊境
即須穿狹其營四角便圓：則易守古制一軍一萬
二千五百人今加四千五百人為奇伏非正門不得
輒出入營地下居大谷之口穴山之端墓塚之旁桑
金柳蓬之地不居山林草木叢密之地不居江河溪
澗灣曲之地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不居惡客之
地如黃名祗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
里兵馬下營訖營幕當四司官與兵官及左右各
分頭巡隊查兵士司騎及佐視馬驛司曹及佐
檢校兵甲器仗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十隊夫探
一井兩隊共掘一圓下營近敵境使軍士防毒

暫駐營

凡軍不久駐可立鎗為營諸頭同聚令均黃各據鼓
各著本鎗鼓聲絕刺鎗罷兵士更不得出白旗便斷
烟火營外置舖其外更着一人伏听營外有警當
不得高聲散鎗傳遇四面即知有警預作提防又有
擬鎗營其鎗如鴉巢檉幕外七尺檉鎗之外進土塚
一重鎗去幕七尺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
着衣甲中馬在旁橫到車營法每五十步一乘百步
取一乘作戰車：中出戰隊其車中營及外營橫排
牛在營中拒馬鎗在外仍連車轅為左右廂和門凡
立拒馬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平列棚去前槍城五
步布置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中固矣後營所以攔
馬若入敵境留株不恰即須尋水草收放每人給攔
馬索一條入夜則為巡營以鼓響為日行軍三十
言行五十五鼓起程晨已時即扎營止若不近賊郭
一二箇時即掘一小土壕預備嚴密如見有水
泉則防有毒若無水要必立地督率眾兵即掘一井
恐防賊圍或各兵自用竹筒帶水收飲或有警急即
取干糧充飢而行

大駐營

軍久駐欲崇為營其密排不通人其間釘板仍着土墜之其車橫排須勾急疾務事便可為城若久駐營中置一壁半據據營外凡據據立牆則由從取定其壕底闊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其土向裡拍作土所高四尺五寸全窠勾至牆端裡而削平其上通久行壕門徑微即塔施得倦急疾拆去雪界二十步置一戰梯以門扇及他板木排造壕若外掘酒馬坑一重闊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枝大頭入

火今堅近據布練城一重闊二十五步每城營凡起土練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牆高四尺闊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梯五十步置從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梯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八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據壕一重其外濶五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練城一重練外陷馬坑一重木柵因數逼急不及替城要或因山河險勢多萬火土不任板弩力連木為柵方圓高下隨事原理木根重復得使其缺肉重短為

闊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據壕一重闊二丈深二丈木柵裡每百步置戰梯一具中置望梯以探遠望

夜營

凡軍營下定于營外去幕二十步到隊仗如臨陣對駐法晝夜嚴警隊官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匹并鞍勒放飼給有警馳告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于當軍日向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拾餘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着鼓典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呼以驚賊後未得執使必獲免捷凡事營下空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造作更番頭每面四人每人一頭馬五騎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或令馬軍至一更將舉火相應賊見火号不敢偷營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炬五條乾草一束仍令火種若有警每鋪並相傳報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起時聽伺如夜間教營馬嘶則謀偷夜出攻掠之類又選聽耳少膽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貓

度為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南西北皆响聞其
中夜中暗号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夜隨意注四
字或天地或風雲上一字天字風字是坐唱下一字
地字雲字是行卷及夜巡時主者唱某字巡者即答
某字如唱答不相同即是奸細根大情虛分

行軍

大將既發命于君與師動衆遵吉日鑿內門而出長
驅十萬之師張設櫺連什物軍需之類深入敵境紛
伍難審事有萬端不可不明然所最要者軍行之法

試舉言之其法先以右虞侯馬軍為首次左虞侯步
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
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侯馬軍次左虞侯
步軍其行每遇高臺即令三五騎登高四顧以候不
和餘軍准此候望右虞侯既先發平安營踏行道踏
檢行水草左虞侯則押後收拾行途排比隊伍整齊
軍次使不交錯若軍回入先左虞侯馬軍次左虞侯
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准前却轉其
虞侯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若道狹不可並行遂即一

戰鋒隊為首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次
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通平川間可將並行宜作統行
法其法每統戰鋒鋒居前而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
隊並行次之鋒後准此若更堪奔逐行若每統五隊
橫列奇行統後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數二百五十
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隊為戰隊第三
隊為奇伏隊第四隊五隊為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
人其下等五十人為櫛重隊別着隊頭一人副隊頭
一人擬戰日押櫛重通為戶後若兵數更多皆做此
類如軍行賊境須為三才陣而行進賊立即成陣
鋒在外櫛重為內三才入所謂餘引有虞侯有備
此軍行之大畧也

計戰

兵者謀道也說可使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
近之間其術有六夫將取敵者于未而攻不意卒之
以必取潛後而得出口俾敵知之此為能守必後陰
以兵卒擊之其術一也而臨之境界于既開大整
不可卒濟即駐兵無聲擊林樹木磨為舟航示以必

濟夜除令精兵衛牧于他處焚茂而復擊沿溪之中
使彼衆亂大兵從而隨之其術二也如兵之地極新
他之路大軍側回以扼救救則馬始以爲然所備必
使即險介輕捷者同進以懸梯竹索挂債以垂
出若不意我即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而陣相向
執人故操挑我勿即應久之則徐一引退救未薄陣
且動即至出矣即知其心後軍爲之從之其術四
也文戰既酣隨以奇兵左右襲自降後而四出
使外潰而內蹙其術五也敵戰時于大降後以

精兵伏之不把旗鼓弓箭惟以強弩劍捕戈鋌而由
後有陣大旗七紐則麾前鋒令後伏兵先出
擊之復度前陣而後兵隨過其後以之稍動則扑
其術六也皆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
之謀也孫子曰知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不戰

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秘有戰則有敗
不戰則無敗兵非不事大戰也戰則勝負勢均失
兵是事也戰死遁也勝負可听于自然即夫國勝負

信人者可誘而謀食而忽暴者可貨而賒輕更而輕
者可勞而四上言而驕下貪而急者可離而卿凡兩
軍相望而莫不知其將者管令嚴而勇將各料銳
之衆犯而挑之現敵之衆一坐一起其攻以理其退
此倖而不死見利倖而不知此智也勿擾與戰若
其衆啗而族紛紛其卒自行自止其死或就或逃
其退北急不及見利急不得此愚也雖衆可敗又
若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時之謀也何以能之
曰彼主馬驍騰反示我以贏知陣伍齊整反示我以

不戰見小利倖為不敢知我奇兵誘我以奔死而
廣佈而外為弛慢頻使謀者以此忠告或執使以相
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滅軍合營則健獲非得地
而不舍非金兵而不使以多舉必使處勢以奉
知必俟日暮如此則兵多銳伏將有深即須由為
防備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是也

察敵形

兵法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者欲人之

于死生之場者謂之戰如其必勝而戰者謂之謀伐
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為次下故
齊人之得舒不曰戰而曰取魯人之于蔡不曰戰而
曰入齊人之于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于安邑不
曰戰而曰繫曹公之于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戰
也夫邀整之機擊堂心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
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事
也以將帥之事而貴士卒卒固不可況以士卒之事而
貴將帥乎今之將帥所以動深改鉅者皆專學戰而

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國
雖大好戰必止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善之善
捨是之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鬪有不
得已而鬪者也欲望嚴飭諸軍將帥招致謀夫策士
講夫不戰之法若夫聞智角力于勝負未分之地吾
所不取也

○料敵將

夫因敵治我交而未合不以寒決事必先探其將
之能而後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故其將愚而

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聚木動者來也聚眾多障者
戰也鳥起者伏也獸聚者要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遠者樵採也少而往來
者營軍也詳平而益傷者進也鋒強而遲絕者退也
輕騎先出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之而
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扶而止者飢也汲而
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
者恐也軍拔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恐者休
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鉞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諒：余：往與入言者失策也救者官也屢司者
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情之至也夫委謝者欲
休息也起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聲重而言甘誘我也兵非
貴也足以併力料敵取勝而已若不慮而易敵者必
擒于人也夫之扣謂用兵之法大要在審察敵人其
形之變十有五見賄可擊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各之
可擊不戒可擊不順可擊動勞可擊將離可擊長路
可擊擾亂可擊不暇可擊饑渴可擊險路可擊驚怖

可擊不定可擊皆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不能
為計也吳起曰其退退多疑其家無備可擊而之士
其將而有歸心容易因隙可要而擊進道退道
均可乘而進道退道均可避而擊居軍下而水
水無所避而致至可潛而居軍竟澤草盡曲處
可熱而此停久不移將急士懈可潛而擊日暮道遠
士疲勞倦飢寒及食解馬而息可乘而居此八者不
可不察也凡故人有不下而與戰不占而避之教人
夫疾風又烈則冰濟水不凍堪一也盛夏炎暑早

止晏止士卒飢渴陷于敗退二也師既淹久糧食無
備百姓怨嗟欲移教起上不能此下無其準前攻失
序言多高虛三也軍資既竭新習又寡天多陰雨欲
掠無所四也徒軍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疲瘁四皆莫
至五也稍薄更難士卒不固三軍散野徒無助六
也戰勝而驕士卒獻功行伍失序軍中嘩亂七也陳
而未定舍而未畢行成濟陸中隱幸出人也諸如此
者擊之勿疑若其止地廣而財富人豪意施博流賞
得利察發必得時陳功居到任賢使能師使之衆兵

甲之精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教人者避之
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微而退兵法又當視敵無
人馬隊伍謹靜以避之凡金鐃之聲下以湯鼓聲之
濕如沐旗幟皆重而自無覺如沾露此乘敗之象也
戎馬驚奔士卒恐惶妖言相惑以耳相屬此潰散之
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生或起言語喧嘩此軍
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敗之意可擊如
此又當及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起而相邀久而
不合又不相和半進半退之類宜密察也此又有奇

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謠為伏兵使人
立于草木之中挽弓投彈以祛飛鳥令人疑之之類
則察者又須以他事察驗而後動也故曰察之而知
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以衆攻衆有不攻
以寡攻衆有不攻以修攻備有不攻釋定而攻
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此百勝之計也

○據利

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
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

一時搜索不致或誤闖入敵伏之中為其所陷不及
報我冒然而進一獲之效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陰山
之四首尾難據盜客不先為之防今即遣瑯琊之
法如飛天蟻蟻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分分為十
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竿帶
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塘探馬
報一塘無警一哨者先到哨兵執何旗色即住下照
註之五行山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哨第二哨又
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兵執何

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哨哨以五十哨相同七報
有警即將本哨少送入我兩旁立營之中當路口色
山連原立生營即收回探馬哨兵安排廝擾如敵前
束收我中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兩山出兵夾攻
之如彼攻左營則右營出兵為援彼攻右營則左營
出兵為援彼退則我躡其後彼營獲如噴珠而出又
相連下營更若迭戰教勞我退是敵人欲來前面攻
我勢不能與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即兩
頭抵住山陰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到

攻右則如我兵先居高臨以待敵彼亦無能旋其
初況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蕪等處之報
見敵皆可先報而一切火砲又皆水師以待其起是
敵人欲中衝鋒又不能知如數斷我側而過為過後
而我師前哨而回敵亦難進也如遇大江開關
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首經遇使無路之理
考古証今而公戰行軍無過此如口為營之法

水戰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重沉敵之城深敵之營壞敵
之轉聚百萬之眾可使為魚害之陸者欲使緣水而
居懸釜而炊故曰汾水灌平陽洛水灌安邑河水灌
大梁渭水灌頤川韓信夾澼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書
公別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
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
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故兵法曰水以佐攻者
強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乎城本高乎末則可以
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沙城或注
毒于上流或決壑于半濟其道非一項見鼓水平測

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屯田

趙充國之屯田中孔明之屯五丈原人一能言其屯最為上策國初屯政蓋法兵防並行而三邊之角盡置自弘治間葉璘請變蓋法而邊餉始不足矣今蓋法既廢屯政不行建策者以為飲周人之田暖命官秦人之力耕命爵漢之孝弟力田唐之給牛耕種以鼓舞邊民此一說也先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請于邊關一帶隨邊田沿

山種樹一以備柴薪之用一以脩邊塞之蔽于以限敵人之馳騁于以為我軍之伏地此亦確論然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裡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自有在也

其詳載別傳

攻守五款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蓋兵以攻堅城則銳兵費難而緩于成功蓋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同行禦我無備故攻戰可不守守敵而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進一曰正一曰奇一曰代垣之之路車擊技人磨痛出亦此入亦此我而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太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搖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心腹者曰伏道故兵出乎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乎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乎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下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今夫盜之于人挾門斬關而入者豈為仇尸之不扁健而入者有焉棄垣坎塹墮而入

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局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棄垣坎墻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者宜母日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卸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道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棄垣之道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皆者六國當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當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金寧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中脩者素也。劉漢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共漢會。武關洛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往振武陽進出延岑軍候疾以精兵赴廣都。詎成都都不敵。十里李愬攻陸贄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城張破岩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蔡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即兵浮船牂牁運薪而城下。以出越人不意。即又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不緣絕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牧守灌閑閑之左有谷但禁而不之。備林言尚緣入之。夫攻由而固潰此用伏道也。善觀古之善用兵者

一障之向。尚執有重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取一國而杜殺之安危係焉者。其不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攻城

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皆損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倚車轂器械三月而後成。彌土距圍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善也。故曰攻城為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強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固。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而不守。其所以必致故城有宜急而攻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渡我勢自外自強。援力足以制者。若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敵弱。非無懸提力足以制者。當審守之以待其果足。謂不以兵攻以計圍之。令其自援。令其自敗。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裡受敵。拔之去定。有利不拔。足以挫威。若足將有不勝其從而蟻附之士。卒。以下集五段

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之也。城有而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謀者求之城中之糧。數計人為

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也凡非以城倍攻其並復行之得主地並後臨之趨其所以謂攻其軍士之所在飽其所恃謂窮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相支不得相救也國具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毒傷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而攻一面則四面挖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若掘壕基不親老幼婦女不棄戶舍不污井灶不毀神祠俾傳恐怒敵也破賊鼓聲未絕不許散掠俘虜俘虜限以時及時習鼓三通軍人便後歸營若捉獲有物女壯三日外不許留置在營此軍禮也得城城堡尤有要害可恃者不令兵強守得賊城迫境者則固守以積推餉窮乏之物所以免窮乏之勞也

攻城之具

地道 距圍 山土 梯欄 梯欄 車頭車 渡橋 以城
以城 架木 架木 梯欄 車頭車 渡橋 以城
為半雲梯 元梯 竹瓦梯 頭雲梯 火車 以
梯車中為梯上施瓦溝或油 轆轤車 尖頭木馬
四面梯形五城下掘穴而油 轆轤車 行女牆 木女牆
水牛車 木樓 登樓車 行女牆 木女牆

行天橋 避雷木 飛車 履車 約行則五二十具
填壕皮車 巢車 搭天車 搭車 驚鶴車 鉤
撞車 攻城避夫車 載紅 攻城和梯 鐵梯
火鉤 火槌 火叉 短刀 短推 抓槍 即刀
槍 招搖 列鑽 驢耳刀 鑽鑽 城眉鑽 鳳
頭斧 注盤 木槌 皮道槽 皮慢 地戟 風
輪紅 非馬槍

○守城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善守者不知其所攻而指為城高地險卒險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文或彼不來攻而守或彼不攻而守或彼不多方以謀復師或於此以復復師或彼求開而我不出或彼非去而懷我若此皆古人所以生而復使散圍之道也此強得禦攻之計也又要先者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款一曰壯夫二曰小勇三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食而人眾四曰蓄貨接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腳疎而

池邊淺守其未足。若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毋守。上有五金。一曰城隍。二曰差城。三曰人少而果。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六曰加之得大山之下。度川之上。上不迫旱而水用足。下不迫水而溝澮。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深。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如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未遠，城靜而待。敵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衝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利便，以彈弩叢射，瓦石併擊，斃之。則軍聲沮喪，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已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也。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為疲。可蹙而擊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窮以常法也。古語曰：三里之城，萬家之邑，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服，且均容一軍人馬，以築于間，時侯稍寬，洩作四門。二門，二門，門外築甕城，外築牆，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予梯，梯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牆，每十步及馬面，守上設數棚，數圍設梯，梯上施城有戰棚，梯之上有白雲屋。

城門重門，牌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考台，有鼓棚，五城門，常設兵守，以現候敵人。

守城之具

平陸築城，下潤与上倍高，又与下倍。下潤二丈五尺，上潤一丈。羊馬，高一丈，以梯橋直對羊馬城，設戰棚，其製力。牛馬牆，係上，勢重，上設下潤，以城，白雲屋，中塞一人，敵梯，前高丈，圍梯，城角，圍梯，係上，屋，以為梯，候，敵，梯，前高丈，圍梯，城角，圍梯，係上，無梯，板，間，箭，窗，此，寬，箭，窗，以，射，敵，梯，係，以，牛，馬，皮，在，城，外，以，狗，牙，木，掛，之，皮，行，芭，木，馬，子，一，根，木，下，置，三，足，狗，牙，木，一，根，木，下，置，三，足，牌，板，与，城，門，暗，門，下，用，牌，板，鑿，陷，馬，坑，机，橋，地，溢，鉄，即，刀，鹿，角，木，擋，蹄，鉄，菱，角，木，女，牆，塞，門，刀，車，木，梯，夜，叉，梯，博，梯，狼，牙，拍，車，梯，梯，瓦，鉤，泥，梯，梯，車，鉄，梯，木，梯，梯，小，袋，小，囊，下，城，鉄，車，促，梯，宵，强，呀，筒，甕，聽，風，扇，車，布，慢，皮，簾，木，主，牌，竹，立，牌，指，突，槍，扒，槍，招，及，槍，鉤，竿，判，子，斧，叉，竿，上，色，粘，簾，燈，棧，瓦，炬，燕，尾，炬，火，葉，鞭，箭，鉄，火，床，連，火，鉄，而，火，梯，梯，筒，梯，像。

杖 注梳杓 火礮 雷震大礮 沙羅羅大油櫃
 筒 通椎 鉄大鷄 竹火鷄 引火杖 行鈔
 蕨蓐文鉢 均椎 大鈴 均椎 均鉄 鉄指
 寬木鉄灯籠 灯搭子 擇錫 鉄 錫 鉄鉢
 石灰袋 牛皮 尖斧 煮乾礮 甕石 礮石

邊防

九邊議

塞有垣北塞上垣其外有山即天所以限中外故名
 邊其垣起遼東山海關迄附庸延袤九千餘里即秦
 始皇使蒙恬所築歲久傾累朝駭葺治之其東為遼
 東起闕原盡一片石延袤千餘里闕原東為朝鮮即
 高麗建州女直海西女直毛憐女直殘金遼寧駐牧
 閑原東迄西為三岔河境外福餘街為白雲山境外
 泰寧街玉蘭臺間以西則皆柔順街駐之是之謂三街
 即兀良哈古山戎部落也遼以西為薊州起山海關
 抵居庸延袤九百餘里塞外皆柔順居之又有土寇
 外邊把亥其居察罕腦即元外捕家據優谷等皆其
 部兵最強力倭各持不相下皆薊州外境也又西則
 為保安鎮東起沿河口西盡敕道若延袤七百餘里
 即近內地並例馬莊亦之外皆部族矣遼國時遼東
 以西為大寧大寧以西為宣府蓋東臨以遼東大寧
 宣府為三大邊亦乘時捐大寧昇三街自是遼寧遼
 中聲聲皆隔絕大寧之內為薊、之西為保安大

既棄自不得不以蔚州保定為邊則去東呼則二百
里耳保定之西為宣府起鎮安堡直抵兌鎮延袤千
四百餘里又西為大同起陽和直達角山延袤六千
餘里又西為山西鎮東起丁角墩而直達老牛灣延袤
一百餘里宣內雖山川錯峙險阻而狹隘稱易守若
大同即該有大邊二邊延袤久皆傾圮其重險盡棄
況地多平衍又其地沃饒其視蔚鎮為山疊得此其
天險豈啻霄天淵哉山西而西為延綏鎮東起皇甫
川西盡達邊營延袤千五百里即有二邊傾圮已甚
又西為黃河之北為寧夏東起鹽場西盡中街東
南距河為險北倚賀蘭山為固在昔稱四塞焉凡延
袤一千餘里鎮之南為固原鎮東起乾鹽池西盡寧
夏州延袤七百餘里鎮內地類以西為甘肅鎮東
起鎮安堡西抵嘉峪關嘉峪關之外即陽關陽關之
外即玉門關玉門關之外即西域蒙古所築城大半
至固原西已盡矣



成

經武勝畧正集十九卷

〔明〕莊應會輯

明末刻本

遼寧省圖書館藏

經武勝畧正集序

良將之用兵猶良醫之用藥也王於
醫者有神聖工巧之妙其於五運六
氣三因七證不執方而用然使方書
可以盡廢則素問靈樞前無作者而
近代丹溪東垣等書俱不八肘後青

經武勝畧正集序

序

囊矣談兵之家亦復如是說者以趙
括徒讀父書而無用則詫言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書無益於成敗之數乃
馬服君已先言之矣兵死地也而括
易言之以是知其必敗然則括非讀
書無用之過咎在不善讀書而易言

之以至於敗耳余祖父世以儒術起

家而余幼操柔翰謬登壇坫釋褐以
後忝膺小相之任比衡文闔海雖僅
兩月而究與文字爲緣是生平敷歷
皆禮樂文章之會未嘗交綬建鼓一
効師武臣之力也嘗思宜聖贊禮夾

經武勝畧正集序

序

二

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二語學士童而習之白
首未能究其用噫隨陸無武不幾爲
世所少乎今日豈乏運甓之荊州輕
裘緩帶之叔子又豈乏圍碁賭墅之
太傅捫蝨而談之景畧寧以經武襄

右文之治不可無事忽有事之防衣
如桑土所稱國雖安忘戰必危也余
不習兵而好學古兵法凡縱橫押闔
之流言各一家非不連牀充棟然非
望梅畫餅僅資拾藩之談卽魚豕望
仙聊襲蠹餘之外如七書一編當今

功令慙爲網羅介胄藉爲雉鴈者而出
自宋真宗時廷臣奉詔裒集卽太公
問答諸條已多後世之所附會而司
馬尉繚更煩紕繆他可知矣余於此
帙彙輯有年上自邃古迄於
熙朝其間運籌帷幄之臣代不一人

不一事各取其議論事蹟以類相從
而竅析條分歸於實際務期言言益
人心智着着可効行間而總不越多
筭勝少筭不勝以虞待不虞者勝之
要道也從此銷氛息警海寓晏清用
爲豐年之玉可否卽用爲凶年之穀
可豈漫以池塘春草空梁燕泥之咏
畢此歲月居諸之案已哉

素齋居士春侯莊應會識



經武勝畧正集引言

汝愚一觴生也夙交於素鶴先生又先與
尊伯兄司冠大夫少同研席其時意氣豪
上每共談忠孝節俠英武雄畧之概輒不
禁擊劍拊膺勃勃乎有封狼居胥意嘗恐
有人先步着鞭比先生昆仲相繼魁南國
對

經武勝畧正集

引言

大廷而生馬齒日長潦倒名場無復曩時之
壯志矣且婉戀斯饑一時難煮投筆而嘆
志士所同迺挾策而遊燕中擊筑談天終
無所遇黃金臺畔駿骨一寒如此哉去而
走齊梁歷秦晉踰太行之顛經恒冀之墟
井陘道上臨晉津頭觀破壁拔幟背水囊
沙之智筭既而陟侵中原過汴宋之故都

太華峨峨河雒泱泱再策蹇而南則泰山

天近所謂燒絕棧道示羽無東與還定三
秦明修暗渡之處也孔明褒斜子午大軍
繇此北伐宋臣扼仙人大散以保陝蜀門
戶古英雄沉機妙用多從流覽得之昔司
馬子長繇會稽禹穴登九疑浮沅湘而史
學大進余之遊彌廣志彌憤而學殖亦彌

經武勝畧正集

引言

二

落其真晝息暮歸之候也方將杜門鏤影
長隨莎草以沒而素鶴先生亦且解組來
歸歸則逖迹林泉娛情書史題其居曰素
齋蓋安之若素絕不作終南佳境之想而
要其忠貞天挺英偉血性自有不容泯者
居恒誦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
恩之句深有意乎其人嘗謂余曰稟繻請

纓皆漢儒者事也千載而下聞者壯之茲
幸以閒中歲月尋楚漢燈前之壘縱鉅鹿
壁上之觀枕上可以過師山川可以米聚
是用邀靈筆墨用代旂常因將所輯經武
勝畧一書屬余以較讐之役余讀之竟而
嘆先生之愛世深而濟世鉅也先生卽忘
情軒冕而年未強仕抱此經濟大畧

經武勝畧正集

引言

三

天欲平治天下舍先生其誰哉行覩豎駿流鴻
贊

聖天子中興之治使疲瘞故人得永享昇平
無事之樂幸矣先生嘯曰子姑就書言書
無多言余謂此書一出竊得緒餘便堪上
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無論胸藏數萬甲兵
如先生也

同郡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識



經武勝畧正集

引言

四

武勝略姓氏

福建提學副使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甲戌科進士

吳鍾壽壽禪甫

庠生

吳郡王心居壽禪甫

湖廣左布政使

叔莊廷臣龍祥甫

國子生

兄莊應熙亮侯甫

丙子科舉人

兄莊應期午侯甫

恩貢生

弟莊應詔宣侯甫

庠生

友白汝愚果明甫

武勝略

姓氏

國子生門生白樹嘉嘉蔭甫全較

庠生

男莊京生玉階甫

同生玉驥甫

朝生玉輝甫

儀生王簡甫全訂

侄

翁長庚甫

保生爾定甫

竹生斐公甫

佑生剛申甫

武勝略

姓氏

撫生爾術甫

傑生爾英甫

汝生王汝甫全閱

武勝畧正集理治目錄

卷一

仁武

義師

內治

本計

道勝

忠誠

忠誠

忠誠

忠誠

卷一 理治目

經武勝畧正集理治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苗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仁武

司馬法曰人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燬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過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膏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理治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求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它士大夫不離官府縣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齊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爵犬獮夏冠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索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有以繼絕功爲伯首所謂

等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閭廬之禍，國戒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害敗不亡者也。若秦國四世之勝，據山河之阻，任用白起、王翦材浪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閉卒，隸之徒還爲敵讐，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絕後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孫吳商白之徒，身經武事，正集

卷一 地理

二

然矣。漢王曰：「項王許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章邯欣賢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秦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宋檀延濟爲高祖北伐前鋒，至洛陽，拔城，壘停四，十餘人議者爲應，戮以爲京祝。道濟曰：「伐罪弔民，正

不在此黨之
宋王叔孫人
說之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李靖平蕭銑，人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藉銑將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有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賊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繇是江漢列城爭下。

宋建隆七年，克潤州，金陵受圍。吳人熊采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請開乞援。師先是大軍列三，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三

若潘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上太祖指此，若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襲美，率所部依新，萬北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形每變，翼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求生聚若能歸命，求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謂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曹武惠下江南，不戮一人，仁厚之德，至今稱勸人。

口蓋爲將者過慈則表武不揚過刻則衆心維忍

昔人云將有德五仁智信勇嚴而仁字尤要良然

徐達將破張士誠與譚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

而右將士人子一牌曰掠民財者先毀民居者先離

營二十里者先師人而民不知有兵食藏互市如故

大軍一舉霆雷震驚焚掠屠戮勢所必至粵籍往

代莫毒於長平之坑趙卒四十萬繼慘於楚項之

坑秦卒二十萬其他要殺肆掠者指不勝屈有味

哉一將功成無定河邊之咏念之殊令人惻然也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四

議者云天用絕命恭行天罰將臣受天子之命非

用謀又同克底定不知仁義弔伐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況乎無辜之庶民哉此孟夫子不欲以血流

漂首之句盡信武成也即使克敵制勝往往築京

說以示威然余尤欲以行殺之道不存殺之心爲

爲將者坊

義師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

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

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

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愚弱犯寡則背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聖之野荒民散則割之負固不

服則親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

凌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五

不義者決江河而澆爛火臨不測而擣欲墜其克必

矣

凡攻敵圍城之道軍之所至無刊其水無發其屋無

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

節略計而安之

古語師曰子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王既克殷問群臣曰政將何施尚文曰殷民有山

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云

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仁

王霸二字不
不妄之此段
中有王政
局之

人天只在兩

以道王曰善哉

兵之不可假也用藥者然良藥活人毒藥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沛公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悉還灞上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請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曹言沛公乃還軍霸上悉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六

召諸將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兄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

與我官盟津之師無異桓文伐楚伐戎只是仗義豈卽義哉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父老董公避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

間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

漢光武時亦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帝遣偏將軍馮異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延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討諸不軌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莫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七

寇日將非國人咸集諸將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

宋太宗時途遠建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豈有厭耳

漢武朝廖永忠兵入蜀與湯和分道前進和率步騎先出平川師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鑾峽明昇君臣大懼其有承劉仁勸昇奔

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
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
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
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
於鋒鏑并送道使請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
不受後數日和至重慶明昇面縛街壁與母彭氏及
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
令將士不得侵掠遂明昇赴京師

可引齊書
張孫吳

內治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必戰必危
管子曰國之重也必待兵勝而後重兵之勝也必待
民用而後勝民之用也必待令行而後用故先和其
民以行師先籌已力以弄敵先開糧道以進兵先度
地勢以作戰先決利害以致勝則兵未出境而無敵
可預計矣

唐太宗曰先王專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
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
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
動能成其所欲

經武勝報正集

卷一

九

趙汧曰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
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
心臨鋒嚴戒耕者無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
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勵所以養其氣用人
不盡其所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
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
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

也

義可怒士從人本心上激發重賞重罰尚其次之
司馬法首序蒐狩順其時而要之以神祠禮最為大
政厥後成有岐陽之蒐康王鄠宮之蒐皆天子事也
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
奉行天子事也其實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
朝會因之以巡狩謂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
於農隙不忘武備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于犯曰民未知義
經武勝畧正集卷一

未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
民不知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
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
霸

趙王古會稽之恥欲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
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
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視羣臣下養百姓有甘脆不足

大放不與次
更安本報起

分不敢食有漸流之江與民同之一日出道見怒
而式之御者曰此何為式王曰童有氣如此可無式
士聞之曰童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之有勇者乎
漢建興元年諸葛亮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
亮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造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
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
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吳好則無東顧之憂南平乃厚中原之力真是本
根既固運用始出非若從世輕圖殘民有驍取勝

經武勝畧正集卷一

士

也○孔明雖草廬打定三分局面實頃刻不能忘
操親吳南征足圖只為大舉

唐鄧素使高麗素請于懷遠成增兵以逼高麗太宗
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
威絕域者也

中太宗時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
百勝不若不戰而勝故重之謹之自古疆場之難非
盡歸夷狄亦多因邊吏擾而致之若輩皆當盡
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豈非

遂擇幸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
石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
心。豈止爭尺寸之土。通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
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五帝三王未有先根本者
也。

魏武略正集

卷一

十三

二首與王
公卿士
地守無光
以本臣爲

六并同爲
之

方計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
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
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夫土廣而任則
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輟甲不出。暴
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
也。勝而駭者。將勝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城所以守城也。故務
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闢。三者先
經武略正集 卷一 理治

三

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
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
衆不強。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
此五者。靜能守。其所以動。動能成。其所欲矣。○王國富
民。國富十。僅存之國。富大夫。止國富倉府。所謂上
下無所救。

高乘戰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索。權救守
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人不足。守者
治之以市者。所以給戰守也。

權足氣備資裕纔足職足守則司馬與司農表裏可知

武王曰日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擊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守攻擊之備盡在人未謀者其行馬疾象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其矛戟菱薛登笠其甲冑干櫓也鑊斧斧鋸斧曰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紉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步兵也秋刈禾薪

經武勝正集

卷一 理治

十四

其糧食儲備也冬資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紂求皆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恒不得困焉其隊分也輸粟取錫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壑壘也故用兵之具盡于人事也

一議論盡于籌兵于農固字然古法已更周官難後但存其意則今日耕屯戰守亦可仿而行之

且于有司之議曉曉也誠如是東南解杆軸之憂本北有儲肯之富矣

釋近疎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

計及本者

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漢王以項羽負約怨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謂之蕭何諫曰誦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屬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王岐為桂州都督州有兵舊當仰餉衡永岐始羅羅郭罷戍卒據江關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開屯之利如充國策祇羅已效於前岐督桂州亦用為民賴海哉屯法之難廢矣○岐敗吐蕃禦突

經武勝正集

卷一 理治

十五

版爭有調度屯種一政豈無見哉

宋史琦與敵對壘苦遠餉乏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是也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農以資糧民知漕流可恃願為業者甚衆屯田以給餉是守國要道又調戍兵禁糧與充國以騎兵屯田同意

道脉

神克在和民
私則樂為

吳起曰昔之治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混萬民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又曰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國它國其有日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敵已勝矣

譚韜鈴者率尚機術不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一 聖治

十六

捍頭曰居恒孝弟忠信真最勝之武此孟夫子所以津津于井田學較而制挺之威當時儀秦縱橫莫之相過友人謂今日言此得毋迂余應曰事迂事實不迂耳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度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間發機潰民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如止所以三勝者畢矣

畢竟以道勝為上或政修明敵氣已喪此戰勝廟堂非率旗斬將以殺敵為功者比也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兄親義兄說智兄恃勇見方信兄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典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飽易饑必有孝慈廉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一 聖治

十七

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不手半身以勵眾士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下戢

分險亡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圖戰者無勝兵凡狹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難起待之責後故爭必當待之責必當備之太公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

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
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
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生而樂生
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
王曰。成

其說者。仁義道德。使笑迂拙。誰知尚父六
已。發此義。故曰。不明于理。不可言事。不務乎
為。不可制外。務相之學。乃克運將之畧。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
經武略正集 卷一 理學

國容入軍。則民德廢。

大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
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
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
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
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賢人之政。降人以
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
終。

舜以千戚而服苗。曾以洋宮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

皆以千戚而服苗
勝以道武千

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霸。以力勝者。強。強兵威。窮兵
絕。帝王之兵。無敵於天下。

鄭人賂晉侯。歌鐘之樂。晉文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和狄正華國
之福也。八年九合。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臣。何力之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
嘏天之祚。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
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
繼武。勝正集 卷一 理學

九

腐之。而後可以殺那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
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

戰國之君。連兵結難。戰爭始起。疎道德而親權勢。權
勢行。則不得不親。道德廢。則不得不疎。理勢然也。唯
聖人。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治。兵以無事。理
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術也。以名法治國。則萬物
不能亂。以權術用兵。則萬物不能敵。以無事。天下
明。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之本。智平者。

至的保清

之符神清智平乃能形萬物之情故曰人不鑒於
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
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
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
相明國無兵
司馬侯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是以先王務修
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張衡東京賦曰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
險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臨與襟帶秦負阻于二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十

關辛開項而受沛

曰軼曰聖人必于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繇入之門
子曰教者生之道也生之道不厭嘗寬故惟豫戰
死之機也死之機不可嘗試故惟節豫則節之體
先節則豫之用矣不豫則體弛而氣散不節則力竭
而用窮

盡忠

一六集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投抱而鼓忘
其身

凡爲將者全係心術舉一拘而加四海運寸晷而炤
萬機皆心所爲也故必先練其心特勤洗滌使靈臺
湛然光明正大視國事如家事視君事如身事則何
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就

忠義

淮水之戰楚潰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三

曰天下其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
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
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
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後
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
以爲漢王爲厚交爲之力盡用兵終必爲之擒矣足
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
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投則漢王勝右投則項王勝項
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友漢

此指張王
請其欲行
二乃為漢

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
以學楚習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遇
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子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言聽計用故我得以至於此幸與信謝項王

唐隱太子嘗以書招尉遲敬德贈金皿一車辭曰秦
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于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
臣許則後二心何利棄忠賊下亦焉用之哉

張俊屯兵吳江縣前傳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
巡武勝軍正集 卷一 主

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以知其
偽拒不受且諭之曰當請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詣
俊凌語俊以傳等欲危社稷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
且曰此須侍郎所以機術毋驚動乘輿會劉光世以
所部王俊釋其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
俱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
傳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帝帝加勢久
李顯忠度父不奇出入行陣金人陷延安

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使門
會劉豫今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寄戒之曰汝若
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
矣

顯忠果敗金兵勸謀恢復可謂天性忠孝者矣後
因御宏淵按私忿機大計以致符離之潰惜哉
金人攻汴京王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討賊張所

異其材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奇飛等十一將部七
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尋金人率數萬衆薄彥壘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主

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憤而出道渡心結兩河豪
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廢屢還其部曲
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救金賊八字示無他
意并益感勵士卒焉

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反王守仁道勸事福建道經
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顧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
船友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審遣謀四出
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
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

至不敢出遲回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遠而公兵明已大集矣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正及閻念則吳十三若有納內應者袁濂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勸袁濂去安慶直趨南京否經銷數日京師袁濂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京袁濂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斬黃猖獗幾不可制矣

忠亦

紀武勝畧正集

卷一

十四

唐朱泚之亂李晟率眾征賊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此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近與阿正賊邸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婦詣晟軍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為開逆乎之

宋徽宗聞韓琦道至喜甚命尚書台呈李綱迎勞時已賊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小何對曰文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謂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

也

洪武朝律禁最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却之事發就縛上語諸將吾欲有榮死以慰勞臣嘗遇春血前日人臣而以反名寧可有臣證不與之共生

忠良

李愬平吳元濟不戮一人具為賊執事帳內厨廩所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棄度至愬以裘韃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率相禮受愬謂禁人聲觀

忠慎

董卓忌皇甫嵩會嵩拜岳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鄭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從卓秉戎召嵩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宗衡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為禍小則困辱

卓在維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
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
迫其西此威擒也嵩不從遂就召

嵩豈不知卓奸只是慎之又慎克全一點忠心

唐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
汝北抵魏郡李密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
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
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
高祖許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

經武勝王集

卷一 理治

三

勅忠密不忠唐於純字有幾然後爲唐將所建
功卽此忠密之心也故取之

勅唐待賓養長泉及詔郭知運與王峻討平之元宗
以言人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
父誰有嘗逐間拔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

忠勇

漢光武在魯聞耿弇爲渠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
俊謂弇曰刺虜兵盛不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未弇曰
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饌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

郭孝恪表

遣君父邪乃出戰

郭孝恪表

唐德宗時日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李抱真與河東馬
燧合神策兵救之遂解圍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
真是親帝倉卒受奉天間問諸將各引麾下還也
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鄭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
獨以數州戡然無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群盜所彈
宋潘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
美下令曰美受詔提戰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
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

經武勝王集

卷一 理治

三

宋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潛謀入寇上遣李
崇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契丹將於趙謀知之
崇隆發將還于路尹繼倫適領兵巡徼於趙徑趨大
軍遇崇隆軍繼倫曰寇從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
我不提亦止渡怒於我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
不使銳氣前趨不虞我至力而戰勝足以自樹
崇隆行至唐河餘河天未明於越去大軍四五里
崇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

人皮牢若契丹相也既擒衆遂驚潰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而侵帝手札命韓世忠防守

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

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伐水爲馬自斷歸路會

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改震緒良臣有詔移屯牛江

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軍次大儀

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開誠起學良臣至金軍中

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諸兄李童問世忠退

害其列兵至江口別將捷字也檢鐵騎過五陣東世

忠傳小兒易成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逃進

皆敗軍各引長斧上樁入廟下斫馬足金兵大潰

馬服君遣使趨關同機

兵備順昌劉錡召諸將計事告曰金兵不可敵也

請以精銳爲殿步騎追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

是官爾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

衆之善意已決敢言兵者惟部將許清台曰太尉

奉命留守汴京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

忠烈

敵與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

生也議與錡合鉞大喜蔡舟沉之示無去意實家子

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

子也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南侵籍諸路民爲兵魏勝聚

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郡守渤

湖高文富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

門守禦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

疑兵又遣人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師本朝寬

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卽開門勝與安仁父子張

萬門內段安仁繪文富民皆安堵勝權知州事乃爾

祖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

近聞之詞應

忠烈

將死官也故古之出師鑿南門而出將將每畏死致

死愛生喪生不知死得其所天亦幸也貪生誤國生

亦死也倘此處關頭不能勘殺則雖有志而終不堅

自氣而終不銳

勢更危急
時性調同死
自有如字
有難處

此惟本意
已不第

漢耿恭爲將時車師與匈奴共攻恭恭擊走之數
月食盡窮困乃棄鎧攀食其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
單于知恭困欲降之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漢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
諸行時年六十二帝慰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
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嬰雖耄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將十二郡募士
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謂友人謂者杜情曰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理治 三

吾受厚恩年百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矣
宋宗澤將兵擊金人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
軍趨滑走泰陽至大名徵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
二帝又聞張邦昌僭位徵先行謀討會得大元帥府
書約移師近都援甲觀變澤復書曰人臣豈有服藉
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未有竊據寶位改
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安亟行天討因累表勸
進王卽帝位於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
同入對初見論國事恍惚流涕綱奇之

憤慨陳忠憤慨人意是時帝欲留澤惜哉澤等
之沮也

金人有割地之議宗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
天下陛下當統萬業崇恩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
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鴛鴦壯當躬冒矢石
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

宗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鄧恩從
還開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
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理治 三

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
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等所抑憂忿成
疾諸將入問澤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
等能戰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
皆皆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當使英雄淚滿襟翌日
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忠憤

昔唐貞觀有嘉謨。嘉謨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千
生。此謂此敵。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高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用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
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

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言一言之命。於

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

不聞。君命。皆繇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故智者為

經武。臨事正集。卷一。理。

之。諒可者為之。聞氣厲青雲。疾若馳。將兵不接刃而

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

無咎。缺。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梁陽。遂圍或阜。漢王欲捐成軍

以東。而也。諸將以非楚。都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

以之為。夫故者天下。轉輸久矣。聞戰。聚甚多。楚拔

營。而不守。以舍。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王

原兵收。取梁陽。拔放舍。之粟。與成阜之險。杜太行。

道。即黃陂之口。守自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

似此切至之談。何如敵與章奏。

趙充國擊先零。時先零降者甚多。人充國度其必壞。故

罷其兵也。田以待其敵會。得進兵。重書充國子中郎

將。印。罷使客。諒充國曰。一旦不合上意。遺續衣來責

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

史復曰。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殺射八。幾

吾謂取中丞。羅三百萬斛。殺羌人不敢動矣。取中丞

經武。臨事正集。卷一。理。

諸羅百萬斛。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

失此二冊。羌人放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

然矣。今兵又不决。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

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王可

為忠言。遂上屯田策。

漢宣帝詔。破羌。德。等兩將軍。與中郎將趙。出擊羌

羌人降者。眾。詔罷兵。獨趙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奏

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辰。迎說充

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等出擊。多斬首。獲。自。破

不備後命而
野上明言則
不處軍何利

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
軍卽見克歸功於二將軍出擊完顏曰吾年老矣爵
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取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
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
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封

漢光武帝使大中大夫來歙還馬援西歸隴右隗囂
問以東方消息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見
上才力豐舉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聞達
多大節思與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

經武勝算正集

卷一

王四

意不覺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尋用王元計
發兵拒漢援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本無公輔
之爲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
臣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輕與人怨不能
人忠臣所耻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豈遣臣東
出臣曰本欲爲漢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
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微尋之於善非敢諷以非
義而臣自挾姦心願陳戎寇之術帝乃使援將騎突
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爲陳禍福以離囂黨

不有善也

援還入見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
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
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
矣

世人俱慕服波論議侃鑒識見高明余甚難其忠
誠懇矣

漢永初中胡寇破并京大將軍鄧騭欲棄京州并
力北還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虞翻聞之曰公卿
定策當棄京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

經武勝算正集

卷一

王五

勢後定今群小費舉而棄之京州既棄卽以三輔
爲塞三輔爲塞則關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
陽西出將關東出相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
心腹之害者以京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摧鋒執
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
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秦雄相聚席卷而
東雖貴育爲卒太公爲將恐不足當李修曰吾意
不及此然則計當安出謂曰今京土擾動人情不安
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

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馬營其
功勤內以拘致防其罪計修善其言

漢承和中西寇大寇三輔皇甫規見征西將軍馬賢
不恤軍事密其心取上書言狀郡將知規有兵畧命
爲功曹使率甲士與羌交戰賊遂卻後羌攻燒隴西
規上疏求自劾曰臣比年以來載陳便宜羌戎未動
策其將反賢等據衆四年未有成功夫先戎潰散不
蘇承平皆因邊將失于緩御乘會守安則加侵暴苛
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三

言軍下勢恐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
溫食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
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將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
則近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餓臣兩營
二種屯別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
雲共開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勇巧便臣已更
之昔聞臣年少官望不足用者凡諸賊將非官曹之
不高年商之不遠臣不勝至誠涕死自陳
孫桓爲劉備所圍求救于諸葛孔明未可諸將曰孫

維得此知老
之妙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三

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
二止於無功耳破賊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私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趙充
國所上事故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以謝自秋以
來計賊之形頗露若令中止孫帝前而生計或徒都
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
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帝乃許之
唐永淳中突厥圍澧州朝廷議棄澧保靈夏唐休璟
以爲不可上疏曰澧州控河遏寇豈爲襟帶秦漢以

來嘗稱縣之主田良美。空耕後。隋季喪氣。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或獨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若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之利也。

國。澧州。則基澧州。保靈夏。若國靈夏。將若之何。便知澧州不可去。

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曹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

經武勝集正集

上卷

三

上卷

三

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復河西。此其時也。不報。既而西延家俄蘇。衆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翻。後必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

日中不食。牙謂失時。標刀不割。失利之期。乘國危。

子弱之期。而不撲滅。後日與師命。將豈不誡哉。

神謬受。崑崙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陽定。朝於故葉。綏郭。遂曰。虜殺王官。而又棄結。見弱已甚。上。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夏人欲以塞門。安其。

兩易俱不可
只足爲非
可得定論得

易。遂曰。此斷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些不可。遂其屬趙萬薛昌朝與夏使謀。唯言崇塞。萬曰。二若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書。有在也。使不能對。乃寢初。詔焚綏州。遂匿不下。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遂曰。受詢。則不得不道名。山恐。自是番酋無敢向化。遂謂得殺楊定。姓名。謹告。斷。境以謝罪。遂曰。是果死。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木廖乃執獻之。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宗澤。述詩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空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趙渡。與秦光弼張俊夾擊。敗之。時康王聞大元帥府。檢兵。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師受圍久。入援不可緩。會食書樞密院。事曹輔。齋。

字。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猾。是欲扶我。師耳。君父之至。入援何。金人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則吾兵已在城下。

金人戰不利引去宗澤遣子穎詣行間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中興可兆金人可滅在陛下見幾察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歸之今豈有肯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為偏霸之謀非再振之策也

高宗遣士使謁諸陵岳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

儀仗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早

以地歸我實寄之也

韓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援急為應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宗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為恢復計會未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記計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效元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

劉向曰將相和於朝則士民和於野有武穆忠武兩將而拾構主和議奈之何哉

可見將相之家忠義是處

宗陸與初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昇之揚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驅蹙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髮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特負陛下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畫鏡而後得願毋棄

蜀地與和猶沃青濟火也晉盡火滅地盡國必必然之理況棄其藩要哉○恐負陛下恐愧於璘是何等心事千古大臣只當不得負愧二字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早

望

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蓋亂人意吾輩失矣惟有提兵臨邊夾戰以報國耳

帝問恢復於孟珙封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宋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趙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兵變全如山壁卵然必而後計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右徒則權消辭絕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亂是又慮藩鎮之事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固其兵

各留半以構金人。餘皆起發。一能將統之。命趙葵
精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舟五十艘。
入淮。諸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
管。體位相侔。劉瑄雖不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
如用率領。令親履行陣。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
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
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
措置楚州。監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徑薄楚
城。以遏賊路。謂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

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應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
必急。然憂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
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
不同。若廟美果定。不欲出令。但得密賜指板。范一切
伏裁。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
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
三書忠言。鑒惜。湘瀾遠等之檄。輒也。
正統六年春。大征麓川。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舉
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
經武勝要正集
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併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
發。係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封狼攻犬。舍門
庭園。邊徽非計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
釋之不為怯。至西北諸邊。宜謹烽燧。修壘堡。選將帥。
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耳。
正統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
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
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被。則虜騎何以薄都
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

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空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一
四

等久不朝貢往來未宜大其情臣淵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騁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方四分三也空選京師騎兵一萬宜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號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擄其壘破之必矣亟宣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

一二十不可
五六十不可
百八十不可

於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關馬市陰
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
利於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
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
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
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失能盡厭
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補察互市
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

隆慶元年。本兵楊博上邊議。畧曰。狂胡匪茹。分道憑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四

陵東犯。前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
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蔚州昌平保定三鎮有
堵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宜大遼東
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
可獲。卽爲中策。前百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戢守。
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台至八達嶺。皆賊徑
所繇。安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寧武偏頭均
山西門戶。雁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
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

崇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
宣大。必負虜南窺洪剗。然後乘牆拒守。大同外與虜
鄰。先年總兵梁震。海何虜入寇。輒令勁兵擣虜。竄畏
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一
之路。兵食咸仰本鎮。應援收稅。惟聖荒豐積。足自和
解矣。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四

貞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師左次，无咎，未嘗失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師左次，无咎，未嘗失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經武庫正集

卷一

理

四六

也

兵凶器，戰危事，苟勿慎，則六師一動，不几以國倖哉。大易垂訓者至矣。言容蓋，即井田寓兵於農者是。言師，律，即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者是。言錫命，即大君命將臨而推轂曰：闕以外將軍制之者是。言師師中行，輿尸不當，即軍無二令者是。言小人勿

用余深夜籌經占玩，則不勝整衣危冠，栗然而懼也。蓋朝廷之上，內相外將，任實均之。其陸勿失，能無莫夜之戒。故荆棘銅駝，胡馬長驅，中夏金甌，窮詔大勲，竟毀垂成。君子得與，何至十年不克。故汾陽出師，朝廷倚以爲安。司馬再相，夏人不敢復寇。從來闢門之典，禮樂農工均賴其任。矧克詰戎兵之大事哉。惟深體乎大易之辭，則斧鉞形虛，自無妄授行見，出受成歸，飲至以奠金甌於罔象，而貽罔祥于無疆矣。

經武庫正集

卷一

理

四九

丹書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微勝，急則吉，怠勝，微則滅。

引繆子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漆勅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獲福。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麾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號奔陣，開百里，武王不懼，士民而克，商誅紂無他，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唐太宗時，吐蕃與同紇入寇，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目錄

卷一

簡帥

練卒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帥師 目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簡帥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法若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
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寡國
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
日之太廟鍛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
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帥師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
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止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
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持說爲必然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
死力將以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
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
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
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

之事不聞君命皆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
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是故智
者爲之謀勇者爲之聞氣厲青雲疾若馳騁兵不接
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迂上賞百姓歡
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
王曰善哉

道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悉見其勞苦之謂仁
將中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義將
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

經武勝略正集卷一 陣師 二

奇變不常動靜無端轉禍爲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
進之以重賞退之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釋貴之謂
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遠之謂
步將臨高臨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之謂
騎將氣凌三軍背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謂
猛將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
而少傲之謂大將

先語察事勦而與食實長希言賦物均平此十人之
將也切切哉哉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

見而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義既侵凌
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容貌作作言語
將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
日戒一日返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侵忠誠畢
此十萬人之將也退其賢長用心無兩見賢達之行
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

武王問太公曰爲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計十
過五材者助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
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不二心所謂十過者

經武勝略正集卷一 陣師 三

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
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
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
儒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
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勝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
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
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
可敗也此十過者人者可敗也兵者國之大事存亡
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置將不可不察也

觀者之法大
偏英若日
之此止在
誠形貌可
一始之於
耳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買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肅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識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慘慘而不信者有怵怵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訖謐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臨高而反謙者有勢虎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武王曰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四

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微一日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日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日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用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志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日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微皆備則賢不肖明矣
既云內外不應凡有微見皆外也何以知之乎有一觀字乃知問言窮辭等不過借端而察厥端委自在虛逆靜得之間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嘗觀於勇夫勇之於將乃分數之一耳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日備三日果四日戒五日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送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又曰凡兵有四機一日氣機二日地機三日事機四日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五

爲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寨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爲地機吾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聞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者有四一日容貌二日言語三日舉動四日行事

名貌者神之聚也。必瞻視不凡。體度麗厚。言語音
韻之妙也。必傾吐精詳。智慮安審。舉動者神之明也。
必行坐鎮靜。意思深沈。行事者神之本也。必臨事有
斷。立不移容。其神固於其舉止。蓋其爲人之道矣。
國之命繫其審此與。

品局固有異。真贋亦各不同。有美如冠玉。而中
未必有者。有口若懸河。而竟無實際者。有巧極靡
靡。而不習刀斗者。有內抱經緯。而外若樵魯者。有
形其本訥。而智解連環者。有不修邊幅。而才堪大
經武歷正集 卷一 神帥 六

任者。凡此非兼衡者。高懸巨眼。獨秉慧識。破俗見
而甄別之。真才亦何難自見哉。
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又曰。君不擇將。以其
國與敵也。孫是言之。可不謹乎。古者國家雖安。必嘗
擇將。擇將之道。惟審其材之可用也。不以是而遺不
以是。而棄不以是。而疎不以罪。而察其管仲射鈞齊
威公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之以勝。曠其拔
於吳。越吳起用於羈旅。張儀之遊。蔣樂毅之誅。賈孫
八之瓦合。自起之世。舊韓信之懦怯。照布之徒。隸街

皆人如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
以行。此皆其神也。
不以是而遺不
以是而疎不以
罪而察其管仲
射鈞齊威公任
之以伯孟明三
敗秦之以勝曠
其拔於吳越吳
起用於羈旅張
儀之遊蔣樂毅
之誅賈孫八之
瓦合自起之世
舊韓信之懦怯
照布之徒隸街

青人如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
謂艾以泰軍推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
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閱閱計其間哉。
府人論將。嘗視於勇。未見所以取勝之道也。

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衡。使真僞
不能竄於察視。大小不能移其稱計。然後可以得
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而不疑。然將
材之官。固繇上之識拔。而將材之成。則還繇將之
自練。故必練心術。以爲根本之地。練膽識。以爲承
經武歷正集 卷一 神帥 七

受之基。練操守。以爲挺持之幹。與夫精而玄機。粗
而技藝。無一非爲將者分內事。則無一非有志於
將者所當自練也。○將之貴練。惡矣。然練又必先
於選。選將之法。必其智足運。勇足擔。一念忠貞。足
歷百世。而不變。乃可稱將。富有事之際。必廣爲搜
羅。凡內外文武。各舉所知。無論現任。革任。一體起
用。且更設名項。以招之。懸重賞。以購之。將厚聘。以
徵之。寬支法。以器之。深愛慕。以字之。庶幾奇偉俊
傑。不遠千里而至矣。

魏公以官吳起諸之武侯起懼奔楚悼王聞其賢任以爲將起明法審令捐不爵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爲要臣要在強兵城遊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

越之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

子思言苟安於衛侯曰其材可將公曰吾知其可將

其材可將公曰吾知其可將

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

短故能成器而有數尺之材良工不棄今君處職

而士選於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不可使

經武勝畧集卷一

附錄

八

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況和非以長惡乎衛

其與矣

燕人攻安平齊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傳車轡獨

得全齊人以其多智習兵共立爲將軍縱反問於燕

燕惠王信讒使騎劫代樂毅將殺奔趙單用失牛破

却復齊七十餘城

一則用將得室而數年傾覆之國一朝克復一則

臨敵乃奮而已成叱咤之勢交致聲膽用舍或乖

成敗立見將其可不簡與

淮陰韓信之亡也蕭何追之漢王曰所追者誰曰韓

信也王曰諸將亡者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

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專信

必欲平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耳王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奮爵久居此乎曰計必東能用

信信留不能信終亡耳於是王召信拜之何以王素

慢無禮請擇日齋戒設壇具拜之人人以爲得大將

至拜乃信一軍皆驚

經武勝畧集

卷一

附錄

高帝既縛韓王信歸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

多少曰如我能將幾何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曰

於君如何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

爲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乃天授非人

力也

高帝侮士慢罵吸跣踞見今於何之言而即齋戒

築壇拜信爲將其胸中涇渭原自夷然豁達大度

足見於此然卒以禽信鳥盡弓藏不無慨嘆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其鋒甚銳初文帝戒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至是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文帝勞軍至細柳營惟亞夫堅壁不可入又軍中不計馳驅帝稱曰可爲真將軍矣帝亦善將矣武帝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斯馳之士亦在馭之而已其會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帝雄才大畧雖好大喜功而外攘四夷內興禮

經武藝畧正集

卷一 師師

十

樂爲漢家雄畧之主於此詔見其一斑

漢朱鳥爲中郎將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破之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王殺郡守褚貢屯宛下後太尉奏頡擊曼成賊更以趙洪爲帥衆侵盛據宛城薦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洪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無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安假日月責其成功靈

帝乃止雋因急擊洪斬之

晉泰始中將與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誼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權而用之兖州舉馬隆才堪良將猶遷司馬督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聞桓溫入關拔得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隆若無人溫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將兵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及至堅固呂婆樓之薦招猛一見如舊交語及時事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以爲輔國將軍專意委任軍國之事無不錄之

王猛以下世出之才拔得諡溫爲溫者正當延攬以資國用而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三秦豪傑非猛而誰乃爲羯虜所驅抗衡中夏倘子時早留甄別得展其才何至胡馬腥膻銅駝荆棘九齡之先

經武藝畧正集

卷一 師師

十一

見不用而唐室以致播遷恒溫之孽別或訛晉室終淪江左千古之下令人遺憾

晉永和間趙攻涼州裴恒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號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資其文武可用也重華乃拜艾中堅將軍進與趙戰大破之及趙攻涼州艾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乘輜載白幘鳴鼓而行趙將見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令兵馳擊艾連敗之石虎嘆曰彼有人焉未可破也

經武庫正集

卷一

士

唐貞觀八年以李靖為特進加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帥諸軍討吐谷渾太宗謂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及吐谷渾侵塞欲以為將為其老重勢之靖聞前行上大悅命節度諸軍討之

永隆元年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高宗謂之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總兵征討

弘道元年高宗以裴師德為河源軍經畧使擊吐蕃

原缺第十三葉

功也

德宗初討藩鎮付託匪人政令不一事歸中制罕克其功憲宗承統之初能用黃裳之策專命一將不置監軍宗幾克成都繼屯平河朔得非措置當而能若是耶中興之業良有以夫

宋太祖嘗以函到地圖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曰可然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曰翰死就可代帝良久曰卿可為深慮矣太祖命曹彬伐江南諭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

經武庫正集

卷一

士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擊也又曰副將之下不用命者新之影仁厚故往往專任焉此可見宋祖之能任將而彬之能受任也可為命將之準亦可為為將之準矣

天下之大不可謂無才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人而各將實不聞出非將材之難所以取之之途或未廣也蓋當草昧分龍逐鹿實選開先之符國祚中興莫與浴淵濟濟舉髦再捧重輪之日何獨拊髀異代竟難屈指當今一壞於文武異途

再獎於兵農分制備練視武弁右文之意太要。使替纓之氣不伸。東南勤轉輸。塞外之土成。盡。令。庚。癸。之。呼。相。繼。問。之。分。關。授。鉞。幸。省。脂。韋。賦。必。儲。養。以。豫。干。城。必。廣。授。以。羅。英。傑。安。危。攸。寄。則。考。之。五。事。五。權。四。機。六。術。以。鑒。其。輯。餉。民。社。所。司。又。試。之。治。髮。治。力。治。氣。治。心。能。綱。於。臂。指。仁。爲。主。而。輔。之。者。勇。智。料。敵。而。作。之。以。忠。遵。用。惟。心。操。縱。以。術。鬼。文。網。微。使。掣。肘。重。事。權。可。布。腹。心。無。淺。膏。而。有。偵。帥。之。誥。無。徇。名。而。來。畫。虎。之。藏。主。施。推。厥。之。隆。士。效。暴。革。之。報。東。隅。可。奠。懸。虜。何。憂。不。然。渭。水。丹。書。終。困。八。旬。之。叟。圖。龍。粉。本。何。資。一。世。之。霖。今。日。者。亡。羊。補。牢。北。門。之。鎖。鑰。空。局。鞭。長。馬。腹。東。方。之。物。力。已。窮。惟。英。武。兼。收。紹。祖。神。聖。之。烈。保。民。簡。帥。振。萬。方。風。會。之。靡。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其。念。之。哉。 皇明 嚴

管子曰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則將爲要矣。今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內而籍名羽林備職飲飛外而建牙樹彊帶劍橫金濟濟烈烈非不戮力

行聞而庸公問奏者何哉。倘亦拘于資斧文武異途泥於科目搜羅勿廣英雄才傑伏在草莽者不能効無因之至乎今日而爲儲養將材之計則安可不廣延攬精較嚴以上副聖天子聽鼓思帥之懷也海宇之廣不患無奇才朝廷養士數百年不患無忠臣而用才者未于無事之時儲有事之用則一日有發若棟梁既圯方操斧而人郊林卽日得之亦云已晚考諸前代如漢文帝拊髀而得頗牧唐高祖欲殺李靖太宗力

太祖高皇帝諭國子諸生有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可法人知太祖訓迪諸生之心而不知其儲養將材之意夫常聞國之利已通知風會日靡必將置將畧於不講而勤勤戒諭乃爾豈非煌然廟謨哉乃說者謂我

其何如耶。運如中山開平成國誠意恭靖華俱一日風雲未開預儲夾袋。有不世出之主。自當有不世出之將。何必爲未夜之計乎。不知豐年資玉百年資殺。七年之艾。何不預計。其何能散。驅卒之所以無名將者。其故有二。所以不能。原言。其故亦有二。古之教民也。未始分文武爲兩途。七八歲訓以射御。射御嫺而軍旅之事。幾半。平素似以刀劍。刀劍習而軍旅之事。又幾半。其。實武於文意固深遠。而今不可得矣。古之教民也。并未始分其民爲兩局也。伍兩卒旅。原出於井邑。其何管大夫曾用以伯齊。而貞觀師其意爲府兵。以強唐。其藏兵於民之意益深。今又不可復得矣。而且有機軍器之禁。而且有蓄兵蓄待議之禁。於是則左編民。目不睹征旗耳不聞鼓。卽有稍稍自異者。亦養成膏粱純儒。焉脂華之習。一旦遇兵。若髮居之駭。海陽之驚。言僞而不能舉口吐而不能言。而安得將材。卽武科所課。自夸馬外。仍重論策。論策重依然。文家習氣矣。夫論策寧不足重。

試觀今日論策中之經緯。不何。不過拾老生口中。啞餘耳。於老生唾餘。便可草然充村官之選。而安得將材。噫。嗟。泰寧時無將可也。將不爲用可也。今。近底屢言。急謀縱橫。將伯助予。亦孔之亟。問所爲。問外事。將軍制之者。安在。問萬里長城。北門鎖鑰。十。照乘如李牧守鴈門。吳人不敵南下。而牧馬。先臣楊溥日夜擐甲披胃。止宿古北口垣上者。安在。俱未有以應也。則今日搜羅之法。不可不廣。一。空令郡縣博訪。一。空令司道議拔。一。空令公卿舉。所知行見天下之村官技士。彈鋏歸來。於都下音。才異能。聞鶴起舞於林泉。而藥籠積卷者。黃木之材矣。但將之材。品不齊。則將之職任難混。如有文武剛柔仁智信勇嚴廉儒者。空使爲大將。如有肅行伍堅營壁能當一旅之寄者。空使爲裨將。如有能衝鋒陷陣臨敵不懷生者。空使爲戰將。如有能固守持重堅壁嚴壘若充國在湟中者。空使爲守將。如有能曉諭軍事習熟陣練若高崇文之綠五十人。皆如摩腹者。空使爲練兵之將。如有能開屯。

盡刊積穀百萬。若廉悉之地。許下者。宜使爲養兵之計。如有能立標召募。募士如歸。若馬陸募兵。自旦至午。得挽弓五鈞。挽弩八石。至三千五百人之多者。宜使爲募兵之計。如有能出奇殺敵。變化百出。若淮陰背水。曩沙一出而敗齊。破趙者。宜使爲統軍之計。昔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閭將。非智將。史萬歲。驕將。非大將。亦可云。衡鑒不爽矣。我。

經武勝覽正集

卷一 陣師

十九

國家既別自有專司。銓選自有定法。余何敢以放廢而犯出位之戒。但目擊寇虜未平。曷勝憂杞。而用兵必先擇將。擇將必先豫備。故發爲狂議如左云。

子御將篇云。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馴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齧。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

經武勝覽正集

卷一 陣師

二十

粒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絆。驅者可招以福衛。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驅。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驥騁。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燕閑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

荀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曰。將之所以舉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異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實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于庸將之中。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

以得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豐其芻
粒。崇其羈絡。居之新闢。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
驥驥者其志當不啻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
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雛飼以雀。獲一兔飼以
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
爲我用。才大者驥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驥者饑之
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
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
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陣師 三十一

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英之徒。計百戰之
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奮哉。知其才小
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
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
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李之王。漢其殆哉。夫
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
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
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戰不勝於敵。勝于將。亦不勝於將。勝于君。詰戎之
道。惟在明主之慎於擇將。專於任將而已。雖然。簡
用之既誠。尤須駕御之有體。一朝授鉞。關外事將
軍制之。始以獨任。効勞立功於塞外。繼或以兵威
甚盛。肆志於行間。初以軍國大事。毋中制以重事
權。尋或以策主高。蠶食內。漢而條異。皆是必聖君
在上。賢將在外。三控未去。則請兵益兵。請脩蓋脩
賞。罰惟將進退。惟將絕無中御。大數克定。則士歸
於伍。將歸於朝。爵賞惟恐遇。惟陸一無嫌阻。簡
之既不掩其明。御之復不失其道。斯爲得矣。不然。

漢高之縛淮陰。宋王之斬道濟。初非不御之有方。而卒至夷戮。或來後世薄待勳臣之誦耳。偶涉老蘇御將篇。愛其透徹微言。曲折盡理。特簡錄以爲國家推轂之準云。但其曰漢高可爲知大計者矣。此言法也。非言情也。烏盡予萬敵破謀亡不令人千古浩嘆哉。

練卒

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藉豺犬之兵。將雖見智。衆敵不能獨勝。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是故將得兵而有勢。兵得將而有勇。漢書曰。指縱者人也。獲兇者犬也。

士不練。則不可以陳。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守。不可戰。不可以專水火之利。有馬而不可駛。有餉而徒以飽。然則言武畧者。練爲要矣。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五

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死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有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閉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貧婦入廟。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

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人之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吳子曰。用兵之法。教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兵有方陣。圓陣。或方而變爲圓。或圓而變爲方。隨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王

將所措也。左而右之。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如前却。有節是也。分而合之。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爲廢軍。聚不聚爲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

司馬法曰。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林技不相撓。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韜英子曰。潤呂梁而不沒者。習水也。當大敵而不敗。

者。習兵也。水不習。將恐沒。兵不習。將恐覆。是故兵下可不習也。

巧不遇習。故兵以練爲勝。

唐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李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將暮責。無益於事矣。

蘇子曰。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于今。而將見於今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

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輜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乎後世。用迂儒之說。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說上言不戰而退。固九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聚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就耗。疲憊而不復。是以崑崙之祿。山一出而乘之。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王

王

四方之民。暨奔鳥。竄乞爲四。虞之不暇。天下分裂。而
民室四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
公貴人。所以養其一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嘗苦
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若。而未嘗告病。此其
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歸生也。農
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銜犯。肌
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
害。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
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
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
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扭於寒暑之
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
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
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
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
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
天下固有意外之患。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
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日國家所以承西北之

虜者。嚴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
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
不出于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也。有遲速遠近。而要
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
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爲患
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
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慮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
練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
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
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
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
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
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
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
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
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即使平民皆習於兵。候知有
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
亦甚明歟。

又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兵出於農有嘗數而無
嘗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是故老者得以
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壯子弟
故其無事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旆旗則
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
足以宣旗號之師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而人人足
以自捍故殺人心而成功多費用少而兵卒強也
劉基曰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謂之巧造父善御不能
策不服之馬般鍾善斷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

經武勝言正集

卷一 神師

子九

不能戰不習之卒獯豸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鷙
鳥而器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
能戰學者教習之功也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
古者貫習至於馳驅則能擒獲若弗先習將覆下是
民莫能幸獲乎今與練卒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
之不相敵明矣是故先王因於閑暇大閱簡衆繕修
器械爲國預備也

又曰古制邊郡以備敵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

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有獲地地形知民心者居則
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
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迂徒切則同遊長則共事
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
謹愛之心足以相死知此而勸以厚賞戒以重罰則
前死不旋踵矣

王鳴鶴曰今時教練沿襲虛文一朝有事兵都召集
將臨選募卒然集合舉之以戰此時全在才能集事
權可當機雖一日一夜片言片語皆可訓練在上之

經武勝言正集

卷一 神師

子十

人假之事權而重其賞罰夫前有千金後有猛虎兵
雖勇怯能無如臂指乎

樂書論楚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

管子作內政寓軍令卒伍定于里軍政定於郊內教
既成令不得遷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同居長同遊祭祀同廟死喪相恤禍福同憂居處
同樂哭泣同哀夜戰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目相見

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親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
令薛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重者卿且射
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
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
矢射殺三人其餘一時下馬乞降仁貴恐爲後患並
坑殺之便就曠北安拊餘衆擒其酋主棄護兄第三
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
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三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治兵欲觀其教閱廷玉乃列部
伍鳴鼓角其張翼舒午離乍合坐作進却其衆如一
朝恩嘆曰今日乃知將軍之訓練也廷玉懷然曰此
非末技之長歸淮王之道也大尉善御軍當功罪少
不如今者輒以殉軍士畏軍律不畏水火太尉薨而
無復校閱矣此不足爲軍容觀也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營諸將麾兵發曉石攻城初帝
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空中躍其
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懼會北戎遣使

獨教是

仁貴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祖得鼓噪揮刃而入
批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懼形於色
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各呈其技賊衆衆
城望之破膽

宋郭遠在延安擇諸技習金鼓屯管者六十人使
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
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洪武二年上問國子生日雨等讀書之益曰古之學者
否對曰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也乃諭之曰古之學者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三

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
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唯其有文武之材則萬邦
可以爲法耳爾等勉之

永樂十三年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
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
邦澤安揚州武平歸臨睢陽漳開新衛選武官步騎
兵道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欽赴北京觀
夫京營原有戰兵營營以戰名是兵以備戰也則帥
之兵者當以教之然不得經戰之將爲之司命所

教皆虛文。而練戰皆套習也。輕戰之將。畢竟出於遊而鄰於虜者。其見與靡。自是不同。故必申嚴。京邊互用之例。多得邊將以爲坐營。教以逆方之戰法。卽京軍不素練習。實在該將隨宜訓練。詩以實飭。以罰嚴。論以義聞。事以樂從。凡邊上列營。馳伏諸制。及對虜。諸法。方矢合用。諸器均不可以不諳者。依法爲訓。勿責旦夕。但邊將內調。心多厭苦。應恤其私。在戰將尤宜優錄。仍陞邊任。勿令淹久。使有解肉復生之悲。其不帶練家丁亦宜安恤。得所令其以一隅百鼓。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陣師

三

各營旣已分演。大陣乃合而練之。合練之法。先令善美者於教場之中。規模營壘。量兵多寡。以爲袤廣。旣量地訖。分別左右前後中軍。以立表儀。預擇習知陣法者。導引藍旗領隊。燎方圓曲直之陣。凡其間趨立之位。出入之路。進止之節。分合之變。俱一一指點而領熟之。然後示期。令衆集于塲地。禁止諠譁。依方建旗。四角皆用五絲牙旗。金鼓鐸角俱各齊備。大將以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陣師

三

下各有統率。如嘗試中軍。大將披甲。胄乘馬立於旗鼓之下。吹大角三遍。擊鼓三次。有司俱旗。士卒皆跪。五更正。將俱趨集於中軍。以聽誓。大將乃令同謀武以較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賞。賞不用命有罰。刑罰各督將振鐸分循。以警衆。各以詞告。有司舉旗。士衆俱起。騎步皆行。及表擊鉦乃止。三軍整列。定位聽中軍擊鼓。舉旗爲號。布方圓曲直銳五陣。而以應之。要在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同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紛紛紜紜。開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塵。旗點鼓動。則軍齊合。旗向自響。則軍齊離。三合三離。三聚三散。如法者實。不如法者罰。如是而兵如所教矣。語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每性邊腹之將。無事之時。偷安惰火。任其嬉遊。及至一旦有事。如驅市人了。不識兵。聞有三呼。餘聽展聚。下散。亦如兒戲。何當禦寇哉。必督者一番精神。如執選其。各有最。金鼓旌旗。各便習熟。自什伍隊哨。皆將

一、以瞻日就我之練而不覺，然後教以進退，使目練于旋機耳，練于金鼓，然後可以臨敵制奇，變化百出。

練兵之法，先於選兵之法，則又有舊籍新募之別。舊籍者，法其老弱，清其虛占，皆其實閑，保其精壯，而巳其法，驟行之，則擾害愛之，則馴，故新募之兵，先選而後練，舊籍之兵，即練以爲選，安使無籍先清，而後分前月藝，最之賞罰之，別催替之弊，核保結之實，嚴家藏之條，使精壯者皆喜見其長，老弱者自難護。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三七

其短，且老弱者聽其自爲，負補令彼亦自知當退而無憾焉。如是則雖有隱占賣開諸弊，數未而炊，豈容裨益。況事若比技，不知卽是澄汰之方也。且爲申飭中外，具士卒有勇藝超于什伍者，爲什伍長，超於哨隊者，爲哨隊總，其將領有能精練軍而勤撫士卒者，加以級，不能者遞以降，撫鎮以核之，司道以監之，直指使者以稽察之，果名實相符，則則疏優，權毋吝賞，毋貶形如此力行之，而仍後情端乎吾不信也。

一、諸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三八

方金，龜北方才，碧東方本黃，中央土，土既不動，則爲四旗之王，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敗，各隨方色舉旗，前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斬正監卽住，臥卽迴，審看大將軍高平之氣，須依節度，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在前，住則立于帳側，駐隊等旗別樣別造，各令本軍管隊識認，如兵數技多，軍容復衆，各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卽每營各別畫禽獸，自爲標記，旗身旗甲，取五方色，迴互爲之，則更易辨，恒道營，營自別務，使指揮分明。

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對五色旗六，蘇居前列，旗次之，左右牙官駐隊，如假月形爲複，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爲左右，皆要兵以精新甲冑，蔽分爲左右兩，各以兵馬使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由間容由，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

以前爲後，連無奔逐，退無趨走，以正合，以奇勝。聽令
亂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懸，鼓音動，則左
右兩齊合，朱旗懸，角聲動，則左右兩齊離，合之與離，
皆不離中央之地，于午之位，左廟陽向而旋右，右廟
陰向而旋左，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
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
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敵則決
天，聚則洽地，如此則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
法者，吏士罪之，務從事令，於是大將出五緣旗十二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三

口，各樹於左右兩廟前，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奪旗
左廟奪右廟，右廟奪左廟，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
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負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
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凡聚戰陣每五十人爲隊，從管總槍橋至教場左右
兩各依隊次解橋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
步，分佈使均，其駐隊衆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
營上將一呼，卽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戰隊卽立
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卽一時散

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橋，張弓拔刃，第三聲
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跪槍，跪膝坐
目，有大總管處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
鳴呼，鳴呼，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開，鳴殺齊入敵退
隊，訖可赴行二十步，齊叩或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
聞全軍勅休，須息，卽行，廟上架槍，側行，迴身向本
處，第三聲第一聲絕，一時離隊，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卽
五隊合一隊，自是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其隊法及卷
橋舉槍，隊開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
卽十隊合爲一隊，卽是五百人爲一隊，法及舉橋舉
槍，隊開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絕，卽散二百五
十人爲一隊，第二聲角絕，卽散五十人爲一隊，如此
凡三度，約數畢，諸十將一時取大軍賞罰進止，第三
聲角絕，卽從頭卷引，退。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四

聚武練兵，中間隊須加城，審看大總管處白旗兩旗
交，鳴鼓聲，鳴槍，隊臥隊，每色三隊，合爲一隊，添入中
隊，計合使槍，卽均卽是一百五十人爲隊，如不須更
合隊，便卽交戰，一惟前捺槍解橋，如須加兵合隊，卽

若大總管處亦見兩旅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爲一隊。准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卽是四百五十人爲一隊。如交戰。卷槍挺隊。並依前教戰完。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卽分散。卽爲一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卽散五十人爲一隊。還依舊立。聽角第一聲。卽一時掠槍。便解槍。第二聲。卽一時舉槍。第三聲。卽一時聚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合角聲。卽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可進而不進。應卻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掠而不掠。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應學而錯等。入他隊。言語謹譚。不聞鼓聲。旌旗分授。容當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合於總管以下第一本。教依兵士。

經武勝正集 卷一 陣師

望

凡偏裨領令。授以兵。則練習亦當各責成以法。固不必日暮之只中以饒之也。不必群習之教場以疲之也。惟朝其耳目心。居如一。全鼓旗。敵如一。坐作進退如一。賞罰子奪如一。以至火器弓弩技藝。無不精熟。習如一。必如是而後謂之練兵。大將以是而殿最。

必如是而後謂之練將。韜英子曰。欲練士之技者。先須練其氣。欲致勝於敵者。先須治其心。故氣不練。則不銳。心不治。則不定。氣不銳。則有技不能施。心不定。則遇敵不能制。心治而定。氣練而銳。少可以敵衆。小可以制大。

兵之練銳。必先練藝。厚募教師。分曹專習。先授口訣。後習手勢。一兵止。令精一藝。不使冗泛。已精本藝。則更兼之可也。然必有分練。有兼核。有總勵。什以課位。隊以課什。哨以課隊。把以課哨。營將以課千。把總。連。

經武勝正集 卷一 陣師

望

相技核。毋爲玩愒。而設賞以勸之。嚴令以罰之。又爲累記勤惰。呈大帥以按聞之。殿最之總之。振作得法。則下之鼓舞自神。而立成精銳耳。

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技。技精則膽壯。則兵強也。技之器有大旗。有挨牌。有虎叉。有鈎鐮刀。有長短撿刀。初教各令以本把。習手足攻擊之法。爲總訣歌八句。使其知所持。持日陰陽要轉。兩手要直。前脚要曲。後脚要直。一攷一挑。渾身着力。砍後卽擊。破虜無敵。約教二月之後。已知大意。則擇其足之便利。

手力之強者爲大旗手爲叉手手之便利者爲鎗鎗及長槍刀手其餘爲烏銃神鎗短擡刀手各習二月之後則攻擊之法得矣蓋用棍如讀四書分習牌八旗箭等手如人習一經四書之理既明六經之理亦明也

凡技有五一日遠技二日擊銃也以三發而一中者爲及等九發而八中者爲上等無虛發而能高下左右備盡其巧者爲超等二曰長技三日短技長者槍斃也短者刀棍鎗鎗之類也皆以舞對疾猛不失正法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一 陣師

四三

者爲及等更加純熟能盡其巧者爲上等極精極熟而又身兼他技者爲超等四曰奇技如鏢槍神箭飛刀飛擡之類也及遠命中者爲上等百發百中一必洞人者爲超等五日騎技強方令中舞械如飛者爲上等盤旋上下滾鞍若飛射打擊刺百不失一者爲超等

有兼習者如刀鎗手砲刀棍之類是也有分習者如戈戟刀下大炮之類是也

如戈戟刀下大炮之類是也

主退鈴主坐員主作旗主指揮九者習熟則坐作進退無不合式攻殺擊刺無不如法合千百萬眾使如一人矣

諸守城之所最利者莫如火器然使守城人能用突城人不能避則攻者受屈矣若役攻者能禦守城人稍難雖有利器亦不能施火器且然而究於他技乎故用器者在乎人通變者在乎智必使敵萬變我萬應心運於器之先技妙於神之輪則反攻者爲守而我守者又爲攻矣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一 陣師

四四

什伍之中兵有南北技亦異習在南兵則聽其用南技在北兵則聽其用北技惟火器則無論南北人皆當習之而又人人皆當習南中之火器也于是多爲部分量其多寡分別步騎車三用而隨之其步兵果敢精捷者爲上騎兵以輕捷驍健者爲上車兵勇力謀火者爲上其餘各記其類而分記之

從而輕捷者習騎戰驍而有力者習車戰驍而疾走者習步戰而通變者爲間諜輕而銳者爲斥候壯而明達者持旗鼓弱而無能者爲廝養八者各適

爲將者雖司旗鼓然使技藝所恃則膽必自法句龍
身先士卒况將不習藝平時教閱卽有正法花法亦
就從辨之如該取花法爲是則雖日訓日練終無實
用值事不小惟將如武藝則教師訓練自以正法爲
教勿以花法混入其中矣且器之長短各有所宜將
一習之則知某器可用于何地某器可用於何陣而
器械自然精良斷無朽鈍不堪之弊耳至于火器尤
軍中利用品製多門萬物不一將必自知之精一一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陣師 四十五

經武勝畧正集

卷

.. 旗

四十五

此勝之主也。

兵將纔聚人馬未相諳識不可與師攻討謂將不識
兵兵不識將雖法令嚴明人心未附主將須親行詢
問材技勇怯高下選棟堪可作何任使曉諭賞罰立
定信義犒勞激勵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
熟練然後料敵興師戰無不捷

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聞鼓則進。聞金不止。雖百萬之師。對敵如羊。納虎蹊。昔水廵教戰陣。今本將名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廵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 — — — —

野

散髮能不一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勦擒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練卒一事爲兵家至要考諸古人之藏古人之事
旣彰明如彼但陳練之書汗牛充棟法廣而無涯
擇要所述從余特約其要者寫爲鄙議一篇見卽
教習教養之方有兵責者毋以爲未務也
三八之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

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錙銑之用。中夏教蒞舍。辨
號名之用。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
立三表。教坐作進退之法。其制莫備于周禮。一書
春秋之末。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
夸競。而秦更其名號爲角。何足稱哉。前漢嘗以
九月會都試。課殿最。東漢以立秋日肄兵習戰陣
之儀。然其法不詳。唐制仲冬之月。講武于都外。季
冬之月。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習騎隊
法。其嘗時操演。則以八月教藝。五日教旗。最爲得
中。至於旗號按五方之色。則有李靖法。若李筌法。
與培添畧無同異。而立旗布幟之圖。載武書者較
詳於靖。宋于仲冬。所司請教武。遂甲令將吏。選閱
軍士。布爲方圓曲直銳之陣。令習知旗幟指揮之
方。全鼓作止之節。行列險隘之路。而其嘗則則有
是。而卓旗。則聚皆集。一照卓旗。則隊頭集等之
節。諸營將校各守方位。以爲營度。教騎卒有五變
法。教步兵有四變法。亦云詳矣。至我
國朝內有京營。外有衛所。將有專司。兵有額數。而

下。十月有營度。每承平日。各軍紀。地。營。法。
文。何。蓋。於。事。舉。至。兵。不。識。將。將。不。知。兵。一。日。典。師。
不。幾。舉。市。人。而。戰。我。偶。覽。武。備。紀。教。諸。書。深。嘆。總。
戎。公。計。兵。諸。制。之。詳。妙。也。大。抵。謂。教。旗。先。練。耳。
日。耳。日。既。神。可以。應。節。教。之。場。操。南。北。之。兵。異。則。
有。南。兵。操。法。非。兵。操。法。水。陸。之。兵。異。則。有。水。兵。操。
法。陸。兵。操。法。最。其。最。要。者。原。莫。妙。於。營。營。莫。妙。
於。分。營。練。莫。妙。于。分。練。分。練。之。法。在。于。換。牌。自。一。
隊。起。至。三。隊。畢。合。一。旗。練。自。一。旗。練。至。三。旗。畢。合。
一。哨。練。自。一。哨。起。至。三。哨。畢。合。一。司。練。自。一。司。練。
畢。合。四。司。練。自。四。司。練。畢。合。各。營。練。雖。三。人。五。人。
十。人。亦。可。練。亦。用。戰。法。亦。有。奇。正。即。射。法。雖。五。步。
之。內。必。持。滿。而。射。故。雖。三。人。五。人。亦。用。法。原。亦。應。
令。眾。士。皆。然。且。令。眾。之。操。須。射。完。事。在。主。帥。目。力。
有。限。不。能。遍。閱。在。士。幸。花。正。難。混。無。以。見。長。不。如。
少。操。得。以。盡。力。較。閱。友。覺。親。切。射。給。予。百。人。資。戰。
獎。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
戰。教。成。合。之。三。軍。是。足。也。雖。是。而。柱。旗。不。亂。其。色。

鉦鼓不惑其聲。毋不格其手足。以之行。行伍止爲營壁。非所謂堂堂陣而正正旗哉。甚矣兵之不可不練也。喻太猷曰。兵說不安。不學爲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長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套爲尚。終年肄習。竟無精兵。且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人發。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勢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皆于一二勢者。詎可謂無精微之理。而不學也。雖然。技習之名。不可枚數。教習之法。不一其方。皆以

捷作止便利也。議者謂車者有廊之城。不秣之馬。騎者一息千里。馬輕人逸。

國朝鹿角武剛之制。甚備車重矣。糊椿課養之法。特詳馬重矣。余以爲車馬步各有所宜。舉步兵而車騎可見也。今兵氣委弱。所當速振。無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乘今虜運之衰。及時練兵。以挫其氣。斯爲久安長治之圖也。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目錄

卷二

將衛

將權

府任

合志

和輓

自下

英傑

勝畧正集

膽略

卷二帥師目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序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將衛

府任學術
合志學術
和輓學術
自下學術
英傑學術

夫人柔順安忍。失於決斷。可與修節。難與權宜。強悍剛勇。失於積慮。可以守難。難與持久。貞良畏慎。失於狐疑。可以守成。難與進。始清介廉潔。失於拘局。可以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於通超。可以深慮。難與應機。

經武勝畧正集卷二帥師

將有五危。必先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論大理。必先則忠。廉潔則有守。愛民則與士卒同甘苦。可殺可虜。可煩。亦就其僻處。乘之。

古語云。目前代賊。固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能。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關玄之善也。乃苻堅之不善也。嘗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勒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堅為垂所

脂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
術焉符堅之謂也

乘人不善而掩之寃非長策須恃吾有以待不可
攻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
攻在於意長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固在於
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察在於取諸得家
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尊在於增錢而任於多私不
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聞

經武勝器正集

卷二 神師

二

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奸利害在於
親小人臣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夫主將之術務說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
與衆同好勝不成與衆同惡勝不傾軍議曰未能制
剛者能制柔者德也剛者張也詩者人之所助處
者人之所攻未有所以說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
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未小見人莫能知天地神
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
隨故能國治無難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審定九夷知

行以爲大經
而此其要
機微之間

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殺若能守
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軍議曰能柔能剛
其國爾光能弱能強其國爾彰純系純務其國必削
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端末未見驚疑鬼神然所貴乎將在能正能用
不測不爲不測用若端移機詐則不免小有才矣
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議曰將
能清能爭能平能整能受讓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
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

經武勝器正集

卷二 神師

三

之智聖明之慮負蒞之言廊廟之語與衆之事將所
宜聞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
也聚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退良策不欲
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紀綱散多喜
則不威多怒則人離多言則機洩多奸則智惑寬則
法弛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目昏則下無功
將納諫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
浮賤貨擗色所以目繁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機遠

慮所以不失委時變所以建功想知篤行所以諸
愛聽善斥變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
言所以服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今鑑古所以昭
衆卑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
正其形欲端勳欲如風止欲如丘陵勳欲如雷霆機
欲如鬼神思欲如昭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
當國之大命矣

世俗談兵謂將帥專恃勇力觀此吾議論必有聖
賢仔細工夫方堪推轂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陣師

四

蘇子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麋鹿具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小勝益怠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
欲爲所以養其心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計後則不可犯
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豈得不愚夫使士愚而後可
與之皆死○凡兵之動如敵之主知敵之動而後可
以動於陰○又施兵於封中非謂禪之於民也其意之
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儻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陣師

五

禦而蔑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
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
不至於必敗○尺璧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螭螭
走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陽而後
知則鳥獲不敢過冠冑衣甲操兵而戰則童子彎弓
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大能以形固則力有餘
矣

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垂著篇
籍當此之時令從速橫轉相攻伐代爲雄雌齊慙以

華福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
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

將學有深淺故肅清同師而勝敗異將實有文武故
形勢相牽而嚴厚分

王鳴鶴曰教練之道只要三軍之衆開吾節制明吾
紀律聽吾金鼓至於臨戰時作用却在將帥與兵個
與

為將之道師心者不精先覺者有證驗勝巧者不過
習者之門使為將而不讀兵法將何道之從蓋兵法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陣師

六

乃先哲之精蘊愚而習之可以長智智而習之可以
通神

凡為將者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
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

之宜也情者言其心思可否之實也立六國於陳涉
所謂多已之黨而世秦之敵取非共有而予人氣虛

也如良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
聲名而受實禍也故張耳陳餘酈食其所說同

而得失異同事而異形者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

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變此同事而
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汎上孤軍必先無二而趙

以內顧之士攻之彭越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
而謀以怠惰之卒廢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

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
與時運移應物變化自在為將者司之而已

漢建昭時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不為康居
王應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西域副校尉
發法勝畧正集

卷二 陣師

七

陳湯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
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

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慄悍好戰伐
殺取勝之必為西域患如發也田支士跋烏孫

衆兵直指其城下彼必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

晉武皇帝泰始八年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
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

高計者輒欲以辭滯使不得言軍吳境刈穀為糧

孫內不重公
人四說

之所送納償之。每遊獵。骨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祐與陸抗對境。使命嘗通。抗遣沽酒。祐飲之不疑。抗疾祐與之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抗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守分界而已。

古來名將各因學術所得。爲克敵制勝根本。而以寬仁信義稱最者。無如羊叔子一人。

薛仁貴從征遼東。乘勝領二十人進攻扶餘城。諸將

咸言兵少。仁貴曰。在生將善用耳。不在多也。

唐沐瑋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

儒所爲將畧。誰則知之。

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曹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諱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

璋將兵紀法嚴密。綜理周詳。禦李邈父子。暨西羌諸虜。皆使畏服。不敢動。是父彪以仁厚勝。璋以威明勝也。

宋高宗命岳飛討江廣群盜。飛至虔賊悉衆至。寧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卽馬上擒之。圍其餘黨。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因授將佐方畧。悉破降之。

韓雍曰。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敵。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宰我薄人。單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遂會諸軍出東道。遣福將平陽。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帥師 九

嗣諸賊又進。平修仁荔蒲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進攻。大破之。天順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平壁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焉。

襄毅行兵。多以威嚴勝。若稽往代。惟孔明治蜀。牢素取陳。可以方之。較諸叔子之寬信。武惠之仁厚。不啻星淵矣。觀此見將術不同。各居其至。則異道而齊勝也。

將權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知兵之將國家安危之主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必通九變之利必察六敗之道靜以幽正以治合利而動必取于人成大功而爲三軍恃也

夫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信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必勝不勝必探諸道方可必戰無戰不然畏此簡

經武勝墨正集

卷二 帥師

十

書又當恪共君命矣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內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不得已而用之無失於上無地於下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失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宜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剛滅也

軍尊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軍捍晉燕之師且曰臣素

卑賤君握之加大夫之上權輕顯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直既辭與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晚至且曰何後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爲相送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皆震懼於是逆擊燕燕師遁遂取所亡之地而歸

經武勝墨正集

卷二 帥師

十

斬莊賈法令嚴明至此故不戰而屈晉燕之師

燕田單圍莒卽墨三年未下或譏之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援直欲久仗兵威服齊自王耳昭王置酒大會引言者穰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遣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被齊夷其宗廟報寡先仇齊國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故

何敢言此乃斬之遣使立殺爲齊王殺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縣是齊人服其義請侯服其信莫敢有謀者。

衆殺久頓齊城。故末問者之口。燕昭王說仲義使殺感恩恩奮淺得馭將之道。主權將權均爲不替。楚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國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不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不引兵渡河趙趙食并力攻秦乃饑民貧卒食半菽不引兵渡河趙趙食并力攻秦乃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陣師

主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手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撫髀曰吾獨不得頗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勿能用也上曰何以知之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間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所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士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是以匈奴遠避虜曾一入尚擊斬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之吏則其爵罰作之孫此言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悅乃而官之

文制客則將權輕委任疎則成功少築壇推轂吾安得蕭焉而數奏之

漢景帝三年拜周亞夫爲太尉會兵榮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陣師

主

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高侯等絕吳楚兵後糧道。吳兵乏糧餽。數欲挑戰終不出。

往梁救梁。非所以救梁也。委梁不收。使吳盡銳于梁。然後乘虛絕道。則堅壁不出已勝。推鋒破敵矣。於不奉詔見分間之權。於絕糧見運籌之勝。

漢陳湯沈勇有大略多策謀喜奇功。因郅支不奉詔說甘延壽發屯田吏士及烏孫衆襲擊之。延壽欲奏

經武勝畧正集卷二師師士

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廷壽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堅子欲沮衆耶。延壽從之。郅勒行。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進薄城下吏士大呼乘之。康居引卻。漢兵四面推衝。兩並入。單于被創。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百。竟以昇得者。

諸葛亮以馬謖才術過人。遂加器異。每與談論軍事。晝夜不倦。至街亭敗績。遂收殺之。蔣詵謂亮曰今天

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自今以後。明罰思過。厲兵講武。較變通之運於將來。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脩。足而待矣。

秦王堅委任王猛親舊不能間。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四上。堅不允。猛爲相。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歸之。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後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

經武勝畧正集卷二師師士

當罪。國富兵強。戰無不克。及攻晉陽。使將軍徐成規。燕軍。過期當斬。鄆羌固請猛赦之。陳于渭南。陳師誓衆曰。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與諸軍深入。當竭力致死。立功報國。衆踴躍競進。望燕兵之衆。謂鄆羌曰。非將軍不能破敵。勉之。羌要以爵賞。曲意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矛。馳赴燕軍。燕兵大敗。長驅圍鄆。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百姓安堵。

符堅委任王猛。太后弟德有罪。猛不待奏下。已陳

屍于市。雖豪飲踈戚號重焉。及爲將。邪羌燒法。赴功而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如馴龍沒虎。以成功業。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猛之謂乎。

隋楊素用兵多權略。取衆嚴整。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至令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至於有功。爵賞不吝。雖微必錄。是實無不勝。所至有功。

唐李光弼治軍嚴整。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將士保其嚴兵。馬使張用濟謀逐之。蜀因來謁。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帥師

十六

賁而斬之軍肅然。賁應元年。絳州諸軍剽掠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令郭子儀知諸道行營。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孫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曹瑋知渭州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斷路以阻行者。管軍閻揆。芻者八人。道其壘。海怒而驚之。視事者以告宗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

客海具伏。卽械繫之。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而謂其失。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股慄。

岳飛受命討楊太千洞庭賊黨王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無生理。遂降。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夜宿民閭。門額納無敢入者。所頒犒賞秋毫。不私。嘗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景泰朝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事。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帥師

十七

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于敵。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雙道且無故而弃。祖宗所設地。不許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撞徑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蜂起。前後命將督兵。皆出於謙。號令明。審動合機。空雖宿舊勛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憐憫。効力焉。

肩任

將未受任。軍事在君。將既受任。軍事在身。故不當以
身視身。而當以軍視身。身視軍。毋任威。威有本。養不
重。則不威。毋任明。明有本。中有欲。則不明。毋任勇。
有本。懷不義。則不勇。毋任斷。斷有本。律少與。則不
斷。小惠弗備。小信弗孚。小不忍。則亂。大謀。惟廉。惟虛。惟
和。惟慎。時察士卒之饑飽勞佚而甘苦同之。是生共
之。惟赤心置人腹。集衆思廣衆益。謀定後戰。是之謂
戰勝於一人。

經武勝事正集 卷二 附錄

大

漢光武時。武陵蠻亂。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慰
其老。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笑曰。曩錄裁是翁。遂率軍征進。謂友人
杜諱曰。吾受國恩。年迫且索。常恐不得先事。今獲所
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
得調。介介惡是耳。
漢明帝永平時。班超與從事郭恂使西域。行到鄯善。
鄯善王未起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屬明者。親
未萌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詔。

經武勝事正集 卷二 附錄

十九

詰之胡曰。匈奴使來已三月。去此三十里。超乃閉待。
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鄯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虜禮敬即
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
之奈何。官屬曰。今在危區之地。先生從司馬超。日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計獨有死。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
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
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先無所名。非壯士
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令
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當鳴鼓。大呼。餘人
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
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
餘百許人悉燒死。於是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
聞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後勿復與北虜通。虜叩頭
願屬漢。無二心。

魏王珪。圍中山。燕清河王會表求赴難。遣將軍
薛琚。崇將兵爲前鋒。傳嶺虛龍。近百日。會遲留不發。

王寶切責之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還留
月餘俾使輕軍前行通道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
欲行餘崇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
以收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
臣節不立更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俾給
步騎五百崇至漁陽遇魏兵擊却之衆心稍振會乃
上道

隋閻皇中番禺夷反嶺南驛動高涼洗夫人遣其孫
馮曉將兵救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曉繫
獄式嚴署正集卷二 帥師

更遣孫益會三藏寺合擊仲宜宣衆潰洗氏親拔
甲乘介馬張錦繼引發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
若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封拜嶺表遂定
上拜益高州刺史尉沈氏譙國夫人開羅府置官屬
給印章聽便宜行事番州總管趙訥貪虐程豫臣叛
夫人上封事論之上致討於法殺夫人招慰臣叛夫
人親載詔書誦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
以一婦人而忠順播當處繁治劇庶惠並著歷
來罕見其比

唐李靖統兵討突厥破之頡利遣使人見謝罪上遣
唐儉等慰撫并詔靖將兵迎之頡利雖外為卑辭內
實猶豫靖與世勣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磧北
則難圖矣今詔使至虜必自寬萬還萬騎襲之可不
戰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
曰此許信之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
發世勣輩之虜不知兵至衆大潰餘酋乞降露布以
聞

金人敗盟南下劉錡率兵登陸趨三百里至順昌城
經武嚴署正集卷二 帥師

謀報東京已降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料則能
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為
守禦計時諸軍皆以金兵盛請以精銳遮老稚願流
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已陷幸吾全軍
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
部將計清奮議與錡合錡喜鑿舟沉之真家寺中積
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分命諸將備戰守錡躬自督勵取劉豫所送輿車以
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悉焚城外民居

六月粗畢而金兵已涉穎河遂圍城鉤預於城下設
伏擒賊將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鉤
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眾既而金兵薄城鉤令開
諸門金人疑不效返初鉤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
至是與計清華蔽垣爲障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著
於城或正中垣上鉤用破敵弓翼以神臂還弩自城
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還擊溺
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顏昌已四日
金兵益盛乃移營於李村鉤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
殄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
兵退五十里鉤復募百人往或請斷枚鉤笑曰無以
枚也命折竹爲節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
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滅則匿不動敵大亂百
人皆聞吹聲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
盈野退軍老姿潁元末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眾
十萬來援鉤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
具舟全軍而歸規日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
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敵然有進無退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帥師

五

日府公文人猶善先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
兀木又乘吾軍一動彼繼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
朕所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俛國之罪
眾皆感奮曰惟太尉命鉤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
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
綽路騎中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如何
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詞譖和使守
東京國遼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木問之對
如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鴛車砲具不用而
械成等還鉤至城下責諸將帥喪師眾曰南朝用兵
大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鉤遣取調約戰兀木怒曰
劉鉤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趂倒耳
調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
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
遲明鉤果爲五浮橋於頰河上且誘頰上流及草中
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
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
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鉤士氣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帥師

五

開戰軍皆休番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遣木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進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庫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許明日兀木拔營去鈐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木披白袍乘甲馬以矛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鐵浮圖戴鐵兜半周匝縱長箭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木控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每以鎗標去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陣師

五

斃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鈐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鈐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餉戰士如平時敵被靡不敢近食已散拒馬木深入斫斷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黜之遂還汴

正統己巳虜酋也先犯破界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

猖獗王振遂挾上下詔親征留于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捕之王御左順門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茲起直前搦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拯之立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極願者義激無罪少遂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於是王乃起謙出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而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奪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陣師

五

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肅州兵備陳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使後効弱未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謀巴恩等殺之土魯番報肅州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

合志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秦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經曰。夫主將之法。務援義。義之在心。賞祿有功。過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下。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用兵之要在崇禮重祿。尊以爵。賚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屬以義。則士死之。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神師

二十一

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心離。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謀欲密。士卒欲一良將。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引兵自與。動遠於衆。專任自己。聚散任心。公議所私。禍殃是從。夫戰兵先欲專。一專一則十人同心。十人同心則有千人之用。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

之稱幸然

秦則四突。趙王召群臣議救之。廉頗樂乘曰。道遠險。難救。趙奢曰。道遠險。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遣衆令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軍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趙奢曰。夫老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秦聞之。將軍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旦夜距。鬪與五十里。而軍壁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軍士皆歷請諫。奢進之。歷曰。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神師

三十一

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請刑。不許。歷復進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圍與而還。古語云。師克在利。又云。廣衆謀。集忠。益使趙奢之計。都令上主。則閑與之夜。不行。許歷之諫。或違於奢。則北山之捷。奚自惟奢之拾策。不遺。細微王之任人。言指衆志。斯功之所以成歟。劉先主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

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於是三顧孔明。於隆中。開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先主之於孔明。真可謂志同道合。三代而下。罕有其儔。

曹孟德遣將幹私行詔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周延韓與周觀營中行視船尾軍資器仗說運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

程武寧正集

卷二 師

三

之義。內結骨肉之親。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

秦苻堅加于猛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四上。堅不允。曰。朕方遣查四海。非卿誰可委者。猛為相。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繇之。則明清肅。善惡皆白。故雖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強。戰無不克。堅敕太子宏及次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堅雖胡虜。其任猛一事。明斷不撓。聖畧中原。抗衡華夏。豈無其自。

符堅議侵晉。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二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十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不聽。有肥水之敗。



和輯

韓克仁相。將相和則士豫附。

軍謀曰。後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建於衆。無
逆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

莫于曰。凡兵有同。上下相咎。是爲事機。

凡人當功罪相賢。各相軋之際。誰無競心。但國家

事大。一身事小。我早日修怨。搆隙而一嘗。營發。誰
肯同仇。且不無幸。敗而下石者。故必盡捨。故府平

心怡氣。積寸心如海。潤天空。任彼以不情。加我以

經武廉集正集 卷二 陣陣

三

非意。衛我以抗顏。拂我總如飄瓦。虛舟。而一以和

爲相。與如是。則人縱暴戾。相加久。將自化。我惟不

疏人自廢事矣。

趙簡相如。爲將以勇。聞於諸侯。位在廉頗之右。廉頗

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

爲勞。而位居我上。吾不忍爲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

不肯與見。每朝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

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舍人與相諫曰。君與廉頗同

列。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尚羞之。

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

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

將軍。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

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荆至相。相門謝罪。相與爲驩。

書稱實錄。詩著靖恭。臣工未有不和。而克濟國

是者。後世有後私懷怨。更冒以殺上。引爭如虎之

名。不有愧于廉頗多哉。

經武廉集正集 卷二 陣陣

三

漢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得

戮之。於市。復以爲耻。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劍之。恂知

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幸有

愛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蒯相知。不畏秦王。而屈於

廉頗者。爲同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得忘之乎。

乃勸婦縣盛供具。儲酒饌。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

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

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勸道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

同。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

院安得私聞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

漢張真坐黨禁免官凡諸親舊莫敢爲言惟皇甫規前後六七薦舉及規爲度遠將軍薦真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爲異副從之

天下薦舉賢才者有矣時肯自乞冗官居人下者乎不特同寅協恭而已書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規越人遠矣

漢皇甫規累欲求退數上病不免聽會友人喪至規

經武勝學正集

卷二 帥師

三

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井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遣軍管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欲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無所問

吾當爲朝廷愛才忠臣之心大臣之器

曹公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田邊曰賊至乃發及是薛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奉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較至此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

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如何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出

釋私憾以濟國是較之蘭賈不爲多遜

唐至德二年賊將尹子奇寇睢陽時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無算衆氣百倍遠謂巡曰遠儒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

經武勝學正集

卷二 帥師

三

爲公守公爲遠戰自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援戰同籌畫一出子巡賊遂夜遁

經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遠之所謂不能正其所謂真能同垂青史顧不偉哉

晉武帝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空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

適冠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濟大悅

金人攻淮甸諸楊存中同都督江淮事令諸軍各守
分地不相統一楊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
爲援帝親禮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
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紀武勝王集

卷二 帥師

岳

自下

司馬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等上苟不伐等則
不驕矣下苟不伐等必凶等矣上下不伐等如此讓
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下言
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達其罪上下分
惡如此讓之至也

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龍竄僕從蓋之以蔽霜露如此
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不索自己竭
人之死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以已

紀武勝王集

卷二 帥師

三

頌也而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
矣

漢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
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
論功異常獨屏祠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
乃更部將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先武以此多之

吳陸抗陷西陵誅夷闢族及其將吏修治城關東還
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舊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馬

荊州牧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曹操以子璋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璋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璋乃倍賞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特擇在長安召璋詣行所在璋自代過鄴太子謂璋曰卿將有功今面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嘗若不

足者璋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大喜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帥師

美

街亭之役有勸孔明更進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其谷皆多于賊而反爲賊所破者是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自今有忠利於國者但勸我吾之關則功可

踴足而待不然兵多何益

史天澤征益都李壇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

景泰中詔褒于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邀功賞能

無愧哉上疏固辭

英傑

齊有公曰大爲將者務攬英雄之心羅其英雄則敵
同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
則政行而無怨

司馬微曰臨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聰明秀出謂之英雄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
力也莫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

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
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者志亦小才大者
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以爲致御之術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陣師

三

項羽擊秦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奉餉道羽自
悉兵渡河既渡皆沈船破甌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
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
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
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
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
而前莫敢仰視羽於是始爲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當秦之強天下莫不震懼救鉅鹿者十餘皆閉壁

雖伏獨羽以孤軍直進破軍禽將誅無道秦其英
傑之譽至今讀史尚有生氣

沛公謝羽鴻門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張良
出見樊噲告以事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髮皆
上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莊有噲立
飲噲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
辭

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復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
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實不酬勲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陣師

三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感激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
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
大潰明日又令軍至城下巡出戰盡夜數十合屢摧
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
擊者賊聞達旦設備既明巡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
城內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各
將五十騎間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兵
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齒爲矢中者喜
巡矢盡走自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

日子奇乃起子奇復寇睢陽圍急巡令南霽雲犯圍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勸霽雲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

人之大倫大節君臣也父子也食君之祿任君之事變生一旦畏懦苟容真婦人兒女子耳當時貴爲鄉閭親連肺腑俱顧賊自金而損斥疎遠之臣

經武勝集

卷二 詩師

四

碎首孤城紛叠賊手離其英傑之氣錄天賦撫而保養若回以致播越何哉

宋紹興十一年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營師濟江晨炊玉麟堂先進者與黃金一兩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囑師允文至米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懼賊兵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

稿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誰其咎耶允文叱之

日危反社授兵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舟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倭揮雙刀出士殊先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

經武勝集

卷二 詩師

四

從山後轉出敵疑沒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渴劉鏑問疾鏑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之矣

自古濟大難定大器豈必盡錄武臣入則謀謨廟堂出則勘定亂略如張雅陽虞允文者上儒者中之英傑始可免司馬微不達時務之前

廣意氣自如
救出入關騎
父子勝辱
大過人

膽略

尉繚子曰：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

又曰：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

漢李廣將四十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合四萬騎圍廣軍。廣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得與數十騎馳，直貫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帥師

聖

胡陣，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陣，外翳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或者過半，天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

吳漢每從征伐，帝未安嘗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惶懼失其管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勵器械，溫楊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狀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將五萬人救之。

超召將較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于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繇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帥師

聖

非有運輪何足愛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諸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高果遣騎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漢明帝時，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遣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縛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敵百級。虜繇此不敢向雲中。

晉元帝命周訪征杜弼發作格梓打官軍船艦訪作
長岐抵以拒之格梓不得爲害賊又遣將張彥潛豫
章訪擊彥破之時訪爲流失所中折前兩齋形色不
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矜力不能敵乃密
遣人如燕抹者而出于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
軍至矣皆驚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
官軍已退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
其不至也當還兵空促渡水北旣渡斷橋訖而賊
果至隔水不得進于是遂歸

魏武勝畧正集

卷二 陣師

聖

觀其征杜弼而漢河定非助佐以才焉克有濟

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剛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
兵有萬延營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
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韋叡會焉賜
以龍璽即日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經
宣陵大澤過潤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
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
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至邵陽景宗見叡甚謹帝聞
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

塹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
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齎粉入
城使固城守潛行木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
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
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
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叡
乘素木與魏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憚其
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散于城上厲
聲呵之乃定

魏武勝畧正集

卷二 陣師

聖

隋以楊素爲行軍元師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
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
騎稍後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
也候其頓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
遁積南無復虜庭

唐輔公祜反寇壽陽詔李孝恭討之將發大誓士杯
酒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曰禍福無基唯
所召爾爾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君憂公祜猶惡其盈
今仗威震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投首之祥乎盡飲

魏武勝畧正集

賊心為安公祐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
不出遣奇兵絕饑道賊餓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
使銳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發而兵卻
賊退北且遣還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公祐棄營而走
追生擒之江南平

賀魯與虞本昆屬律吸數百騎西走蘇定方令副將
蕭嗣業回紇婆調起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任雅相
領兵絕其後會大雪更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
合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勸兵進至

武勝縣正集 卷二 帥師

聖主

賀河與媚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
公牙山方賀魯將敗定方縱擊遂大破之

未嘗擊賀魯與李靖乘水擊蕭統一法皆是攻其
無備也

宋欽宗時女真入寇京城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
神師道請啓城南壁聽民出入如嘗金人有糧過偏
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遣付以界旗
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候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墮
歸扼而遮諸河執攻不可

未定可擊

宋宣和間康王至相岳飛因劉浩見命以鐵騎三百
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園與敵相持于滑
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
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敵有最將舞刀
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踐開德
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
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宋宣和二年岳飛將兵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
經武勝縣正集 卷二 帥師 聖主

以箭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
至鴛鴦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
諸營門衆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
之至秋弓右運子橫衛其陣賊亂大敗之

元末之杭州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
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衆其可用者結以恩遣
還令夜所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
無見糧將士恐饑不敢擾民金所藉兵爭來降附

迭降者縱火于內而乘亂擊之于外得夾擊之云
亦亂而取之之法。○用降者全在察其可用。結之
以恩不激亦不可輕用也。

宋李寶寧陷金援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諭盟將歸

海道從折江等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寧困召對詢

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投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平

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寶寧行軍士爭言西北風

方動迎之非利寶寧下令散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

洋行三日風甚作舟散不可收寶寧慨願左右曰天

經武勝軍正集卷二附錄中

以是試李寶寧寶寧心如鉄石不變矣解酒自誓風即

止明日散舟復集趨聚乘機遠適大風復作海濤如

山寶寧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

聞海州道麾數十里寶寧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

非我善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擐槊前行遇敵奮擊

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引去

經武勝略正集帥師目錄

卷三

威望

識量

寬仁

廉謹

明察

剛斷

幹敏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帥師

詳慎

公普

卓識

先見

正論

馳譽

審慮

定謀

備前

經武勝略正集帥師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南墓碑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威望

軍識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威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選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赴境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帥師

漢先武時匈奴人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天子召李廣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周訪在襄陽務農調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王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名既著遠近從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州郡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害辭不自許公顯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

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家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數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

隋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韓擒虎有文武大用夙著威名拜為廬江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懼及伐陳以擒為先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表支不絕陳人大破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間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賢收為質經武勝集正集卷三 四 師 二

若所敗棄軍降

唐高麗餘東叛起薛仁貴為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遣西不拿爪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來州久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光鑿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前進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

田承嗣傲狠不軌郭子儀嘗遣使至親承嗣西望拜

指其膝謂使者曰結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情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材類如此

張用冠江西用亦相人岳飛以書論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建寇范汝為節節鄧武江西安撫李回徽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機撞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經武勝集正集卷三 四 師 三

宋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岳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南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鄧唐鄧信賜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屯鄂兀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筆命飛解圍從兵趨應陽脊已賊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機忠精忠於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

韓世忠言淮陽賊堅守不下兀木與劉觀皆至世忠勸陣前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驃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

導戰二人遂引去，詔班師，使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元本犯河南，命李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璧縣。元本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浚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元本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冒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走戰，後以奉旨監護，慮走顯忠，遂各以軍還。

魏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幟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臺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

咸望動人，一箭魏勝，竟認作一旗，一魏勝矣。

王黼西巡，陝西宰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窮不取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資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曠復總督軍務，脩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驛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進，獲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與思機發驕威名甚盛，至是凡三幸師南征矣。

識量

陰經云：將者國之輔，明主所以擇將者，量其材，遇其用，監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遠望，徐視審聽，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淵之深，不可測。然後察其賢愚，擇其智勇，事乃可任也。

漢馬援務馬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其故人曰：「滿其門，諸曹特白外事，援輒曰：『此承侯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寇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陰經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寇反百姓奔入城郭，秋道長諸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

笑曰：「燒房何敢復犯我？」曉秋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魏太祖時，荊州未定，遣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停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及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夜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賈耽爲義成軍帥時，謂清李納雖外奉朝命而心嘗

番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路經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既曰與人都近奈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潤清將士心服之

東晉末劉道規爲荊州刺史叛臣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絕都邑之關荆楚既破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連曉不閉衆咸懾服莫有去者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帥師

六

唐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杯酒受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無基唯所召耳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愛公乎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乃安

唐太宗時薛仁果率左右一千餘騎追奔直趨折塋以乘之仁果列陣城下太宗據渾水以臨賊陣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號將洋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

唐裴行儉平都支逃旬獲聚寶不貨番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馬璣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此必錄本來譏養若一時強制亦不能神色裕如若此

唐柳恩嘗約郭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顧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柳恩泣曰非公長者得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帥師

七

無致疑乎

後漢誅王郎敗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畢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

元海都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謂伯顏父居北邊與海都迨好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候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爾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文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敵何不養軍於大夫伯

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遵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滅。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中。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抄以印前行。

且戰且却是誘敵之法。將以脅之也。若防禦則不可如此。

胡惟庸為左丞相。檢而貪。以徐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閹者福壽使為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為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人

九

寬仁

太公曰。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仁則愛人材也。有仁而不忍人者。過也。

自古行師。貴仁。然弔民伐罪。誅暴除殘。樹德以滋去惡。以盡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越棧了。辛致吳宮之沼。楚遠增策。自貽城下之擒。故曰。義者仁之斷。

漢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上召超還。以任尚為節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九

而小人假承君後。任重。應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安易叛。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知室為侯。易。寬小過。退大禍而已。超去。後尚為節護。超曰。我以為君當有言。果小。平。平耳。尚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九

大寬易。大東。漢。月。之。用法以嚴行惠。以怒。兩道算行。殆可行。一如一人矣。

昔以平祐為平南將軍。市將兵進據險要。開建五城。

晉張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此
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焉。

當日晉強吳弱。時又暴虐。祗以威德懷之。正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使非陸抗。固絕其間。吳其沼
乎。

唐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私結部落
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成者。夷居朔北。既親
屬。分住私相。已還。儉並不拘責。賤但存紀綱。羈縻而
已。及儉後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三 陣師 十

進討。仍起儉為使。就觀動勢。儉單騎推誠入其部落。
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啓頭而至。便移就代州。部督
儉遂親課。帶田每年豐熟。其私蓄官則易生。駟後
公請利權。擬充貯備。普人立從。遂軍人拔其利。

宋開寶中。江南李煜遣使。請以臣禮。詔曹彬
率兵先赴荆南。發舟艦。滿江。騎士水陸齊進。太祖
語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惟示威
令。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彬等率士卒晝夜攻城。長圍
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及壘城將陷。彬又使人入諭。

曰。事勢如此。所借者一城生聚。爾能歸命。策之上也。
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禁。暴之。今兵不血刃。
懾諸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
歸京師。為朝文武官吏。類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
軍士所掠者。即遣還之。因大搜軍中。莫得匪人妻女。
倉庫府庫。委轉運使按籍簡視。彬一不問。

天雄卒有犯盜者。曹瑋處以害法人。或以為疑。瑋笑
曰。臨邊封敵。斷不用命者。所以令眾。吾非好殺也。治
內郡安事此乎。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三 陣師 十一
不以軍法治民。正其不以害法治兵。寬處即其嚴
處。

廢謹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

尉繚子曰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

漢張良爲安定屬國都尉擊其穰等連戰破之。羌渠帥感良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錄八枚。良重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遺之。威化盛行。

晉加陶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拒武昌賊陳恢侃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陣師

十一

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何爲不可卒恢破之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蘇定方從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恒馬城有胡人降

副將王支度假曰師還而澤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

資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乃分財定方一

不取太宗知之北知節等還逮爲民擢定方爲伊麗

道行軍大總管

西川平王全斌等晝夜晏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

已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

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劉光毅破之于新繁辛

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衆中唯圖書衣裘

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

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

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

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贈等豈惜言哉德勸國之嘗

兵無可議

凡身列薦紳操守第一况爲將者與士卒同寒生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陣師

十三

均利害我沒其利而令彼甯其怨無論素絲一染

更難潔白而一富有事必有掉臂不顧者趙括日

談空談敗可監望不寒心惟猛力修持務期水

陸成獨由全身名外濟國事耳

明察

韓子曰智術之士必遠見。明察不明察不能獨存。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而竟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構我密謀也。使來言語利便。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偏強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詳察之。將我判者。挾之。謀者。反其謀。驕者。反其驕。侮者。凌之。構者。示之。將掩不備者。復之。欺者。誑之。留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之。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帥師

主

後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

彼下一着。我即應一着。彼未下一着。我已先一着。針相對之處。不可差繆一線。輕重毫厘。神哉兵之爲道也。

劉裕攻南燕。有後秦姚興使言晉兵不退。當遣鐵騎。若雖陽長驅而進。裕罵之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雖今能自戢。即速來。劉裕之各辭。促其怒。恐求救燕。裕曰。若肯能救。必畏我知。慕容先遣使告耶。此內怯而自強之辭耳。興果不能出。

行軍如裕。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慕容濟監戍兵于威虜軍。塗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然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胡兵遁去。

宋張公詠平李順之明年。復有劉玘相繼叛。命公討之。既而凱旋。忽有持首級來者。公曰。當奔突接戰之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所未。知復是誰。段倫曰。如學士之言。真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何嘗獲首級。公乃先錄中傷之人。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帥師

主

韓莊討南廣。發寇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莊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旣縛而挾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剖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

師

曰較之以計而索其情。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莫通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

始反受其殃。

吳師敗。越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當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宰

王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

經武勝事正集

卷三 師師

十六

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吳王早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吳王曰。吾無以見子胥也。令蔽其面。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越王東之敗。子胥勸王戒越而爲鄒所阻。卒致沼

吳。今亦肉袒請成。而蓋謂不可逆。天遂以霸越。謀之不臧。是用其咎吳之謂乎。

漢諸葛孔明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北州之望。亮曰。若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芻已來。有累世之恩。而支法嚴。廢立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驕。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敵。實錄於此。吾今威之以

經武勝事正集

卷三 師師

十七

法。法行則知恩。恩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不卒於流俗之議。酌劑乎時務之宜。真天下才也。

漢昭烈伐吳。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拒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諸將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詭計。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代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主曰。夷陵國之閭閻。失之則荆州可愛。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

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遂將進攻諸將曰攻常
在初今諸要營皆已固守擊之無利逼曰彼更事多
其軍始集思慮精事未可干也今相持久不得我便
兵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
營不利逼曰吾曉破之之術矣乃教各持一把茅以
夾攻拔之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謝裕
激嘉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符氏之敗王猛孫鎮
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

卷三 謝裕

十八

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諸從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
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 帥舟師
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瓊瑯所過皆築城
以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棄大峴之險或堅壁清
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
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
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
不能守陰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群臣會
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遠退宜據大峴使不

得入精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衝而南
絕其糧道殺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
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之
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
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是若齊以天道推
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
不能久奈何茆苗徒民先自磨蕩乎不如拔使人峴
以精騎蹙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口陛下必以騎兵
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

卷三 謝裕

十九

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使曰既不能逆戰
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
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
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遁
險士有必先之志餘糧棲敵入無匿乏之憂虜已入
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
步騎五萬屯臨朐間晉兵入峴自將步騎數萬往就
之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曉徐進與燕兵戰於
臨朐南日向晏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

兵出臨朐城中留守必寨以奇兵從間道其城此信所以破趙也人諸還漢等潛師出燕兵後步隨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陣於城南路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火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祿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走達張綱乞師於秦秦王與遣使謂祿曰今達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祿謂其使者曰諸汝號與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

經武勝正集

卷三 詩解

手

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祿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寇冠奄至不審何以待之祿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寄能赴救必畏我知軍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寇見伐齊殆將自謂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一法

晉曰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晉郗胤在荊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齊外暮運於齊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遇難從違恐不堪事其勵志勸力皆此類也胤性聰敏勤於吏職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生無益於時或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前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胤所貯

經武勝正集

卷三 詩解

手

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悉皆此類也運甓情陰是那樣一副勤敏心腸臣工法此當奮職

梁韋叡每晝接家族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嘗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落離牆壁皆應繩罕

書曰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取得之矣

唐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馬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遇皆剽藹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

王將領勞資介無敢往。遂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
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遂又取賊囚給
役左右小違令輒戮。賊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均
玉才之。

遇一事卽有一法解之。此真能幹辦者。

武勝縣志

卷三

雜錄

三

詳慎

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
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
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狄無曠。是之謂五
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

能運妙于能還。欲速者必敗。善思而後善斷。極斷
者失空。

陰陵之失。項羽之勇無所逃。霸陵之失。李廣之智不
能免。吾騎遠出。吾軍遠探。或雪迷路。而士卒易怠。

武勝縣志

卷三

雜錄

三

武勝縣山川。而士卒其辨。或應市草莽而難認形勢。
或風雨晦冥而不見山坂。或星昏月黑而夜入它道。
或人疑馬惑而誤行別徑。是謂軍迷。最爲惡證。在我
有自誤之法。一則揀探馬軍及吾軍將士。皆帶五色
花紙錢替代數杏。及造小布袋一枚。內貯石灰。令滿。
安在搭袋之內。遇白晝兼程。星夜潛發。路無辨認。野
無蹤跡。雪則用五色花紙錢替代之。屬繫掛於茅葦
草木之上。仍以數之多寡。而辨其遠近。次序則積雪
之中。不致迷道。雨則用石灰布袋之屬。印灰點於地。

仍以點之多寡而審其遠近先後之別。前隊先回則添紙錢增灰點而使後隊之不相失。後隊先回則又減紙錢亂灰點而使前隊之不相誤。紙錢則青黃赤白黑五色以表遠近。灰點則以一二三四五數目以表往來。紙錢則收以便袋腰掖而以備緩急。灰點則曳以蔽而用以印點。賊人見之將謂村民祈禱之兵。賊人捕獵之跡而不知吾軍用爲鄉導。後軍欲尋前軍則望此趨向前軍欲追後軍則得此認認是謂日記。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三 雜

三

凡軍中遇天子有制詔或典三軍時下不便於事者不得泄漏於外。卽時回奏謂大虞勝負未知賞罰未定或彼軍未退欲擬抽軍狐疑士衆或改差將吏人情不便之類兵法曰君命有所不受謂不便於事是也。

飲酒不可飲醉。醉後不可行刑。處有所失。行軍在外。遇賊陣吏卒有過輕則拾之重則囚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刑責抑且行軍不利又恐軍心不樂也。唐文德皇后之葬。改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上馬出。

唐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將軍所士及問營納使者至志玄開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執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雖真偽肅軍門爲將須知。

宋狄青攻邕州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暹明青按兵入城招役老壯慰遣之梟黃師安等邕州城下有賊屍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奉青曰妄知非許智高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三 雜

三

公音

晉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虞鈞經曰將納私則士卒盜又曰去私徇公所以存

國

石雄爲豐州刺史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
賜予皆不入私室置于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
此軍士感義思奮發

唐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職名聞人片善扼腕而從

卒獲之曰多捷功于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

經武勝畧卷三

仲師

王

將士以是人樂爲用所向克捷

李勣前忠密後忠唐是箇赤心烈氣漢子散金帛

將士其餘事也

曹真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

賜士卒皆願爲用

成化馬鎮守湖廣都督俞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

曰心腹之憂實無能爲但戎軍蠢黠之利其竊發

可以邀功爲今之計但選精銳密加提防勿蹈前非

其患自息則湖田地高饒之說之說無所蓄積

位後未竟儼置已空機杆機停布何求求竟饒求
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今大加仁恤公以格物廉
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衆職

焉

將有禮將方將無欲將以余觀之無欲尤要蓋公
則法令得行普則上下一體故曰無欲可以爲王
佐

王景文卷三

仲師

王

卓識

經曰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并敵制勝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勝

韓信取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原陰聞漢且襲之也張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問與議欲下趙此來涉而去國遠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夕馳騎不得成列行

韓武勝魯正集

卷三 陣師

无

以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固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三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擒矣

有來雖陰功成得毋倖乎使趙王用左車之說信其危矣何乃來勝而輕越險固也

韓信定臨淄東退齊王田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令人

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界所

公城公城聞其王在楚求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漢無資身之策受辱於穆下無衆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信用囊沙計擊殺龍且

或人與左車並稱卓識而龍且與成安皆以拒諫

韓武勝魯正集

卷三 陣師

无

取敗然則庸師中之任者可無集辭策而折衷乎漢馬援留西州隗囂甚重之以援爲援將軍與決籌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有里間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懼如平生而述盛陳利害以延援入欲援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疑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手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爲使援奉書雒陽援至引見於宜德殿世祖迎

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
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
孫述同縣少相等臣前至蜀述陞職而後進臣今
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此帝復笑曰
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有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帝甚壯之

魏武帝堯文帝卽位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
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欲召仁還宛司馬
懿武勝集正集卷三十一

懿曰孫權西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
患矣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
已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

太宗自將討高麗尉遲恭上言乘輿至遠太子次
出南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
里願委之將臣以時撫威帝不納

恭之仕太宗以勇敢聞今共言思慮深長不以小
害大何其持重若此其爲唐之元勳也豈一勇之
夫哉

李晟屯渭橋賊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安惑退
國家之利達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
勦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
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權臣之過
不啻覆度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

李德裕討僭智高交趾願出兵助討詔以銀三萬
賜之陞爲兵費許戰平厚賞之青旛主戰余謂無通
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是
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

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
因而起亂何以禦之人服其遠畧
宋陳執中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
笑郭遠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

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郭曰
言力微幸徒勇無謀可擒也執中嘆曰君真知兵懷
敏卽覆師矣

六六充將還建康岳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
不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

充不聽

岳飛以復河南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謂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

歷觀古今將相不曰富貴可期則曰垂勲竹帛建尺寸之勲莫不背之貴武穆志存殄賊有功不居而高宗信讒負之亦獨何耶

中書舍人張浚自汴京齎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 帥師

三

還京張浚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浚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浚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海海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浚扈行至應天高宗即位

宋張浚薦劉子羽知鎮江府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燕以憑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拓

巢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

宋知安豐軍趙善湘與趙范范歸蔡出師還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杜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顧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淮陽人始服其先見

宋端平三年趙范知池州史彌遠訪將材於趙葵葵以范對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 帥師

三

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敵兵之計或謂飲兵過飽可以殺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兵而浪戰或以賊詞作願作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作進作退而為寬急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過冠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督或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逼以挫其鋒不來則擢式以壓其境而又觀樂同僚時遣偏師掩其不

德以示取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倚其虛此過冠
之兵也肝膽之冠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遇
今乃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投以勇較募土衆出奇
鼓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陽金陵合肥各聚
二二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身器械必利教閱必衆
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尚念慮必人人思統其上
而充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
討賊矣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計之
患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
視武學堂正集

三十四

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神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取屯。以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六朝君。少召范杲議復今如池州。

峻鋒歷歷、聳動人聽、然片刊板不易之理、所以可嘉。

兵貴選將是
大計也
臣竊謂
遼陽兵何也
吾山路兵甚
多東兵可以
運用而漢兵
則置之守兵
其行不肯發
逆耳

嘉定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安東劉置使許國
縱兵葵至日君侯欲圍賊而坐城寨中悔已
有重愷而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
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二
萬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夾闕而君董之
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
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哉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
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遺老弱以備數
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羸弱徒啓
或心國不聽卒敗

三十五

洪武朝陳友諒寇金陵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
衆皆怛懼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
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獨不言上入內趨召基
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問問計安出乃
與驍矣誘之深入而伏兵殺取之故易耳取威
同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於是決策誘

上問劉果曰吾欲取陳友諒庶士國
容遂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寧之

游竊名號乃心無日。我此不宜久。盛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方諒復攻洪都。上遣率師迎敵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

英宗時。虜報益急。衆議南遷。于謙廷諍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皆蔽庥廩在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來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師

三千六

正統十四年。虜臨闕。意城外塲上等處倉塲草束。計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燒之。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法在目前。若少緩待。下適以宜虜得此恃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先見

為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真偽不匿。臧干察視。小大不能移其稱訂。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九變。固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

漢元帝時。隴西羌反。詔集議。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丞相相等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師

三十七

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信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定。丞相御史皆以為民方收歛。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贏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帛所能解也。于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到臘西分屯三處先遣蕭
駘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
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
大破斬首數千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留屯田備要
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漢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
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陳湯多籌策
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
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

經心勝集

卷三

三

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又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
技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
然今國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
徑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
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
曰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
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富有吉語聞居四日軍
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
決於湯

兵法云兵難豫度湯乃能屈指計捷真坐籌決勝
之上策也知彼知已君子謂湯有焉

唐大軍征突厥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壘壕既周裴行
儉更命使營高岡吏自士安堵不可撥不聽促徙之
比夜風雨暴至前立營所水潦丈餘衆莫不駭嗟問
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
也

唐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

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執

經武勝集

卷三

三

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嬖守
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宐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
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至肅宗至德二上思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
至曲江祭之

無南東之禍則子胥之言不驗無泥水之敗則王
猛之言不謬太宗恩親殺于代遣之後玄宗恩九
齡於蜀之餘忠臣第二爲國遠慮乃思其言而

不用至禍敗已形回恩龜鑑已無及矣。蓋審忠謀于無事之日而豫為圖之之善乎。

李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李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走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使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次之。

宋郭遼謀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遼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入服其先見。

宋宗澤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縣登州結女真盟。澤經武勝見正集卷三神輝四十一

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乃不遣。

澤外拒虜。金內賊羣盜。始終以克復為念。和議為非智慮。忠誠非人所及。

宗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劉錡統軍馬自臨安。沂江。紀淮。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興。即下令。

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降。

紀武勝見正集

卷三神輝

正論

上略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與
衰之事將所空聞

軍議曰國內誼諱臣敢不言是謂亂根

漢馮奉世與其副將嚴昌計以爲莎車日強其勢難

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

車攻拔其城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少府蕭

望之獨以奉世奉世有指而擅矯制命發諸國兵雖

有功功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遂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神師 四十二

發兵之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

奉世不空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

節都尉

漢肅宗新卽位時北虜圍關寵於柳中寵上書求救

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可使鮑昱議

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求之外則縱之矣之暴

夷則傷外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匈奴如後犯塞

匈奴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

所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

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具糧餼倍道兼行以赴其
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
然之遣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授發張掖酒泉敦煌
三郡及鄯善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
車師復降

一番建白字字不可移易

唐德宗時宦者尹元正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

李懷光李晟劾元正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

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神師 四十三

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制忽驚東偏何以待之

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

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有及逆四夷聞之謂陛

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擾西希烈借淮

寧告棄強示弱以招窺覷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

士思復效助行賞今府庫空彈物不酬滿是激其叛

四也旣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資賞與不奉怨言

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粟且罄其大將殺戮

幾盡國之旬時力窮日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愛臣

出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
延渾滅敵不計

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宗澤曰此名爲使
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廷質別
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之使爲
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僞楚求以和議乞斬
乞斬之以破其奸臣澤下戍于人言令廷質別館優
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
縱遣之

經武略集正集 卷三 神師

甲十四

宋宗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
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
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能
隨以獲罪戾者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京師二百年
積弊之甚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
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而河雖
未安寧待一手臂之不伸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
之弗堪且并與腹心而棄之其前後建議輒爲黃
椿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犬以爲狂

極言和金華汴之非語語不依違兩可

宋康王即位岳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善汪伯
彥輩奉車駕日遠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求
敵穴未嘗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
闕以達驛寄官

劉汜戰敗于瓜州命楊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金主
亮死存中輕舟渡江以伺敵金人請和存中奏僕
彼得新主之命無違許之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拒之
江口投書審問若能歸我族還舊壤損歲幣復白

經武略集正集 卷三 神師

甲十五

漢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
其使亟圖恢復

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贖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
伐計于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
遣使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微
信其投書侮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
天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
之則坐弊下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卿之
奏辭退法法當誅於是遂罷人人言賊守處不能談

丞相洞喝始欲歸太王矣。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四十七

號驚

龍韜曰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

論將者率尚文武剛柔以一劍之任爲求技不知容權坐著機操繁縱衝鋒破敵氣奪三軍位司各宜莫容軒輕拔山扛鼎之材蓋不可少也我

高以中山爲大將而每爾開平有陷陣功豈非以疆場博戰端有藉於臂力方剛者乎則號勇之士甚爲今日所宜錄也。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四十七

項羽下相人少時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曰書足以記名姓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乃學兵法舉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與項梁起兵於吳誅秦及秦國趙急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卽其帳中斬之將二萬渡河沈邱破龍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時救鉅鹿者十餘壁共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一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喘恐既破秦軍諸侯入轅門勝行而前莫敢仰視。

秦探聞中雄視天下羽以匹夫九戰破之其

悍真拔山蓋世氣也

漢孝景初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勸
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獸
三人追射得中貴人殺其騎止盡貴人走廣廣曰是
必射雕者也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下馬步行行
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
射虎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廣司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因善射騎殺首虜多爲

經武藝正集

卷三 帥師

四十九

武騎嘗侍文帝嘗稱之其膂力過人真足與長平

冠軍相上下

曹公追先主於當陽之長阪先主使張飛將二十騎
拒後飛撥水斷橋驥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
共決也敵無敢近者

其德勇矣猶藉於水斷橋乎可見險要爲兵家勝

魏兩葛誕使文欽襲司馬師師自汝陽潛兵就鄧艾
欲洋遇之云知所爲其子擄年十八勇力紀人謂之

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
將率將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欽失期不應會明將
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卷以匹馬追逆騎數千所向
披靡人莫敢逼

以十八之年拒數千逆騎過此更當何如

陳眾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
齊遣人將騎破胡等率眾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
犀角大力之號背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
有西域胡妙於方矢弦無虛發眾軍猶憚之及將戰

經武藝正集

卷三 帥師

四十九

明改開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得
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絳衣褲皮裝
兩端骨彌明徹遣入胡何知胡在陣乃自酌酒飲
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
弓矢發摩訶逆鄉銃鏢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
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唐太宗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
圍之單雄信引禦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
信墮馬翼太宗出圍更帥騎兵還戰

此係僞唐
長平坑卒不
同

唐太宗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薛
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
後患悉坑之轉討嶺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
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
姓遂哀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
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薛仁貴恃驍悍欲立
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鞭兩旁呼而馳所向
披靡軍乘之賊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曰衣者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師師 五十

誰曰薛仁貴也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摧驍勇
付關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遠東喜得姚將還右
軍中郎將

唐賊將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使騎將劉龍僕挑
戰慢罵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
弼止之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弼壯其志因問所
須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噪以增氣光
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
唐恩賀曰克夫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履響安

閉知之能僂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還矛躍
馬搏之賊上鼓噪五十騎繼進龍僕走堤上孝德追
及斬之

王彥章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
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稱王鐵鎗
洪武朝傅友德守彭城王保保大將李二來寇勢張
甚友德度兵寡不敢測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
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昔出戰友德
單騎奮鎗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師師 五十一

復至開城門陣于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
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罵友德鼓之士騰躍搏戰
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單騎克敵何虞兵寡開門陣野臥槍待賊非王于
與師何同袍同仇若爾

審慮

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至于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強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候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空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故不敢不慮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故善制戰者必先審于已

漢宣帝時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

經武庫正集

卷三 帥師

五十二

連破之又戰于雲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空以恩將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輟弱易制所以比陳惠慮爲永寧之算而與諸虜強難破空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昔言其遂猜言羌一世上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臣致災臣代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殲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官屬皆持武備人無暇疲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便人皆生

聖作寇趙充國徒令內居燕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變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下創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寇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成建長治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植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萬德令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度空不失權便魏鍾會以才能見任司馬昭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進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

經武庫正集

卷三 帥師

五十三

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昭笑曰我寧不審此蜀數爲邊患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強使之適爲敵會誰會意與吾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民震恐不足與司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族滅耳不須慮也

慮事精審

會果不出範圍

定謀

軍識曰將能平能整能受諫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謀可深而不可疑則敵國奇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必先察敵情臨陣決戰無有二心

將不知攻戰之策不可以語敵敵不能分後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慮定後戰好謀而成詩曰謀夫孔多是謂不集

岳武穆曰勇不足恃在先定謀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 辛卯

夫兵無必勝之技有必勝之謀千日之閉一朝而敵之者謀也

蜀女維議出軍伐魏魏使鄧艾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諫而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始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變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賊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棧陽積穀之實屈納羗胡東爭閬關倚微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

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而走矣遂進軍潯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至急攻不克乃遁泰每以一方有事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帝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單門使征西沈勇好謀而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蜀役數民貧任事者當養民息兵爲自全之計而維智慮又非泰比數役繁勞兵民兩困卒之災萌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 五十五

告頌蜀以不承誰之咎哉謀國者其審定而慮圖之則幾矣

宋子思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彥與習不祝言云五萬也劉家國與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墨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取強弓次強弩跪膝以候次神臂弓約賊相持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其後爲馬代代以爲援

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乃古來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刻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驢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以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懼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

經武勝正集

卷三

附錄

王十

璘以兵挑之。胡蓋果出應戰。璘以疊陣法更迭。

輕去，駐馬逐鹿之。士殊死，聞金人大敗。

經嘗謀欲審士衆欲一。今觀璘之所以勝，二酋所

以，以則知兩將異議，與審策安出者，其機判矣。

傳預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必得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替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陣師將衆處，不先設營，敵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不可以爲王者師也。

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固邑，則有輜輶。屯衛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衛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衝其兩旁，設

經武勝正集

卷三

附錄

王十

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書則登雲梯，連弩立。

五名，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吹鳴笳。

越溝壑，則有飛橋轉關，輕輜鉏鉞，濟大水，則有天潢。

懸，通水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武王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難聚不可恃也。

經曰：戰守之宜，惟在豫爲之備。城郭溝壑，堅其

固也。方甲戰馬，豫其利也。作止攻援，豫其習也。斥候

聞，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事兼舉，定爲

畫一之規，庶幾以靜制動，以逸制勞，戰則

守則不危矣。

夫官有司而事有任凡朝廷一命之寄寧有可開曠者故凡蒞是官即當思盡是任寧無事而爲有事之防勿臨事而貽後時之悔凡整頓器械修繕城堞教練士卒之類俱事事要精時時要核不可以苟且塞責則一旦有警取諸左右而逢源矣。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子思子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訓昭然況兵凶戰危聖人慎焉寢弛無備一旦有警如何猝援改將不備則無以

經武勝正集

卷三

帥師

五八

威敵士卒不備則無以制勝規模不備則何以固衆器械不備則何以應則然備員之謂將備名之謂卒加派口重造作日勤而饑民且甯聚以云備也亦復何用故將傳則隊養其材卒備則豫練其器械器械備則務稽其實是在當事者審之而

蜀中悉平

高宗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時特如寇至然上命討

宋趙方以和議既成詔罷武備寢弛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入置以壯形勢時金兵僞方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壘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金勢快胡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等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至人逃去

宋趙方以和議既成詔罷武備寢弛方獨招兵擇將

經武勝正集

卷三

帥師

五九

正統十二年巡撫大同宣府總督羅亨信上言虜酋北來哥侯鐵端圖爲入寇多預于北直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泰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其餘盡撥屯種量赦起科亨信奏言非虜方騷擾民疲其加以邊地疎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散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武勝略正集帥師目錄

卷四

方略

經理

防弊

整頓

慎重

堅定

老義

經武勝略正集

卷四 帥師目錄

節候

揮豪

驚伏

奔拔

前鋒

經武勝略正集帥師卷四

晉陵莊應會泰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方略

勝事在勝
將不可不備

經武勝略正集

卷四 帥師

五者皆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管子九牧曰殺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廉愛之說勝

則士士不戰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遇敵者勞故

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從後發人曰主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不待至者害之也故敵其能勞之飽能饑

之食敵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備百十里而不

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記曰隱情以虞蓋隱已之情以虞虞彼情我知彼而不使彼知我此際亦微矣哉擴而言之伏于九淵動于九天雖知如陰迅若發機兵言萬端只此而已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于敵家之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倏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

經武勝正集 卷四 陣陣

二

兵也則則謀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慮者理于未生勝敵者勝于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于自办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于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動莫大于不意莫大于不謀

夫文強必吝之使強使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漢中大破趙軍諸將因問韓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

自水澤二
兵法右倍
山陵前左
水澤今者
將軍令臣
等反背水
陣曰破趙
會食臣

笑可入典

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公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必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羣宰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楚圍榮陽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棄王而奔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謂守榮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日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

經武勝正集 卷四 陣陣

三

深壁勿戰令榮陽成阜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榮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從與之戰破之必矣

漢武帝時趙充國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爲虜所圍漢軍乏食充國乃與壯士潰圍遂得解武帝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匈奴欲入地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後羌人抵冒渡湟水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擁衆二百餘人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匈奴欲與羌合已非一世臣恐差

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空及未嘗爲之簡後月等
羌族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欲擊都善噉煌以絕
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
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通解仇作
約林馬肥變必起矣空遣使者行邊預爲備於是兩
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
人見景監皆斬之縱兵擊其種諸降羌及歸義羌族
楊玉等恐背叛犯塞上遣充國問曰將軍度羌虜何
如充國曰兵難喻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克國
津武勝署正集 卷四 師 四

辛武賢奏言虜朝夕爲寇漢馬不能冬屯宜分兵並
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虜必震壞充國以爲武賢欲
輕引萬騎分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難以追逐勤勞
而至虜稍引去隨而漢人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
糧道必有傷危之憂故欲指罕開開昧之過而勿
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空悔過及善因赦其罪
選擇良吏知其條者指循和斷此全師保勝安邊之
策因陳兵利害曰罕羌未有所犯若置先零先擊罕
羌澤有罪誅凶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大計臣聞兵
經武勝署正集 卷四 師 五

此言得大
此言得大

此言得大

不勝

不勝

不勝

不勝

不勝

不勝

要累數不二三歲而已臣計先鋒先零則罕并之屬
不煩兵服矣。聖書報從充國計充國引兵至先零在
所虜久解弛望大軍業輻重欲渡湟水道扼牂充國
徐行驅之或曰遂刊行運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
緩之則定急之則還致成諸敵皆曰善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勿牧田中罕羗喜曰漢果不擊我
矣。摩總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護軍以下皆爭之
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時羗
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絕武時畧正集卷四附師

卷四附師

六

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以其美
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遷骨肉離心人有畔志明主班
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虜雖未即伏辜兵
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
行一也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食敵其眾以
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
也軍馬一月之食度吏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
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
絕武時畧正集卷四附師

卷四附師

七

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整墨木機勢
不絕便兵弩鋒關具突火以逸待勞兵之利也屯田
內有公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臣聞戰不必勝不苟
接亦攻不必取不苟勢東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心之
勢肥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臣竊自念奉詔出塞
窮天子之精兵雖以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此人
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上于是報充國曰
將軍計善從之明年羌虜悉降充國奏請罷屯兵奏
可張旅而還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陣陣

八

金城方略大抵不出關屯固守坐制敵敵和民間
虜數意而調度悉空老成持重雖廷議嘖授忠蓋
彌望古今名將何以過之聞終不勝起舞
漢承康中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援後數
歲三輔桓帝詔問段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皇甫
規張奐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衛畧類因上
言曰臣兄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
三萬許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
當忠外難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

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
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
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
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
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擁疽伏疾留滯屬下如不
加誅轉流滋大永寧無期臣廣竭驕劣伏待節度帝
許之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陣陣

九

曹之士所能及哉
漢賈昌爲州郡討區傳等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
皆以道大將發荆楊宛豫兵赴之李固駁曰荆楊益
賊益結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徵必更生患充
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亂南州溫暑瘴
氣屯兵者十四五遠涉萬里上卒疲勞比至嶺南不
復得開軍行日五十里而寇深去日南九千餘里三
百日乃到計人虛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
馬之食設軍所在死囚必不足禦敵高復更發

此以是

此為刻剗心腹以補四肢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者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製哉四府悉從固議

親主問二虜安討何者為先司馬懿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何皖城引糧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諸葛亮攻天水關將軍賈嗣親平于祁山魏主使懿統軍拒亮張郃勒懿分軍駐雍郡為後

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神師 十

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黔布擒也遂進軍渝糜亮問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變上却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變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亮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亮不取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亮相過懿列陣侍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仲達用兵吳蜀之間智略孔多然顧走險奇一路益州從事廣漢鄭虔謂劉璋曰左將軍憑軍據我野

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復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劉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不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

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遣長孫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關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

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神師 十一

因攻陷臨渝鎮高祖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為備晟先知攝圖姑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分居四面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曰上書曰諸夏雖安戎場尚梗典師致討未是其時空密運籌策漸以撲之姑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局內隙已彰鼓勸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于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公其率率今宜還交而近攻離離而公

新通使玷厥說台阿波則其國迴兵自防右地又引
虛罪遣使責則據圖分衆運備左方首尾猜嫌腹
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唐郭元振爲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
罷四鎮兵吳十姓之地乃以充使因覲虜情還
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唯吐蕃與默
啞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
且迫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
可也若直過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空以策緩之

王承慶正集卷四 三

使其和空勿絕而惡不得萌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
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諸是也開隴屯戍向三十年
不用周防脫甘涼有一日警登堪廣調發耶善爲國
計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乎可保欽
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
可通蜀都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空報欽陵曰四
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解兵東侵今委
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
爲予我則侯斤部諸部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

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蕃等今未知
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
之

不從裂地解兵之請固係識高而機空緩急之間
何神妙也

李愬降吳秀琳遂以其衆攻吳房始出攻吏曰往亡
日當還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
爲吳房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
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叛則賊力專不若留

王承慶正集卷四 三

以分其力
王承慶討田悅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進屯鄴請
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章悅得王光進以兵
守潭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
數百絕河載土囊遇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浹壁不
戰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沿師趨魏
州今日聞賊至止爲陣蓄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
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
橋乘風縱火燧而前燧乃令士無動比悅至燧縱兵

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抱真茂問曰糧少而深入河也。糧曰糧少戰則速悅亦言恒真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衆皆曰善

凡事于無奈處須求一解脫洵美糧少悅因堅壁雖日挑戰其能動之趣魏州而必救之形成矣如舞聚花盡進退屈伸之法

唐天寶時突厥新有難王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

經武勝正集

卷四

四

古

薛平德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刺營山謀慮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衆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

擊散部落坏繕邊城具在于今爲岩疆絕好一經略

宋熙寧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以取西夏當先從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

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而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時掠洮河則腹蜀諸郡當盡驚擾駭征凡弟其能自保邪今嵬氏子孫唯董趙能自立瞻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反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南郭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盪大小輪袍罕土地肥美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嵬氏敢不歸嵬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

經武勝正集

卷四

四

主

嵬氏子孫賄征差處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詣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爲漢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兼之上也

子純心術行誼多不滿人意而西羌番漢間厥功不可忘也

宋紹興中偽齊遣李威挾金人人侵破襄陽唐鄧隨鄆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帝命岳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

裴旻既平賊
便之基以立

月有北不
水或之八日

而月之為
人之法之心
力有可

而越出便以
及文惠公
及文惠公

他後黃佐
式後後
式後後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神師

裴旻飛達渡江抵鄂州城偽將京超棄城拒飛
裴眾而登復鄂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超襄陽李
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
成列騎江岸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指王貴以
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車以騎兵擊其步卒成夜
遁復襄陽時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
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
乃以隨鄂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謀飛尋命招捕
楊么飛所部皆西北入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顧用
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會張浚以都
督軍事至潭飛請以定畫曰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
之飛曰王四廟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
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
飛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雖其腹心之託使孤
立而後以上師來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飛遂如鼎
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
潰矣乃復遣歸湖中欽說余端劉詭等降飛詭爲欽
口賊不盡降何來也桡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

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
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視君山木爲巨筏

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
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撞撞舟輪
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
筏張牛車以散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餘
皆俱降飛親行諸營慰撫之縱老弱歸田藉少壯爲
軍果八日而賊平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神師

岳侯用兵神妙非謗劣能測然古來名將亦有負
寇軍蓋世之姿而勝負平分者何武穆桂壘所至
輒如霆雷擊物風雨摧枯此天助耶抑人力也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矣
宋王億與秀州水賊帥青賊於崇明沙青軍大潰他
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
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令軍掩灘斷
萬夫齊發牛皆反奔賊衆破焉
飛沒宜州川陝薛劉子羽參議軍事金人窺江淮急
遣急禁備寨弱計所以分挑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

卷四 陣陣
卷四 陣陣

卷四 陣陣
卷四 陣陣

卷四 陣陣
卷四 陣陣

卷四 陣陣
卷四 陣陣

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事之淺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遂與金人戰不利宜撫使退保興州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鉄山棧道之險不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門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撫將何及今幸敵方掠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禦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變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而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陣陣 十八

隨後啓奈何乃為此言乎遂令吳玠和尙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趙方帥邊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可爲一未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可戰准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蓋共收復京裏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矣略曰取襄不難守爲難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求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

元人必知之二

策必道德器以道器爲軍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弟瑛統精兵五千駐松滋爲聲援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臨口萬戶谷元兵自臨關江拱衛遠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象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邊等條上流備禦空爲藩籬三層乞辦制副司及營局外都統一軍于荻莊沿南以下江面之貴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陣陣 十九

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還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發講求思楊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于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往義出信陽進出襄分路提其勢遣王堅潛兵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于蔡遣張德劉整將兵入蔡火其積聚招集麻城懷巴河安樂儀管公店淮民皆沿邊經戰之士令爲項領之

荆興虎震記

控要害扼虜衝絕敵援事事中錄

淳佑中淮東受兵樞密俾孟珙應援遣李得帥兵赴之洪子之經監軍珙令應出成主兵官不許失棄士又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沅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孫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建武勝果正集卷四附錄

營傾國爭之者是也尋兼知江陵府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洪往則彼捨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

守則非止爭利也因國藩係此故併力要守誠所謂扼領樞衝之法

自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大至諸弟萬口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登客浪戰備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此兵先攻武林聞入與元衡大安制置使趙帝內檄

子

此說江州地
其險六百里
也不可計者
衛其居也

此說江州地
其險六百里
也不可計者
衛其居也

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二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之險要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窺蜀大安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眾寡不敵豈可于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友聞議以率衆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旂幟示敵堅守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北兵果至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來圍擊敵後陳政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總管趙典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空候少弊友聞叱曰敵知我代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揮兵齊進

觀友聞調度何等精密惜衆寡不敵也

洪武朝我師攻陳友諒之皖城不下劉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急進薄江州彼必通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

石城版拜馬文升右副都御史爲巡撫佐總督都御

子

史項忠率京邊諸軍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
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東通轉餉五日而遷
馳至軍借項忠屯中路使盡焚賊傍草斷汲路賊始
固石城潰捷聞進左副都御史遂疏言時事十五條
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

蜀盜藍鄂叛吏部尚書言馬吳才可佐治兵吳至閬
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
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通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
賊營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吳曰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師師

三

此向未見大敵期足喜室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
陣左而伏兵于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
時並橋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棚大
敗之遂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
以無謀招諭賊賊請降而乞往臨清市吳曰臨清市
僻僻候上達重敘下達調劑其地使首沃得問可委
昨日困焉益飭治兵募召榮傑賊困不敢東因謀督彭
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
澤台擊大破得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廖麻

子死何當尚數萬眾于東嶺山吳請于彭澤曰山險
不便騎射渡入賊為主或反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掩
其入要道賊當日死也

庚初虜陷石州京漢昌黎用廷臣議召總戎戚

繼武勝集正集

卷四 師師

三

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戰將率股軍費

率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廢為功級既賁

而賞有差封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

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

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

縣部募三千丁壯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

將為之連循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調習一如

東南北及三年堂室手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大舉討

罪之師遂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

致富強此百世之利也

正德初楊公一清總制三邊劉瑾惡公不先自己內

批罷公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

奏項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迴湖陝西延

緩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
易除因家內變不可測非公無能爲也永問內變事
公手畫瑾字永曰某日夜在上傍安從得一言入
乎公曰此時已有聞可入覲計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矣卽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
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
必就公同公說言諸屏人語乃進內變奏公言必濟
順公言時須有端緒又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已
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已
經武勝署正集 卷四 時序 三五

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牆二百餘里游溝整一
道又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游完關廟不入套者二
十餘年及邊備稍疎牆日薄溝日淺弘治十四年虜
孫花馬池拆牆而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游塹提
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于花馬池皋州設立營衛
總制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于靖虜至環慶地方
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
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牆深入結所修邊塹營堡
不能阻遏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
腹哀類年旱荒倉廩空虛餉餉不繼虜賊動輒數萬
降家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糈既至而調
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
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
方張之勢宵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臣恐
此議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
與武清水營直抵皋州一帶沿途城壁墩臺躬親閱
視井泉泰甯具大更有四修游溝暫以固邊防增設
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閉整飭皋州以遏

又於古今
亦有古今
之義詳論
之尤光壯

外侵但陝西附匪民旁修邊之役人多異議武備
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違
功可圖則近怨不足即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
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敬仁恩禁三受降城置
烽戍十八百所自是寇賊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
歲省費億計滅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
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三而之也當千里之
敵正統以來沒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
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
經武庫正集 卷四 防師 三

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巢穴寧夏外險反南備河
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蓋欲復守
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萬千里
之也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
西兵殆無虛日八都之人幾于奔命民窮盜起禍
皆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設法整修賊來有以
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門虜聞知或數十年未
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藩未必終不可復也

經理

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是以欲行師先謀安民欲攻敵
先謀通和欲謀疎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
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
取遠先謀不失邇苟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為指利
而趨害者也

漢馬援擊西羌羌潰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
遼多寇譙欲棄之援上書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
依固其川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為害
經武庫正集 卷四 防師 三

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
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
城郭起坊候關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漢永初中羌胡寇武都郡太守以虞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是時運道險隘舟車不通驢馬負載隨
五致一謂乃自將吏士鑿石塽木開漕運道以入脫
蓋催借備者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

寇郭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國平
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府也然則今之後

出漢金

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援之雷龍右兵三萬人蜀
兵二萬人袁振興治爲軍農要期並作舟船豫爲順
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
也

巴江湖向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荆蠻之所
恃也杜預乃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
江之險外通零陵之漕凡所興造皆考度始終鮮有
愆事

後周章卒寃在汾州屬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

經武應景正集

卷四

三六

寃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謀剪欲實其要處置一大
戎乃於河西征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關府姚岳監
崇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寃曰計成此城十日即
可脫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割手二日僞境始知彼
人晉州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指三日計其軍
行二日不到我之戒嚴足以辦矣乃令崇之齊人果
至南首延有大軍停師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
介山援山諸村所在火齊人謂是軍官遂敗兵自
固板寨元就卒如其言

宴厥熙熙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經而

降者稍稍叛去王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

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爲患虜腹南牧降帳必

與連衡以相應表裏有敵雖難多孫吳無所就功

請至歲暮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

金綸且言南方康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

二十年濡服諸華卦以克兵則皆勤奉議者若謂降

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步編夷

居皆徐之有何降降初不可徒歟臣復料議者必曰

經武應景正集

卷四

三五

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預利破

下是都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珍滅此降人

若屈屬固不與往年同也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

落置內地獲精兵之資開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

之下番華參處廣屯戍爲備費其人勞下策也置之

司並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

矣威懾之部落來降者當遷置他所是矣然淮

右河南之間實中國馳饒之地華夷雜處未必無

患今之處降夷者亦須斟酌方所何如

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轄廣縱四百里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磧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逐拓境十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開巴蓋水陸之利舊涼州聚射售數千至是歲神登至匹繼易數十斛支將十年牛羊被野

控守要害開屯盡利俱無戎上策

唐李抱真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兼山東有變乃籍戶經武勝集正集卷四

神勇

三十

三十擇一擲其租從給弓矢令間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授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得成卒二萬既不廢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

洋兵逐雄山東

用澤潞之民訓練作兵且比及三年俱成精銳凡練士著室法之

李抱毛宇鳳翔表馬延龍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日通道虜常所出入者延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

路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後遷河東節度使以兵力

妄單燒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超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退爲戰車目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戟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

帝嘗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郭子儀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發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項以懷恩亂疾傷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神勇

三十

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難羌渾之衆歲深入邊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可得耶虜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入兼數馬臣所親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

方集卷四
神勇
三十

遣退求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于諸道料精卒當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

破千殫屈辱給未始蒐擇臣請遣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

馬延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起處鄆城東西平易受
敵時邊數有警乃引晉水注城東積爲池寇至許省
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固堤燧
悉召諸宿吏度馬底度得數千人令時卒教之數月
威爲所振

曹參等用行營都部署脅役間南河自雄達莫以
通漕運策六院以捍之飭造徒數萬伐巨木于漢
境遣騎五校五色旗爲斥候前過丘陵水澤寇賊烟
羅武勝畧正集卷四 雜傳
三
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
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

環度屬美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曹璋盡令還其故田復有犯者還其家內地所募弓騎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募課田一頃諸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田爲一指軍要害處爲鎮望使負聖其地爲方田聖之立馬社一馬或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調馬充有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正次爲指揮使

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善落將殺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徒地軍也。開邊濠率令渡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壅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皆可爲法。

曹學徒知鎮或軍士結還虐用其國人皆知其下多
怨卽移書諸將請以引延恩信以爲首施繇是康奴
等族請內附無遠隔西蕃還率遊擊于石門川俘獲
甚衆以爲式軍控手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
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
悍武勝望正集卷四 時師 三

築城龍東以遏劣衝給田護作以安土著二事淺得安攘之道

宋魏勝初起義時無州郡掣掣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課豪右環涇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隄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忘王糾衆遠道勤勞士卒金主亮聞之知不可取

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勝益自治軍旅人皆精銳
金謀者猶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
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則其棄貧使之感激自是
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

秦陽許國移金陵孟宗政代爲制鄂都統制仍知秦
陽宗政以追索山陰乃于西北岸外潛水爲潭以限
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真宗政發廩贖之爲給田
版屋居藉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
外宗政于有功者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德武彞彞正集卷四神師

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令

處置來歸之民不但得民又可得兵至恐必賞觀
心罰與不學兵法而暗與之令尤其善兵處

宋高宗中詔京湖調兵五千成安豐發壽春孟琪遣
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衛安豐官黃州與
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佈度何必預遣先一日
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
非計之待也不從琪至江陵登城數日江陵所恃三
軍不知琪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

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漢無所限隔迺復內
陞十有一別作十隨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
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
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
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淳佑中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孟琪移書執政曰大
理至邈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教郡使之
分治生夷曉要形勢隨空措置潮關屯兵積糧聚勇
于何地聲勢能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開風調遣
德武彞彞正集卷四神師

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

撫戢夷部誠非旦夕事聞風建調何如數郡分治
琪見良然

宋紹定三年趙范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
沿江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
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入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
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
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無益也朝
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母過二萬人就聽節制

通志四編
卷四

徐達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宣使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

正統七年 上命右僉都御史王翔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翔往督之令便宣行事期至守將以下庭參翔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祥三哀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

給月給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

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三十七

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下更老弱賑貧窮配餼募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不治凡詞訟專用賧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綢穀

其願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日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

其足以濟其用在邊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

而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職

宇

余子俊知西安以城中水饑民飲輒病爲開新渠引山泉匯偏城市人得戶汲便利至今又鑿山開道瀉

戶內濬用千有餘頃後出鎮榆林公復廣其城濬三十六營壘并開界石外地使輿屯田所至地方人民費用賴以安阜

弘治甲子虜賊大舉楊一清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接固原葉坦順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後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

以入卒官楊沿邊巡視修築垣壘以固邊防增設

所以壯遠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疎陳賊守方略

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三十七

周忱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爲添募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械萬件皆麟次奏運未嘗愆期已而邊事緊急戶部移文忱是益甲腰刀以數萬計其

監俱委木磨明亮忱床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

常明登井歲月不可暫令擬錫以副急用正統間官

設當緣給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命忱供辦時

忱以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請忱還治忱曰第行自

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

用回治卽撥餘木買皮煑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

其在處事則而敏多類此

聖登發大興屯田苦民方困之牛種俱無虛乞官爲
措置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乃有餘臣不
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積兵數萬人公習勞瘁備紀律
嚴明并辭利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
意設爲掘地龍將天網懸設覆土木人馬通行如
履定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
里皆陷

嘉靖朝開馬市于大同鎮堯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
經武勝署正集 卷四 帥師 三

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開通馬市恭將薄
送崔鳳之欲以防我內治卽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
非平問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深爲之經理焉耳乃
真節什郎史道節思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
聞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蔚州紫荆關等處形勢
險峻官兵已集武藝安在令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
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以贖軍餉今武軍之所聚尚
未給武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壯兵威今武虛額
未至具數或濫作而未極其王太廟清範無事

而戒備不容暫弛乞勅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
理從之

少保戚景通總理薊門上言薊當肩脊築上周垣二
千里一暇則有暇比年迤邐延修滋費無益請更版
築諸戍士盡地受工跨墻爲臺得現四達臺高五丈
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候糧具在傍至則當彈
以守退則番休第力竭未能舉議先築二百座薊人
多水泮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商中入教者一軍以
儲勇不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
深武勝署正集 卷四 帥師 三

而待師却不自朝日雨甚至子日中軍容益壯總千
出立之將大駭將軍令周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
令合助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默督益以壯麗不旬
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
百二十萬

防弭

主將統兵在內偏裨領兵在外凡軍前有所缺用及賊兵事安變動若用公文往來告報彼若人於緊接之或賊軍捉去漏泄事機及遺其害合將進書題內於日月下書號印知所言事安若被覆掩了無知者故記字定號置簿兩相符合主帥統將各收一本隨身

若賊勢外振士心內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置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偽契經武略畧正集

卷四 帥師

罕

進行以驗試將士

唐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人爲牙兵士卒不願出鄉至中路潰散了欲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卽疾馳至鎮潰散亦已主城北將大寇掠楚軍車出迎諭以逆順咸令兵士地分釋甲用之爲先馳以歸仍輸其首惡衆遂定

宋范仲淹知慶州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砦腹中敵城之度賊必爭害遣其子純祐與蕃將

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行至柔遠砦築砦與旬日城成於是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據地面賊不爭城成而寇歛跡其爲防邊計得蒙諸者深遠矣

嘉靖朝宣府總督馬侍郎以青刺失衆周金數爭之不得焉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衆共忿會諸軍諸侍郎請衆不從且欲襲之衆潛謀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母以病告諸屬奔竄告公公曰毋恐卽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經武略畧正集

卷四 帥師

望

然生門耳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軍書其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軍也走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衆諭以利害衆咸曰公生我死解散去

整數

兵以治爲勝者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居則有禮動則有感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令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在天下莫問

或曰兩師不期過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

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許洞曰大將止衆堅陣衆

壯於今雖敵來攻慎勿與戰俟天變少止觀強弱之

經武勝略正集 卷四 陣師 聖

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旣安矣彼自害擾則如之何曰

以吊兵來之又曰倉猝之際大將何以即能堅行陣

既就令使師不自驚亂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

擇輕勇者令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蓋以候夜以鼓

第一騎見賊盡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騎持告夜

可鼓如晝法煙霧霧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見鼓之不

聞亟馳告斯所謂八卦探奇者也足以值賊而能備

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以突之大陣不可妄行觀

變動時而後舉是我常用其法也或曰與敵卒然相

遇或山谷深峭或峻嶒旁隆或劫汙沮或草木蒙

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之何洞曰遇渠迂迴可以

腹衝車突騎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

所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

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戰當敵

輸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得親進可以長弩當敵巖壁

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膠靡

可以戈槊當敵此皆地之性也或曰寨棚之間三軍

已建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如之何洞曰使勇者據

經武勝略正集 卷四 陣師 聖

其前後者旣其後急進之時怯者強驅而前必挫鋒

折銳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嚴別勇怯之用曰

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旣定預令

勇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敵夜之急也所以

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皆預備之道也

史思明分軍四道清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

聞之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

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

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營衆徐行

王洛陽留字章勝前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其進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則進取不判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狼臂之勢也判官章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崤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手遂謀河南尹評史氏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帥師

四四

不嚴排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殺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爾懷思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釋將白孝德時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問所封曰願還五十騎時役繼而請大軍鼓譟以習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子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思賀曰竟失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懷誓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懷罵如初孝德舉目大呼還予躍馬搏之賊上鼓譟五十騎奮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

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滑洛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連繫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蓋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帥師

四五

果謂曰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背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顯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顯吾必笑遂請降希顯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驪問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嘗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驪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聞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問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
諸將兵拒守城且貽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
賊欲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
步擊殺傷甚眾將光弼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
賊將周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
出討官軍于馬城以拒賊賊填塹三和擲爲門光
弼從間元禮日中亦視賊填塹間擲梃不動何也
元禮曰苟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賊元禮曰欲戰
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吾吾所不及勉之

經武勝軍集 卷四 陣節

聖六

元禮侯棚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華復收兵
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
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
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弩口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
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
吾旗而戰吾旗旌統任爾擇利吾急戰旗三至地則
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臂中口
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先
收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

命事其自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追之僕回
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
厥其旗諸將奔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恩明
及擊皆遁去

光弼治軍嚴整每號令一施士卒望風響應形
皆受令視其竭謀服勝嚴整戰豫爲市中之將
與郭子儀齊名諸將樂于儀之寬憚光弼之嚴然
無子儀之頗德重望而效其寬不免畫虎學光弼
之嚴不失刻鵠爲將其審之

經武勝軍集 卷四 陣節

聖七

金人自歸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怒僂屬入問
計宗澤方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
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

但云劉衍禦敵耳誰知此時有譚銳義伏作用兵
機師不可測而暇裕出之是爲老將

順昌之捷劉錡兵不盈二萬出戰敵五千人金兵數
十萬皆西北川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誰
筆終夜有聲金道人逐城竊聽城中蕭然無鷄犬聲

元木帳前甲兵環列特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
倚以逸待勞以故輒勝

神師

慎重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息憊號令不肅貪謂敵
人可擊也而我未審敵人之形勢豈可輕進嘗敵如
示弱而陷其彊示不貪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
示遠而獎在近如是而敵久不逮者必有奇謀一不
可擊也今敵未久敵師未甚殘傷即棄其旗鼓疾奔
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為敵所
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
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
擊武庫正集 宋田 帥何 四元

勝

攻於我須勒兵堅陣以待之將處其氣衰也此乘勢之兵威
氣鋒銳我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
之地而欲拔根者其不可擊也
長於用兵輕用其長必敗短于用兵重用其短必
勝
趙要曰兩敵未交以數相背敵若洗我先動則以
陽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擒譬如虎豹不動不入檻
亦廢鹿不動不罾羅網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
於人也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觀敵而利計則禍愈於

先助曰先則樂後則爾也又曰先人有以奉其心後人有以待其衰也

東漢時關中未定帝命鄧禹進兵討之禹師行持重不妄進有勦禹徑攻長安者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卒能堅守者耶上郡非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非道就糧委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非至苟邑所到開門歸

附

卷四 神師

辛

唐莊宗勇而好戰尤銳于見敵則衝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嘗伺敵之隙以取勝宋狄青破儂智高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徵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也遂縱遣之

當時智高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若文宗不已或

因致敗青所戒也行兵者戒之

正德朝廷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邊儲缺乏而河西達氏屢肆搶掠況河東後邊賊入套各鎮兵馬正備防外養銳以賊今乃謀放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不敵餘寇何補于軍而往回勤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勝而尋伐之延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遣書當道極論其事竟緩不行

經武勝星集

卷四 神師

辛

定

劉劭曰劉頌之勝負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晉朱何之善戰也戰必勝人問其故曰兩軍相持惟當忍之謂小捷不競小挫不撓也

敵衆我寡幸遇此困固雖有閭閻客輕越更須審敵虛實之所固而外固四面奮擊力戰不休必獲其利戰時須令兵勿見待其少懈從其兵厚而不治處疾擊而出

戰以氣爲主氣治則勝氣饒則敵此須養于未戰經武勝畧正集卷四 師 五

之先不然縣桴鼓之三軍成行欲弗亂難矣

前漢景帝時七國反吳楚兵之糧饒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周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清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豈強制不計心哉詳議明燭破軍情不須輕亂

魏師諸葛誕將春交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于安城王基引諸軍轉城北山基謂將曰

更修兵守險使當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壘上議曰今與賊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許壽春覽按晉朱何爲陶侃騎督將時西楊夷賊抄掠江夏守楊張每諸督將謀拒賊之計何獨不言嘆曰將軍何以不言何答曰諸人以口擊賊何以力耳張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何曰兩敵共對推當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矣

經武勝畧正集卷四 師 五

五

廣南賊盧循寇建鄴宋武帝擊破之賊從至彭蠡湖乃悉立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帝所執麾竿折櫓沉水衆並怪懼公徽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已折今日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軍奔走所殺及投水者萬餘人

唐初段志玄從劉文寺拒屈突通於潼關文寺爲通將桑顯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擊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恐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擊大破之

糾吳據東陽叛將侯安都奉詔討吳吳大恐奔桃枝
吳堅壁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淅至
吳將承與麾軍客止不戰因其山麓爲艱屬夏潦水
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吳賊等發拍碎其樓燬吳
與其子脫身奔晉安

有間吳帝於其弟璠璠曰從先兄有事而憂每戰不
過一進退之頃勝負極分至金人則更進退還忍耐
堅久令臨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還追敗
不至亂盡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吳之角逐滋久乃得

經武勝解正集

卷四 陣陣

五

其情蓋金人等矢不及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
金人之堅耐吾長自勁弩洞重甲於數百步之外則
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擇形便出銳卒更迭撓
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阻其堅忍之氣至夾
峙於兩陣之間則勢有不能言者

咸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廟猝至主
客不當承欲走咸寧止之爲陣列自同廟庭未敢前
越募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幸號勇殿
從山後走五十里抱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

勇勇踐擊無陣矣結陣示殿形也以以之也次第
而行且下馬無軍聲彼虜不覺也

我軍彼主勢不相當彼動我靜機用不測

于謙以派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備禦單甚
乃皆宿兵久之乃屹然重鎮俄譯報虜逼總兵朱謙
下閤子口明日復報進石亨于馬門關烽火連屬衆
皆恐諸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向遠塞必張疑兵以
瞞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廳
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

經武勝解正集

卷四 陣陣

五

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昔卓恨皇甫嵩有司奉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授于卓卓方置酒飲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咸動皆遮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兒嵩四及卓被誅以高爲平西將軍

世有勇於忠者此故勇於孝矣。

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繆深忌李光弼日謀有以

經武勝略正集

卷四 陣師

五十六

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升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父須詔書不至歸汾州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

宋岳飛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振吳兵士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百學射于周同過其術能左右射同死則望設祭於其家

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狗國虎義乎

宋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孟拱父宗政以兵禦之拱卽其必闕樊宗欽策宗政歸家渡清河宗政然之遂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微援襄陽臨陣會父子相失拱皇戰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應騎事突陣遂脫宗政

於陣中存素袍白馬之念較開味白雲親舍之恩

更難

經武勝略正集

卷四 陣師

五十七

管使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議而司馬遷又曰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燕太子丹欲劫秦王遣荆軻行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頭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於期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軻乃私見于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師師

壬元

母宗族皆爲戮沒今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于期曰此易事也遂自刎刺乃函盛其首并圖至咸陽見秦王秦圍以連圍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提之未至身王驚起軻見縛馬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王大怒發兵擊燕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

于期以刎頸爲易事與一等畏死叛名者相去不啻星淵矣

漢馬援平嶺南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及同眾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非退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冀耳何能財牀褥死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漢張吳少立志節嘗與上友言曰人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之使其兄遺嫌自貶與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立志功名止致身下苟免其足重矣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師師

壬元

周昔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當孝寬守玉堂齊神武攻之不下鎮至城下臨以白水云若不早降便行大孝寬慷慨激揚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晉皇甫邈拜滑州節度使虜率衆屯鄆邈遇與安書琦孫容彦起等衆之遇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邈引追轉鬪二十里至鄆南榆林店遇謂容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展及未戰百餘舍所傷甚衆邈所乘馬中鎗而斃邈有親僕杜知遠以馬

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顏杜知敏已爲虜獲遇
謂彥超曰知敏合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
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候而
虜衆復合遇不能耐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
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急救則
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盛無以抵禦將軍獨往何益
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
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
起謂救軍不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
經武勝集卷四 帥師 卒

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彈豪

北征錄曰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
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患難赴湯
火不恤也

王越嘗嘗著華白裘用財若流水意豪傑皆願爲
死一日大雪方坐廳下使侍抱琵琶奉觴侍而一
千戶謂虜還即召入與談軍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
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卽解金卮予
之已又談則又喜拊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
審武勝集卷四 帥師 卒

汝曰是千戶所至遂殺之

三賞迭加極豪中頗有針線激勵將士使功勞尺
寸不掩故皆用命

篇伏

下畧曰君子明盛衰之運。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苟名施道。時至而動。則歷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尊絕之方。

漢韓信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後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亭長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殺其雞。食時信往。不爲兵。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信釣於城下。無或勝。王集。卷四。陣陣。

空

諸母漂有一切。見信饑餓。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曰。若輩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熟視之。從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寄食漂母。饒出袴下。正于此處。見得英雄。

諸葛孔明躬耕龍臥。好爲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樂毅。待人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

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於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布衣躬耕。不知者謂一庸人。然自比管樂。英雄未遇。用世之志。固未嘗一日忘也。

羅氏集

卷四

陣陣

六三

音波

傳曰將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

平而廢

進超少時家貧嘗爲官儲書以供養又勞苦嘗報
投自嘆曰大人大無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
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又事筆硯閒乎左右皆笑之
掘門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因奉車都尉賞固出塞
匈奴以超爲校尉出使西域屢立戰功封爲定遠
侯

魏武勝畧正集

卷四

節節

李西

金兵攻濟州營山砦魏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
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石鼻貫齒不
能食猶親與戰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
李寶達具子公佐孫海通聞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
震宿道請行在白勝姓名於先次始知敵之功焉
元末群盜起盜魁劉聚得常遇春而識之遇春其
意固畧毋違志屬

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遂借其松亭數十來歸請爲先
上曰爾以仇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願其先

高皇即忠誠歸命

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僅得效犬馬之力春雖虎猶生
能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楫去三大餘遇春
飛軻至上應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
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
關平勇冠三軍提戈出戰所向皆披靡莫禦初遇
聖人作而萬物親雲龍風虎固不可以一人之出處
論也

魏武勝畧正集

卷四

節節

李西

前鋒

記日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敬其身以成其信
漢王具禮拜韓信爲上將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曰
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
大王自行身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
如也信有耳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
思之信有耳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噉啞叱咤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
經武勝正集 卷四 詩歸 李六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大王之人武王秋毫無所宮除秦苛法
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
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東而東三秦可傳微
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境
登壇計策臣中數語俱彷彿相似猶前漢想
年少時乎○憶辛巳夏過白秋林齋頭見其捉筆
作留侯小傳有云歐師黃石公厥友亦松子余曰
赤松黃石史家師言耳竟真耶秋林笑曰此不遇
寫留侯大致耳因思淮陰受知于房而好易良弓
不早悟不無遺憾焉
劉備兄諸葛亮因屏人而問曰漢室顛覆姦臣竊命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
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則名震於衆矣曹操遂能克紹
以錫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據百萬
之衆然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
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先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無國言，而不知存恤。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漢書卷之六

三

經武勝略正集材用目錄

卷一

集材

議技

廣智

博謀

招勇

洞說

威惠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材用目

威克

恩撫

激勵

得心

鼓勇

義勅

布信

作忠

財武

獎功

使過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材用目

經武勝畧正集材用卷一

豐慶莊應會表侯南榮壽

後學白汝愚吳明甫敬同

集材

夫爲將者務搜拔衆材以助觀聽以資謀略春秋職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鷄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收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奮速麾下者蓋不乏矣故大將有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而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仗策拔術自經武勝畧正集卷一材用

于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所履歷可明試而錄之凡深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入門虛實謂之情者可使爲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并衆制敵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人能燔金刻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踴健能猿騰鵠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使審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視星擇吉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請凡此之類非可悉數但只一能軍中皆有以用

之不可棄也辭智將之所裁擇爾

天命之去留係豪傑之去就羅其英雄則敵國自下秦實無人始爲可圖季良猶在則腹心之憂未去故用間之法不以人付之未附爲國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爲國家之大患五就湯五就桀者所以爲遊邦之臣去虜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爲伯者之佐韓信不用於楚而用於漢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於南唐而官於宋此嘉祚之所以得江南秦豪傑之士致之於朝廷用之於幕府則可以爲忠臣爲義士遺之於郊野棄之于山林則可以爲亂臣爲賊子得之於我則可以成帝王之功棄之于敵則適以資姦宄之策古之聖賢彗擊英雄之心如黃石之著三畧延攬英雄如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衆爲我用之心吐哺握髮以啓其無節我之意斯爲善耳不然者楊朱之岐多於道非孟軻之水決於東西天之所以資我者將轉而爲資彼之具矣夏雖未亡而桀去則亡周雖未興而紂去則興豈不畏哉自今室廣行招致幕府將帥前加延

以士之去留
與亡忌同

經武勝畧正集卷一材用

二

使無適於草萊使無逃于郊野取之不拘於勢分
用之不嫌于細故將見襄淮之趙楚江湖之豪放荆
楚劍客烟波釣徒風聞籌策臂齊煎鼓求諸吾之孫
擇矣

人事軍律曰軍中什藝尤善莫道臨事有闕如何卒
敗或施小計以獲大功或一計而收萬全或致死擒
生或知諸謀變者多藝而無行則擇藝而棄行能謀
而怯則捨怯而用謀各有所長難為求備亦有難
勇狗盜並管得以脫身夷門屠夫信陵納之全國選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三

士之空多株究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令在通達不守一術因
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肱
羽翼七十二人以應不道腹心一人主養謀應卒接
天消變總攬群謀保生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處
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
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數災異知天心
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
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議論異同行

事成敗簡練兵器刺果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儲
蓄積遺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香威四人主擇
才力高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歸代旗鼓三人主從
旗鼓明耳目謹行叩謬號令聞忽往來出入皆中服
駭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壑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
二人主通達應對賓客論議諸消息解結權
士三人主行前說謀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
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覓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
牙五人主提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發慮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四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四

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
八人主伺察候變開闢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謀術
士二人主為詭詐佞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
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美二人主會計三軍營
壘糧食財用出入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未立其功勇者好
行其志貪者遷迤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
用之軍之微權也
經曰部六軍之衆習百萬之師而無選鋒軍而雜用

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峻知往來細大之踐路者使
退振儲奇靡俾能駕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日
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僞敏才健筆者使主牋
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所敷之上善古風雲氣侯者爲
候風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士善望龜者
爲卜筮之士醫人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醫士亦
如人醫之數大將軍擇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
大衆之內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動有功矣

上之求材正急下之應募必廣第全材實難偏長各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村用 七

抱或有精韜鈴饒機畧而歉於力者或有負膂力諳
武藝而短於謀者或有習于水而不知陸者或有捷
于步而不能騎者若必苛求之則天下無全材矣惟
棄其短而植其長練其偏而致其全斯無技不收無
材不効耳

蘇子曰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產誠江河之有蛟
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
魌魍之所蟄群豚之所候維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
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夫孫吳之書其

謂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
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
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

齊桓公位處尊爲士之欲造見者非年而士不至東
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
手鄙人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
庭燎以待士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
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子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也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夫泰山不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村用 八

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曰先民有言
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非年四方
之士相携而至者以百數

燕昭王當國破之後思得賢士與其政以雪先王之
恥謂郭隗曰先王視可者孤得以身事之乎隗曰古
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
五百金而送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
馬今至矣下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
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

廣樂官起黃金臺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投自
起往劇幸自趙仕昭王以樂發爲亞卿任以國政
黃金駿骨千古佳話奇士若此而有遺心者否矣
漢武帝元封五年詔曰益有非嘗之功必待非嘗之
人故馬氏奇異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夫泛駕之馬斯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
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史稱武帝雄才大畧其安邊攘夷及兵農禮樂使
人各隨其器各盡其才於此詔見矣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林用

九

漢建安中魏公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
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潁川郭嘉操微歎與語大
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
爲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月謂辛
評曰曰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
數多端寡要奸謀無決微與共濟難矣吾將更舉子
孟德乎二人不寤嘉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論曰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多端寡要奸謀無決

策盡千古磨礱發鍊之士如何與之共事

後漢諸葛武侯曰爲政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薛廣漢
太守姚信爲掾伯並連文武之士亮解之曰忠益莫
大于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
可謂博雅矣

宋余玠在蜀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
下令曰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興蜀也嘗有
謀以告我者退則徑詣公府達則自言於郡所亡以
禮進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容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林用

十

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
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
余玠帥蜀大更界政廣集智謀播州冉氏兄弟璉璞
有才隱居開玠賢諸府上湖玠出見禮賓第奉之居
數月無所言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惟習器以望
書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一日玠見
玠人曰某兄弟學明公禮遇恩有以少酬玠玠嚴同
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從合州城乎玠不覺
彈起跪其手曰此琦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

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徒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
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分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爲
壘。基布星屯。列兵聚。根爲必守之計。

將受天子命。身膺閭寄。任不得不得。權不得不專。

決爭策。策不得不定于審權。而勿泰以謀舍。雖然。

子華子曰。太山之高。非一百之積。渤海之廣。非一

水之滿。所以治國家者。非一士之言也。況行兵哉。

三軍之將。三軍之士。譬之御車。有泰御有幾。夫狹

一而陷。陷。陷。之禍。立至。則得覽英雄。誠饒。饒。饒。饒。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計用

士

穀之不可緩矣。天地之生鴻材也。開代一出。生之

也不易。用之也不開。用材者。方且曰。才如是。乃可

用也。吾恐結網之家。必待鱗。而後收。有坐老河

于已耳。夫星辰川嶽之秀。至者鍾于至人。餘者散

爲技流。方術之輩。才能勇藝之科。挾一善一長。遊

於世。而具全善者。或不能當其鋒之銳。而用之利

何者。孤竹之清。柳下之和。孔子兼之矣。使損孤竹

之清。以柳下之和。柳下之和。削以孤竹之清。

而共齒。皆中之。恐其勢有所必不能至。反令清

者和者。俱滅其至。分生無益於世。而沒不能風
流於後人。故馬以走也。牛以耕也。夫以守也。用者

各以類收。材亦各以類應。昔孟嘗養士三千。而脫

虎豹之秦。卒賴錫鳴狗盜之力。以客之至。感而一

日得其力。則足全軀。而保身。是推之趙王。信左

車之說。不十日而可致。兩將之頭。龍且納。或人之

言。可無疑。而牽漢兵之氣矣。語云。貝至微。積之則

成。錦。玃。至。則。絲。之。則。成。珠。瑚。兵。家。用。人。不。似。文。治

之法。必選經明行修孝廉方正之等。過可使貧。可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計用

主

使。許。可。使。軍。志。所。爲。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

其道。狙詐咸作。敵者是也。議者或憂之。晉楚多劍

客。吳越多遊士。或沉讎下賤。或浪跡山水。或歷落

於野。雖不獲已之場。念彼伊人。道遠莫致。不知此

不足處也。誠懷延攬之心。厚祿以招。揀。激。勸。以。風

駕。則。羅。其。英。敵。回。窮。前。言。當。不。欺。我。耳。

識拔

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
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太公望屠牛朝歌賣食盟津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
衆一試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得此令也。故曰良馬
有策。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魏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兌曰。吳起何
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
也。於是以為將。率秦拔五城。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計用

三

項梁渡淮。韓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
屬項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不用。漢王入蜀。信
以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誅。其輩十三人
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
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
韓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

漢皇甫規為中郎將。發騎兵討隴右。羌涼州刺史郭
閭。漢陽太守趙熹。並老翁。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
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自然反。

善大衆十餘萬。口復請規降拜度。遂將軍至營上。書
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兵無強弱。而將有能
否。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
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之。元官以爲真。謂。朝廷從之。

拔取人才。則錄識前堅。明而屈已。從人尤。辭令節。

晉羊祜為征南將軍。時王濬參軍事。祜深知之。或曰。
濬爲人志大。奔修。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
濬大有將才。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能舉
善焉。濬後爲益州刺史。祜以濬有奇畧。密表留濬。伐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計用

十四

吳之役。舉杜預自代。遂建大功。

晉劉弘爲荊州刺史。辟陶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
陽討賊。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共後
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難老夫矣。陳敏之亂。弘以侃
爲江夏太守。如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
出兵禦之。隨郡內史庾翼聞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
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
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遂
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

梅陶稱侃忠順勤勞似孔明。機智明整似魏武。觀此遽子自固之意。亦可說明敘一斑矣。

符堅強盛邊境被侵朝廷求文武良將謝安乃以謝玄應舉中書郎歆起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屢聞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范文正告仁宗欲專管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歆文忠亦謂精求賢勞之士不須限於下位有勇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以貧賤。

千古開門領俊之法。

宋尹洙爲經畧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嘗之洙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

之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宋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

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王信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甘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與加

覲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矣。

經畧王集

卷一 材用

去

廣智

五帝之政以德三王之政以道夏殷漢湯武王道德
廢智謀用泰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
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
莽焚崇曹操任荀彧許攸之智而被袁紹孫權任周
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昭烈任孔明之智而王西蜀
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東吳符堅任王猛之智而
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衆而生擒王浚拓跋氏
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折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智用

七

高歡之銳梁任王僧辯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煥之
智而面縛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
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

從來剛愎自用未有不敗乃事者蓋危疑之任機
務之煩非集思廣益善下如谷人誰肯告我以一
得存我之聰明故信陵以結襪靖趙難余亦以築
館與全蜀信可師也乃有自恃智識遇人而訕訕
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究至欲勝人而反下人欲
自逞而反自斃則剛愎自用之過也故曰抑日損

乃所以日增日益吳震舟識

韓信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李左車有能生得者壽千
金於是是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
坐西鄉對師事之乃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代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
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
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
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
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擒矣以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智用

八

不用足下故信得作耳因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
下勿譴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
慮必有一得臣計本不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
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師下身死派上今
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
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將
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少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
危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
見勢屈曠日擱時而剪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誅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燕。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解兵北首。燕路而後進。韓士未起。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諷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十九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

撤軍之將。可作軍師。此淮陰勝處。然則有材而不
用。與無材等耳。趙王非殷鑒乎。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祿山遣其將李欽奏高邁何
千年等守上門。真卿從兄常山守星。卿與長史袁履
雲。許殺奏。遂擒千年。送京師。上門既開。十七郡同日
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
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崱。與郡人
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將。

公爲長城。方今清河實公之南鄰也。僕幸寓家。得其
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
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因而撫之。以爲腹心。輜車之
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誰敢不從。真
卿借兵千人。令募將之。謂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
募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
出嶺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伐魏郡。斬袁知泰。
太守司馬。雷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嶺口之路。出千里
之兵。使討魏郡。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十萬之衆。猶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二十

河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十萬。公南堅壁。無
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國矣。真卿然之。及移
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截得將和
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
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
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人大
敗。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置酒
。李克用乘酒使氣。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宣武將楊

彥濟密與未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觀
兵薛志勤史敬思等扶李克用起帥左右數人哈垣
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脫克用與劉氏
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
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此明克用至欲勒兵攻
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
孰能諱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

謀謀

秦少游曰兵家之勝非僅將良而卒勁也必有謀主
焉故出奇無窮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乃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
之練而不知營陣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所便而無
聊爲風角鳥占之想思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不
思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軸也

漢孝景三年吳楚反周亞夫東擊吳楚因自謂上曰
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
程武勝吳王集卷一計用主

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刺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
此以爲諸侯已得制孟曰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侯曰策安
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臣不能久方今
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
銳攻之將軍深兵高壘使輕兵絕淮泗以塞吳饑餉
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機破吳必矣
絳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饑餉
李思安等攻潯州久不下亡將較四十餘人士卒以

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來欲召兵還恐晉人誦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省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兵晉兵且至上党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夾寨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意大梁來宗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党河東之藩籬無上党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關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

經武庫正集

卷一 荆用

三

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奉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等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填壘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而走

晉飛爲將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州其戰元末於頴昌則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鎮則以

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俘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以神明若武穆尚藉召衆集謀謀之不可廢如此雖然書云庶言同則釋蓋採之於衆而斷之于獨尤爲將者所當加意

世需才甚急而軍中則尤不可緩矣但問犬尋鷹竟忘謀主雖開幕府徒集賓客卽至獻俘紀勛亦不過曰某斬級賞無疑某入果功宜錄至曰某泰

經武庫正集

卷一 荆用

三

謀而建某策某贊助而收某功誰則信焉如是而誰肯以伏龍鰲鳳之才俛首來趨于幕下哉故今欲議戰必當首徵謀主果其有淵濱之叟陸中之奇不妨造請之壇拜之貶胥臣之貴而師稟之功成則不惜爵賞以爲報夫如是而謂舉世無伏龍鰲鳳如有伏龍鰲鳳出而謂戰功不收非吾所敢信也

招勇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怯、疲兵固其所吝、出而不戰自敗也。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幸秦、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頡、齊謂之夫命、唐則謂之跳盪、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勸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臾健出、衆武藝、故格、皆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一萬人、選言要在必當審腹心、能將統押、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充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殺武勇正集卷一 井用 王五

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伸鉤、強暴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闘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錄是集而別之、隨事呼用、使各使所能、無不盡力效也。

晉馬隆爲武威太守、募腰闊等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且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於是率之西渡渾水、破虜樹機、能等萬騎、涼州遂平。

李愬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范陽之餘士、蕃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徭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實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道最

嘉祐朝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道、若不早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自示中、每歲察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

今從賊者、空出榜諭、許令歸降、遠邇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

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

劉將軍挺之家丁。今南北倭酋夷虜。靡所不有。黑獺鬼面者。入水不濡。時令司門延濬。三尺之童。赤身舞利劍。如庖丁之運刃。或側身馬腹。旋復跳出。馬俱辟。黑邪玄米緝發。龍首騰超。影不及形。塵不暇起。其家丁一能抗十強者。一能抗百馬。逸能止車。覆能起。孝聞風舉。履矣執猛。真矯義強士也。

將以謀勝。士以勇勝。設惟有孫吳而赴桓。躊躇之弗集。安能殺敵衝鋒等諸左右手之相應。臂力之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計開

王

大固幕下所宏廣集也。今天下之大。山泉林莽間。寧無挽步數十石。投石超距堪任甲兵以破步者。故之舊史。如北直隸長箭手。真保達兵。山西白捧手。河南嵩山礦徒。毛葫蘆兵。少林僧兵。徐邳鹽徒。青州長鎗手。沂州沙家兵。竿子手。廣東藤甲軍。處州坑兵。漳州海會兵。上杭賴家兵。廣西狼兵。湖廣土兵。皆風稱威武。各擅厥長。誠盡綱而收之。則將選天下之才。兵盡天下之勇。何敵不可破。何功不可立。雖然。蘇子云。天下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

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則吾既得而招之。又寧可無術以倡之。有術以倡之。而勇者益勇。佳者亦勇矣。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計開

夫

納說

孫子曰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

蘇軾作通鑑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

明胤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至職無功諸將請于查浦蔡瑁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

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岡可容

經武勝集

卷一 計用

三九

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之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諫夜修陂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美曰若遣叔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美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急攻石頭而大業自解即疾走大梁而趙固自解之法

後周楊堅爲相計進迫據相州舉兵堅命上柱國韋

亮爲東道元帥師次承橋軍于沁東會沁水漲未

得渡長史李海密啓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

並受尉遲迥懷金軍中慙懣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

謀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

貴臣未相伏從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

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臨敵代將自

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以致敗如愚所

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伏者

連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堅大悟即

令高穎馳驛往爲諸將節度進成大功

經武勝集

卷一 計用

三

王公越管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

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倘遇虜

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走風也越不覺下馬拜

上意

云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川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士五千人、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開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貨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其以妻妾衛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卷一 廿四

三

卷一

宋岳飛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音、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糧凍死不著屋、餓死不啗掠、卒有疾病、爲調藥、前將達戍、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以以上卒俱樂爲用。

亦有過嚴而下不受者、飛嚴令如此、而士卒死不敢犯、歸其惠足感人、故威足勵、豈絕無作爲而

漫致此哉

宋史

卷一 廿四

三

忠克

唐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繇乎堵曰兵家勝敗皆然焉味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罰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秦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戰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村用

三

克濟矣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堵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放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

字筌曰夫固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家練臣奸細變姦爲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討上發謀下阻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大誅衆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

生衆強之身而不在乎士卒之庸豪強有兼才則驚而御之教而遺之如青鸞鳥養猛獸必節其德他勇其爪磨其足呼而隨之喚而走之牢籠其心使驅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其惡恣其武縱其心橫其志使禍盈于三軍怨盈于百姓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善之資爲國之將不誅豪強何以威軍之威哉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村用

三

齊晏嬰薦穰直于景公曰穰直雖田畝廢華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直與語兵事大說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直既辭與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謂日中而賈不至穰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勸兵申引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至穰直曰何後期爲賈曰大夫親戚送之故謂穰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授袍鼓之。意則忘其身。今敵國
深侵。那內。疊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
請救。既往未及返。遂斬以殉。三軍士皆振慄。

孫武詩吳王以婦人試兵。而穰苴亦欲得寵。臣監
軍。孫武新隊長以立法。而穰苴亦斬莊賈以拘軍。
其用心一也。

隋楊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禦戎嚴整有
機。武勝集正集卷一 封用 三十五

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
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
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
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
過如何。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繇是戰無不勝。稱
爲名將。素時賁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徵功必
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蔽却。故素雖屢
怨士。亦以此願從焉。

隋末陷胡五萬餘人。掠宜春。實執討之行次。黃欽山

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執斬其部將十四
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執自率百騎殿于
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
士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隋樊子蓋東都留守。楊玄感作逆。過城子蓋遣河
南黃珍裴弘榮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弘榮以徇。國
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等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
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
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御。至輒摧破。

經武勝集正集卷一 封用 三十六

唐朝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年滿鎮兵以
助其功。時威勝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于
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五代周韓令坤平楊州。吳人還孟俊率眾散萬來通。
城世宗遣命宋太祖領兵二千援之。帝所領多天武
禁兵。臨陣有逗撓不用命者。帝奮劍斫其皮笠。賜爲
袍。戰其實識之。明日盡索皮笠。視有劍迹者。得數千
人。立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

恩撫

軍識曰：興師之圖，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
養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計也。故良將之養士，不
以其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古之善用卒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
有不能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親愛禮信
之義，然後人以飢易飽，困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後
以死易生。士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戰至死不衰者，
上之所施于人也。厚，也是故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
絕，武勝者正集。卷一 村用 三十一

兵家得力得心之說，從師卦容民畜衆來。然義之
淺淺有間。如孫吳輩機術取勝，不過以一時鼓舞
致一時感激，嬰兒愛子亦其籠于術耳。若夫客
豈一用一夕之故哉？識者毋輕語聖人之式也。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晷不張蓋，寒不重衣，陰必下
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息成而後休，

德心為仁
利故能使其
德與我同

侯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昔者
良將用兵，有饋單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
夫一軍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
死，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
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窺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
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
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
和也。

絕武勝者正集 卷一 村用 三十二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

秦繆公嘗出而公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
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
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聞之，往時食
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矣。報食馬得酒之恩，遂潰。
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

十二
卷
下
之
世
死

武
王
之
世
死

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帶
輿，視食與士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
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漢將軍李廣得賞賜，輒分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
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
士卒以此皆樂爲用。

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計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
經武勝王集，卷一 井用 三九
或者十三四，規親入營，盛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
遂使乞降。

漢宣帝時，皇甫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贖饑民，帝
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爲墟，母不保子，今夫
其妻，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鄧士辛甚得衆情，每
軍行，頃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飯軍士皆食，嵩乃
嘗飯，吏有同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
至自殺。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勸兵鎮守，初百姓經福信之

亂，合境凋殘，僮奴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葬埋吊
祭之，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錄錄戶口，人懷其惠。

武
王
之
世
死

激勸

吳良臣曰使民必死不如其死其死不如義死夫一人必死足敵十夫萬人必死天下莫當況義死者乎義死者思信孚也故曰思信爲嚴刑之幸嚴刑爲作氣之基作氣爲摧陷之水摧陷爲決勝之權故曰氣以振作勇今以思信行

司馬直爲齊景公將兵捍燕晉之師士卒次舍并飽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四十一

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行師而拊循士卒文能附衆也出戰而燕晉罷兵武能威敵也

李馬屯東川倚弱輸謙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晨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携也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於河東北一日

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嶺總

管蜀弘基叩馬諫曰狼已竭士卒疲頽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戰太宗曰功者難成而易敗機者難得而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阻我及其未定當承其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留遲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也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爲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若饑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忍饑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非七里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四十二

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雲小却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遂破

得心

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難。是先親於人，俾人然後親之。先歷於敵，就敵然後勝之。

周文北巡，命章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造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盛，孝寬託以心腹，令守城。盛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驍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梁武帝集

卷一 材用

四十一

通書而知動靜，用間是行軍第一要法。

五代王晏球圍賊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贗士。日具飲饌與將士，晏球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賊自剄至，下拔城，不殘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

正德朝周公金谿達不拘有卿臣禮，在延綏宣府時，務寬簡以慰帖人心。嘗欲答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

稱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答。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畫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

梁武帝集

卷一 材用

四十一

鼓勵

武王問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鼓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耕用

聖五

則吾聞金鼓。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如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士卒隨將生死。豈易致哉。同寒暑。同勞苦。同饑飽。乃能同死生。爲將者不可不識此。

武侯問吳起曰。嚴明明賞足以勝乎。對曰。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車有功而進。嬰之。無功而勵之。又頒賜有

死且不避也
今人好義

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將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與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之曰。子前日之敬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十人追之。莫不泉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人。今臣以五萬之衆。爲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耕用

聖五

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李筌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弱。晉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淺薄。海岱人壯。陰明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魏人厚。地氣所生。人性所安。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人勁。申犀之子。敗於楚。問社洪之將。比下。厥亦則秦何得而補。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于艾陵。長晉於黃池。

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亮據巴蜀之衆窺
兵中原雖身為殲屍而成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
懦楚人輕項羽破秦軍據王離破蘇何威振海內諸
將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
橫要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失劍則齊人
何得而備多詐越人淹沒勾踐以幾亡之國恤孤之
衆凡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取大則楚人何得而
稱洩薄燕趙人銳迫尤敗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
浚縛於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人何得而稱銳京
經武勝書正集

龍之人勇符堅據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足偃江
水乃淮泗之敗草行露宿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
至則涼服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
智怯人使以刑則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恒
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與怯人何有哉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
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上令周昌
逐趙壯士可令將者自見四人帝嬖罵曰豨子能爲
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將左右諫曰從

人蜀漢伐楚實未偏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
陳豨反趙地皆稱有吾以羽檄徵天下之兵未有
至者今計惟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
趙子弟昔曰善及聞將皆故買人乃多以金賄之
稱將多陰

漢光武帝使使者璽書定封吳漢爲廣平侯李驃騎
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開葭葦於廣業劉永
將周建收集得十餘萬人收廣率漢將輕騎迎與之
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遠兵入城請將請漢
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
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
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
漢建寧元年春段熲將兵萬餘人齋十五日糧從彭
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
恐熲乃令軍中張旗利刃長矛三重挾以營壘劍輕
騎爲左右翼漢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
走必盡死努力其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

騎於傍矣而擊之虜衆大潰

唐李晟擊渭橋賊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是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衆矣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涕曰惟公命

宋初征汀東太宗每躬躬環甲曹家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謀者上曰將士爭効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士卒聞之入百其勇皆冒白刃爭爲先登凡控

法之士數十萬列陳於乘輿首躡甲交射矢集於賊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平九

城上如蜩毛每給軍士矢數百萬必頃刻而盡又以

牛革爲洞屋估士數百家以攻城上欲親至其中慰

勞士卒彭德軍節度李漢瓊泣請曰晉陽孤壘危若

累卵諸軍用命戰士賈勇環城之下矢石如雨陛下

奈何以萬衆之尊欲親臨之若不聽臣言臣願先死

上甚嘉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

擊趙趙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周德威先屯趙州冬

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晉皇會德威於

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

遣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

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賤兒徒飾其

外一甲重數十千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

當勉力往取

關 驅士卒而臨諸利雖非真忠義亦是一時感動機

神世衡選知環州營謀所部吏民習射以銀爲射的

中者自取有過失者以射中釋免有辭請者以中否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材用

辛

予奪錄是人人自勵皆爲精兵比及數年賊不敢近

其邊境

韓世忠爲武軍安化軍節度使披草萊立軍府與士

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箔士有怯戰者世忠

遣以申囑設樂大宴俾婦人柱以耻之故人人奮厲

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律之以法使畏法甚於畏敵不若激之使奮人自

爲戰更勝一籌

義勳

吳子曰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典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成，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二萬保葭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建堅守經數月賊衆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舊部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呼斬之謂其衆曰汝等誰是好人何因事奴爲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并用

主

主使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共謁太宗于渭北

子總受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總聞之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繇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于魏撫歸七年一旦鎮州不遵政教殘害以魏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願效死焉德宗時朱泚未滔上武俊監兵反泚既汗宮闈羣賊附李希烈希烈僭號欲臣制諸叛衆心稍離自奉天

下罪已詔赦羣賊昭義帥李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雖許之然尚猶豫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謂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足下不能自扼于數賊之間乃捨九雜天子而臣反虜乎因言及構越抱武俊哭涕因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又於武俊帳中附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結爲兄弟而別明日合戰大破朱泚

王蒙者本遠酋爲金將往來河上宗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擇丹本末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并用

主

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威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爲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勸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

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

軍中有以詐用詐者有以義用詐者亦顧其人耳如宗韓劉岳章義氣感發人心自非假術

布信

六守曰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有虞氏戒于囿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領勁卒四十餘萬。向劍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軍留步兵以并督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

魏武勝呂上集 卷一 附用

五

以原失信。言人所陽去者。東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勅連遺。於是去者感悅。願得一戰。往者憤躍。咸思致命。臨陣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

謀敵尚詐。行師尚信。孔明於敵兵壓境之時。不失信於番戍軍。無還令。軍無二令。茲可驗矣。

唐蘇定方克百濟黑齒。嘗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整兵。王及太子親兵劫掠者。多砍嘗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其亡散。保任存山結棚。以自固。旬

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嘗之拒戰。唐兵不利。嘗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嘗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嘗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敬信重義。但曰鄉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

魏武勝呂上集 卷一 附用

五

作忠

蘇子曰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翊然者衆矣弓矢相反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漢光武將北河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遜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馮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軾書曰愚聞明鑑所以昭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

經武勝集

卷一 特用

聖

商而入周項伯背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光先尊孝宣而立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規存亡之符是廢興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時垂業千萬世也今長之漢祿亦自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

唐德宗狩梓州顧渚城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李

必破賊帝乃安晨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輒

之則卑辭厚幣徇致賊于懷先焉時赦倉單乏乃使

張或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

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

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

尼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

曰惟公命

宋山東盜起朝廷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動

經武勝集

卷一 特用

聖

王宗澤疏曰自敵國京城忠義之士橫譴爭奮廣之

東西湖之南北禍起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

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

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情

臣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倡由若者不

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士自當一面而爭先救駕者復

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爭起倉卒

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

宋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廢朔別將烏合皆陷

大臣效節
之士非細
才疏學淺

財致

軍賦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禮而後辦者士不往賞而後辦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夫用入之道。寧以爵。賂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北征錄曰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無武勝集正集 卷一 財用 五九

平材。相為盛衰而不容兩立也。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恐雖赴湯蹈火不恤也。

作戰之軍資有三。一資應戰之才。一資利戰之材。一資裕戰之財。故甲堅兵利車固馬良蓄積饒盈武士滿。淮南子所謂為軍之大資也。然運材與財存乎水。而良才與材尤先乎財。蓋才則將可以禮。材亦將所能廣蓄。而財則非將之所能自致也。自在朝廷耳。故必毋立城府弗拘管格。凡百所需畧不留滯。推

公士毋疑其決。捐金達間毋疑其濫。則戰之先資。悉戰具不至於苦窳。而戰士庶幾乎建聚耳。

唐馬燧討田悅先戰燧誓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賞。

宋神世衡守備西邊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臂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錄是為筴皆樂為用。

來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却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

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退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或續以全。

趙微報吳靖靈鼓之士皆赴火以賞在火也。此法重賞募士而士皆濕氈入火二事一誠實不重財罰不行賞罰不足勸眾則兵不勝用財豈非行軍要着。

功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先故祿賢不受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效。國制。

漢陳湯與甘延壽討郅支。單于破之。師旋論功。石顯以延壽湯擅與帥。矯制幸得不誅。如復知得士。則後奉使者。事欲乘危徵幸。生事於賢。貳又不決。宗正劉向。上書曰。郅支單于因殺使者。更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傳。廢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也。西

經武勝軍集

卷一 井用

卒

城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夷懼伏。莫不罷索。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延壽湯既未甚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于刀羊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有尊周之功。後有戒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威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功。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資費。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緣其過。今康居

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威師。功德百之。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晉賈不但酬勞臣已也。深足鼓將來之立功者。宗正劉向之言入。而元帝下轉環之聽。有功不隱。誠千古用人之準云。

漢建武三年。赤眉引兵擊鄧洪。洪軍潰。亂。馮異棄馬步走。上曰。銘版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

經武勝軍集

卷一 井用

六士

集諸營。壁數萬人。與賊約。別會戰。使壯士受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晡。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為潰。追擊大破之。望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因終能奮翼。滛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宜論功賞。以答大勲。郭其益。懸乃功。

漢耿弇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弇知步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復兵起。縱

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刺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可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未卒已降將軍獨拔勛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臨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郭孝恪唐初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

經武庫正集

卷一 附用

空

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縣首面縛翹足可持建德遠來助虐糧道阻絕且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勦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令諸將口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經武勝略正集武定目錄

卷一

兵法

奇正

分合

主客

紀律

節制

賞罰

號令

軍法

氣勢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武定目

經武勝略正集武定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兵法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武定

上兵伐謀一語妙絕。形影萌芽，即先幾一着是金人銘所謂斧兩葉絕綿綿時也。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

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

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

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

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

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

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

至是故軍無偏重則必無糧食則必無委積則必
輜糧是行軍要者。運不之戰必勝。太倉困陳。守
必固。間道絕糧。敵可虜。攻則久。困城可下。凡明
運於水。牛雖陽困。斃於羅雀。非往事之鑒乎。故足
兵必先足食。士馬飽騰。後可投石超距。兩重數語
著之。為法宜哉。

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衝地合
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繇。軍有
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武定

將過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
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全恃心明如鏡。囑利害若鑑。鬚眉不寒。聚米談山
則何益於事。

用兵之法。無有不可不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不來安可恃。有以待則幸。然臨之而不驚矣。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

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也。

作戰之畧有五。一曰量。二曰按。三曰規。四曰料。五曰
因。量者。量彼已之主之將之兵之食之天地也。按者
按彼已之山川之屯聚之長技也。規者。規彼之本謀
之親任之動靜也。料者。料彼之出何策。結何局也。因
者。就四者而因其勢。因其機。因其利而導之也。君明
將良。食足兵強。天地孔昌。在我速乘。在彼且藏。因其
險易。為趨為避。因其屯聚。或焚或據。因其長技。善退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武定

事。因其謀。任可伐。可離。動則率之。靜則撓之。設策
則破之。而彼我之局。豈必待戰而知之。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
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
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
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
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
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
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此治力者也。無燕止正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弗從。銳卒勿交。陣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闚。窮寇弗追。此用兵之法也。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道。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繇生也。

又曰。殺戮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廩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四

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電。無當龍頭。天電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付之。

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則勝。彼此居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傍襲之。

武王問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士。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五

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用衆必疑。用寡必昏。

久於敵境。不若緩於出兵。

遇小敵而不可擊者。敵智勇嚴行也。逢大敵而必鬪者。敵愚。二而無固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毋戰必敗。

夫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一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一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李靖曰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

又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連武略正集卷一武定

孫武是也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何謂三門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

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何謂四種漢任宏所論凡兵家流權謀為一

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三種不可廢一

太宗問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畧言其禦軍等用兵者惟此二義而有六焉以勞待逸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寡待衆

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術安能臨兵哉

云待則我得先着

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盡地幾何靖曰大開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經武略正集卷一武定

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範道也故盛名五行爲文之以術教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古也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其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左爲牡早晏以觀天道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使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
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
神之功而用在形見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吳
楚揚聲形其衆也滅寬城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
敵而退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
進也油漆布帛冠諸樹株形其強也偃旗臥鼓寂若
無人形其弱也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
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聞者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
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武定 八

莫知所以制勝之形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者也
向句行軍要領爲將者得此一句亦是制勝然紙
上譚兵易臨敵制勝難有志于斯者尚慎旃哉
若敵欲堅陣我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備其所從來
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
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協

兩軍相對如未審其將則堅壁勿出以觀其謀否間
起間伏以觀其疑否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否追之凌

之以觀其懼否挑戰得北以觀其請練潛師襲之以
識其治亂出衆出寡以要其無筭此臨戰之警物也
欲知敵情先有以致之如彼未言而以言餌之也
俱是以法術勝人

行軍之忌十有四人忌躁而深退忌疎而急勝忌驕
而貪敗忌怯而亂衆忌恃而欺人寡忌餒而不固令
忌臨陣而更將忌臨敵而易入人國忌殘尤忌不戒
受人降忌慘尤忌不嚴見人餌忌饒迫人北忌貪

字字藥石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武定

九

用衆之法宜整宜治宜分宜易妙在進止抽移所謂
如山如林風發河決

用寡之法宜固宜輕宜銳宜匿所謂進不可當退不
可追齊心一方死且不北

深入敵境而未見動靜或以羸弱且挑且走必有埋
伏絕我歸路是須多令勁勇嚴加搜捕而以強弩翼
之輕騎應之又悉守糧道設犄角堅陣張育兵徐
觀進止

之族山高左右壁陞卒與敵遇而不便走吳起謂之

谷梁穀梁不能用也。必須選我輕兵急登高陵。令敢死之士衝開前徑。或分車徒四面伏定。敵必堅陣。未敢輕進矣。乃又急出。旌旗移營谷外。半隱半出。且擊且擄。繼以驍騎列盪等而衝。奮短兵而鬪。鼓譟乘之。急出是務。大率要陸之軍。死地當在軍前。生地當在軍後。

林戰。蓋戰利官相守。在晝則益旌旗。在夜則益笳鼓。勿畏其強。必慮其火。

兵有宜動有宜靜。有以靜爲動。有以動爲靜。有守有

總武庫正集 卷一 武定

十

戰有不守守不戰。戰知此者可與論兵。

魏伐韓。楚圍宋。爲齊晉者直救宋而悉兵赴韓。先自擊也。是致於人也。乃一也。直走大梁一也。先侵曹衛。是魏之兵不攻而解。宋韓之地不救而全。所謂致人也。

兵有宜速者。姚萇之急破梓登。輕兵直造是也。有宜緩者。慕容恪之討段龕。築室反耕。先武之救桃城。休養二十餘日。是也。有懼其多出不意而襲之者。周文之擒李高。是也。有欲其多出不意而破之者。姚萇

以兵數千圍壘示勞。潛出不意。大破登車是也。有不救之救。周亞夫之不拔梁。王霸之不拔馬武。皆以功是也。有因敗致勝。張方之討王義方。軍大敗。良潛師進。通雒陽作壘。因敗成功。張繡追操。用賈詡計。再追而勝是也。有宜急進其城者。楊忠之討辛纂。叱門者曰。大軍已至。急入荊州是也。有宜緩圍其城者。臧宮之圍原武。謂妖巫相劫。勢難久立。終圍今得。逃亡賊果散去是也。有小城當棄者。圍昆陽而嚴尤謂徑當取宛是也。有大城當下者。沛公欲棄宛直進。張良

總武庫正集 卷一 武定

十一

勸攻下之是也。有專攻而盡下者。梁武專攻郢州。拔之。而西陽武昌江州建業如破竹是也。有似應棄此趨彼而實非者。李靖之討輔公祏。諸將勸趨丹陽。而靖悉力攻當塗。丹陽隨下者是也。有先攻後戰者。王猛不戰劉隗而攻石頭是也。有先戰後攻者。陸抗不攻步闢先退。牛渚是也。有反背法而出奇者。田單之燒即墨。分軍爲三。布破其一。其三皆破。吳漢劉尚合兵。克蜀。呂光伐龜茲。不分管而後勝是也。有兵多不

分必敗者齊神武伐西魏侯景以兵衆雖大率難
敵不如分爲二軍符堅入百萬之衆被擒於關玄之
八十勇士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而陸遜督促諸軍漢
兵瓦解是也有兵寡宜急擊者石勒以少卒乘疲破
慕容之師姚襄大軍不戰前秦鄧竈以三千軍壓其
怒襄出之羌詐北大破襄是也有因擾而乘之者
韋孝寬討尉遲迥失刑觀者如堵高顗李詢登陣先
叱觀者而乘之以破迥是也有激士而使爲我用者
度尚之引兵士射獵密焚其營珍寶而激之使復往
是也

魏武勝略正集

卷一 武定

士

若布大陣不宜太分尤不宜太長高敖曹成後主亦
可以觀矣將舉兵先具器故算不可不預定也
孫氏曰知有所甚愛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
吾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
皆就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罔也處之而
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
曰以君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
驕與彼下驕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

魏武勝略正集

卷一 武定

主

吾保知之矣吾能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
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而勝矣乎得之多於棄
之者斯師之矣彼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機也乃能獨
完而敵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權也
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
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之
憂右項籍耳然觀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
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
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
師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
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范蠡曰
凡陣之道左以爲牡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
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
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與兵習觀行陣每
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
弱嘗遇強強嘗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
善擊敵弱嘗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將既

不能處其強弱以欺。而曰兵有老弱雜其間非強。其說以敵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而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賊可俟矣。以智言。則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取其大計。大計要其終而已矣。

勢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
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勤治寡者法欲簡簡
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職矣

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顧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聲兵彼踴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

武定

市

勝負不在漢
倉戰場中已
具決武軍形
篇內矣

潘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聲嚴鼓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堦示怯乘懈矣挈其柁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憚背城而戰欲其不憚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

漢靈帝時梁州賊王國鬪陳倉詔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與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

卷一
武定

主

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知也在我可勝在彼知彼者卒其下加其先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師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追虜也困獸猶鬥蜂蟻有毒況入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

也國家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連戰大破之

卓係漢末奸雄與義真並將寧止相懸三十里哉
魏主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
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
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用兵之道
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群臣無備權對
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
岳武穆口步兵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曹成左列騎江
經武勝畧正集卷一武定

卷一武定

士

世傳兵法諸方一樣犯忌犯畏便足斃人
夫兵何可無法也組甲不堅與肉袒同射扎不穿
與折矢同用兵無法與無兵同則今日而談兵事
未有不先之乎法者也法非徒以致人也自致而
已矣徒以致人無論其不勝即幸而勝亦勝於朝
不勝於暮勝於此不勝於彼而岌岌乎不可久之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武定

七

道矣明乎自致之道明乎自致而即所以致人之
道則其於法幾矣其於用法亦幾矣法一定而用
法者無定用法者無定而法亦遂錯亂而不可紀
法愈亂而不善用法者詐為奇神詭變之說以駕
之卒至去康莊而投柴棘其偵轅也可立而俟古
聖之作也設術以知輕重定繩墨以裁曲直立規
矩以為方圓設衡減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減陳
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後人習
而繇之雖般僂不能運巧增智於法外而以兵法
用兵亦遂如駕馬之羈勒服牛之鞭衡所朝暮需
而不可跬步違者然而難言矣古時因蒐狩講武
事聖王隱戰陣於不言而託其意於井田井田者
一定之法也田獵之縱橫闔閭變化屈伸則法立
而生局局立而生勢勢矣黃帝用局而不離乎勢太
公用勢而不離乎局周禮振旅菱舍治兵大閱布
之為局而天下共熙其懷神之為勢而天下不謫
不知管子內政之寄置局之堂堂正正而行勢
掩襲商鞅阡陌之開悉反局之方仁而以意行勢

之縱橫則法以屢變爲奇而不知一定不變者法
百變不窮者亦法百變者非能變於百變也變於
一定者而已矣變於一定者非能弁一定之法而
變之也變於無窮之源而適見一定者之神奇而
不可測高深而不可極而已矣何者井田之制有
井有通有成有終有同有封又有義而稅賦出矣
井廣而邑邑廣而丘丘廣而甸而戎馬出矣同百
里提封萬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畿方千里
提封百萬而百乘千乘萬乘出矣無事則大營包
小營有事則小陣依大陣數軍實則餉時而騎簡
陳軍令則萬統千而千統百內得固而外得威然
則聖王之用兵也豈如一劍之屈伸嫻法又豈止
一隊一陣之進止無愆哉降而管商如一再入
邇非素質再降而孫吳尉繚如裂幅邪衛詭道錯
白乃詭而卒勝且後之霸公率祖是而竟忘高曾
之自出者何也唐太宗讀周官慨然嘆曰不封建
不井田不可以復三代然唐嘗做爲名山而卒亡
於豪強魏嘗做爲均田而不能周子走蘇軾用其

五六而不足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治隋安
得於今而發反古格今之論井田不制兵法不立
而運籌制勝之道不得不以孫吳尉繚爲宗夫孫
吳尉繚其法可云變矣究之變於百變者人所曉
也而變於不變者人所未曉也易曰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爲百變不
易之理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即易之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又曰陳兵縱橫曰亂即易之
師出以律臧否凶也夫然後以近待遠以適待勞
以飽待饑避實而擊虛變客而爲主致人而不致
於人縱橫布之而無非彌柯之勝者變幻技之而
恒如百轉之較釣有起而議之者曰敵有智者出
攻我要害不得不從則遠近易矣應救煩擾則勞
逸易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不爲敵致則我爲
近焉遠爲飽敵能捷我則我爲遠焉勞爲饑烏乎
守我法而不移哉不知善兵者避實而擊虛則實
者亦虛變客而爲主則客反爲主此其故始於地
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權權生勝勝生錄錄不真故

其動其伏變化無窮實範圍不遇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充國之平西羌矣昔匈奴侵趙李牧守鴈門戒士卒勿出戰第椎牛饗士卒士卒日得賞賜願出一戰牧不許匈奴玩之遂大入掠牧勒兵大破之充國至金城以萬騎銜枚渡河渡龍營陳度羌虜必壞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居數年先零羌果困凡若此者明乎法術察乎勝道而不以憑臆立見妄自撓亂也故公輸之攻九而墨子之禦亦九使公輸而無法則不待墨子之禦九而却矣

經武修畧正集

卷一 武定

三

使墨子而無法則不待公輸之攻九而破矣夫公輸之攻墨子也非不能破墨子也不能破墨子之法也墨子之禦公輸也非不能却公輸也不能却公輸之法也惟以法制法始能以法解法則未有不先自致於法而能以法勝人者也自致者何大將握奇而處閫外事將軍制之矣謹烽燧嚴斥候設衛導密間諜習戰練而步伐止齊肅隊伍而刁十爲節破之而退金之而止旗之而舉麾之而下行三軍如一人矣夫三軍之士非屬父子兄弟之

親也非蒙詩書羽籥之訓也亦非必角之而力不勝咸諒通而弗過也而三軍動靜如一人動靜者則三軍咸習於法也老泉云尺筭可以當猛虎被甲抱兵而殺則童子能困之尺筭者法也用法則軍法伏矣抱兵而殺有法而不用也有法而不用三尺之童可啖笑而觀其領項矣雖然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則是不拘嘗法者爲勝乎共義云何嗟乎一定不變者即可百變不窮因敵變化雖渺乎如玄雲之無際蕩乎

經武修畧正集

卷一 武定

五

若滄海之不測而此中灰線之路究未嘗不如規矩之於方圓繩墨之於曲直耳矧喻之醫有時用參苓以爲補而却病有時用柴葛以爲表而亦却病第不執方耳何嘗棄方哉明乎此而兵法思過半矣 辛巳夏錫山道無中偶筆

奇正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暇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測之哉。

唐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前。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李靖曰。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王

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使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末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弗追。又曰。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特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

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繇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子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曹公註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王

孫子曰。先用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

唐太宗問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彼得兩全。安

之李靖封口漢成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奮勅主將隔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使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手速關漢長於弩弩利手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嘗之有哉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正正奇奇奇奇正正如夏雲吐峯無可執着斯爲至矣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三十五

或僅北以致之或始委以餌之或先聲以奪之皆疑也皆奇也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穀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沒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揚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則勝負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遇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人有焉他戶之不弱鍵而人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三十五

入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肩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母日門之固而他戶之隙之不郵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救淮南長沙以與蒯會武岡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奔都江破侯丹兵輕拔武陽。進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拒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城破張柴炭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棠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縣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超至縣竹而斬諸葛驤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六丁谷日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

之夾攻闕而開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只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如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老泉此篇真足發孫吳未發之理於文至矣。於兵至矣。

使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一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于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愾怒謂使者曰管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遲此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降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宋明帝初四方反叛張興世爲龍驤將軍拒戰南賊屯在鵝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張惶進退疑阻糧運艱虞乃制勝之術。沈攸之吳春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與世輕舸泝流而旋復遇遲一二日中輟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

之口我尚不敢遽披下取揚州與世何人欲據我
上與世謂彼之等曰上流惟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
吳郡刺史攻將上欲迎擊之與世曰賊來尚遠而氣
已蹙大抵賊力甚盛亦易害此曹司所以破齊也將
上不以爲易故求善近與世乃率壯士擊走之

齊末劉延之部督荊州盧循竟餘道設掩至岐京道
於後劉延之爲逆軍拒之前軍失利道規壯氣愈厲劉
延之自外橫軍大破之初使通爲逆軍衆咸言不願及
從道覆衆乃服焉

武勝堂正集

卷一

二天

金兀朮會兵薄宋和尚原宋吳玠與弟玠選勁弩分
番迭引敵前部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故
俟於神垕以待之敵走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
大敗之

兵以正合以奇勝老泉強弱攻守諸篇雖論用奇
之勝然法云無逆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正何
嘗不勝義將安出不知此不可執論也不能正而
先之以奇奇者賊矣不能奇而執之以正正者賊
矣故必分奇正而用之終不若不分奇正而用之

也蘇氏謂正兵之勝如盜之新開直入奇兵之勝

如錮他戶之不爲鎗而入新開入者主人易備而
攻之者用力多而成功少錮他戶者主人不及備
而攻之者不少假於力而已捷得而乘之豈非格
論而義不止此喻之獵于山者其爲獵之主者不
過守一窟截一徑爾已而設林擊兔之功不得不
歸之鷹犬人且見鷹犬之能擊兔而卒忘守之藏
之者之成功于不見則安得以奇爲必勝哉李靖
破外廓而棄獲舟光弼不守東都而壘河陽此皆

經武勝堂正集

卷一

三九

用奇雖然二將者不能正焉能奇也余非置奇而
弗之道欲取勝則必託之乎奇欲出奇則必本之
乎正故曰知正則知奇矣知奇可用奇矣

正兵止一道如行路者之周行然奇兵則有疑有
伏有間道多方而不一術然必從正兵脫化而出
奇乃真奇如儒家必先讀四書而後能變化羣史
不然便不得本領一蹶不可復救矣素鶴此論較
蘇習山更高一着

果明議

分合

李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
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
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向出合擊大破此兵分而能
合之所政也。

孫策爲將軍蓋遜仕幕府建議曰方今英雄並峙豺
狼關望克旅迎乳非衆不濟而山寇依阻漢地夫腹
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卽卽部伍取其精銳會丹陽賊帥
費俊弱動山越懼遠遜討俊俊支黨多而遜兵少遜
乃益旌牙棹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
破散。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辛

東魏大將高歡大舉伐西魏將渡浦津其將薛收曰
曰賊連年饑饉但宜分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
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
曰今者兵衆擁大萬一不捷幸難收歛不如分爲二
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
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魏末賊莫折德威所布寇掠都縣州人李賢率鄉兵

分合之月

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賊別陣以壽堅謂寧曰賊
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兵
一軍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思幸於我勢不
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育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
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公則統精兵直接
後繼按軍而待後繼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
懼我銳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待其懈而擊
之後賊一敗衆衆不攻自拔矣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壬

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白茅溝進克姑熟
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盛不悅審謂左右曰彼
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
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甯山蛇首尾相應賊
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備辦然之乃
以強兵助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
夜潰棄城而遁

率然甯山陣勢最不易破是爲兵家陣法之要
宋仁宗時昇丹入寇詔趙延進與 留李繼隆率兵
八萬禦之時詔賜陣圖分爲八隊虜騎至延進乘高

望之東西巨野。輪等方按圖。陣相去百步。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于救。今虜衆若此。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遂令而。何。不。精。愈。于。辱。國。乎。倘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于是。以。爲。二。陣。前。後。相。三。戰。咸。捷。

秦一賦說

章

主客

唐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達輪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上爲客之術。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伏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經武勝界。正集。卷一。武勝。三。鼓焚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長爲先鋒。逆擊澹軍。長退而澹來。逆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吳陸遜引向廬江。蜀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東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枋宜口。吳人間之。夜遁。主客則勢已不敵。況其深入深人而無絕尾之虞。則有變客爲主之道在。

劉祥抗表伐南燕帥鮮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禰曰燕入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秦何禰曰吾慮之燕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是利處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遇遼陽臨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言之南燕主起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

魏武勝聖正集

卷一 試定

三

攻圍語似劉璋矣

夏人問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斂兵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

遠人畏水近人畏鬼何者知與不知也爲主則山川道路險隘我盡悉之何處可伏何處可戰何處可守我盡利之彼遠道而來雖有邪道不能先得是以貴主也○吾可以征敵不可以破不行也敵

魏武勝聖正集

卷一 試定

三

可以破吾不可以伐不行也必敵已破矣吾已周矣然後行雖客於外人心所歸敵盡吾人吾諸主也若乃勝負之形未定而憤憤爲之雖微萬一之幸其可得哉

易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南

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記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吳子曰兵以治爲勝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方節左右應處絕成陳

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經武勝集正集卷一 武

三

又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

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繇生

也

師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

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令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選敵人亂而失行

則如之何對曰凡戰之法畫以旌旗幡麾爲節夜以

金鼓節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

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

卒用令則戰無強敵攻無堅城矣

李靖對太宗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外畫之方

內環之圓是成六花方生於步圓生于奇方所以矩

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領應乎天

步定緩齊則變化不亂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

此步法也故士猶布子猶若無形然安用之孫

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權權生勝勝生若

以輕備錄敗兵若以錄備錄皆起於方城方圓也

尉繚子曰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司故鳴旗麾先登

經武勝集正集卷一 武

三

者未嘗非多方圖士也先死者未嘗非多方圖士也

有桓氏不庭夏王啓征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曰左

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之政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治中行穽子敗無終及辟狄於太原崇寧也將戰魏

舒曰彼往我車所遇又施以什其車必克同諸宛又

克皆皆卒自我始乃曳車以爲行伍渠爲三

之要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子後專爲右角泰爲左角偏爲前拒

勝之太敗之

漢孝文帝時匈奴大入邊詔宗正劉澤為將軍軍
上說廷侯徐屬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為
將軍軍霸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重
馳入將以下騎送還已而之細柳軍軍上吏披甲銳
兵刀發弓弩持滿天子叱驛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且三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日軍中聞將軍令下聞天
子詔居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入安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漢武勝軍正集

卷一 武定

三

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驍馳於是天子乃改容徐
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衛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
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將軍
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擊臣甘為文帝曰嗟乎此真將
也漢書霸上棘門軍若見此耳其將固可畏而勇
也三於品夫可得而犯乎

軍中嚴望雖天子徐行謂之曰此古之患後
日乎吳楚俱本諸此

漢武帝初李廣與程不諤俱以邊太守守節擊胡

廣行無部伍陣行就善水草也舍人人自便不整
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
識正部曲行伍管陣擊才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
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快樂咸樂為之死我
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
諤皆為名將

李程皆漢名將而一簡易一煩擾如此可見將畧
在于取勝不必相同

漢武勝軍正集

卷一 武定

三

魏徐晃擊關羽退振旅還摩陵太祖迎晃七里舉危
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
集太祖衆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是軍容整齊將士
壯軍不助大祖曰今日會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漢武帝初李廣與程不諤俱以邊太守守節擊胡
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伏鼓角短旗登北山
諸將軍聞鼓角聲出擊之延壽等見世勳市降勒云

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吹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微分兵擊之而陣已大亂薛仁貴大呼陷陣大兵乘之高麗兵潰

曹操守遼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客外合羣欲按邊即同舍選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至諱乃能至勳

尚端符軍其嚴紀律秋聖不矣張浚嘗按其部端獨經武勝界正基

卷一 武定

甲

執趨以軍禮見問無一人凌異之謂微點視端以所部軍籍通浚命點其一部乃于庭塔前開籠縱鴿而所應點之軍隨至浚故欲盡觀之於是悉縱籠鴿五頃刻並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浚甚獎嘆

宋吳玠遣兵援秦州開全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岡諸將謂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玠曰有執立壁陣法世將善之秦遂統軍進次劉家灣持謂蓋言不視探險自劉家岡發遣夜抄襲宋城先一日齊謂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齊

然之乃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峭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萬炬齊發以應陣法更迭戰輟裝駐馬至麾之士殊死闘金人六敗

成少保繼光初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警少保上練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微訓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傑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空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微少保畧

經武勝界正基

卷一 武定

甲

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深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特用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召營營陣督府請補浙東泰將分部台司所屬以全取勝

營營陣非美其名也伏義師卦陣八方備具其始則衍自陰陽盤陽起陰伏陰用陽伏相輔而行則無孤軍單弱之弊矣陣名勢也想本諸此萬曆朝戚繼光將兵守薊門上遣右司馬出行遊于特大同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繼光下令軍中營伍

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隨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器械履諸閤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閭閻比還報悉以狀聞進歸光左都督戚少保繼光建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網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來陣火器先薄至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隊下拒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步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壁更皆在陣前首分敵次形名次技擊次步兵伏次偵邏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聖

畢張無不以律

喻子日軍不選鋒部分不白法令不嚴紀律不精而欲兵之用不可得也故師出以律律定則軍政行軍政行則戰心齊莊軍之初必先按部曲齊行列別左右一進止伍什不差其數裨隊不亂其權而後隨將所指三軍成行萬人齊刃以靜則同以動則威矣

事宜後議

節制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吳子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退雖有百萬河盡於用

又曰夫聲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旄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武定

聖

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此

耳目聽於心官威耳威目總攝威心吳子嘗言兵以治爲勝斯言發其秘矣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闔隨行亂陣則千人盡闔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又曰就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百人一心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足使三軍之衆冰一人無失尉史不敢舍子子不敢命况國人乎

一夫什紐於市，萬人無不環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肯也。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得此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

有軍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遠門，期之如過，將則坐法，將軍入營，則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

武勝軍正集

卷一

元定

聖

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魏武帝時，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司馬懿縱兵大破之。文懿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水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

晉帝奕時，鄧粲杜預等相與拒王凌。凌欲害粲，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洮陽。粲曰：「王公之臣，督左，許制督右，我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然後中軍後，許制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戰敗，鳴三鼓，兩戰敗，鳴三鼓。』」

六鼓自旦至申，兩戰皆敗。訪還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較不得矣。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就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當。

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輒虜掠，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收復京城，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不犯，後其子思復復秦州，市不改肆，復踵其美。

武勝軍正集

卷一

武定

聖

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墮丁共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師立官爵以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鄒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勅兵掩擊，城北副使索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

厚問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城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曰：「中夜走者，明且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以福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嘗，勿啓也。詔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滿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請，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詐，復還寨中。』」仁厚與副使俱受命於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也下馬，自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奉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附，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斬之。」諸將股慄，仁厚乃召昨夜斬賊將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臣等問之懼曰：「彼軍嚴甚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一 武定

三七

宋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嶺外騷動，除狄青宣徽南院使，特智高據邕州，青合孫洙、余靖、兵次賓州，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黔州陳曙棄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殺重，哀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驛用等三十人出軍門斬之，乃請相顧，略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視者還以為軍未即達，青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謂為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一 武定

三七

一友問百里而趨利者，曩上將一晝夜絕崑崙關，何也？曰：「彼論正此論奇，自在神明之耳，不然膠柱而鼓，何足與言兵哉！」

狄青戰於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誨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達私會兵法，先據舉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而賊至，遂擄衆而下，卻劍大呼，賊陣為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遂乃前青帳前。

請罪青撫達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全將枯守據西京與宗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開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先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

宋張浚撫陝西一見劉錡奇其才以為深原經略使遂知州紹興三年金人攻振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詔遲六年帝駐平江副將王彥兩軍交關懼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

撫武勝軍正集

卷一 武定

四

義副軍及馬軍通為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為十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入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厄從赴金陵

兵形如水水之行也東以兩厓則無氾濫之患兵之行也一以將令則鮮驕惰之虞故鼓之而通鉦之而止賞之而勸罰之而成哨隊統於偏裨偏裨統於大將三軍如一人往而莫當斯可以稱有制之兵矣

賞罰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備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引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矣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觀為不善之害也

支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而勸百罰一以示眾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貴信用罰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樂感勝象正集

卷一 武定

五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賞殺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寃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也夫能刑上寃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軍識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夫三軍之眾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此賞罰之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曉眾信賞

必謂以勛功及對陣交和威見斧越爵祿之具在則士卒雖欲勿戰亦不可得也故使獲者勇懦者決進有幸生退有必死焉

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或過非時賜賞及諸受獲隨時支散不得遲時及威落不如元數改換色額散而不均必有怨生兵書曰賞不逾時是也

昔人有以築一臺而賢者皆歸揖一蛙而勇士畢至者苟有爵賞以勸之則智效其謀勇效其力而何憂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武定

五

乎才之未出亦有一言撫循而軍如扶牆投膠分飲而士知感恩者苟有恩賞以勸之則怯可使勇弱可使強而何患乎兵之不精是故金城轉戰而重書慰勞不待先零之既誅白玄先零而金馬賜賚不俟遠來之已定六州忠義一日來歸而八萬緡錢吾弗靳也三軍爭先舟中酌酒而生濟者賞吾弗吝也必如

然後可以爲馭將勵兵之術矣

晉與楚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以大師之左補祁驕如會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公飲至大賞微會討戎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

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入服

後漢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吝萬金無功莫施分毫

不與諸葛亮治軍得向蒙駿嘗曰軍中罰政刑凌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賞當如則知榮

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無以逾此

宋皇祐中饒賊叛命秋育討之青陽行上言以謂古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武定

五

之師還以訊賊告剝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奉以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謂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于無功不殺之人非所以勸

勸一切殺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功念軍加賞無功則罰酌其罪全軍加罰庶令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

國朝陞官功次軍職官有功察勛明白造冊到部當陞賞者各照立功地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以勳

我北虜爲首，遼東女直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而地反賊又次之。其捕盜弁緝獲狄言，亦有陞賞之例。賞格預擬，罰科亦程擬，大約以累得令，不畏敵，終知強敵不知矢石，敢進尺不敢退寸，期破敵，不期擒殺如是者，受上賞。不如是者，置上罰。乃若摧堅陷陣，梟將奪寨，如京察城爭先奪隘，此係首功，另行奏錄，不可以賞格拘也。雖善賞罰者，賞罰其心，不善賞罰者，賞罰其身。將帥而欲得士卒之心，亦在賞罰其心而已矣。

馬無矛駁不足致違軍無賞罰不足有功但賞罰之道自來議者屢矣要不出公平察斷四言公則無私平則允當察則無冒斷則無撓一賞一罰出而三軍翕然聽命師行所以有紀律而幕府所以建大功也爲將者慎毋以爵位故之爲則三軍可以無賞罰而用者夫三軍可以無賞罰而勇於爲事者日干乎天下之功不肯時受爵賞則雖有明卿去勛而治家野之賞亦可以授矣此夫三言無私

號令
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今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離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

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大將軍既受命總專征之柄勦師於野畢而下令焉
不從令者必殺夫聞鼓不退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
經武略堂正集 卷一 武定 五十五
區不代此謂悖軍如是者斬呼名不應召之不到往
夜慰撫動乎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夜傳刁斗怠
而不振更籌華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多
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嘔強難治此謂橫軍如
是者斬揚聲笑詬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
是者斬所掌器械兮後斷絕前無羽饑餒載瀆諸
惡夢寐以流邪說惑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所
到之也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奸

是者斬窮人財貨以爲己用。今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將軍聚謀逼帳。賜項。竊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青軍。如是者斬。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俯首。而有難色。此謂黑軍。如是者斬。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詞詭譎。不爲今。此謂亂軍。如是者斬。傷病以避。銀難。杖傷。死。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主掌財帛。賜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怨。是武勝軍正集 卷一 武定 吾

立斬之。單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非吾令也。斬之。唐懿宗時。裴甫分兵掠衛。發明台所過。伴其少壯。詔王式爲浙東觀察使。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式至軍。乃聞諸營見卒及士。團子弟。得四十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皆捷。宋仁宗時。兗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武定 五五

率還以也。一命出。雖履展酒掃之網。附不唯之速。而承之謹。然後事克辦焉。將帥統三軍于一身。則管使三軍之動靜如一人。所恃者令也。凡號令之節。爲令三鼓。令四令二鼓。令六鼓。令二初角則成起。一角則成。三角則行。動北角令也。初鼓則緩行。連鼓則急行。當鼓則成陣。不遇鼓則交戰。此令也。初全則止。重全則退。此令也。旗左麾則左出。右麾則右出。前麾則前出。後麾則後出。中央麾則中出。周麾則五方齊出。又懼則跪立。則走前亞則前左亞則左。右亞則右。捲則退。視考黃赤白黑之色。而各以其方應之。此旗令也。鈴初警則下騎。再警則皆坐。此鈴令也。舊令爲律。凡應進不進。應退不退。應坐不坐。應起不起。應點不點。應捲不捲。應舉不舉。應合不合。而不合。應旁隊而不旁。不合隊而誤併他隊。不應分隊而錯入別隊。言諸謂不聞金鼓。則紛紛擾擾。致失次序。以軍法治之。故曰令惟一令。惟嚴而後克濟於軍事。

軍法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閻廋謂孫武子曰。兵法十三篇。吾盡見矣。可故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女三千。孫子分爲二隊。寵姬二人爲隊長。令鼓之。皆左。婦人大笑。孫子又三令五申之。又鼓之。皆右。復笑。孫子斬二隊長。吳王使救之。不可。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左右前後皆中規矩。吳王曰。赴水火可矣。

前漢胡建守軍正丞。特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有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爲市。無以帥先。

士大夫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經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戒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廉也建又何疑建誅是顯名

漢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為門下吏從征河北為軍束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嘗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違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貴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經武勝畧正集卷一武定

手八

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漢諸葛亮以馬謖才術過人引參軍事每與談論自盡達夜街亭之戰謖違亮節度舉錯頗擾舍水上山下下陳城魏將張郃絕其汲道謖與賊大敗亮乃收謖殺之流涕躋祭撫其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賢臣之上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南賀若弼為將軍令嚴肅然毫無犯有軍士于民間

此是法今之行

事從制令極嚴于極細處加以極嚴方見軍令之肅

唐元和中王師討吳濟賊令魏游擊勳兵二萬聞盟攻城其王智與役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與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取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

宋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襄陽趙方檄孟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危再興陳祥分為

經武勝畧正集卷一武定

五

此是法今之行

三軍設伏三所躡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聞急宗政午發視首還明抵襄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突遁方聞捷大喜差權襄陽軍初職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

愛僕易姑息新令疑可暫原立斬不恕故法得行也與商鞅徙木之信意同

洪武乙巳李文忠統兵攻張士誠之杭州杭州師濟原明使具員外方葵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逃納款得無為緩師計乎葵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

兵之所及年戰亦勝鏘酋亦勝崧山亦勝入谷亦勝
乃春戰同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
如船如坑塹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
以聚者不得以右春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
人人無不鵬張鵬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李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爭鬪雖死不省者氣使然

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卒，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自閤，則其銳莫當。

凡三鼓而敵不棄不竭則安能使情歸哉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將之所以服者民也民之所以服者氣也氣實則圖氣奪則走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闢虛則走盛則強衰則亡

善戰者得時則乘時得勢則乘勢得機則乘機得利
利捷如脫兔速若驚風無之非乘也是故以主
來客以佚乘勞以實乘虛以整乘亂又或乘其遠來
或乘其半涉或乘其未壘或乘其入隘或乘其疑間
或我乘其懈則常備其佚或彼乘我暇則更運我奇
走說破竹以云勢也此段議論得之

符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送
咸陽蜀漢順流而出併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蚝苻
方等至潁川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謝玄爲前鋒

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瑛西中郎將桓
伊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
拒之衆凡入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字敬文三千人直指
洛澗卽斬梁戍戍成即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
縱兵追之生擒堅將梁佐王顯梁輝秦容屈氏等收
整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水名京不得渡使使
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
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俟與諸君候戰而觀之不亦
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

萬念冬日但却軍令得遇而我以鐵十萬向水
道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六回亂不能止
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池水決戰水南
堅中流矢臨陣斯融聚逆奔潰死者不可勝計泥水
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呼喚皆以爲王師
已至

堅謂投鞭可斷有恃衆輕敵之意今庾兵使却而
致亂不可止豈是紀律之師宜百萬之衆被擒於
八千人也

經武勝略正集武定目錄

卷二

陣法上

武勝略正集

卷二 武定目

經武勝略正集武定卷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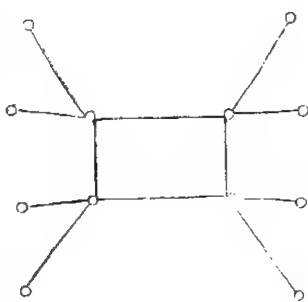
陣法上

武經曰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發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旗幟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於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機謀。先偏彼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佐勝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器械堅良。號令以申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嘗以我速待彼勞。嘗以我治待彼亂。嘗以我近待彼遠。嘗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正者行陣也。奇者無方以用也。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爲金鼓。視不相見。故爲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口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

世并出出入入或與我敵哉凡卒一人居地廣能
各二步十人為列十列為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
容陣隊間容隊自問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
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
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同軍轉陣以後為前進退奔
退無逆之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相救
此教習之詳也讀者或曰式夫介士出于閭井非有
可退之資強敏之性而令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
擊刺足起坐作隨旗變陣發馳電發俄頃之際事目
經武勝覽正集卷二武定

以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戰陣無固
明矣而府將自以教習之法為戰敵之陣不亦謬乎
是大不然釜之八合八離則雜而無章四奇四正則
定而不變昔諸葛亮推務八陣以蜀卒數萬東屯涪
水天下震動司馬宣王以十萬之衆抗之堅壁不敢
出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圍轉戰千里破樹機能
敵萬騎之衆以復涼州謂二人為庸將可乎此釜之
言不足為準也今將帥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
今閱一而悟十要之與孫吳暗合為極致耳
經武勝覽正集卷二武定

圖營五卒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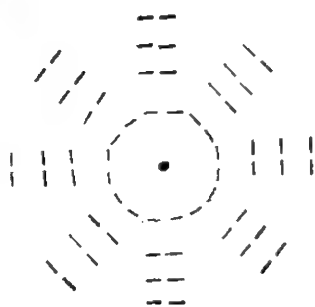


積辛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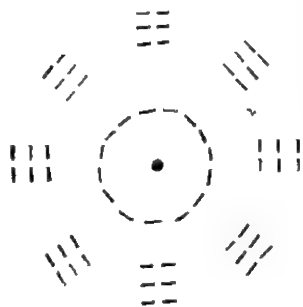
積辛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首，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徑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敵之局。向于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于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于左者，左角之爲龍陣也。向于右者，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四

內二級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目而如一，鰲虎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散起於五而終于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于八，八正取稟于四奇也。其法度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

伏義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五

仁義師卦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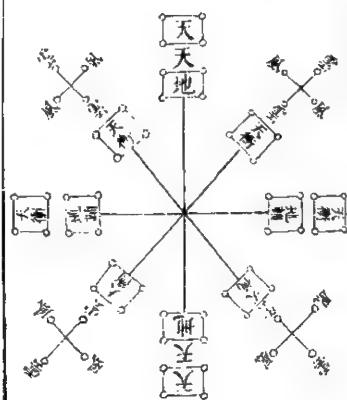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審而得五宮九軍之數，乃以八卦當一星，十二星直布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坤於外以爲環，八方坤坎之相通，皆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二十有二，折陰虛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宰，將在其中矣。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六

黃帝縱布造陣圖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七

兵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說不
莊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

黃帝經奇經

卷二

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維。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振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與聖人之算也。後世經一。本有甚為繁贅。信等註相雜。蓋范蠡業技。乃古人尊法。約其義為傳。以係於經文之前。至韓信。張良。次序兵法。又釋范蠡之傳。猶大傳之小傳也。經武勝集正集卷二武定

八

後錯而為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孫弘徒於難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矣。今略辯別而分拆之。如左云。

經記

孫子兵法。黃帝王天下之圖。其書也。其書也。於易象。而為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奇而超。天定。位。以尊。事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而良。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故次布。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為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

為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為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坎離之外。四陣為天衡。卯酉相射之義也。布于兌艮震巽之內。四陣為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環繞而衡居其所也。布于離坎之內。四陣為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為圓。對待為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為龍。乾為首。坤為尾。兌艮巽震為四足。坎離為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三各有奇。師卦

九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武定
外焉。八陣。其畫二十有四。其著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焉。四坎。其畫有八。其著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為外營。一為中軍。大將之。故取其名為提奇。哉。繪圖於坂桌。出尤于塚。鹿之野。音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難以兵。中內外為營。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趙本學風后經奇陣辯

武經總要風后指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為外後為內衙陣在外圍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於前易龍上下於後衙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四龍虎為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而為大陣衙辨之蓋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衙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為義故名衙軸奇兵主戰變動為義故名風雲衙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大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即風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為龍蛇虎鳥之說握奇八陣交相混雜故唐紹餘客蜀孤及目為風后握奇而為之記及夫天陣地陣天衙陣三陣之名是於龍虎為蛇奏衙軸風雲為八陣本不握奇古文衙軸之謂亦相契混雜之誤也然古人制陣之要自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亂如此而已獨於及此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備務致用之古疑兵遊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

分合可以意會必韜鈴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反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觀何哉蓋握奇經文蘊與難曉韜鈴八陣又渾沒無考朝之文士始以獨孤之記為據妄自編度而為之五殊不知陣無多寡不越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二十九陣而可以為陣哉後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義於制陣烏乎可王應龍纂握奇經曰天地風雲虎龍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衙地有軸前後有衙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衙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衙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重列各三隊前後之衙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說遊軍從後躍敵或驚其後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衙為虎翼風為蛇蟠圓統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傍向敵而進以應之天地之後衙為龍垂雲為鳥張翼以進鳥居兩傍向

故前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分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因其後以狩角。前列不動。或合原。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適其宜。多寡。剛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天居兩端。其次氣。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前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復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衛居其右。後衛居其左。雲居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武定 主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其動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衡者車馬以行。天衡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衡。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舞之。地軸也。車馬者地也。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衡者前敵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衡者陰陽各以消決。咸武爲用也。風者摧撓歸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開天雲者。漸冥變化之義。

出乎地中。故附地遊軍。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敵之虛實。故先遣遊軍。警動以窺之。接遊軍乃兵至。要安營。則爲兵候。爲應援。爲遊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奪險。爲遊騎。以當險。戰則爲探敵。爲陷陣。爲開道。別支之軍。皆踏蹙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天衛地輔。天地前後衛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爲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武定 主

合八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也。天前衛居右。乃正虎。地前衛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衛居左。乃正龍。地後衛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爲更休。而不逐隅并出者。亦使無空缺也。虛實二壘。此有二義。調出者爲虛。居守者

爲實陣有定名爲實。壘無定名爲虛。奇正者，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夾擊者爲奇也。天或圓而不動，以下言布陣之法有三：一，陣以天衝分居四方而在外，天衝居右，天後衝居左，地前衝居前，地後衝居後。此據天衝在外包運而爲陣也。一，陣以天衝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衝并居前，天地後衝并居後。此據天地前後衝而爲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爲營，則宜天衝在外，四面不動，而中四衝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衝在外爲營不動也。前爲右後爲左者，天前衝居陣右，天後衝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衝總爲右虎，天地後衝總爲左龍也。天地四望之屬者，天前衝爲虎，天後衝爲龍，地前衝爲鳥，地後衝爲蛇，以天地之衝分屬於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衝對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衝從險處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爲止，俱明此陣。蓋險在左右，則天衝重列居前，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天衝在中，而風雲在旁，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

右相向，前後相衝，在左右而風雲亦在旁，故曰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地轉居中而與地衝相比，故曰前地爲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若險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衝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衝總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衝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後者，卽地轉居中，也，從布四風扶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爲輔也，天衝地轉四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衝居其前後，後衝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爲輔也，其法馮軍官在四正方，而四角空處，則以遊軍補之，必如此立陣者，蓋或敵衆圍我之軍，吾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遊軍，必合而爲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人來求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故亦以馬軍勒卒在外，以當其衝，三者皆用此，然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不能窺耳。陣有定法，壘爲虛位，所布之陣爲實，不布

爲虛故曰實虛二壘也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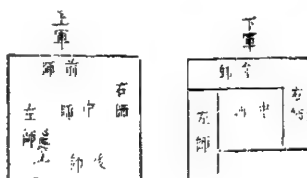


經武勝畧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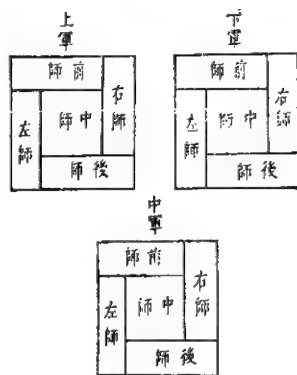
卷二武定

六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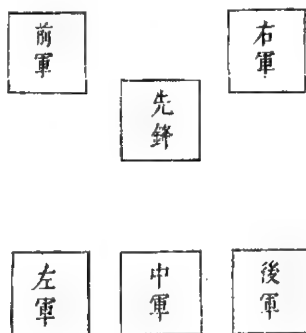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武定

七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製兵陣記

慶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是為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錙鐃之用，夏以苗田教辦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辦旅物之用，冬以狩田教辦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武定

大

救間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闕，闕有首，門闕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帥，長五州為鄉，鄉有鄉有事，以比人為伍，同伍者對比，長為公司，馬以間人為兩，同兩為拒，拒有司馬，以族人為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為卒長，以黨人為旅，同旅五車為一隊，黨正為族師，以州人為師，同師二十五車為偏州，長為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

為軍，同軍五偏為陣，命卿為軍將，一旅之大將也，為兵於無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率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備，後為殿，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為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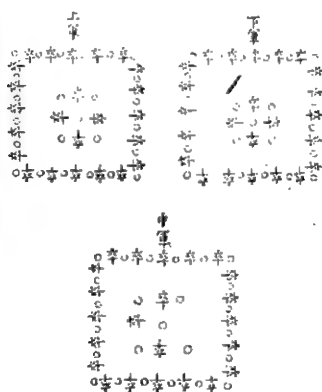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武定

九

授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有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毋作，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有十人，徒百人

鄭魚麗三陣圖



經武勝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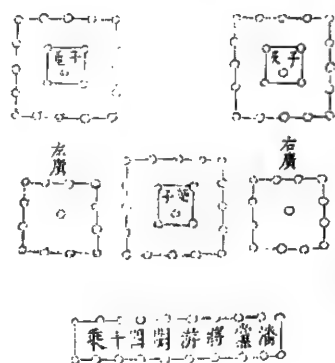
卷二 武定

千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為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列為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兩縫之間如魚尾之狀，故名之曰魚麗。按周制而為者也。周制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為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一車甲士三人，為中而各當其一面，戰合用背，而車出則卒

楚荆尸陣圖



經武勝正集

卷二 武定

至

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鋒後仁，承前護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曰魚麗，如宋華氏殲陣，鄭皆此義矣。兵不厭詐，此之謂也。

荆尸陣記

自尸之敗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分
目之世皆楚軍車並藍旗故以蔽山林。至武王始為
軍政而紀於莊公。荆楚地尸陳。故號曰荆尸。其法五
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以其山澤之國。車
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焉。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
公。上下各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爲左右
二翼。一翼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閒四十乘。行則前軍
後軍。止則爲號。應敵有無。右軍次之。扶轅爲戰備。

武王正集 卷二 武定

至

甲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
其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動然以嚴
其後。即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
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
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於鄆之戰。未陣乘
廣以逐趙旂。軍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其王與晉人
鄆之戰。三遇卻至之軍。而遭喪其日。輕捷妄動。如
此。何有於武王之政哉。

原楚自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

原缺第二三葉

崇卒陣記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霸天下之所作也。
舊法用周制。五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
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
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鹿養。然汲
飲。冀守裝之用。凡與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
荀吳代元終山戎大齒之地。既而險。始舍車爲步兵。
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面。立一兩
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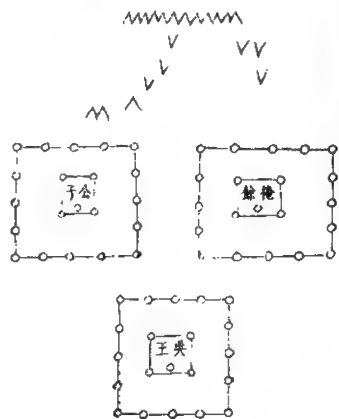
經武勝正集 卷二 武定

至

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
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
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爲
行。豈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
解。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卽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
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
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
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
而制勢。太公曰。山谷之戰。鳥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

其陣不一，荀吳得之晉三軍之圖，其後併用四車五軍六軍大抵節制皆依法爲之，已耳。伍法爲古人所重如此。

吳鷄父陣圖



鷄父陣記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闔閭霸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奕文犀之渠，十行一雙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去書也。秉柅，百行一將軍，載甯建鼓挾經，秉柅，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蒙白旅，素甲白羽之矟，望之如荼。茶王親秉鉞，戴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右軍亦如之，赤旛丹甲，朱羽之矟，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蒙玄旗，黑甲烏羽之矟，望之如墨。吳制軍容如此，其无說形匿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无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車，一乘，一兩，一隊，吳車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表之中與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表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

奇正之術，至臣能教吳申制而不能殺之，戰戰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之故也。

按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趨帥師及諸侯之師，政之，時楚令尹子西以成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解，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吳楚而不獲已，自以來，吾聞之，律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之，胡沈之君勿而紅，二國之君年陳大夫鬻壯而頑，非弱也，惡與許，初可外元管，陳大夫鬻壯而頑，非弱也，惡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楚令尹成，其師解，師賤多寵，楚

經武勝軍正集 卷二 武定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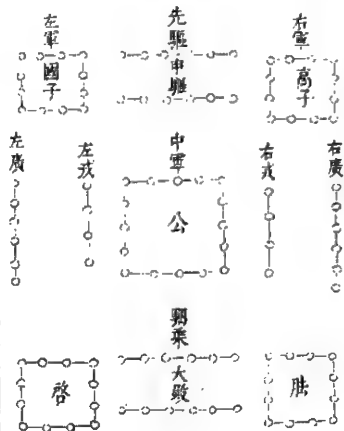
非正帥先以服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挫心矣。諸庚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小後者救陳，警吳，吳子從之，戰於雞父，吳以軍人三千成，此先犯胡沈與陳爲三軍以繁於後，吳師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師左，吳之罪人武奔武止，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頃日，吾君死矣，師

噪而從之，三國頓首，奔楚，師大奔。

經武勝軍正集 卷二 武定

天

管仲內政圖



管仲內政筆記

內政之帥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
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七十五乘一軍
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
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
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
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分帥之左軍
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
奇兵此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非公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武定 无

管仲內政公任管仲作內政以高軍令五家爲
一里詁爲之長十就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
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詁以爲軍令五家爲一旅
五人爲伍執長帥之十就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
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
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
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
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秋以櫛
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鄉內教旣成令
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
人與人相瞻家與家相瞻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
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
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
戰則同與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
無道以解肩室天下大同之君莫之能禦也有章
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拉數
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
十一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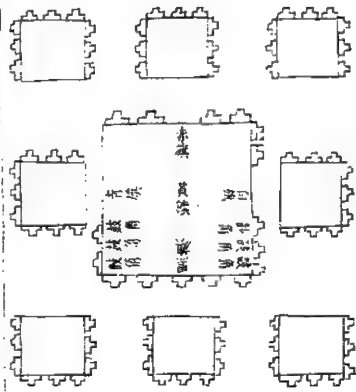
司馬法握奇圖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武定

司馬法握奇管記

至



司馬法握奇之陣田齊大司馬穰苴衛天下之所作也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百人車二千五百乘故制丘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也管仲為五偏之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八車四十乘故作內政以萬人為一軍也至穰苴為司馬復行周公丘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于九軍八陣之中與古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矣且黃帝握奇陣圖陣也因以圖物起數外圖得

三內徑得一卒乘陣隊之多寡要隨時而用之穰苴為餘奇為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為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為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附於其中故通名為司馬法云

趙本學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管辨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武定

至

虎鈴經穰苴握奇管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佑通典有穰苴法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十之三布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為管法配孔明八陣之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為內外二重方如斗底四隅有舖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數何辯之蓋自古管陣同制大小相包廣狹相容以利固守便救應不可失也黃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每止舍輒以兵師為營衛八衛而包八營八營而包握奇其狀如街陌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孔明以六十四陣四而分之為二百五十六陣布為

下營陣法名曰滿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宮以八宮而包中宮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內外二重失其制矣登得爲攘直法耶田穰直司馬法自古無傳通典卷杜祐私意所撰而擢奇營又許洞之處見同無足取惟四時教閱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不能易也古人教閱平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令之節不敢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凡可以擢奇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者也斯圖焉

經武勝畧正集卷二武定

三

所以不行于世也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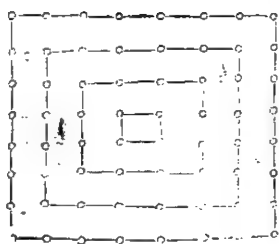
按通典司馬穰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擢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承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止門爲擢奇大將軍居之六齋五麾金鼓府藏輜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內二陣爲游兵各減一人以爲陣之部若一軍則千軍可知

又按太乙統宗曰四維爲正曰中曰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曰正陣也震之龍兌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門奇零擢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擢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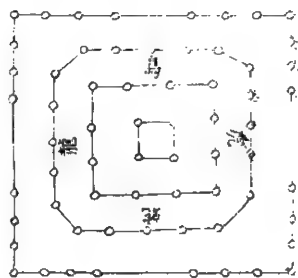
經武勝畧正集卷二武定

四

乘之陣分爲四層配合伏義方陣圖



圖數河合氣序八分陣之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武定

五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所作也伏羲師卦陣內外俱
同黃帝變爲程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爲乘之內外俱
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故名曰乘之其用一
由丁馬蓋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迴四層伏
藏方圖則之凡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坤六艮七坎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
乘凡成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如之天地包山澤
而三包水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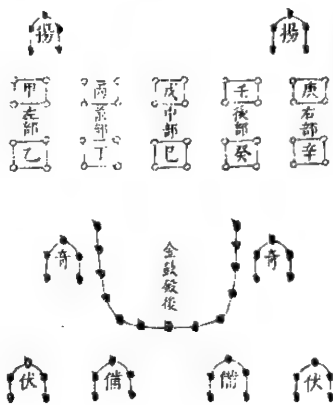
此圖爲經緯外圍二十有八陣分爲四十二
陣四居之兩次謂二十陣分爲四奇各三
方居之內三十二陣爲中軍裏圍四陣爲星
大小相包象家相真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
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使教宮女者即此圖法也
此圖古有七卷洪藝文志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
後皆爲諸呂所竊不復流傳于世每歲立秋之日例
陳以爲舞劉故事而已是時概指爲孫吳法蓋所傳
之誤也

經武勝略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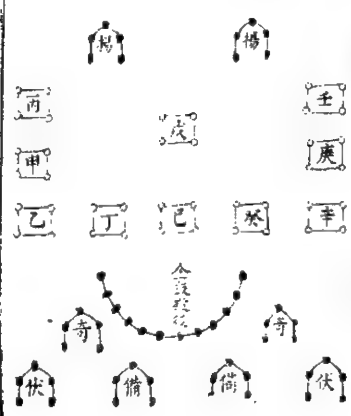
卷二 武定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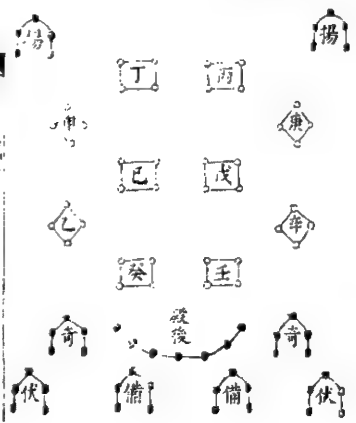
圖陣方子武孫演緒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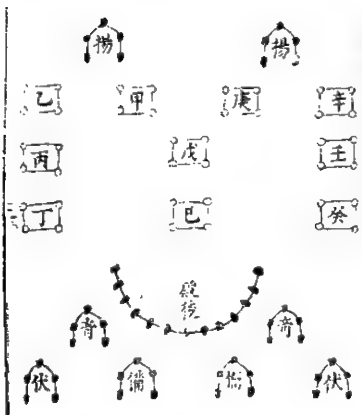
圖陣北子武孫演緒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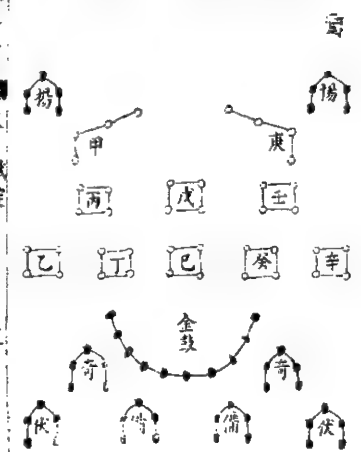
圖陣同子武孫演緒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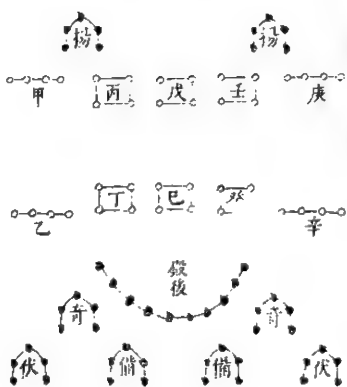
圖陣方衛子武孫演緒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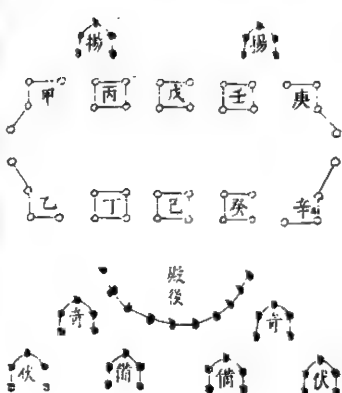
圖陣壯子武孫演緒裴



裴緒演孫武子累置陣圖



裴緒演孫武子車輪陣圖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陣圖此陣圖壯陣圖
 衝方陣圖車輪陣圖累置陣圖馬行陣圖
 孫子之方陣于卦屬兌于五音屬商為白虎即黃帝
 五行之金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以行
 陣圖也
 陣于卦屬艮于五音屬宮為勾陳即黃帝五行之
 上陣吳起之平紅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中黃以其居
 也
 此陣于卦屬坎于五音屬羽為玄武即黃帝五行之

水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驤陣或名却月陣

北陣于卦屬離于五音屬徵為朱雀即黃帝五行之火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羽翽陣

西方陣于卦屬震于五音屬角為青龍即黃帝五行之木陣吳起之宜陣諸葛亮之折衝陣

車輪陣于卦屬坤即太公三才之地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陣

吳且陣一日飛翼陣于卦屬巽即太公三才之人陣

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陣

中區去公為無慮之陣即此也

應行陣于卦屬乾即太公三才之天陣吳起之鵠鶴陣諸葛亮之衝陣

其每陣後必設旗幟伏皆微帶山之法

居地如法高平利方方利變則方高利則固利守左

右高利北利利在後高前下利利在利道前高後下

利南方利利爭鋒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斥澤利

不且木且利救城丘利雁行雁行利捷洞當陣方布

經武勝軍正集卷二武定

里

經武勝軍正集卷二武定

里

之以其行伍洞徹而相當也故云平原廣野彼眾我寡則利為洞當洞當利變可以變前為後變後為前變左為右變右為左其形正而厚可以勝中黃法曰方陣正而厚則陣隨而取正厚者力併故洞當勝中黃猶厚勝薄也中黃陣圖布之以其居中位者土也故云四面俱高中央處下彼眾我寡則利為中黃中黃無角宜用堅守可以勝龍騰龍騰張其兩翼若掩取之以死吞圍勢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此可勝也故中黃勝龍騰猶眾勝散也龍騰陣掩月布之前翼而後方龍之躍是在前此陣兩翼屈曲如龍勝也故云左右俱高軍行容容則利為龍騰其形前展兩翼便於吞掩使彼奔奔三面受敵足以勝鳥翔鳥翔前銳後重東劍之鋒龍騰以兩翼夾其後法曰銳而重者夾擊之故龍騰勝鳥翔猶復勝車也鳥翔陣夫市之前銳而後重鳥之飛首在前此陣前銳如鳥飛翔故云前下後高乘虛日亂因其地勢則利為鳥翔鳥翔可以勝折衝折衝前眾後疎敵者阻促若者為冰鳥翔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

虛可以取敵。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鳥羽
勝折衝。折衝陣前廣後狹，布之前衆而後疎，以其直
前折衝於敵。故云：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爲折衝。
折衝可以參握機，握機兵得成行，善冒亂敵而畏險。
然若衝勢仰高守險以襄握機，故折衝可以勝握機。
握機陣龜文布之中齊而旁銳，以其進止機巧得名。
平原廣野，且行且戰，則利爲握機。握機利進可以勝
虎翼，虎翼備其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握機四備
強弩，善挫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武定

聖

故握機勝虎翼。虎翼陣直方布之，首尾薄張，兩翼以
其游騎兩旁而舒翼故名。一名魚雁，左傳以中軍奉
鄭公爲魚雁。即此川澤漫衍，草樹扶疎，則利爲虎翼。
虎翼與河段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備其首尾，且戰且息。
利于相攻，雁行延斜而行，惡其斷絕，故虎翼可以勝
雁行。雁行一名衝陣，延斜布之前銳而後張，以其連
接如拜衝也。故名。背城向敵易勝，執人則利爲衝陣。
衝陣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可以
勝洞壘。洞壘形重而厚，使居者不用力者寡。法曰：厚

此方有

而正者堅，當選勇脅其兩旁，故衝陣勝洞壘。蔡氏曰
八陣皆生於方圓，方者坤也，圓者乾也。轉方爲圓，則
陣皆方之變，即其詳究也。此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
陣皆方之變，即其詳究也。此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
陣皆方之變，即其詳究也。此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
陣皆方之變，即其詳究也。此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
陣皆方之變，即其詳究也。此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
陣皆方之變，即其詳究也。此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
陣皆方之變，即其詳究也。此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武定

聖

衝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陣是也。鳥羽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

趙本學集諸演孫武子八陣辯

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君之所演也。以步兵
五部十曲爲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爲揚奇備伏揚

兵前出奇兵中處備伏後接十千分合通變爲方圓
化壯衝方車輪果且雁行等八形以陣形配五形五
音八卦以定赴勝之法何辯之蓋制陣之法握奇爲
本八陣爲宗有動有靜變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
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
固故氤氲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遊廣更迭而至而
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
爲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蓋藉以十面變化則舉
陣皆動矣變多則嫌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
連武勝集正集卷二武定 聖

至若步騎之用有東墓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疏密奇
正有先後前却有遲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
斜正臨時相敵以爲之節觀武侯街亭之戰命馬謖
以大兵直進趙雲以步兵據箕谷李平領兵千餘去
大兵之外以爲援馬謖不遵制則趙雲李平之兵皆
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
變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制之理此兒童之
戲巫覡之妖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
名者皆詐也

連武勝集正集卷二武定 聖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嘗山蛇陣辭

新令嘗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
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嘗山之蛇也擊
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陣一軍
六千人回千爲步兵布爲前後左右中二子爲騎兵
布爲揚濟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辨之蓋軍有前後
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
左右環而達之此奇正之所顯出裴緒以前後左右
中布爲直陣已失其制矣况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

圖陣蛇山常子武孫演裴緒

此奇招

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寧
孔野以不經棋布爲六十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
嘆曰：此當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爲後，以後
爲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桓溫
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孫武之陣名曰乘之，八陣出
孔明魚復之八陣，是其舊制，後世未之考耳。武子兵
書自古十三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
九卷，皆春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

經武勝易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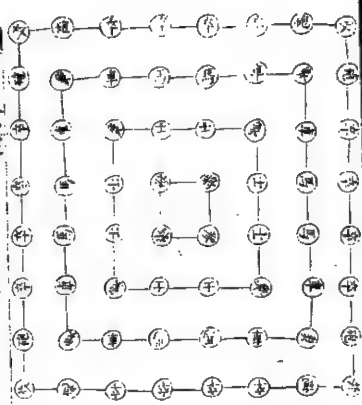
卷二 武定

聖

之世已失無傳，裴緒附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犯牡
論，累且難行，併當山蛇共爲九陣，以迎合其數，則
傷而又僞，何足以爲法耶？

按裴緒前令曰：當山蛇陣，步卒五部凡四千，其中
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
逸待勞，飽待饑，其奇揚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
三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援也。又按漢國策曰：當山
蛇，擊其首，則尾救；擊其尾，則首救。擊其中，則首尾
皆救。此其義也。

戰國策人棋十六陣圖



經武勝易正集

卷二 武定

聖

象棋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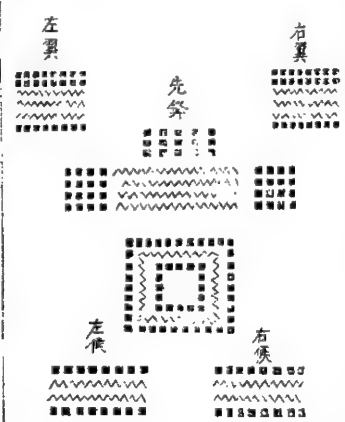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
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遼胡，始知兼用
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戰爭講武之禮，以爲
戲，乘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
思之上，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樂，名爲象
武，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
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
一，以象辛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砲也。機發石

者也。戰後有車二，卽二虜也。車旁有馬二，卽游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桓馬，與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子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于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卻，三者皆爲正也。戰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縱橫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門，居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

卷二 武定 吳

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若死族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合焉。

韓信五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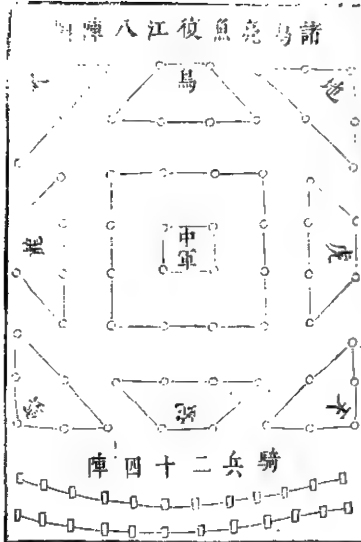
卷二 武定 手

垓下碑記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爲前，西南爲右，東北爲左，西北爲後。左右前後之中爲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爲大將，乃以孔將軍將左，高將軍將右，費將軍將前，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爲先鋒。前居漢王之前，韓信在後，漢王、韓信、韓信之間左右，所以爲拒先鋒，所以爲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衝進，陷於二拒之內，爲左右所乘。

左以形勢使項羽之右軍能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
 必欲兵自救而信或反為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
 存劣之明馬經曰淮陰用之魯公英測是也厥後諸
 葛亮嘗言昔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為
 三軍人略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
 失其將何歟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
 識諸葛之故也

經武勝要正集 卷二 武定 至



此陣曰八
 陣之奇
 二曰八
 陣之奇
 八陣也

諸葛亮八陣圖

經武勝要正集 卷二 武定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素石
 為之其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
 而已易卦為之宗握奇為之原其法能推之哉凡明
 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為四隅則洛書之方而分為九
 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為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
 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
 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
 雲陣西為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



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居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垂足，獨立無據，以爲主也，氣血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

孫武勝軍正集

卷二 武定

書

爲戰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衝輔衝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踞，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諸葛亮八陣記

瞿塘魚復江前六十四屯，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屯，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庫，四正四奇，中軍之用，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

經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屯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爲發後之兵云。

武侯八陣舊圖

天陣一，地陣一，魚麗陣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陣五，凡此八陣包括山川險易形勢，其布皆起方隊本體，其法存於分數，而其用則在握機，知此二者，謂類而長變化無窮矣。方陣本體者，八變自此出也。凡軍行止布宿亦如之，止而爲營，則電擊四隊居四隅，其法用三十五隊，以四爲電擊，十五爲戰隊，三爲中軍，合

孫武勝軍正集

卷二 武定

書

作六隊，作六華陣，或用九隊隨地制宜，又十爲駐隊，又三爲殿後及左右踵，凡三十有五隊，合爲一陣，奇留中軍電擊居前，戰隊次之，中軍居中，駐隊次之，殿後及左右踵又次之，其爲形勢如人有臂腹手足，又互相羽翼，故能相救應而無孤守之患也。八陣之用變動無常，而皆以此爲調。凡戰兩軍相迎，在百步外，馬電擊先出，乘敵未定，攻弱掃虛，利則大軍繼進，不利則退居四隅，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倏往忽來，迅速如電，不可制也。故名電擊，兩軍既交，戰隊整肅，遠則

施射近則用兵，遠不過三十六步外，退不得越行次。惟敵敗北而聞播鼓聲，則各散為鳥雲以追逐之。敵非作北而後施，雖行則無大軍焉。或謂敵者散為鳥雲以追逐之鳥雲，或三五無定如鳥雲聚散也。

天陣者，據高原平坦之地也。前有漫坡，下視敵人，其勢順利，便于馳擊。則布之前，象華蓋，後象幟月者，法天星斗之文也。太公曰：日月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之為天陣。故武王取義也。

地陣者，居平原曠野，通道大衢，左右無丘陵墳墓，以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 武定

畫

為蔽翼，則布之。此四面受敵之陣。其形前方後圓，以法地。天衣之象，環開五門，并駕武衛，強弩以防奔突。王將居中，用雲梯飛樓，觀敵變動，隨時出奇兵制勝。其戰如天陣之法。若敵為衝陣當面來，其象倍我，則變為金陣以破之。金陣法見後。

魚麗陣者，左林水，右依林水。後背山嶺高岡，則布之。或與敵入分沮澤之地，後有高山隱蔽可據，亦布之。此一面受敵之陣也。凡情甲利器悉居前，列中軍居後，隊之中，凭高望，視敵虛實，從中出奇兵制勝。其

取名魚麗者，以其在大澤中如魚首之相比也。若引兵深入，倖遇拒敵，彼眾我寡，士無鬪志，而後有溪澗淺水者，亦布之。分吾後，後與左右踵兵悉居前，與戰隊併力疾鬪。此以危決勝之陣也。故經云：龍蛇蟄蟄，勢能蛇背，蟄首而蟄尾，伸縮遲退，無有常形。要知左右相應，不相離也。

水陣者，自上伐下之勢也。凡入敵國，遙見虜兵前有戰地，坦平而後，後有高山大阜，利下馳擊，則布之。或危要衝斷敵道，遇彼眾我寡，度其必來，亦據之。其布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 武定

策

戰法，居山之陽，則備其陰；據山之左，則備其右。敵兵來至，先後奇正，擺旗臥鼓，示之以利，毋張皇聲勢。敵若分兵當前而來，則兩端俱出，衝山而下，合以圍之。三隊從進，其勢如建瓴。故經云：前象幟月之形。若敵向我，情分兵半至，則駐隊與中軍無出前軍，迫逐大陣者，自下攻上之勢也。敵得地利，先據高山大陵陣而待我。吾眾彼寡，我欲攻之，則為大陣，分吾軍為五戰隊，居前平道伐木，而又操行馬雜戈以進，驟往驟止，示之以利，無與爭道以過其鋒。令我駐隊盡持

強弩去敵五里依山而伏以爲兩翼令我中軍卓左右馳去十里以爲表裏而急出輕甲以致敵敵逐我則引而走與後軍合兩翼旁出夾擊之使餘奇之兵間道潛往掩其營壘其衆必被此所謂判而迂之以致其害也

水陣者孤兵流入猝遇虜衆其勢不敵前後左右無險阻可依而遇有大林則據之其布陣法分五前軍列爲五隊斬木開路以通中軍便利人馬弓矢居前矛盾居後林間木隙之處多用荻蘆行馬以塞中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毛

道見便則出戰不便則止若敵兵十倍於我則我糧道絕我歸路吾援不至則據林謹守多布火鼓爲夜戰法以擊破之可以潰圍而去此必固之兵制勝之陣也

金陣者破方圓之勢凡敵先據地布行陣計其軍衆倍我者爲三或列爲五翼我左右越我前後則吾爲金陣以應之凡布金陣前銳以刺突擊兩端如雁翅以備兩翼中軍用天箭飛梭視敵虛實臨時出奇制勝其戰如天陣法八陣皆因地勢以制勝惟金陣

無施不宜蓋方圓曲直俱可破也

土陣者八面受敵之兵也凡遇敵師敗北我兵追逐深入其地猝逢虜衆翼我前後斷我歸路吾援不至而前無山阜後無丘陵左右又無水澤林木可爲依倚者布土陣土性圓其前後皆如彈丸主將居戰隊之中號令戒嚴進退齊一前行弓弩矛盾相翼武衛傳戰衛其左右開我四門用奇取勝焚其輜重示以必死若敵堅陣而守我布夜陣多爲火鼓潰圍而出此天下之危兵也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武定

毛

駐隊者取駐我之義也凡戰前軍令則駐隊秣馬蓐食整兵而待聽中軍號令印出而代戰換戰隊以與敵戰闕故名爲駐隊

彼駐隊之法中先出奇兵居兩脇以爲犄角鳴金四聲前軍却退則駐隊接戰奇兵犄角從兩脇出夾擊之

電擊如選鋒是也有電擊以破敵有戰隊以應敵而又有駐隊代換故我軍嘗佚而彼軍嘗勞我士嘗飽而彼士嘗餓我氣嘗壯而彼氣嘗乏如此無窮敵雖

止等處
可明定用
可明定用
可明定用

衆強茂不敗矣。此既足以破敵。又置殿後與左右應何也。蓋防敵人分兵自後躡我也。若敵二而巳。一則敵必分其兵來襲戰。故備之後敵皆分兵當前。巧不則以戰隊爲正兵。電擊爲奇兵。敵若分兵自後而來。則駐隊爲正兵。殿後與左右踵迭爲奇兵。敵若分兵自左脇而來。則戰隊左脇引而向上。駐隊右臂引而向下。合以圍之中軍三隊。便爲正兵。從中出奇以破之。敵若分兵自右脇而來。其戰如前法。是爲四頭八尾。弱處爲首也。故桓溫過蜀。見壘石而議之曰。崑山蛇勢也。八陣戰圖皆以此法。每一陣中各有奇正。奇正之外。又有餘奇。餘奇兵或用爲伏。或用爲襲。或用爲聲。或用爲疑。或用補闕。敗皆非正隊數。俱藏於中軍。大將視敵變動。臨時分遣。其法益存於分數。此乃武侯秘而不傳者。黃帝所謂餘奇爲握奇是也。

孫武勝集正集 卷二 式定 堯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卷三

陣法下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校閱

陣法

雜兵家八陣圖序

八陣之法不傳於天下久矣。所傳者擬奇大數而已。至於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紛紜於天下。莫能得其樞要。使確乎其不可破也。自風后佐黃帝。破蚩尤。歷千餘載。至武王伐商。太公始增損擬奇。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子 22-378

之法。以四萬五千人。被紂七十餘萬。而增損之文。亦久失其傳矣。戰國諸詐如秦韓。遊談如蘇張。用兵如孫吳。皆不聞有推明八陣之法。雖漢武帝使公孫弘。徵衍其義。而霍光習之於長樂館。人低名。而實亡矣。不然。當首名將。何無一言以及八陣乎。漢時群雄逐逐。三國爭衡。雖雄之勢。未有所分。皆將孔明以八陣之法。佐先主于崎嶇羈旅之中。竟成鼎足。三分之勢。南方之戰。七擒孟獲。祁山之戰。聲振華戎。司馬懿見其管輅。以爲天下奇才。此武侯深得八陣之妙。而

律乎黃帝之遺法也。雖其書不存，所可見者，夔州石
陣而已。自太公至三國，千有餘載，八陣之法，亡無復
存。而復明，自武侯至今，未有能發明其義者。去古
既遠，異端如林，學者執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文，馳
騁私意，巧詞繁說，率皆逞其妄，喪其真。八陣之意，愈
亂而不可考。唐人李筌談兵著書，尤為異說。著陰陽
由妙之序，以八卦起成八陣，又以天圖地方，風蛇雲
生，龍虎虎踞，蛇蟠鳥翔，取物成象，附會其說，肆為奇
怪，近乎不經。裴緒論兵，雖稍近理，然亦以八陣各別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二

又加以一，而九謂九陣之法，其部隊管曲分合
，與八陣背馳尤甚。其書又載孔明八陣之名，以
為連衡，次為龍騰，其為中黃，震為折衝，巽為虎翼，
離為鳥飛，坤為握奇，兌為洞當，雖必有依據，然特謬
傳，必非孔明真法。裴緒微取其說，以為九陣之証焉。
其言皆學八陣以參法象之端，出于臆說，非八陣本
意。取四奇四正之文，反覆研究，然後見天地風雲龍
虎鳥蛇之義，莊然其明，無他險阻奇異者。然而所疑
者，八陣之法，不傳，猶未敢信其說。其後過永安，見武

侯布石為陣，縱橫八行，於是得其立法者，為甚詳焉。
蓋黃帝八陣之法，以八人為伍，八六十四人為隊，
積而廣之，至八八六十四陣，皆是法也。武侯八八之
數，不知自得之數，抑亦有所宗承而為之數，固不可
得而知。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與夫四正八尾
，編起為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皆八八之義，其符暗
合，然後自伍法而求陣法，自隊法而求陣法，而握奇
之文，昭然可得之矣。蓋八陣之法，虛中之法也。自伍
而至陣法，皆虛其中焉。八人為伍，置伍長一人，八伍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三

為隊，置伍長一人，以八隊為一大陣，三隊之數，均置
于將吏，兼金鼓旗角刀手，龍士之屬，八分之一，大將
握之，居其中以制八陣焉。八陣之數，其四方三千有
奇，計小陣六十四，而為大陣者一而已矣。四奇四正
龍虎鳥蛇，各前配偶，達為奇正，卷而藏之，則為方陣，
為圓陣，舒而展之，則為曲陣，為直陣，為銳陣，八陣之
體，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奔
，退無卻步，敵衝兩頭，首尾相應，敵衝其中，兩頭皆
收，舉起於五而終於八，方陣者變陣之始者也，故自

方而參圓自圓而變動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銳而復直直而復曲曲而復圓圓而復方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矣或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兵有衆寡必然之勢也武侯布陣止以八八六十四者果能盡合衆衆之用乎曰八八六十四者八八生六十四不可改也故八人爲一伍八伍爲一隊八隊爲一部此八八六十四伍爲一小陣也八隊爲一部八部爲一將此八八六十四隊爲一中陣也八部爲一將八將爲一軍此八八六十四部爲一

通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四

大陣也自小至大從微至著積而廣之無非八八之數故武侯以石爲陣合乎易數通乎鬼神此江流之所以不能轉也又曰八八之數減不可易矣蓋奇之數存乎人雖多無嫌雖少無害也故一伍之間伍長足以制之一隊之間隊長足以命之以至一部一將一軍一小陣中陣而大陣金鼓旗甲更僕之數與夫大將總管于將之屬各有事統足以指揮號令鈴鈐四面八向而無失乎此此法之大要也故管仲推演其數悉繪爲圖庶幾垂千古流傳之學明黃帝不

傳之書八陣圖微如指諸掌矣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八陣之制始於孫后歷於武侯今所傳程德文魚腹石磧是也其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衝衝重列居兩端左右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軸單列居中開上下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衝四陣在衝之左者爲天前衝四陣在衝之右者爲天後衝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衝六陣前衝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五

之前爲地前衝六陣後衝之後爲地後衝各三隊天衝四陣地衝六者衝有餘而軸不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者兩陣爲一隊也二十四隊爲遊軍居八陣之後凡十二隊正軍方列象陰靜也遊軍圓象陽動也靜者所以爲動動者所以爲靜也飛龍翔鳥者陽靜而陰用也虎翼蛇螭者陰靜而陽用也分合之機陰陽之神剛柔之安非智者莫能窺凡兵之要微簡不欲煩微易不欲難六十四陣其爲

隊則三十二也三十二隊其二陰陽則十有六也故八陣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在乎二變二變者一之用也凡兵之要不在虛內以役外不重末以輕本六十四陣虛實二壘而居者半也衝軸中居同奇外發而居者又半也龍虎與逆致其用而居者又半也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勝者此也夫兵之法在於審虛實達奇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割批亢持虛如卵投石審而用之萬不一失不有乎正何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六

有乎奇正以補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若山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或正為奇或奇為正頃刻萬變難與隊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處伏蛇伸蛇遠虎噴龍為之變用無定形慎詳其意動與氣求勢儉節短如雷如霆何擊不摧何難不千嘗之字然亦喻其神順天之道應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以兵今之言八陣者異于是昔風后因井田之法以立兵制開方九九而半將所居一寄於八八六十四也今為陣者每陣特制中軍為九陣九九八十一也天地風雲龍

虎鳥蛇八陣之目也今為陣者以天地魚龍金木水火土合為八陣夫天地五行固非倒矣魚龍之陣又可參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雖曰八而用實四今之言兵者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有奇正列為八陣豈不大誤歟提機陣數自有明法多寡之分機要所宗今之言兵者陣法皆九無復等殺罔已謬矣五人為伍占制然也作字之義亦不於此今之言八陣者必曰八人豈不為大謬歟夫八陣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後之勝者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七

指合乎一二者也武侯遠矣太宗之間李靖之對若深於是圖者詳而考之粗而形名猶或未盡况乎幾微之妙神而不可測也乎且夫後世九陣之失皆起於空中大將居之之語靖號知兵猶且如是於他何議哉

雜真家八陣圖說二

兵以正合以奇勝昔唐古風后八陣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有奇有正雜變是過矣動知陣故先為不可勝以自強之可勝至竭諸葛武侯式是古訓市之

自腹與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八八成行爲陣六十
四其形正方如棋盤六十四陣後有二十四陣分爲
兩行而之遊軍其形曲如偃月屹然峙乎大江平沙
之上巨流弗轉迄今猶存天其用以遺後人雖然斯
法久廢至今十有餘年觀其圖者漫然莫辨孰爲
地風雲孰爲龍虎鳥蛇又安能推其意而行之乎晉
和溫遠武侯僅有餘年人已莫能識獨溫知其勢掌
山之蛇首尾犄角足以相應而猶未盡通奇正攻敵
之妙唐獨步及雖明韜鈴之略記其遺制而猶未盡
經武勝聖正集 卷三 武定

則異與武侯之圖益外暨本胡諸儒類皆終上語又
舉諸家陣法以附益之益駁而難同惟唐太宗李衛
公以爲形如井字間方九焉大將居中諸部連統四
頭八尾獨處爲首此數語最爲切實可以爲間方之
明矣嘗觀舊唐經馬隆贊即魚腹圖八陣地軸十二
居中又傳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衛四隊居右
地前衛六隊居左天後衛四隊居左地後衛六隊居
左風八隊居四角比天地風雲四陣

左四正也天地前衛爲虎翼居右天地後衛爲飛翼
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
爲奇也然八陣中有樞奇之數寓於地軸其爲九陣
即九天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兵或驚其左或驚
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
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正督令未
定行列未正必先迎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
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即井田有溝洫
爲之經緯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用之教陣調兵則
經武勝聖正集 卷三 武定

其文炳矣然其教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
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
總之爲八十有八其部隊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
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
隊自固有輔隊爲駝隊之衛有殿隊爲駐隊之後非
若非疑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皆隊間容隊陣
間容陣間落勾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宵
以遠而致勢以實而守虛其法可爲審矣或曰按六
十四陣圖有爲營間指其前中開一門是特營壘之

法非可用之試閱也於戲殆亦未深究之矣且營壘
戰陣其法則同其用則異都伍隊陣開落勾連則田
地與敵而制形立名則異庸可泥乎嘗用諸家之說
屬煩而推之今九陣而言則天包地外風附天而雲
附地析九陣而言則一陰一陽兩兩相從似分而實
合以方位而言則四陣爲正四陣爲奇以遊軍對八
陣而言則八陣爲正遊軍爲奇以戰而言則正或變
爲奇奇或變爲正接戰者正也從傍擊者奇也却而
攻敵者奇也左右夾擊者正也以隊法而言則因其

+

象而別雖百萬之衆各有分數而不亂如李衛公謂
天地風雲本乎旗鼓猶虎鳥蛇本乎隊伍是也以置
陣而言則隨地而布皆協於義如馬隆所謂合而爲
一平涼如城離而爲八隨地之形是也以其命意而
言則天地取乎動靜開闔用以爲敵以蛇取乎往來
屈伸用其是龍則象鳥雲取乎閉用以突擊而握
試經所載或端爲圓繞爲用爲突擊之類是也以其
取象而言則圓者爲天方者爲地放而衝繞者爲風
散而復聚者爲雲而門此者爲蛇端張翼而突進

十一

者爲鳥頭，四翼一首，爲虎翼，六翼一首者爲飛龍，而李廣方陣之法，卽此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爲陣，外衛者卽天陣之類也。虜數十萬騎出入守邊者，卽風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以擊匈奴，衛青將左右翼以襲單于，清瀟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前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大敗，卽蛇陣之類也。宋城之戰，王重胤龍柱車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少却，官軍乘之，重榮大敗，卽鳥頭陣之類也。項羽垓下之戰，韓信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諸將軍將軍又在皇帝後，卽虎翼陣之類也。虜人之搆于馬，先以精兵從中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左右翼以邀我後，此亦虎陣之類也。崔乳祐洹關之戰，十五五散而列，或武陣或官，或前或後，嚴簡陣於其後，及兵亂合，旌旗如欲近以爲具進，乃發伏兵以擊之，卽雲陣之類也。韓世忠大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則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陣小虎臨鼓，伏兵四起，金軍擾亂，宋師迭

十一

進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蹙卽龍陣之類也
鍾李廣衛青崔乳祐王重胤韓世忠之徒未能如此
八陣之法而猶與古法合亦足以制勝矣今思古陣
而制教法法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地勢
而分別因敵勢而變化靜則有定體動則有定用觸
之則爲首援之則爲尾一陣遇敵諸陣相援首尾
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爲八陣活法倘拘文泥
闕以求古法而不知變化神妙之用或繁碎而重疊
無以應卒而適宜是何以制勝乎大知陣法而不知
變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十二
變化者固不足與語用兵之事也近年諸將併與陣
法失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賊耳奚以陣法爲冒不
思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地有嚴
阻原谷形有高下大小曲直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
行陣之法生焉苟謂陣法無所用之則三軍之衆若
侑而布列是以士卒自占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
卒自占其地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
勢如風痺左右不相顧首尾不能相應安得奇正
相生之妙行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通也項

羽止有二十八騎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地下
山東爲一處而況兵以千萬計豈可無陣法自黃帝
以來皆用之豈今一旦獨不可用手不自惜不能用
陣法而謂不可用其不知兵亦甚矣凡不用陣法而
勝者皆出於彼此浪戰均無法制其間有以勇而遇
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易
可說一而廢百指其幸者以爲營哉

雜兵家八陣辨正一

營陣之法起自風后初作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十三
形勢以獲重尤其法用二爲正一爲應四爲奇而餘
奇爲雜奇故謂之擺撥經風后擺撥經以天地風雲
爲正陣龍虎鳥蛇爲奇陣此外皆爲餘奇餘奇之兵
藏於中軍而法存於分數至孔明相蜀亦作天地魚
龍金木水火土八者形勢以伐魏吳其法以義隊爲
正電擊爲奇駐隊爲應殿後及左右踵爲奇而亦有
餘奇藏於中軍故謂之八陣圖風后制三軍用步輔
車爲正兵以騎從中出而攻擊爲奇兵後世廢車而
用二軍故武侯於賊隊駐隊皆用步兵爲正兵電擊

中軍及左右護，皆用騎爲奇兵，此外亦有餘奇藏于中軍，然武侯八陣與風后若同而實異，後世得其書不究其別度，得其圖不知其變用之法，是以二術雖傳於世，俱隱而不明，甚矣李靖之好妄也。唐玄宗問曰：天地風雲龍虎爲此八者何義？而靖對云：古人秘藏之法，其實一陣，詭設八名，且若天地風雲者，本乎旗鼓騎名，龍虎爲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又曰黃帝始制五井八家之法，起於此也。太宗復問：卿所作六花何術也？靖曰：本諸葛亮圖，外畫之方，內之圖，是

經武勝集

卷三

武定

十四

威六花，俗所希有，且權機言陣勢有八，天地風雲龍虎爲蛇，而經曰：風附天，雲附地，龍居其中，張翼以連鳥，居其外，翔擊以應之，其法實然，固非難考，而謂爲旗號何哉？武侯行師，合三十五隊爲一陣，有電擊，有嚴軍，有中軍，有駐隊，有殿後，并左右踵分布衆寡，各適地，引之，室如人，有首臂腹足，皆以相捍翼而謂之外方內圓，而爲六花，何哉？夫聖賢立法垂世，固有待於明哲之士，若智不足以究其精微，缺焉可也。而靖騁一時雄辯，欺其君以惑後人，使後人用兵不知營

陣，每遇征討，不大勝則必大敗者，靖之過也。嘗謂衛公問對奇正一本孫武，而不知孫武所謂，况知二子耶？蓋孫武之言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知之者出奇無窮，此言布陣之法也。奇亦爲正，正亦爲奇，此言分合之法也。布陣之法，於一陣之中，各有正有奇，而於奇正亦各有隊伍之別。今靖之言曰：臣但教諸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而虛實自知，審如是乃孫武所謂分合法耳，非陣法也。又武侯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守也。而靖對太宗曰：其言非極致，然武侯用此，嘗以寡當衆，未聞敗。臨街亭之役，馬謖違之而喪師，此其效顯然，烏得謂非極致乎？凡靖所論者，皆詭譎變詐之術，雖在兵家，不可無要知，非王師征討之法。

經武勝集

卷三

武定

十五

雜兵家八陣辨正二

八六十四者，正陣之數也。三八二十四者，權機之數也。正陣之數，其勢方，奇之數，其勢圓。方圓者，陣之法也。正陣之變，必始於方圓，方猶圓也，圓猶方也。故自方面變圓，自圓而變方，自直而變曲，自曲而變

鏡此五陣之變，初終之勢也。或曰：武侯八陣，止有六十四，其二十四者，後人增之也。杜牧之言：變州前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陣，三八二十四者，握奇之大數，亦武侯之遺意。杜牧之舉八八之數者，握機之數有所未明，故畧而言之耳。或曰：六十四者正也，二十四者奇也。又曰：疑軍以固有餘地，遊軍以接其後，列大疑軍遊軍，皆奇兵也。八陣文曰：四爲正，四爲奇，豈八陣之外，復別有奇兵耶？未之有也。或曰：握奇之兵，旣無定數，而武侯必以三八二十四爲數，何也？曰：經武勝集正義卷三，武定。

十六

此一陣之大約也。凡一陣之中，握奇之數多寡與大陣相稱，如金鼓旗角刀手統士吏僚子將之屬，主將親握之者，必八分之一，輜重炊子斥候鋒子工匠使巧，所以協從大陣者，必八分之一。此三八二十四者之大數也。然後世不敢指二十四爲握奇者，以爲握奇之數，皆在陣中，迷于中心，寧者大將握之之說，故也。八陣之微，卷而藏之，則爲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陣中，舒而張之，則爲曲陣直陣，銳陳而握奇之數在陣後，此又何疑焉？故三八二十四者，存之可也，廢

之可也，存之使後世知有握奇之數，而求乎八八之數之妙也。廢之，使後世因乎八八之數，而推尋握奇之用也。然八陣之體，定於握奇，若取而廢之，則義隱與難見，學者併與八陣而失之矣。此武侯所以存而不廢也。八陣之辨，其說如此。

雜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辨

握奇文曰：四爲奇，四爲正，餘奇爲握奇，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十九字者，黃帝握奇經三百六十字之文也。後世誦握機之文，推而廣之曰：陳者數也，中心

卷三 武定

十七

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其準焉。四頭八尾，觸人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使，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兵者流，雖縱橫辯論，所可知者，握機大意而已。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意不明，莫識其要。有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者，有以金鼓之數一二三四更相迭用，爲龍虎鳥蛇隊之別者，有以四正四奇起乎八卦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定陣，執而不變者，雖用兵如李靖，猶不能明說，無怪乎八陣之不傳於天下也。皆詳考奇正之文，參于鳥蛇之說，探

其極致其指甚明其法不遠。但後世不能推尋其義亦學古兵法者求之太過耳。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八陣之名耳。猶一二三四至于八也。四爲正。四爲奇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迭爲四奇之說也。猶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也。故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正者受敵者也。奇者旁擊者也。又曰先出合戰爲奇。一陣之間。凡所受敵者皆正也。所以收之者皆奇也。故天地風雲四陣交敵。則龍虎鳥蛇四陣爲奇而廣之矣。龍虎鳥蛇四陣受敵。則天地風雲四陣爲奇而救之矣。然豈時八陣有龍虎鳥蛇奇正之說。小而一伍一隊。大而一部一陣者。是也。項羽二十八騎。猶分奇正。以破漢軍。則知一隊一伍之間。皆奇正矣。今有二人鬪者。一人從旁擊而救之。其間者正也。其擊者奇也。故以八人爲伍。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伍。以八伍爲一隊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伍。以八伍爲一小陣。以八小陣爲一大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隊。一隊迭爲奇正。莫不皆然也。此四奇四正。龍虎鳥蛇迭相爲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十九

用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後世巧文穿鑿。遂失其真。至於龍虎鳥蛇爲四獸之陣。以高金羽水徵火用木自虎青龍玄武勾陳等紀。一象之此。又求之過也。

雜兵家八陣伍法辨

八陣所以不明於後世者何。所傳者羅機大意而已。所不傳者伍法而已。夫有伍法。然後有隊法。有隊法。然後有陣法。故伍法不明。則隊法不立。隊法不立。則陣法失傳。突然雖奇之伍法。具在。非不傳也。四頭八尾。起於一伍八人之數。積而至於八八六十四爲一隊。積隊而爲陣。積小陣而爲大陣。無非調度爲首。故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伍者伍法之謂也。以五人爲伍。近古司馬之法也。以八人爲伍。上古黃帝之法也。太宗問李靖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也。靖曰。古者井田之法。形如井字。開方九爲五。伍法四爲閫地。此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乃靖不明乎五之義。而穿鑿其說。以欺太宗耳。夫井田九位以爲陣法。猶可。而云四爲閫地何也。如此。則終於八者何據。而言乎八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十九

陣之法。若曰數起於伍法。而終於八陣之謂也。知八陣則法亦明矣。或曰古者兵法皆以五人爲一伍。而八陣亦曰數起於五。豈八陣之法。亦以五人爲伍乎。曰不然。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則知伍法不止五人爲伍也。李靖亦曰。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轉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蘇是言之。黃帝八位之法。不存。所存者司馬五伍之法而已。嘗觀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八八六十四。然後知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以六十四人爲隊。而握機之數。不與焉。自伍

經武勝畧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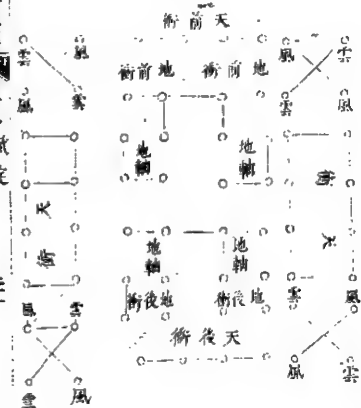
卷三 武定

二十

法而生隊法。自隊法而生陣法。自小陣而大陣。皆以八爲數也。故一伍之中。有伍必有長。一隊之中。有長必有副。以奇數足之。其七十五人爲一大隊。三代以來。教車戰者。取一隊七十五人之數。分而三之。取一伍十人之數。分而兩之。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

之。古今伍法之變也。

正義分配諸軍八陣圖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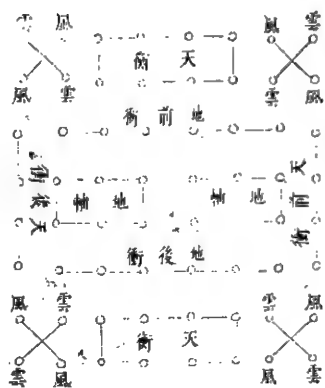
八陣之法。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或總攝之。先出遊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地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地居中。地衝總爲八陣。陣後遊兵。從背躍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嚙圍繞之。也。虎居中。間。象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嚙。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

居於中張翼以進鳥蔽兩端自敵而羽以應之
 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
 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
 跡尚可想也開落勾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
 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道術歟此篇不知誰氏之
 法而托名為風
 后怪奇經也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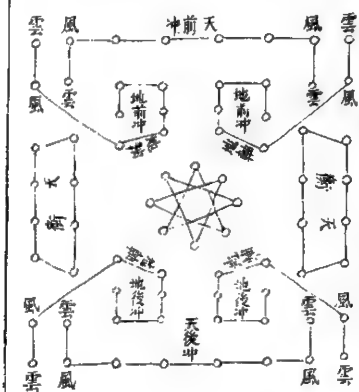
三

通鑑配分諸葛亮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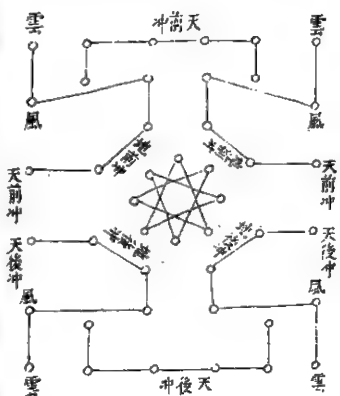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衛十六陣居兩端地輔十
 二陣居中間天前衛四陣居右天後衛四陣居左地
 前衛六陣居前地後衛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
 陣附地合之總為八陣天衛併前後衛二十四陣合
 風八陣為三十二陣地輔併前後衛二十四陣合雲
 八陣為三十二陣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
 凡行軍給陣合戰設疑補閑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衛
 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三
 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衛為飛龍雲為
 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
 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而龍虎鳥蛇為四
 奇所為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
 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
 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煒演諸葛亮八陣釣連蟠曲圖



張煒演諸葛亮六陣釣連蟠曲圖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武定

二十四

趙本學張煒演諸葛亮六陣釣連蟠曲八陣釣連蟠曲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六陣釣連蟠曲圖八陣釣連蟠曲圖各一首張煒之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圖是成六花張煒誤以八陣六陣皆爲孔明舊法而各編綴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圖猶以爲未及鈎連蟠曲之勢故復爲圖配以成周丘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已意也何辨之蓋周制車一乘用卒百人三人爲甲士在車上餘分爲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左右掖後以爲戰此一乘之法也五車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一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夫將之中軍諸侯將之典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開變化如臂使指若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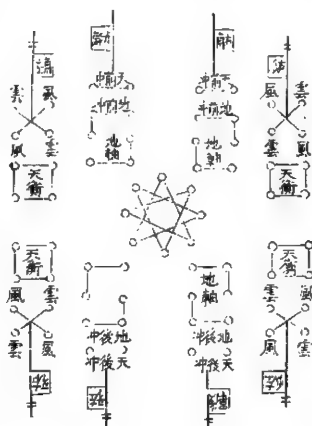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武定

三十五

煩且亂矣。且畫為鈞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鈞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為握奇十二隊。相連為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為奇正八陣。故開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知陣隊之別而已。臨敵交戰。則以神速變幻為貴。何復崎曲之巧耶。李荃張燁漫不知兵。徒泥合古文。移意杜撰。難哉。

張燁演諸葛亮二十將兵記周制車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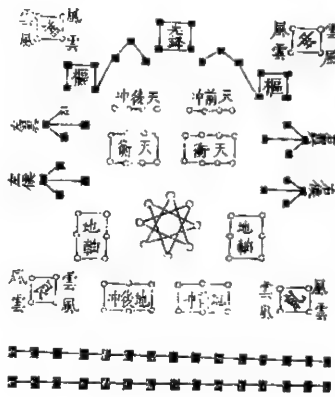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十二將兵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李靖既變八陣為七軍名之六花陣。再變八陣為十三軍名之十二將兵陣。唐司空杜佑推演布列之法。張燁依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兵乘之制。以施於孔明之八陣。外營八陣。陣八隊。隊一百二十五人。中營另八陣。陣八隊。隊五十人。遊兵三陣。陣八隊。隊五十人。共一萬二千五百人。用車一百二十五乘。戰馬三百七十五騎。以當甲士三人之數。謂孔明之舊法然也。何辯之。蓋李靖十三軍者。中軍一陣十六隊。外營四十八隊。各以四鈞連。而為十二陣。四為奇。八為正。奇用騎。正用步。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後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先鋒後軍也。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此李靖法也。張燁之圖有十二將之名。無四奇之陣。失其制矣。孔明八陣中軍自在其中。張燁演八陣之外。別有八陣。以為中軍。此又煩矣。古人所謂三軍謂上中下三陣也。晉之三軍。恒用十

餘萬人齊之三軍別有先聲應聲應聲應聲開等陣之
號何嘗拘以井田丘乘之制按元於節制而以田賦
爲據者皆或也風后之選奇孔明之八陣周制之農
兵各自爲法張燁定以風后天地風雲衝軸衝之陣
名配以萬二千五百之軍徒欲強而合之其可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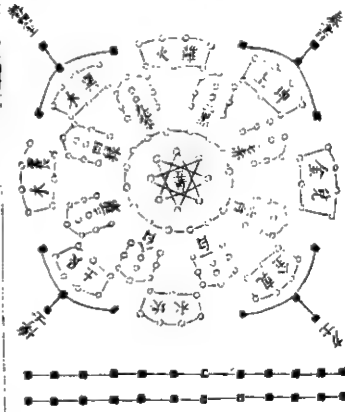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亮當頭陣圖



趙本學張燁演諸亮當頭陣圖

太乙統宗寶鑑當頭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
墨石爲陣凡有三處一在瞿塘魚復江者至今猶存
一在成都府新都縣之羊柳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
足軍山其跡皆已泯然無傳張燁用出已意以六十
四陣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
陣分爲四坤四巽八天衝十六天衝於前三十二小
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冲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
小陣布爲四離四震十二地冲十二地軸布爲四先
鋒七斗樞八翼候十二遊兵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
明羊柳鎮當陣如此也何辨之蓋古人制兵置左右
二陣謂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
迭用作進作退其勢不得不輕燁以四坤四巽爲二
拒而先鋒七斗樞翼候及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
衝地軸各以重兵居內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
之甚者也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滿天星陣辨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三十

太乙統宗寶鑑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四而倍之。而為三百五十六隊。以六十四小陣為中軍。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為內營。以六十小陣重包之為外營。以十二騎陣護四角為拓隊。以四大隊重護拓隊。為鎬為至機謂孔明定軍山滿天星下營法如此也。何辯之盡通者所載大官體用大地盤數。九宮居中。八卦五星居外。力士據室。奏事傳士居四隅。張燁好神其法。布為滿天星陣。實隹天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圖



正八卦後遊為奇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三十一

提蓋敷之格也。殊不知古人營陣本同一法。下營方以簡便為貴。善用兵者。陣一止即為營。營一分即為陣。當就脚下可以立成。豈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多分多合。愈煩愈亂。節制之道。決不為此也。按諸葛亮以八陣布為九宮。滿天星。乃基盤布下營法。計二十二陣。九宮九陣。五呈八陣。陣隊不等。共二百五十六隊。以一萬二千八百人分為二百步軍二百隊。馬軍五十六隊。步兵六十四隊。紫赤白黑碧綠八宮。四營三十二隊。遊兵二十四隊。九宮五星為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說

方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前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稱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爲遊兵則孔明善用騎兵之法也望塘石陣八八成列騎兵環遊於後非特爲微後引登接賊之時或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候爲衝爲突爲揚爲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動以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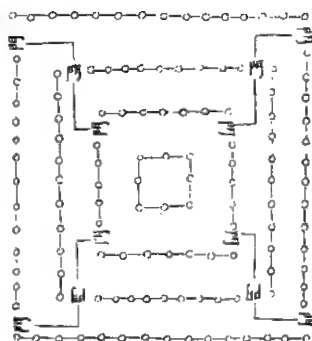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武定

三十一

十列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如五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雨手左軍後軍如雨足皆爲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臂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試孔明之兵法

馬隆偏箱車陣圖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武定

三十二

馬隆偏箱車陣記

偏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羌之所作也古者車一乘卒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夾轅爲戰備二十二人守副車爲殿或九乘爲偏或十五乘爲偏厥後胡兵入中國車陣爲虜所破陣法遂無傳而車亦失其制不復用矣建漢衛青李陵始用車以爲營衛乃自創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於後出入迭戰豈古法哉晉元康間羌虜樹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官兵兵不能計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

士三千二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乘相副爲一陣，三百人爲遊奕，依孔明陣圖爲四層，一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四層八乘，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攢簇外向，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高則難用，故扁其箱以水之，故曰偏箱車也，扁誤作偏，非覆山丘濟所謂凡草皆二箱，燭隆爲一箱之說，亦非，張輝前後八箱之義也，蓋凡用兵進退與深人者，萌情未靖也，險未盡，皆當以固守爲本，孔明八陣圖內外相包，部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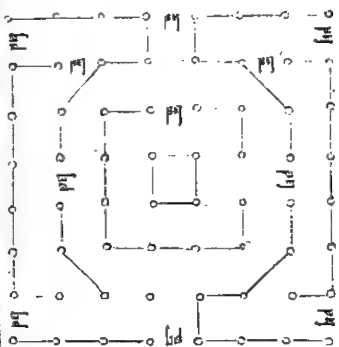
經武勝界正集

卷三 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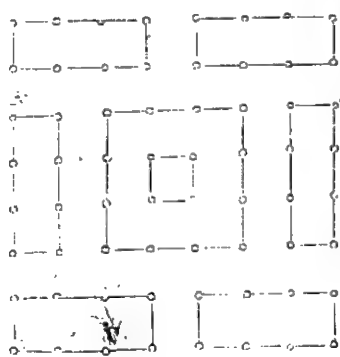
三百

孔明所謂先爲不可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爲深，却兵

李靖落陣曲折相對八陣圖



李靖以落陣亮爲六舊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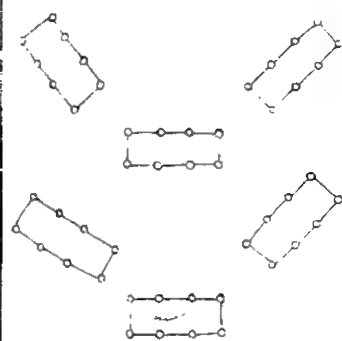


經武勝界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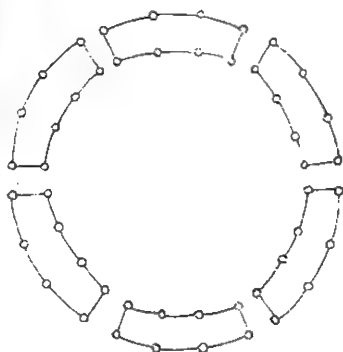
卷三 武定

三百五

李靖六花曲陣圖



李靖六花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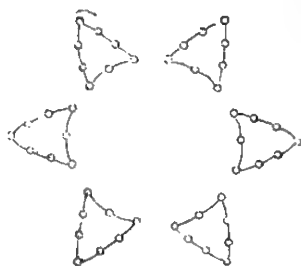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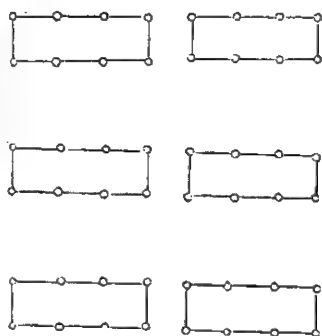
武定

三

李靖六花銳陣圖



李靖六花直陣圖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武定

三十九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鈞連而有六陣。左定總管各二陣。左右處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卽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爲圓。外直畫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開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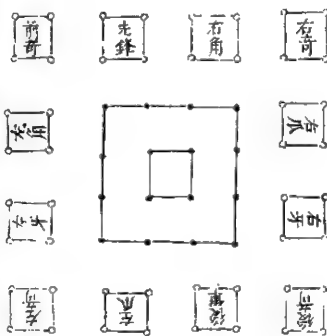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四十一

十五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爲率。車日駐隊。步日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日戰隊。日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管法。五箱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戰陣也。以開唐家之建。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經書孔明之圖與。則猶有間也。

李靖二十將兵陣圖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四十二

李靖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定邊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一爲十二小陣。四隅四陳爲奇。四方八陣爲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團。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爲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平。四奇之將。曰前執乎八正之員。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爲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虜騎奔衝。復變六化而爲此也。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

曰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種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爲總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爲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爲之法夫豈無所本哉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戰戰每作四面陣周圓受敵以爲必固若遷鋒擊之必破此非天夾將之失也亦或作長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

德武勝象正集

卷三 試定

四十二

處卽隊散不全大將選濟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號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翻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尚各各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兵鎗短刀已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掌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丁爲大黑辰爲摧克戌爲夾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

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六陣總要八百人在於寅中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走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卽十隊中減人多兵卽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馬距爲陣連則爲營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須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卽諸陣相應同時何教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提戰

德武勝象正集

卷三 試定

四十三

引之令人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按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爲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以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當以

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中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鼎於大將，四正取京於四奇，正當以奇為首，於各視奇之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當在前，正當在後。幸然，則威風凜凜，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眾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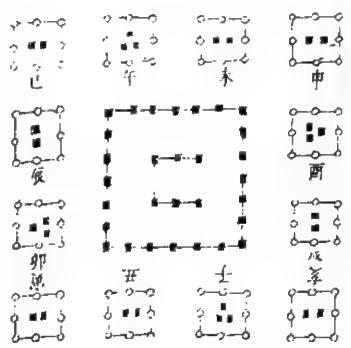
經武庫正集

卷三

武定

四十五

李靖十二辰陣圖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為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為壯，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為十二將兵，凡騎為四步，分為八騎，居四維，為奇為首，步居四方，為正為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為十二辰，混步騎而為一，凡外營周圍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為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襲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循環無端，至此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番將薛萬徹、阿史那統失思力之徒，皆黠桀之資，騎兵別聚為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圍，或折之使隨各陣。

經武庫正集

卷三

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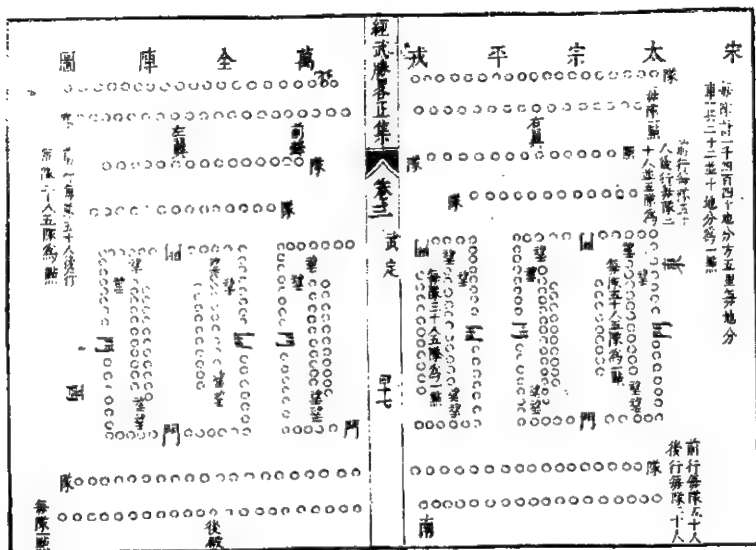
四十五

屢變其名屢換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御之微權也

武勝界正集

卷三 武定

四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記

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車四千二百二十乘，騎三萬六千五百匹，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八人，布爲前後中左右五軍之大陣。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爲表裏，中以三庫相從爲輔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爲戰備。陣中置拒馬五千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座，別用八十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人，皆

按武勝軍正集

卷三

武定

四六

起矣。

按宋時作此陣法，想皆用禁軍廂軍，布列都城，以爲守禦之計，卽如今之五軍神機神帳等軍，及前景泰間于少保所定十二團營等制耳。體勢重大，恐難於鋒銳馳突變化出沒之用，以戰不足，以守自倍。此所云積弱之勢，鋒銳而起是也。然戰守非二道，以戰爲守，其守乃固。若不足以戰，則士馬雖衆，軍容雖盛，平成則紛紛隊伍，搶攘則紛紛瓦解，解不義爲牧野如林之旅，肥水之投鞭斷流者，寧口

按武勝軍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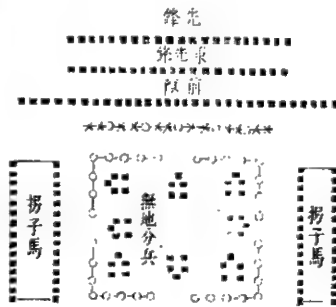
卷三

武定

四六

兵陣之法，盡不可不詳參，不可不獨審，泥古而敗者不少，所宜深鑒。

宋真宗嘗陣圖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武定

五十一

宋真宗嘗陣記

嘗陣之陣，宋真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弓騎擊之。當攻大陣，或突我前，或逐我後，或掠我左右，一而不支，輒為所破，不利。惟如此，真宗出陣觀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障以木拒馬，或大軍陣內，別選精騎，備緩急，義為無地分兵，陣間四門出入，其陣各為二行，更番迭用，以飾其力。大陣之左右，有精騎，為藩蔽，藏為一，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為前陣，前

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兼先鋒陣。三者相為蔽護，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銳充其數。真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嘗陣。其實與舊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按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為主，以戰為道，以昇梁遮蔽為固而已。長驅遠矚，在所不欲。此武備之所以不振也。

武經總要嘗陣法

大陣

大陣即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退還有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武定

五十一

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當山蛇陣也。或排方陣，今號四門斗底陣，以步軍鎗刀手在前，方陣即四面掛布，雜以旁牌標槍，當陣而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為之陣腳，兵後隨書，舉鹿角設戎車為方陣，步騎相參，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弓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于臨時，務於事整。戎馬無以馳突，一陣間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戰，即開門放戰隊，出出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眾和為用，不竭人馬之力也。若馬軍在前先出戰，即候戰久，抽歸步軍陣後。

右方陣即抽歸陣中押大陣古之中軍也觀大將軍
旗鼓所在應敵用兵俱成矣有先鋒陣策先鋒陣
揚子馬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凡一將佐一部隊
營壘大小相維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
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如偏印出征或行臨疾
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限以常法

東西揚子馬陣

東西揚子馬陣爲士陣之左右翼也來地面行營揚
子陣並選精騎夾攻用兵每方騎暴集偏攻大陣一
經武勝聖正集卷三武定五十二
面得聲不及則有突奔之患因置揚子陣以爲救援
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扣揅

先鋒陣

先鋒陣春秋傳出日治兵人曰振旅所以辨等列
少長也記者云出其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選則後
列等甲也足知出師之以少壯勇健之士在前則先
鋒之義也人則少壯勇健者在前則後殿之義也當
列陣時侯戰陣車及已前尤先走人軍行有故左
進焉前幸慮中後後進謂前進字以虞敵之有

經武勝聖正集卷三武定五十二
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銳兵曉將統領別爲一隊過其
奔衝彼既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
蘇子瞻云致勇莫先乎倡又曰兵以氣爲先均是
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惡有一人焉奮
而爭先以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
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
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是則軍鋒之不可不
選不但過奔衝禦敵而已也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號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兵勢不支則策先鋒陳為應援禦其奔突

前陣

凡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為奇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圖曰凡兵萬二千五百人軍有中壘有外壘有正兵有奇兵陣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孫武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相應則當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為正外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五古

擊為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歲契丹南牧三路重兵會合中軍步騎營滿十萬人前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

拒後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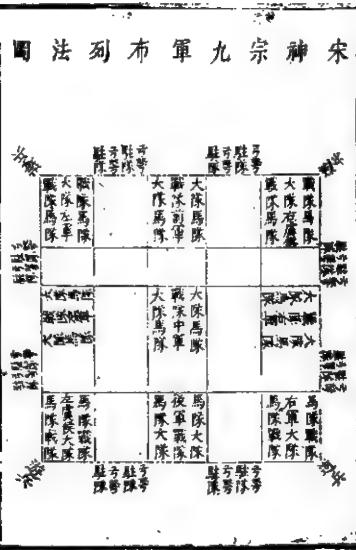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并為拒後軍陣之置糧道居後若強寇對壘欲圖變引重兵踰戰潛選精銳歸間道掩襲我委積糧重則須殿後捍之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圖曰北虜好選精兵出大陣後斷我根

建因別選良將領二萬人殿後臂角捍寇用防腹背受敵之患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題本學宋神宗九軍新陣緯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七百宋神宗皇帝之所演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制平戎萬全陣真宗制營南皆不善元豐五年神宗更大備古制別爲九軍陣用李靖陣爲七將用裴緒新令爲北壯衝方以且車營爲行之形北取其廣壯取其銳車輪取其圓累置取其包絡馬與取其張舒以形相制治而爲法出神宗之宸斷者何難之蓋黃帝孔明之陣四奇四正併中軍而爲九大將之將得四之一八陣之衆得四之三經武勝畧正集卷三武定五十六

不泥於形勢庶幾不類於兒戲耳

按文獻通考神宗諭廷臣曰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此卽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世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崇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者卽七軍之字者圖陣也蓋陣以圖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四廂二虞候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帥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四衛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卽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事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實名實與右力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載陣圖爲法久之遺失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武定

五十六

皆委想戰，無一可取。果如此，草之說則兩
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
阜處，擊其軍，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
理摩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
營，皆陣之制。然李靖之圖，乃皆陣非陣法也。張擇
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手一法而已。
宋神宗又嘗謂今之邊臣無知奇正之體者，况奇正
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五陣之變出於自
然，非強為之。嘗曰：李靖結三人為隊，靖深曉此非無
義武勝署正集卷三 武定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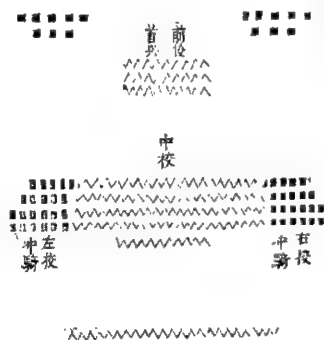
也。趙奇奏曰：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李靖以五十
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
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押官押副隊頭左
右像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令制每一大隊合
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
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遇善槍壯勇者一
人為之。今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像
日還勇悍者一人為引戰。又還軍較一人執刀在後
為押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

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遇
捷報，望不即赴救，致有因失。若大隊委捷報，就火隊
委本轄隊，皆隨不救，所蹂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
救不及，或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
其罪。其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然議者謂四十五
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
節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者多，而
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北長。五伍為
兩，屬之閭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
經武勝署正集卷三 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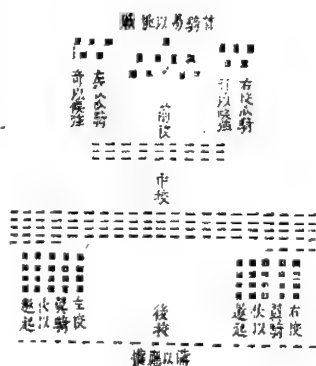
五十九

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
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師。自
脂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制，有員品，亦昔之北長閭
胥族師黨正之任也。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
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
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遠能勞之，飽能饑之。此所謂
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許洞長虹陣圖



許洞飛鶚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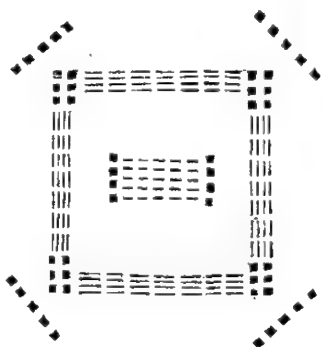


經武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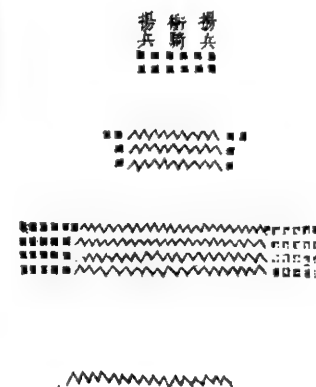
卷三

主

許洞八卦陣圖



許洞重震陣圖



經武勝集

卷三

武定

主

音訓四陣總論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竊見李荃纂集諸家陣法。但有
形而巳。其部伍行列有尺寸。則莫能顯然。其名
雖多。其要則察洞因斥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爲四
陣之說。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兵戰之場。立
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功。決勝而定
天下乎。是故布陣之術。不可疏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
則難用。首欲捷莫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
遲。實者不可使衰。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
不使。

經武要略正集 卷三 武定

字三

下知變。今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陣。每一陣步兵七
萬。騎兵三萬。以爲管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
之。每步兵一人。占地二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使
其出入轉動之便。每一陣分五枝。五枝各立將軍。按
以準於右。每枝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準圖
之法。逐部兵器。率以鎗戟。鉞居首隊。而包以弓弩
馬左枝以青龍旗表之。前枝以朱雀旗表之。後枝以
玄武旗表之。右枝以白虎旗表之。中枝以辟邪旗表
之。大將所處。左旗右旗。副之一隊者。二十五人。一部

者二十隊也。每一枝。不啻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

貴在戰鬪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鷲陣前技出首
騎者。所以爲衝也。前出一部爲嘴。次四部爲目。餘五
部包之。首數焉。左右技出。水騎者。內以副身。外以副
項及首也。夫鷲以搏擊爲義。故陣取嘴爪之利。爲重
震陣。中騎。苟衝敵陣不動。即分兩穗退於左右較之
前。即應前技騎兵進擊。步兵不可輒進。但于本處受
戰。昔前衝騎退。即前技兵進。前技兵退。即前衝騎進。
夫雲霞以開合進退。不啻其狀。故前較騎兵往來氣

經武要略正集 卷三 武定

字三

龜。以象之也。長虹陣。八卦陣。皆有衝騎者。外以掩敵
之不意。內以衛大陣也。夫長虹以名之者。取陣形勢
掣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
逐部結陣。每部二十隊。橫七隊爲首。橫七隊爲身。橫
六隊爲尾。凡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來薄。則大
陣各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爲擊陣。我以飛鷲
陣當之。敵爲直陣。我以重震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
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
所以應敵者也。善結陣者。先結人心。賞罰中之。欲士

趙本學許洞四庫圖說

虎爭經曰四首元黃洞之所演也倒十萬卒以七
爲三爲三爲時奇曰飛鸞者搏擊勢也者氣
長短者掣抱勢八卦者四應勢遞相變化以爲
流何精之甚握奇伍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
古陣之體也體立則四支爲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
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入開闢奇正整
經武藝要正集卷三武定

而不亂整可以爲衆弱可以爲強茲洞四陣皆以一
爲時中捷平列一字爲中軍是無伍法矣奇處單平驕之
兵以首項身尾爲次序是無伍法矣奇處單平驕之
地敵出一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發前後不相救來
而攻之則圍而爲二爲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
持逐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爲節制之理哉
鍾著論紛然要人必信指識虛實者皆笑其爲謬矣
夫賦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脫於形勢之累至於
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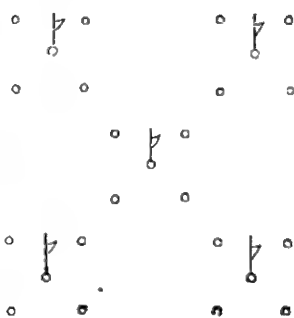
經武勝畧正集

卷

武定

卒五

圖 陣 伍 立 驥 王



王驥立伍陣圖說

國朝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嘗督師征蘆川克之還鎮南京沈靜有大畧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答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較練如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士乎夫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排陣待敵人皆堅立不動一赴鬪則五人必居中一人處四人知聽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蘇五人至

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前大以令其四面。如五人一伍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而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繼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令其下諸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

經武應畧正集

卷三

武定

李六

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較莫不嘆服。

接靖遠伯王公深于兵學。雖古名將不能過之。又嘗語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則皆共爾位。又堪爲後來臣職宗工矣。

趙本學論陣法正宗後

相其受敵處。固駐以重兵。而行細防之。其不受敵處。亦未嘗疎慢。則敵之聲東擊西者。無患矣。四面固有衛兵。未往以防守。而中軍未嘗無衛兵。一則以固本。

都一則以隨時應用。而營則奇哨在外。行營則衛兵在外。或虛而張其威。則衛兵在外。或實而示之弱。則衛兵居中。細觀其作用。衛兵最勁。奇技兵次之。哨兵又次之。其陣皆定。而隨敵可以應變。以駐衛兵之得。空也不言三迭陣。而迭陣在其中矣。

俞大猷開趙本學陣法發微四章

試讀先師

本學

所授。輯鈴內外篇。有年。領畧大旨。

知其無一不根極於易者。茲著發微四章。以槩括之。然後見先師輪精蒐繹。躬乎先天後天之卦。河圖洛書之數。九軍八陣之法。日伏義文王四聖而下。逮漢

經武應畧正集

卷三

武定

李七

孔明唐李靖宋黃武。雖小大不同。而同出天地理數之源者也。千古賢聖世之典。宗祖將契之大。昭如日星。其有功而世不概見耶。學者死此而自得焉。當知敵所論者。一本其所授自然者。寫之云爾。若守墨沿會。陳豈敢。

第一章

漢按先陣論。著軒轅擺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

圖也。黃帝則之是爲陣。故首布氣而坤。次布
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
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
艮。文王後天之方圖也。諸葛亮則之是爲方陣。故首
布氣。次坎。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
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爲天。陣於內爲地。陣於天
地之間。變化不測。爲雲。上下不動爲衝。兩端不動
爲軸。邪西相當爲衝。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
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爲天陣。於坤爲

經武勝集

卷三

武定

李

地陣。於巽爲風陣。於艮爲雲陣。于震爲龍陣。於兌爲
虎陣。於離爲鳥陣。於坎爲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
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爲奇。六七八九十爲正。
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
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
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
黃帝之陣。天也。衝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衝也。軸
也。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于一正。洛書之數。二四
六八爲奇。一二五七九爲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

圖以象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
而四居東之南。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
以友之。四隅爲奇。四方爲正。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
葛亮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
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與八
卦九章相爲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敵接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
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
洛書之數。四隅四正。以合中行而爲九。河圖之數。

經武勝集

卷三

武定

李

四應四實。以合中行亦爲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
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官而作曆數。
以九府而作國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
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亦
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
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
伏羲實得之。積善之信。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
地聖賢之源也。是與數之易。卦之範。大槩之曆。同出

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悖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巳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義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爲正。而險所以爲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爲正。而動所以爲奇。太公之陣。五行爲正。三才爲奇。庸公之陣。三軍爲正。遊關親戎爲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爲正。車馬爲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爲正。前左爲奇。孔明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四

總武勝軍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一

第三章

陸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爲卦。及布師卦爲八陣圖者。夫兵爲陰。坤者陰卦爲坤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爲師也。初六日師出以律。否臧否。九二日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日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坤貞次悔爲比也。六五日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艮貞坤悔爲謙也。六五日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日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爲豫也。象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爲復也。上六日。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至於十年不克。坤貞離悔爲晉也。上九日維用侵伐。厲吉。无咎。坤貞兌悔爲萃也。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日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

總武勝軍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一

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義故名之曰陣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算則不整中接則虛初當其後三當其中不空於動者周公繫辭而其辭皆西所以欲人致陣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爲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陷于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先鋒二者其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空矣而其辭皆吉所欲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三

人若師卦之家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剪之於若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敵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一時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勢者轉者變化之者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整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

正正北
不正北
不正北
不正北

不正北
不正北
不正北
不正北

於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繁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泰其正也不動如山其餘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倏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強爲黃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爲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爲第二層十相連而爲第三層五相連而爲裏層合而爲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爲九矣而伏義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爲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爲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爲第三層巽震恒益相對而爲裏層亦合而爲一者也圖書之卦析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析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轉居於子析自復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前析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析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析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酉析自无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析自垢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大極居中亦分而爲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三

卷三
武定

小四牌大小相包如城如郭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業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爲八何握奇居中者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爲哉法日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爲聲軍聚不聚爲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誰與歸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

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先學之終上耶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衝之不亂抵之下動而已學者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地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援而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自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強說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恐徒誦

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雖兵家陣法有混元陣 天圓地方陣 滿天星陣 三才捷陣 一字陣 出師二翼陣 四正陣 四隅陣 五陣 五軍營陣 五形陣 梅花陣 正五行陣 五形方陣 五兵營陣 五花營陣 六甲陣 八門陣 奇變八門陣 九鎖連環陣 長蛇陣 交鋒大衝陣 車輪陣 禦虜戰守四方陣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 八卦陣 實假虛陣 中虛陣 一堵牆陣 諸說釋其義論有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五

混元陣說

混元陣勢猶混沌未分混如一團紛紜不散如混天象其內外星位未分盤繞旋風其散不亂猶似太極初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西南北龍虎鳥蛇兵歸隊伍一定不錯進如風雨退似山移善札於山善利險戰必須開習御熟識令觀旗幟整嚴火知進退妙分合遇敵取勝運用一心逢險出奇偵候設伏曠野以疑凡攻圍戰守混元陣法變化可堪備戰者矣

天圓地方陣說

天圓地方陣猶蒼天圓蓋地似棋盤兵如棋子兵卒雖行惟在將帥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開臨敵三軍司令一刻皆縱橫八陣之法大小方陣大陣包小陣小陣包小營九軍八陣如棋盤之路而兵卒交戰者也。

三才陣說

三才陣以天地人分布前後中列營作此陣極便就地安扎分列得宜前後備衝中有兩翼若一面敵戰二枝以逸待勞可以便安息喘候戰出奇攻擊無不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六

取勝李衛公云三門即今所傳太公三才者天覆地載說設意耳天有日月三光地有寬窄險峻而變動之妙分佈設處皆在於人所為不同天陣在前合陰晴之變地陣在中能截萬物出奇正人陣在後存乎運動周旋故三才為無窮之術也。

六甲陣說

六甲陣按子午卯酉四衝辰戌丑未四墓以立陣內天門地戶青龍小將與匪之位安營立寨之說趨吉避凶之理行兵取勝之道攻守敵戰之空操演排列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三

武定

七十七

街東而擊西古今善用兵無不正無不奇也此陣會奇絕矣。

八門陣說

八門陣勢內按子午卯酉四方外門擺列前朱雀後玄武分為鳥翔蛇蟠左右列龍飛虎伏之勢中按五行陣分設伏兵分奇正門分變測整肅齊備而後戰皆無不取勝矣管陣者如兵士之賴有家將肅隊伍安營出戰乃先備而後攻取雖日善戰者不陣古今不可以無陣而敵我若進退之有虞其何以賴也甚。

虎鳥蛇多變奇陣設伏分佈反覆聚散機見之不一無窮惟存乎運用矣

奇門卦陣

奇門陣

奇門卦陣乃按八宮以合陰陽循環之數出師扎寨居坐興衰旺地以九數爲率以九十人排列或九千人分列營伍將立九天門上仍坐向九星吉方背建向破不向歲君空立五帳之中玉帳者金水水火土五便隨六甲居類以大將住傍蓬星隨青龍用事按景效驚開休生傷杜循環十二方位立札爲門

運武勝果正集

卷三

武安

七十八

九鎖連環陣

九鎖連環陣以五人內立一兵爲伍長列爲伍兵五五二十五人爲一隊一百二十五人爲一哨一千二百五十人爲一營演兵陣多寡不同一哨亦堪訓練如伍兵遇敵其伍長如頭目國人如手足連環

或一隊或一哨進退紛紛不亂猶以鎖連不敵陣合長鎗短劍遠近寬窄存乎便用人合九數或九隊變衍爲九鎖連環如大兵萬眾以伍兵掛列有不盡之法曰榜花陣又名滿天星又曰五形陣取按金木水火土之變可以列方營或以列圓陣惟在精兵如心使臂臂使指斯連環之妙用矣

大衝陣

大衝陣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規則左右內外哨伍以按五方合散無錯紛紛無亂緩急進退不部不作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挑戰我兵即收司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衝我陣即兩翼變六路取勝倘率遇山林險道必難齊進須變伍兵扎陣緊而行見險設伏遇峻出奇料弱可擒順流可陣勢操練精熟機見存乎一息矣

獸守四方陣

獸守四方陣兵之分布不論多寡在相勢拒守待敵臨時飽令軍丁離營十餘丈留兵出路餘兵居坑深三尺口闊尺餘上覆各軍隨帶號布一方四角釘覆

口用竹數四根割於坑中上用草土蔽其形跡如
虎衝營先用大砲點打次用排槍銃手分班對打頭
班打完退後裝藥二班爾環知之如賊退營必陷品
坑急令前兵突殺無不勝也

實設虛陣

實設虛陣疊兵按部分方位外以揚奇備兵隱伏高
平如對敵令旗所召急合外攻倘彼增兵來戰我則
左右皆助如勢大令曲兵援之中部固守夜則中營
將兵偷出內鳴金鼓誘彼若賊報營中軍放大炮我
經武勝正集 卷三 武定 十一
其八面夾攻所謂實假虛也

中虛陣

中虛陣與對壘彼眾我寡即可將虛變實外布遊
奇之兵中余與賊金鼓頻震煙火蔽日赫然軍旂之
氣分守軍諸習者不能窺勇者不能進盡則聯固夜
間秘伏諸野營其中營待其來劫鳴炮齊攻斯可以
擊而擊也

陣法肇於天文之積辛黃氏之師非黃帝之淫奇
後末名將輩出或行前蹄或創新法或變化古勢

於古人之法代不一制人不一見而用某陣勝
敵者有成助或平居籌議用某陣則可以勝用某
陣則將致敗某陣前人之所未經用而實有妙理
某陣前人之所常用而究未盡善前史班班可考
邇來諸將皆謂可戰則戰奚以陣為不知用陣以
束部伍用眾如用一人使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
得獨退始稱萬全之義昔孔明推衍八陣以巴蜀
弱卒敵萬屯渭水伐魏司馬懿以十萬之眾不敢
與戰晉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樹機能等
經武勝正集 卷三 武定 十一
數萬騎以復涼州今為將者統兵數萬眾果可不
用陣乎如無陣法則眾為一簇左右不能相應首
尾不得相援豈得不敗議者且曰雅陽教戰每命
以意教之未嘗作陣宗澤以岳武穆野戰非法授
之以陣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管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豈謂陣可廢乎雖陽武穆特未嘗拘
墟於陣耳豈廢陣哉且必如二公者而後可以神
明於陣之內變化於陣之外凡將效之不幾成若
教傀儡何能以真擬取勝乎故陣不可不究也布

陣之法。須臨時致空。隨地而設。地有崎嶇尖斜之形。應有方圓曲直之勢。使地勢與陣勢相等。堂堂正正。內固外威。始往而莫當耳。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卷四

營壁

隊伍

進止

伏翼

竊導

蜂蟻

治氣

戒嚴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武定目錄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卷四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跋聞

營壁

武經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為廣狹之制欲其同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密疎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武定

馬宜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嘆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車營也克國屯田則較聯不絕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矣夫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陰向平易通達無救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居既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為慮居山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谷謂資八牛口之類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淺草恐有潛襲或破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壅不居無

水及死水恐渴飲之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隘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士卒乏絕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急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高以防水秋冬不居清澗淺阜慮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高謂之地獄斥南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墟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川谷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竈穹窿微背四面平坦謂之沃焦神祠社木謂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此地並去無留害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此利而被害矣

李靖方信法

諸達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夫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上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則不得使

經武勝正集

卷四

武定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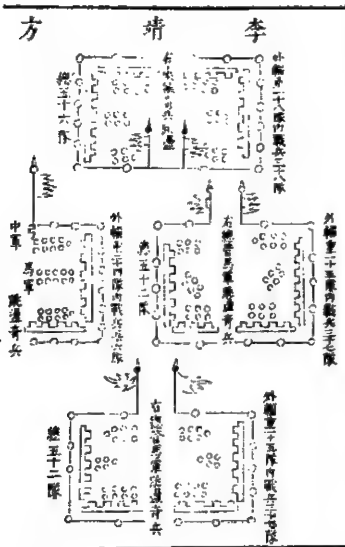
容一營地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日右軍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軍虞候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北結用兩軍虞候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前則各令依本營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相救援如欲得放馬其外營幕即扶長布列務取營裏面寬廣不使街巷窄狹營外仍置拒隊傲此

經武勝正集

卷四

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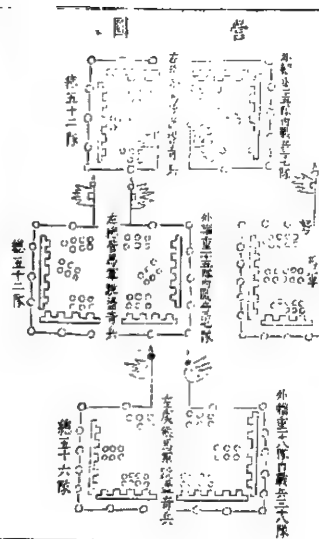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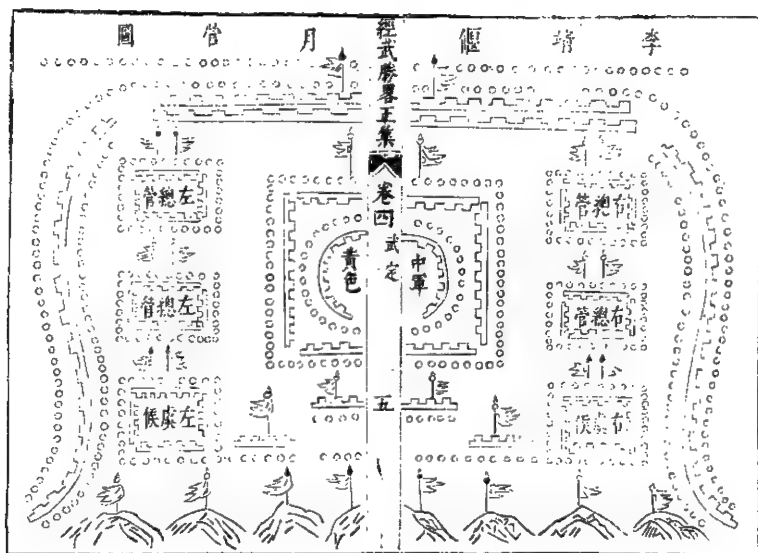
經武勝署正集 卷四 武定

李靖解月營法

凡地帶半陰、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陰、而兩翅向陰、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前牧並於營後安置。



四



李營提奇營法

分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為火，一千二百五十火，為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爲三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人，分五路，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卒數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卒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步，壘內得地一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大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爲虎翼門，蛇盤陣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四門，離兌坎震爲四關，門有牙旗，逆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側後，有迷四圍，有鋪中壘，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十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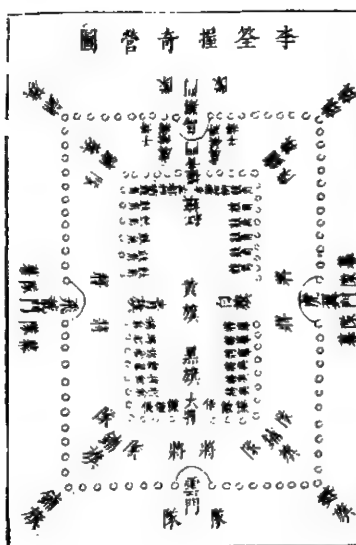
六

餘一百六十，六轟放鼓五鹿全鼓府藏皆在中壘

經武庫正集

卷四 武定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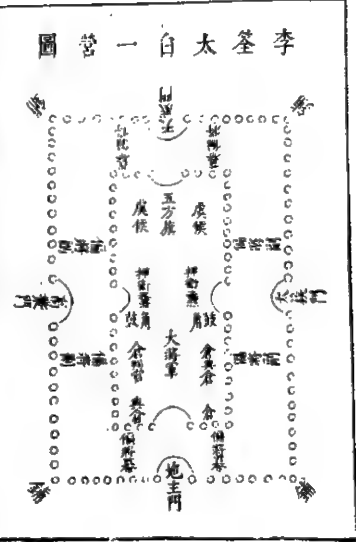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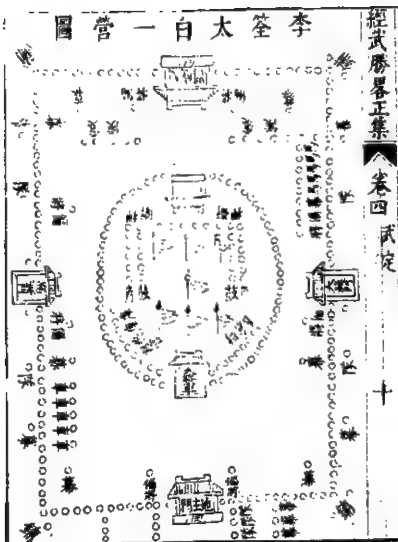
李筌太白一營法

參星代三星連體十星爲十將軍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四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軍容之感故兵出而法焉一將一千八十將一萬人募一千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七里餘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六十六步四尺營內有地一十八頃七十畝餘一百三十五尺三寸三分地主居坎爲地主門和德居艮爲和德門高叢居震爲高叢門大艮居巽經武勝墨正集卷四武定八

爲太艮門大威居離爲大威門大武居坤爲大武門大簇居兌爲大簇門陰德居乾爲陰德門四仲爲開門四維爲闔門外置牙旗遊隊四維置鎗偏將軍居星門內禁出入察奸邪大將軍旗旛圖會右一將行得木黑旗圖鸛旗額白脚青右二將行得火赤旗圖鸛旗額白脚青右三將行得木青旗圖鸛旗額白脚赤右四將行得金白旗圖虎旗額白脚白脚黑右五將行得土黃旗圖虎旗額白脚白左右二千人爲左右決勝軍大將軍衛五百人爲

幕二百五十人共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六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六十八步餘四尺其中營小每一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過牆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營內有地二頃四畝餘一百五十七步二尺五寸九分休門主二居子生門主三居艮傷門主四居卯杜門主九居巽星門主六居午死門主七居坤驚門主五居酉闔門主一居乾八門四維四仲惟景門開諸門圖置大將軍旗圖會如握奇之法焉天威門在前六纛在前

經武勝墨正集卷四武定九



許洞六甲營法

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之營居陽卦之上以九
 爲法九十里九里九百步陰卦之上以六爲法如九
 爲法九十里九里九百步陰卦之上以六爲法如九
 大牙門以旬陟皆建旬一作夜不向除不向不飲
 厥水不居厥地不居地柱下中病者四不居地獄者四
 商中不居天靈天靈者不居龍首龍首者大將居九
 下也上類泊玉帳辰也飯令五月宮居已上是也
 已上類此推之如隨六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後
 居選士士卒居明堂伏兵居陰中軍門居天門小將
 地戶將居天獄軍糧用天半治并居天庭軍器
 華蓋此所謂立營體天道也

許洞六甲營圖

甲辰旬營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武定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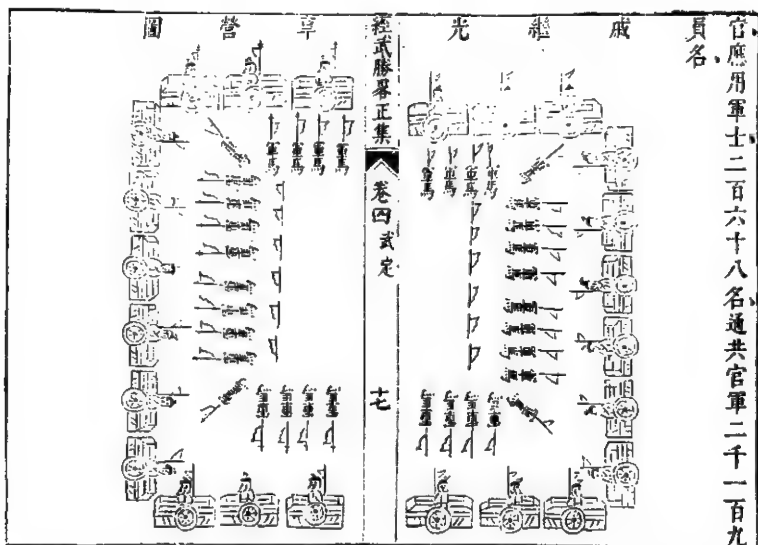
許洞六甲營圖

甲辰旬營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賊鎗光車營法

往者洞房之騎敵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
 爲衝破，勢驟開，至無子遺，且欲欲戰，我軍不得
 不戰，慮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營安客
 爲主，我軍畏弱，心奪氣靡，勢不能禦，故創立車營，以
 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
 用驢二頭，兩頭俱堪驛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
 左右安置，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敞開出入，車
 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武定 主
 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驛頭，以六
 名官佛狼機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
 紅旗以司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
 在陳密，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
 士，以烏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烏銃出車先
 放烏銃，賊遁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
 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遁用藤牌，又
 以鼓氣者克鏡鉞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
 近用鏡鉞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

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為營壁，一則
 可以代甲，曹馬機聚，無計可通，誠為有足之域，不
 林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每
 二車為一聯，四車為一局，立一百總，十六車為一司，
 立一把總，六十四為一部，立一千總，一營七石二
 中軍一員，又鼓車二輛，即以鼓手克卓正，不另
 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一名，即以火
 箭克卓正，片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
 舵工一十七名，連車軍兵大將軍車每車二十名，計
 武勝軍正集 卷四 武定 去
 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鼓車火箭車每輛十
 九十九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
 隊官以上每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
 一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名，車正一百二十八名，
 舵工一百二十八名，狼機手七百六十八名，大棒手
 二百五十六名，連大將軍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
 二十四名，前兵隊長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
 八名，鳥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
 銃鉅手二百五十六名，刻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



威靈光馬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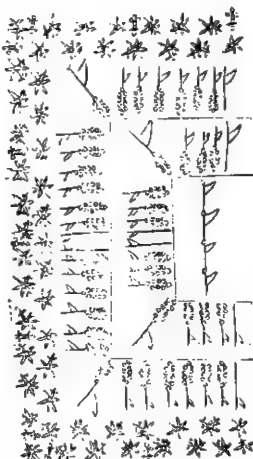
每馬軍十二名爲一隊，隊總一名，次烏鏡手二名，次快鎗手二名，次把手二名，鎗棍手二名，大棒手二名，火兵一名，三隊計隊總三名，兵夫三十名，火兵三名，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爲一旗，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員，共一百一十二員名，四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一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名，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部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以上爲中營，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員，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三百一十六名，兵勇二千一百六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神器馬蹄九十匹，頭軍由三千之外，另爲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員名。

經武勝軍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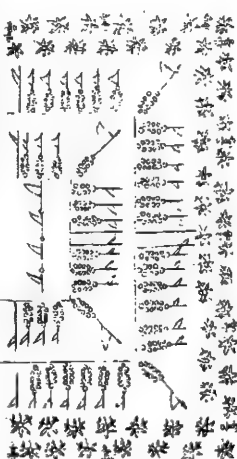
卷四 武定

太

馬營圖



威靈光



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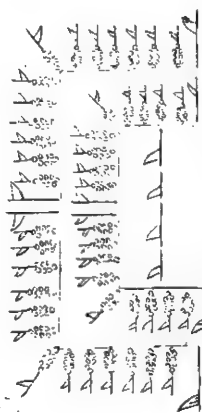
尤

威繼光步營法

每步軍十二名爲一隊，火器手每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十名，火兵一名，殺手每隊隊長三名，圓牌二名，狼筈二名，長鎗二名，鉞二名，大斧二名，隊長長旗一桿，腰刀、弓箭、牌手、腰刀一把，狼筈手、狼筈二把，鉞手兼火箭、給手、半弓、箭、大棒手、兼弓箭、火兵一名、鐵尖、箭、一條、三時爲一旗，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三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經武勝墨正集卷四武定

千

步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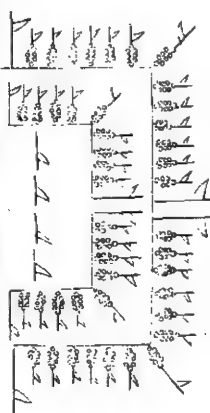


經武勝墨正集

卷四武定

千

威繼光



戚繼光備重營法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邇來虜勢入犯官軍並無輜重。虜乘肥馬。即日馳百五十餘里。我軍馬匹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俱將城門關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場。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誤追賊。大軍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候。緣倉場門小林粒干係。錢糧。哨名給支。一二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虜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捋腹追往。至三日之後。饑疲甚矣。氣息懨懨。支步不前。安能殺賊。即虜有可乘。

經武勝舉正集 卷四 試定

三

之機。徒付嘆息而已。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驛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視如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爲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人。領拽車驛。內以六人爲管。狼機二架。每架三名。以大棒手二人。臨陣專管收拾驛頭車王一名。專司進退。舵工一名。專備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烏銃手八名。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鎗。鉞。大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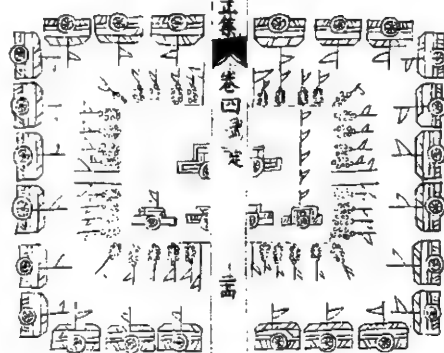
截米豆。煇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於出門之日。再自帶乾糧二三日計。虜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營飽。而敵懷不銷。全賴於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營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驛二頭。中軍帶管計驛夫六百四十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旗鼓。

經武勝舉正集 卷四 試定

三

水拆架梁間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車八十輛。每輛或米二石五斗。煇炒三石七斗五。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煇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威繼光水軍營圖



經武勝署正集

卷四 武定

五

威繼光水軍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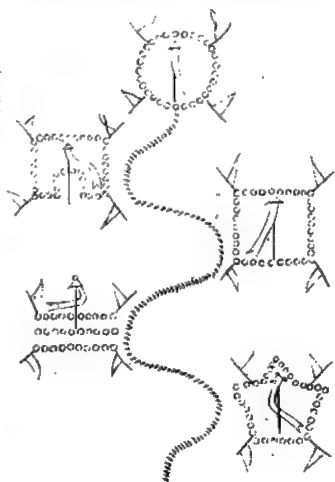
經武勝署正集

卷四 武定

五

右擺船之說大抵海濤洶湧港有滑曲洄狹須察風色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寬洋大水按陣擺列耳說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山道險步爲行營營地



武勝正集

卷四 武定

三

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
或拒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
一時搜索不到敵人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
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阻不及報我自然而進萬一
遇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隔首尾
難救之險前後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今用連
珠倒之法如飛天蜈蚣之爲大約以今在營兵一
十分爲十六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
面長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

武勝正集

卷四 武定

三

瘴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包旗
卽住下卽註定位行山形招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
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
又看哨兵執何包旗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五哨
以至十哨相同如果有警卽將本哨少進入我前步
立營之中當路口包山建原立住營脚就同探馬哨
兵安排斷殺如自中攻來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
彼爭不得安敢中攻如敢來攻吾中則兩山出兵夾
攻彼攻在左之營則右營出兵爲援彼攻右營則左
營出兵爲援彼退則我捫其後後營後如噴珠而出
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勢我退是敵人欲來前面
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震然而出我卽兩
頭割住山險我中間分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
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
巧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蕨藜鹿角等項見
敵皆可先布而一切火炮又皆外向以待其來軍心
齊一不致奔潰自見行營是布彼此爲援到處有家
人膽自壯何懼於敵敵入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

我後以退為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進
然如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
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營萬萬無過
此者

諸家營法

凡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
約軍不久駐則為立槍擺槍軍營拒馬之類若兵久
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得蔡卿曰在賊境
宿用槍營行用方陣惟大將度宜而處之令御軍者
經武勝正集卷四武定

天

皆可約此為制也

立槍營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為營槍頭間架均令密
營外置約鋪共外更看一人伏聽營有警當時不得
高聲放槍傳遞四面既知有警預作阻防

車營拒馬槍在外車轅在左右廟和門

拒馬營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布壘須首尾相繫魚
尾布之則牢固矣

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一人過其間釘橛仍着木壓
之其車前後間架均急疾轉車便可為城若久駐

營中置望竿

掘壕營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裏面削成
其上通人行立深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拆去
城營凡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牆高四尺
女牆高四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
具每二尺置連枷一具其外掘壕一重立木柵一
重掘外更布棘棘外陷馬坑一重

不掘營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
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為柵方圓高下隨宜深埋木

經武勝正集

卷四武定

五

柵重復彌縫其間為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
約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其中致
門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即敵人無便以

掘槍營凡掘槍為營者其槍如鴉窠衣甲器械每人
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車牛在旁橫排凡周營須
設界限立藩蔽以扞外寇

學竹營營細篾壘每三寸插茅竹籤一根長三尺周
圍

大將出征且勒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計五十六隊，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步兵五百人，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左右廂各二軍，每軍各有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千八百五十人，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馬步通計總

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圖三徑，一取中心，鑒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管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以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二寸地，併衡案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城郭，即五步以上，下標準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管法。

凡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障其間道，絕敵之援，未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許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意，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敗矣。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守而向峭絕，曰隘；我元居隘地，若當登陣，待敵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登陣待之。

山陰營不
可如此處

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平安待
危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勦兵速，
則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為不相親，曰遠地，敵不先進，
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敵而引退，亦不
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為貴。此之
謂也。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處伏在側也。山凹而
遠林奮者，勿營。處四圍有伏也。山迴於路者，不可妄
行。處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進，急以兵守其後。處
為敵所絕也。左右前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

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武定

五

束之路，路因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有
林近我，我則利害得之，戰則為伏，急則藏，守則為薪
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凡安營，但制不立，則糾紛不能竟整，規立而下之，亂
傳不生，規立而上之，喜怒不作。故營以合眾，規必先
焉。

安營必有營規，其詳此書未載。行軍者所當究也。
軍營不難於日而難於夜，營壘下定，客須周防嚴衛，
而至于夜，則設兵候置外探，明更警，辨姦偽，諸法不

可。諸若暗地移營，尤當有鬼神不測之術。燈火號
砲，須密為記，認不使敵知。諸家之法，備矣。臨時酌用，
不可刻舟而求，而營中杆禦之具，如拒馬、木城、蒺藜、
尾雷、耕戈之類，皆當整備。

營陣表裏，不能安營，不能行陣。諸家營法甚詳，特
備稽考。凡與師動眾，必先營後陣，猶能守然後能
戰也。

經武勝軍正集

卷四 武定

五

隊伍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號者爲要李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曰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特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總參其

續武勝要正集

卷四

武定

三十四

步隊

步隊之法凡隊長三隊以至五隊皆可一隊二伍五人爲伍也一隊十二人卽十人爲什也每一旗下三隊五隊皆可五人爲隊也一哨官下三旗以至五旗皆可百人爲哨也一把總下三哨以至五哨皆可五

百人爲司也一把總下三司以至五司皆可三千爲營也三千一營以至四千五百皆可爲一營三營五營皆可爲一師卽什伍師旅井田內政之道也不必約定數目五人而後謂之伍他皆倣此但順人士之利相時措之宜因兵食之頓要之不出乎用法而不泥于法是已

選編必用記選哨哨選旗旗選隊隊選兵各舉平素所知或先同當兵或係同鄉相認或在同歇相隣平日守法生事膽力勇怯衆觀於不作意中得於所忽

續武勝要正集

卷四

武定

三十五

甚真今令自選于營在選者若臨時不堪上陣平時生事胡爲且所選之人何辭自誤庶行遠坐亦不怨于上若官府面前一時選驗不過年貌力氣而已全無可憑且歸爲兵徒怒目抵掌口稱忠義膽勇心事包藏于胸如何足信故上一層不可有意掣肘仍要多方開導使等自擇此軍中第一要者也

騎隊

騎隊之法每隊須用年力壯健能射者一名爲一伍長能射者二名爲一伍第一名在左第二名在右俱

大銀金手以骨肉結實精健者爲二伍長卽第四名也第五名在右第六名在左俱充夾刀棍手又以力大貌黑而粗猛者爲三伍長卽第七名也第八名在右第九名在左俱充大棒手以善於坎爨肯爲人下者一名爲火兵

職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屬前鋒者與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哨三部雖同一體而驍健伶俐好漢須多歸中部專爲架深等用每一旗內火器一隊居中左右二隊俱殺手其左右二部每一旗內火器二隊居左右殺手一隊居中

車隊

車隊之法牌弓卓次并刷腰牌冊俱與騎兵束伍同編選之時先擬千把百總車正隊長亦同騎兵側但聽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膽有識者一名側立聽車正將眾車中取三十二名前來中上下皆經受苦挑擔耕鋤出得全力之徒六人爲車兵專管推車又有力而稍伶俐者一人爲舵工各給腰牌紙器騎兵側送項又擇年少伶俐力量少弱才貌細小者二

經書正集

卷四

式定

三七

人爲火箭手爲一次填牌如前又選伶俐有胆力者四人爲鳥銃手爲一次照前填牌又選年紀中大謹慎者六人爲佛郎機手爲一次填牌此車上之兵也如以馬兵爲殺手則不用選殺手如仍備殺手一枝則再選有膽好漢一名爲隊長聽隊長於選中隊內有殺氣少年二人爲同牌手力健有神氣骨肉勻稱二人爲長刀手又如此二人更加分粗有力者二人爲大棒手身長肢長二人爲紀手又以堪役使者一人爲火兵通名選過卽給牌快送查填一車完卽給

經書正集

卷四

式定

三七

方色如式認牌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行伍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子校場領車給器聽演習派宗城司哨明白至期各照所派車上去處各爲信地又寸難移另有軍法條約

凡每車舵工專管車兵而車正亦得兼管其佛郎機手前手鳥銃手俱聽車正專管其殺手一隊聽隊長管而車正通得兼管除隊兵計共二十人爲一車每

一車爲一宗。每三宗用一總一員。是爲一局。每四局用一把總一員。是爲一司。每四司用千總一員。是爲一部。每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爲一哨。多多放此。每正車外加糧車十六輛。每車車正一名。工一名。兵十二名。驛十頭。正營行時頗窄。今加十六輛於四門。永無議矣。

冊隊

紀效新書曰。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斗一二名。瞭手二名。舵手二名。守輪門二名。掌號一名。神器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兵八隊。每隊隊長一名。共十名。共八十八名。或七隊。或六隊。五隊。相船相地損益之。

止則爲營。行則爲陣。以全勢而言。謂之陣。分條析綫。則有伍。有什。有隊。若伍什無法。隊偶參差。左右亂行。前後失次。又何以觀全陣哉。嘗念古善將兵者。無如武侯衛公。今按瞿唐舊迹。太宗問答。却未嘗察部伍。況世無諸葛李。而可恃野戰以爲功。善乎。國朝文襄楊公之法也。公在靈州。人有笑其

演習陣者。公謂愚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且每論前將曰。無事。當如有事。時提防。有事。當如無事。時鎮靜莊誦。斯言而得其意於兵也。幾矣。

進止

魏武侯同吳起曰：「軍進止豈有道乎？」對曰：「無常。天
龍無常，龍頭、天龍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
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
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
陣以待之。」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凡我軍進退不受，視生處高，
生陽，戰路無登，向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

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武定

早

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據高，水上當處，其高前無迎
水流，我之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田去，無留若
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俟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
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
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
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
之利地之助也。上山水注，欲涉者，待其定也。恐牛
不速也。凡地有絕，謂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
勿近也。此乃天
之害也。凡此五者，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
勿近也。此乃天
之害也。

漢光武使吳漢伐蜀，戒之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
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取來，公轉營
追之，類其力疲，乃可擊之。」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
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
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
大驚，謂漢曰：「比較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
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武定

早

經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
還廣都，詔書未到，速果使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
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二萬餘人，割劉尚，令不得
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與同圍之。漢召諸
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深入敵境，
至其城下，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危不拔，其禍難量。
欲潛師還，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力人自
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悔。成敗之機，在此
一舉。於是資十秣馬，閉營三日，多樹旗，使烟火不

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
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

晉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
帥次彭模夾岸連城立櫺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
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兵伺
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鋒內
江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
徒已破膽矣可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彭模
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彼
經武勝墨正集卷四武定四十五

唐肅宗時武官羅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
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勅李
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
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碓陽
陳於印山光弼伏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
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

忍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
之言軍大敗
不得地形雖情於布庫亦無可如何欲軍行進止
須與地形相宜北却覆轍可鑒也

武勝墨正集卷四武定四十五

伏兵

天下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皆可以預備耳目之所不聞見則預備之術何自而施聲香之相接顏之不相親雖微巧而致之詎可得耶兵家或其所不計者皆伏兵說也孫吳之書韓曹之術皆有出奇設伏之名而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雖遺逸之士言其大槩而得其傳者類皆粗略故其所傳惟九伏而已一曰山伏謂山巖崎曲關隘險阻二曰土伏枯塚堤岸古城舊壘三曰草伏草蒿薈鬱茅草掩映四曰林

經武庫正集

卷四 武定

四

四

皆所謂流伏是也善伏兵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擊伏者動於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測雷電有所不能及微乎微乎至於無聲神乎神乎至於無形伏而至此詎容以言盡耶蓋伏生於奇奇生於機機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源非負機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然善於設伏而不善於搜伏恐我之伏以陷彼者將轉而為陷我之具矣故搜伏之法遠入虜地營壘生疎道路險阻恐其設伏尤當先發發伏兵將縱橫搜索斯無疎失故神中走獸突出則伏必在艸林中飛鳥鳴噪則伏必在林無風而竹葦自動則伏必在山無雨而灘噴自濕則伏必在水溪澗渾濁則伏必流凹塢昏暗則伏必僻野無起塵則伏必未定未曉鷄鳴則伏必夜動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距木紐竹擊石連弩搜生而縱威搜向而縱背縱火於東而靜於西發弩於左而靜搜其右是謂搜伏

經武庫正集

卷四 武定

四

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吳伐楚楚將養孫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孫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諺語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曰王素富貴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地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鍾鳴

經武勝聖正集

卷四 武定

吳夫

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殺遇問果得吳伐兵

計圖有衣面
不爲此正集
六分之二

劉備北侵至鄴魏太祖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日曉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衆入賊伏處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呂布從東經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操戰時兵皆出取冬在者不能千人也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陣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

兵乃相謂曰曹公多詐勿入伐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蓋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大敗之

武平二年周遣將攻邊高齊將斛律光率師禦之段韶請行周人於魏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塞其要路遂因定陽隔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淵並無走路惟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窺圖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掄光乃令千人餘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出城伏兵擊之大潰

經武勝聖正集

卷四 武定

吳王

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齊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邵詐爲背已叛於陳陽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北人皆竊欲盡殺還若得軍來必無國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作爲其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于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通流拒之戰數合傷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旣而浦

中伏始取其機建周旗幟猛子是大敗僅以身免
隋末李密攻宇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
世克守東都欲乘敵擊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
二千餘匹至颍師營於通濟渠南是時密新得志
化及有事世克之心不設壁壘世克夜遣二百餘騎
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
奔馬馳逐明薄密密出兵應之陳未成列而兩軍合
戰其伏兵猝出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之密營遂亂
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軍大驚潰

經武勝集

卷四 武定

哭

唐太宗討書建德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
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
賊營機四轉而己賊初見騎少疑爲斥候太宗謂曰
我秦王也則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騎並
拔槍而進從者皆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
殿後於是按劍徐行賊至輒引弓射之斃一賊賊懼
而止止而後來如此再三每至必斃賊乃不敢以逼
太宗引賊入伏內伏兵相次而擊合擊破之獲其大
將段秋石瑱斬首數百級

術導

經曰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
地利然後可以軍衆邑蓋入人之行境者我孤軍以
進彼衆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垂決
之憂背行則有暴來之虞夜止則有虛警之擾頓舍
必能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
能勝敵哉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
草蒲葦之可以隱蔽者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委
積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衆少器甲之堅脆必
盡知之則兵行嚮導不可暫無凡用軍士或停虜爲
嚮導者須防賊謀陰持奸計爲其誘誤必在擊其色
察其情察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
其饋賞要之得秩乃還腹心智謀之士我而借相出
處密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諳練行
道亦不必土人也

經武勝集

卷四 武定

哭

管仲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迷
途道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於前隨以歸
漢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

元濟未可遽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
曰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
才決帝召馬援問之援曰說鬼器將帥有土崩之勢
其退有必破之期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
以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
吾目中矣

李愬之擒吳元濟也降將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
兵皆在洄曲守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
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白於裴度度曰兵非出奇
經武應舉正集卷四武定

辛

不勝乃命祐帥突騎三千前驅爲導自率兵經進軍
由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
殺其戍卒及柝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留兵鎮之以
斷洄曲山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禁復夜引
兵出諸將謂所之祐與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
失色曰果落李祐策計耶大風雪人馬凍死相望然
無畏莫敢違夜半至州城蔡人不爲備得鼓譟至無
一人知者祐與其城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留擊折
者使擊折如故開門納衆愬入是元濟外宅武告官

軍至濟未信起聽於廷閣愬軍號令曰嘗侍傳語應
者近將人始駭使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愬攻牙城東
薪焚之門墜將元濟懼送京師

李元直知人不疑見可能斷故用佑言擒元濟無
風雪山川之阻後之用嚮導者法此

經武應舉正集卷四武定

五十二

作廢

凡動經千里猝遇寇警豈能頃刻傳報且值陰
霾晝所咫尺迷亂故必設烽火候望庶幾息相通
里一刻得以知故向何方犯何地不至倉皇失措耳
古語兵者曰烽火不明不可以軍誠要言也

漢先零與羌叛趙充國請行曰無喻老臣上問度羌
虜何如曰兵難逆度候至金城圖上方畧至金城當
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爲營壘戒軍勿貪
小利虜以珍滅爲期日饗士卒虜數挑戰不出又下

經武勝集

卷四 武定

十一

令罕开有能捕斬有罪賜錢有差時詔充國攻罕开
充國以爲先誅先零罕开不煩兵目下不奉詔罕开
果下又詔進兵先零克國度其勢必壞欲罷騎屯田
以待其斃條便宜十二事璽書三詔之不動後先零
果殺楊玉降

南齊將焉道根守阜陵理城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
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
介魏將党法宗傳驍眼率兵萬餘至城下道根斬
畢未回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令開門緩服登城還

帶銳二百人出與魏戰敗之

董督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塘驍喉江淮要衝之地
其地一失前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
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
沐陽抵沂莒嶺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
一總若三里設一小若使片振烽火相望而巡邏往
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
退有據此善戰者所以嘗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也

經武勝集

卷四 武定

十一

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有党項室章交居川阜爲盜
號曰劫城門居人恐懼希朝於要害處置堡柵斥候
嚴密入獲安

宋咸崇軍節度使曹翰爲幽州東路行營都部署受
命討白州至莫州通漕運翰遣夫數萬人抵賊
境伐木以給用先用騎騎爲斥候以五色旗授之人
熟處前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水
濟舉黑旗陸舉黃旗以爲驗凡虜之將至也必舉
狼烟爲候翰命大舉烟於境上虜衆疑有伏兵引去

得巨木數萬

唐書地理志：唐文皇帝時，上柳雲中烽火，通於甘泉，可見烽火之法，自古設之矣。唐上凡邊，若烽火，每三十里置一烽，須在山嶺高峻處，若山岡，闊絕地形，不便，則不限里數，要在烽，須望以候，速傳知，若隔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又考之宋行路法，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里，以來，置礮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即於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過，乘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暮間見烟火，掩襲，烽火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賊來，即舉烽，通報軍司，賊千騎已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不，及百騎，至二百騎，即放一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五千騎，即放三炬，準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抵山谷，藏伏，既至礮烽，軍內，即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忽舉，即報大總管，禁道烟火。

經武勝正集 卷四 武定

手書

起大總管當須戒嚴收斂，畜產，遣人出探，國朝承宋開到江鎮，遠東立墩臺，以備瞭望，威繼光紀敘新書，有車架法，皆可考其制，四行之大，約墩軍須謹守條約，火報須依式傳報，自日放烟火，須應持，沿途無誤，軍機為要耳。

經武勝正集

卷四 武定

手書

治氣

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此治氣者所以治待亂以靜待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總在未戰養氣既戰養心之要其實得之休養休養之法守者與戰者更相資。守者出戰則戰者可因守以養其銳戰者入息則守者可乘銳以宜其力使守者不戰則戰者必

無武勝集正集

卷四 武定

五

力困戰者不守則守者無銳氣尉繚子曰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恐力不專也吾不敢信也

魯莊公時齊師伐我曹劇請戰公與之戰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塵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權有伏焉吾視轍亂望其旌靡故逐之

論行舉兵皆建康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

以靜待躁

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城中遙見塵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林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還勇士攻公則獨中軍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士卒克獲更多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隋郡寇之建國安陸仲禮聞隋都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

無武勝集正集

卷四 武定

五

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援若引日勞師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屬野戰仲禮回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息我奮一舉必絕則安陸不攻自援諸賊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淝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吳衆安陸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塹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

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被之。魏人見其意思開。數遂引去。

得孔明輪巾羽扇之意。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趨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獲利未見其福。要營而進。衆號十萬。亦棄營而顯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食。我營糧已回。守備有餘。深入敵境。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王宜撥兵多戰。德威請以騎兵援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熱燬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

魏武勝軍正集

卷四

五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有限。今積雪深厚。逆擊可使不加陣以待之。彼勢我逐。破之必矣。旣而交戰。大敗之。敵遁去。

永樂間。劉江鎮守遼東。巡視諸岳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塢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經。其前海背曠之地。請築城堡。立煙墩瞭望。一日。瞭者

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塢上。小堡備之。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

嗣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陞帥壯士潛繞賊船。截其歸

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

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鯨直過塢下登岸。知

入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旗。砲鳴伏兵盡起。爲兩翼而

進。賊大敗。官軍環攻之。江故開西壁以避之。仍分兩

翼夾擊。破之。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

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

魏武勝軍正集

卷四

五

處是後兵法

何也。江曰。窮寇迫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餓。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無備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賊既入堡。有此而已。我師攻之。彼必也。聞我兵寧無傷乎。故棄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乎此。爾上勞之。建封府守伯。

弘治間。仇斌寧爲百戶。時虜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使率兵助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我自選五十人足矣。從之。仇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坑。令二十人

連伏覆以蘆蓆，飾以浮土。三十人登山瞭望，以砲爲
號。虜至果北營其地，夜半砲發，坑卒地奮亦起，虜疑
大軍至，之自相蹂躪，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
報，虜遂成奇勳。
設定獲計嚴裝待之，機無虛發，豈非奇略過人。

孫武將軍集

卷四

武定

武定

孫武將軍集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

甚，晝日夜寒，雨旬日不止，溝壑悉壞，隘塞不守，斥堠

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咸亂，爲之

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今我壘上

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

誠而約之，各懷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衆寡，至而

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

我隨之，伏其銳士，俾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

擊我後，或薄吾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

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

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

前，敵人必敗。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山石其上，

不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

以空軍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

之高，則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四，旣以被山

石處，必爲鳥雲之陳，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

武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度
兵備其表衝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
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鳥出之師者行列
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宜衝陳於山
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陳三軍疾戰敵
人雖衆其將可擒○凡用兵之大要當臨敵必置衝
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陳此用兵之
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經武勝要正集

卷四 武定

全三

或曰軍乘天時跨有地利將心驕怠謀畫不神軍陣
散亂如之何許洞曰可擊也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
擊之曰人者天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
乎或曰軍乘大略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郭伍清肅
退而待之何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
爲未可乎洞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矣
深入敵境寂然不達一人不可輕動必有伏焉宜詳
密回衝之雲氣林馬勵士生守待之結營之地俟夜
宜於營之四周數甲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勇利楯多

列鼓對有賊連發擊鼓爲號賊擊衛兵中營出輕兵
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生守俟變
賊退則隨之勿逼之夫頓兵敵境暇則林食不嘗其
財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過平川大澤則分五方之
師左右前後去中軍不可太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
軍多乘資馬資寶咸置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欲左
右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匆遽周章當實畏
戒嚴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淵渟雖奔衝馳
突不可妄動蓋凡深入敵境與嘗戰不同地形我未
經武勝要正集

卷四 武定

全三

細究其順逆叢林我未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
中數出奇兵左右掩擊利則進不利且止貸則掠人
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嚴備而候之能免
驚擾劫奪之困哉
長武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
卒五千人嘗若寇至及宣命出師時惟郭辰而兵使
軍須已無不備其
宋紹興十四年制議折利州爲東西路以吳玠爲西
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

此謂以廉將
不虞

韓元明
居溫處人

議方堅而麟治軍經武嘗如敵至三十一年金主亮
叛盟遣合喜以兵扼大散關遂虜攻黃牛堡麟卽肩
輿上鉞金平駐軍青野原蓋關內郡兵分道而進按
以方略尋移檄解丹西夏及山東河北駐金人罪以
敵

曹友聞守同慶北兵抵至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
儼旗伏鼓戒士卒候賊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
王漢臣等間道出城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

魏武略正集

卷四 武定

李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一

兵機

虛實

料敵

客勢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謀成目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卷一

晉陸莊應會素饒而寡幹

後學白汝愚果明而較闇

兵機

兵者謀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敗之。實而備之。強而攻之。然而其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不足。善守者處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曰自強而善全也。

不知而為之謀者。不能保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不可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計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其靜如山。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掠如分。衆如分。利。懸。重。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

法也

太公曰攻伐之道勢因敵家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詭用兵不言

吾所短抗而擊之使之疑而却吾所長然而養之使之懈而陷凡陣交先人者奪其心後人者待其衰要以因敵動變盡之矣

兩軍交鋒堂堂作陣主客互立步騎雜陳或水或陸或原或谷在土則安持重在客則利迅速在步則精車官在騎則忌遠盡火險通乘循環反覆如河津則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謀成

二

可邀如長林則可伏用寡者空趨隘用采者空走陸敵入我陣則沒秘我殺我入敵境則盡食其粟乃令爭分鬯疾驅徐逐先後重輕不渝正備故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形固不亂即千變不可雜也

兵相拒賊賊必虛潛跡開道以直拔根本此非夾擊也兵若遠來和武情歸預伏要路邀而截之此非奇也不可敵將愚莽可以驅之運道險遠可以劫之然變非或間不敢入而劫非巧詐不能近也彼將

其則示之強虛張聲勢可脅而奪也彼將急躁則我挑其怒而攻所必敗且詭且虜可擾而致也

師勿遇同為審法第歸不同或主將病困國君有故內外携貳境有他兵久師疲敵糧援彈絕皆為可追早令看間偵知焉毋直進必旁擊善後尾設預伏

分合疑誘各有奇機如遇險阨之處必令探者詳察地形有可以往難以返謹止勿進

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為執與膠柱鼓瑟何異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順逆凡典師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謀成

三

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為已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適用古法以待之故用兵之奇莫奇於設

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師古而反之古人料敵於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旌旗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諛譁穢默以定勝負是以古法有曰若其衆譟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

之是也

任

經武勝集正集卷一

必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我，我當順其所料以詐示之，而伏兵待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又古法曰：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擇精銳吏士分伏要衝，僞使其如勞倦如餓渴失羣之狀，或數拄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衆士誼譁，應人所料，敵必出師襲我，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如或敵人敗走，我即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要知此未必伏與來也，或假爲疑兵，已奔遁而令者弱，若動其衆樹及驚鳥鳥之類也。古法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或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爲此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反古之法，故兵法不可執一而用也，明矣。

大意言古法難執，如鳥起者伏，樹動者來，古法也。此言未必伏與來，或先遁而假爲疑也。設伊時方料如此而鳥起者，果係伏兵，樹動者，真是來寇，洞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五

真神今之是而泥古之非，故亦借一端以見意見耳。北征錄曰：善兵者，惟因其變而已。夫變見於敵者，謂之隙，隙於我者，謂之機。決在我之機，投在彼之隙，敵雖智，將取不暇。大約變之在人，有二：有天變，有人變。故露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露出于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誘我也。天變者，何？一日淫雨，二日久雪，三日暴風，四日大電，五日星變，六日妖祥，七日暴水，八日火災，九日雷電，十日旱魃，十一日人疫，十二日馬瘟，茲十二者是爲天變。凡兩軍相持，變見于我，急宜厭避，變見于敵，急宜乘擊。何謂人變？一日移營，二曰涉水，三曰分兵，四曰易將，五曰絕糧，六曰未合，七曰陣亂，八曰兵疲，九曰異令，十日主疑，十一曰幸候，十二曰將驕，十三曰得聞，十四曰下離，十五曰內亂，十六曰失險，此十六者，人變也。凡兩軍相持，變生于我，急思厭避，變生于敵，急令訪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所謂勝，見合於利而動，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所謂利，一任乎變而已。故銳兵利刃，深溝固壘，多設間諜，厚賂探探，有變可攻，則

如思發動如河決無繫可牽別外嚴其防內休其士庶無輕舉妄動之失是謂觀變

力攻其堅而堅破則瑕者益瑕力攻其堅而堅不破則瑕者亦堅故曰攻堅不如乘瑕是用力量而成功捷也

春秋時齊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渡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齊伐魏以救趙田忌欲即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難經式勝娶正集

卷一 謀成

六

亂糾者不控拳救聞者不搏截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精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之之圍而救弊於魏也

使厚司代韓請救於齊孫臏曰夫魏之兵未弊而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愁命于韓也且魏有內之患韓見必東面而怒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臨承魏之弊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與齊五戰不勝委國于齊因起兵

之宜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歸魏大發兵處大子申將以禦齊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四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

明日當五萬寬又明日爲二萬寬行三日涓大喜曰我國知齊軍怯入吾地者過半矣乃棄走軍辛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道雁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

今暮當來道伏期見火舉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燭

經式勝娶正集

卷一 謀成

七

之弩發伏起涓劍虜其太子申

孫子著十三篇爲兵法之祖今廣之用兵神妙不測又理所至明與善讀父書者較之趙奢何啻天淵

漢高祖六年人告楚王信反諸將請誅愛兵陳平曰諸將用兵有過信者乎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西遊迎謁因而禽之一力士事耳果弱信詐力掩義非聖主馭下之宜然信之用兵諸將素

其能克之乎。克有濟。不得不為樂取之計。
亦所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也。

時吳攻梁。上將梁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嘗
有言曰。亞夫堅壁不起。吳奔壁東南。亞
夫自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士卒多
飢。乃引去。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之初發也。其
臣曰。亞夫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願得
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拔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
會。亦一奇也。不聽。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

征武勝集 卷一 謀成 八

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入荊西
洛陽武庫。食穀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
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
入梁楚之郊。事敗矣。亦不能用。

漢建武中。張步都制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諸郡太山太守陳俊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
藍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
實易攻。乃勸諸將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嚴
守。至期。夜半奔勸諸將皆舉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

若梁等爭之以為合。連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間吾
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
一日。必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去。
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
城。灰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兵還奔臨淄。并兵合勢。
觀人虛實。吾談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
得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
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眾亡歸劇。

漢承初。開鄧陳。惡虞謂以為朝歌。長勳賊故舊。皆弔
之。謂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
顯利器。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朝歌背太行。臨黃
河。去谷數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
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卒。斷天下右臂。此無謀也。願
寬假善策。勿令有所拘聞而已。于是設三科以募壯
士。又潛遣人縫賊衣。出市者盡擒之。賊遂駭散。

太后聞虞謂有將帥略。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
胡于陳倉。谷謂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
到當發。羌聞乃分抄傍縣。謂因其兵散。日夜兼行。令

士各作兩龍日倍增之差不敢遇或問曰孫臏滅
實若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且二百里
何也謂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連進則彼
所不測虜見吾軍日增必謂郡兵未進衆多行速必
俾追我孫臏見其示形勢有不同故也到郡兵
不滿三千謂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以爲
矢方勢不發至并兵急攻謂于是令二十強弩共射
一人發五矢中差大震退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
悉隊兵衆人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

經武勝舉正集

卷一 謀成

十

數周差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討賊當退乃潛遣五
百人於淺水設伏候虜奔掩擊之斬獲甚衆賊乃敗
漢末萬擊賊師趙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傳信
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聞鳴鼓攻
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
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何進欲謀宦官多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勝
太后陳琳諫曰諸將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

有去我國之大事其可以立乎今將軍總皇威
兵要龍驤虎步有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
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順之而反矣釋利器
更發外助大兵果台強者爲雄所謂劍持干戈授人
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果敗

袁紹軍武陽爲土地道以攻操操衆少操盡與
或言欲還計以致紹師或報曰紹率衆聚官渡欲
與分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
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可能聚人而不能
經武勝舉正集 卷一 謀成 十

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袁
紹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
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盡地
而守之操具衆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極必將
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
於數十里官渡操擊燒之紹復還軍進殺傳將兵
之沮授說紹可別爲一軍於表以絕操之抄許攸
曰操忌衆拒我許下必空弱者分遣輕軍星行掩襲
許可後也許州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

夫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不從會攸以事六
界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
輕兵襲之播其積聚不過三日紹自敗也操喜自將
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間道出人抱束
薪至屯放火急擊之斬其將淳于瓊紹軍大潰

曹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孫會
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難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
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
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屯據潼

關

武勝正集

卷一 諸葛

上

關操自將擊之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操
北渡河兵衆先渡游弋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
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丁斐放牛馬以餌
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
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
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
破之進軍恐渡超等散挑賊不許固請割地遂任子
賁謂操曰可謂計之得復問計謂曰辭之而已操曰
賁遂曰黃巾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

及軍李但說京都舊故招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
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拙人也非有四

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道公何言遂曰無所
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超等愈疑
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諸將聞曰
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焉翊而反守潼
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人河東賊必引守
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
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

經武勝正集

卷一 諸葛

上

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賊爲不可勝
且以示弱渡渭爲壘塹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
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
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
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
聞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
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連爲主一舉可
滅吾是以吾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
招懷諸氏其從操也

其無備幸然擊之可破滅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
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輕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以
出掩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廷合戰大破之
司馬懿征公孫淵淵將步騎數萬屯遼東圍重二十
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
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巢穴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
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衝等盡銳進之懿潛濟其北
逆戰破之時霖雨暴漲軍恐欲移營懿令敢從者斬
魏武勝畧正集 卷一 謀成

賊恃水機汲諸軍欲取之懿又不聽陳珪曰昔攻上
屆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
達今遠來而更安緩竊賊焉懿曰達衆少食多我軍
因倍于達糧不淹月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
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
寡賊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敵雖當促之亦何所
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賊糧盡圍落未
全掠其牛馬抄其糗糧此故驅之使走也夫兵者詭
道善因事變賊患衆恃雨糧困未肯束手當示無

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雨降懿命合圍
具晝夜急攻之淵候窘請降懿不受擊斬之

晉巴東監軍徐嗣利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
西陵陸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
枯水軍督爾應鎮西將軍朱琨拒嗣身率三軍憑圍
對壘將軍朱喬營都督會費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
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
先此處卽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
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備死者相屬
魏武勝畧正集 卷一 謀成

計厲夜遣抗欲追之而應關奮力養銳伺視間隙兵
不足分於是但鳴鼓威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
甲挺走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
居西陵詠夷蘭炭

卽刻分部徑赴西陵夜易夷兵鳴鼓弗進四事者
求與能變真議機

後趙王勰欲自將救維陽程暹等固諫勰大怒拔劍
叱暹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
當驅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

平之也。一戰而勝也。考其守。曜必自河以
北。其守。吾輩。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
歸。粟曰。守金朔。此其無能爲可如也。以大王威略
臨之。必。守。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勸笑曰。
光。元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
據。乃。自。統。步。騎。濟。自。大。碭。謂。光曰。曜盛兵成阜
上。某也。阻。解。水。其次也。生守雒陽。此成擒耳。至成
阜。勸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衛校
龍。道。兼。行。出。于。蓋。營。之。間。曜。專。於。安。臣。飲。博。不。撫。士

卷一 謀成

六

卒左右戒嚴。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洛水侯者與後
趙。前。鋒。交。戰。擒。焉。遂。之。曜。問。之。知。勸。自。來。色。變。使。攝
金。勒。之。國。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勸。望。見
。可以。質。其。衆。步。騎。四。萬。入。雒。陽。城。虎。引。步。卒。攻
。趙。中。軍。退。以。爲。騎。軍。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勸。躬。貫
。甲。曾。出。開。關。門。大。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
。至。西。陽。門。撞。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
。墜。馬。爲。堪。所。執。勸。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
。之。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

。曜。與。其。太。子。照。書。給。令。速。降。曜。但。勸。照。與。諸。大
。臣。臣。雖。社。稷。勿。以。吾。易。意。勸。乃。殺。之。
。前。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
。下。南。岸。拒。守。垂。使。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
。兵。列。於。河。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何。西。津
。乃。棄。。拒。垂。潛。遣。桂。林。王。慕容。國。于。黎。陽。津。夜。濟
。。下。河。上。釗。聞。而。奔。遁。士。衆。疲。竭。走。歸。滑。臺。釗。携。妻
。子。數。百。騎。北。趙。自。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
。奔。喪。軍。西。擊。南。掩。北。垂。用。兵。可。云。多。術。矣。

卷一 謀成

七

太。武。伏。夏。至。統。萬。收。衆。僞。遣。夏。兵。爲。兩。翼。鼓。噪。追
。之。會。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崔。浩。曰。賊。食。進。不。止
。軍。已。絕。室。臨。軍。分。出。掩。擊。不。意。魏。主。曰。善。乃。分。騎
。左。右。家。尾。以。騎。之。夏。衆。大。潰。魏。取。統。萬
。。因。。到。馬。。鮮。卑。攻。圍。之。千。重。豫。密。使。司。馬。建。旌
。。鳴。鼓。吹。角。。兵。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孫
。。有。華。望。曰。北。門。出。鼓。譟。而。走。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不。敢。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尸。積。地。
。唐。武。德。四。年。大。開。兵。薨。州。時。秋。潦。濟。瀨。漲。惡。蕭。銳。以

李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
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傳量是震震
不及塞耳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
陵統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有曰
不可士洪從將下背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
敗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
不聽而靖守屯自往與賊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
其亂縱兵擊破之

唐武德中太宗國王世充于東都實建德悉來未獲

經武勝聖正集

卷一 謀成

六

太宗頃武牢拒之建德障于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
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
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趨是軍無政今逼城而陣
有疑我心我拔日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
退逆擊之何阻不建德列陣自卯至午辛伍飢倦
皆引去太宗手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
陣之西南試之曰賊若不動金歸引如其覺動即引
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
知傳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

遂引陣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
披靡突出賊陣齊張旗幟內外俱奮賊徒大潰

唐裴行儉從征突厥時虜探黑山數載首服行儉縱
兵逐之裴行儉不可勝計爲可汗泥熟詞爲其下所殺
持首來降又擒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
既還阿史那伏念爲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
還經高麗頃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
相害伏念懼遂款且請縛溫傳自効行儉秘不布
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

經武勝聖正集

卷一 謀成

九

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勅嚴備
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
行儉兩征突厥初縱兵後縱間批卻還斥用不一
轍而受降如受敵一語更堪作帷座簾第

會昌中回鶻寇天德詔劉沔爲招撫使以太原師屯
雲州沔爲大將石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今觀其
所爲勢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輩擇邊但能
以患專之可也公可還就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
以兵而之勢不暇枝梧必棄公主遺賫苟不能捷吾

自能進亦無患也。雖自選勁騎并雜騎三千騎。月勝
其步。見屯帳東數十從者。朱碧謀者曰。此公主帳
也。門是。車高。會級迎公主還太原。

不。則用力多。而成功少。出不意而攻。無備。譬
若。釣投。解不克矣。

唐。中。秦宗。推。為。朱全忠。所敗。耻之。悉力以攻
汴。謂其。張。屯於北郊。秦賢。屯於板橋。各有衆數
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審
其。正。其。一。其。三。

休兵。方。爭。我。謂。吾兵少。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今
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將士。勇。爭。
敗。果。不。備。連。援。四。若。斬。首。萬。餘。級。朕。衆。以。爲。神。助。

唐。李。陽。源。美。鄆。州。高。行。周。爲。前。軍。會。日。暮。陰。雨。人
。連。延。自。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至。城。

。知。李。從。珂。先。登。城。開。納。外。兵。且。拔。牙。城。

。將。兗。項。犯。李。周。新。募。勇。軍。未。有。戰。陣。遇。寇
。是。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便。之。出。戰
。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始。無。遺。類。青。

有。原。皆。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

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鉦。聲。則。嚴。

陣。而。作。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縱。

過。敵。未。接。戰。遂。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

相。謂。曰。孰。謂。天。使。勇。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

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

唐。昭。初。張。齊。賢。知。代。州。虜。騎。自。朔。谷。入。寇。薄。城。下。神。

衛。都。邵。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署。盧。

漢。斌。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右。

其。宋。咸。悅。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

是。初。都。邵。署。潘。美。以。并。師。來。會。戰。至。河。間。使。爲。虜。所。

得。齊。賢。以。師。期。既。滿。且。虞。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美。

有。使。王。大。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得。齊。邵。東。

路。王。師。理。于。君。子。館。至。謂。行。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

。時。虜。騎。來。用。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

之。退。乃。當。其。入。谷。中。夜。發。兵。二。萬。人。持。一。幟。負。一。

束。薪。至。城。下。三。十。里。列。橫。然。虜。遂。見。火。光。中。

。虜。人。皆。走。奔。賢。先。伏。步。卒。二。

一、方士登皆掩擊大敗之

澤敗金人於衛州金人退澤計敵衆十倍令一戰而勝必使來使其策窮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徒其營中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宋高宗賜與金自當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糧兵糧爲守計或謂玠空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其前進是以保可也亦在原上厥期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輪芻粟助之玠宣以銀幣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怨伏兵渭河

秘武略正集

卷一 謀成

三

之役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斯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斯合之司平陳北山索賊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令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諸將關玠復遣將擊敗之自是終不利金人自起海所狙於會勝及與玠戰連敗玠甚以必取玠於是元末會諸陣兵十餘萬皆守路沿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洞與官軍相拒之海和尚原玠與弟瑋退助玠命諸將分番巡射賊將久連發不絕瑋如前注敵稍却則以奇

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坐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敗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

嘗謂孫子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旣然借機之說矣法者一定者也機者一定者也然而法可以百變不可以二法可以百人不可以終日其藏最微其息至深而其及物人最難設而人堅神乎渺乎濤之爲言也肯聖王制井田寓兵法伍兩卒旅出于農攻圍刺擊習丁田戰勝攻取藏乎法以正治國卽以正治兵

秘武略正集

卷一 謀成

三

後世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兵行事務詭勝而形于無形之道尚未虛乎蒼頡造書成天雨粟鬼夜哭以爲後世也至用兵絕任機而所爲天之機者無寧目是而無餘乃世盡解鋒擊圍而吾袖手揖讓于其間其能致機而不致于機乎是亦烏能已矣世之所謂機者余既知之非能離奇正虛實分合之機也然而顛倒乎奇正虛實分合主客之門而弗能操奇正虛實分合主客之機于不敗者也

度後之非度。枉之非度。表之非度。若絲基之射。期七札而僅至六札之半。亦非度。其權在于可以釋。可以無釋之間。其微在於能省不能省之際。其省而釋。釋而中。亦不中于既釋之後。而中于未釋之前。一不中。咎不在不中也。一釋幸。功亦不在中。一釋不中。咎再發于既釋之後。而吾之所發。不發及之彼矣。一釋幸。中。欲復中于再試之餘。而吾之所中者。又不可必之我矣。故理之所處。可以納天下法之所處。可以服天下而機之所處。不

犀兕而無須縶索之勢。故曰。縣法可以人理。縣機可以入神。雖然。一言之可盡。亦萬言之不可盡者。也。當機之已發。事蹟衆著。勝負顯白。人方曰。不遇此機。爾已如此。而勝如此。而敗。雖三尺之童。能辨之。其未發也。如射覆者。然覆之內止二而已。而吾則不知其一二。二。即幸而中。而復覆。而吾復不知其所覆者。仍前之一。一。抑今之二。孰是。未可知也。昔張繡追魏主操。賈詡勸其弗追。繡不聽。追之。果敗。而還。詡復曰。復追當勝之。機復追之。果勝。夫以初追之。銳不能勝。以復追之。疲而勝。則何也。以知其初之追也。故勝在操也。不知其繼之復追也。故勝在繡也。魏主在當時。稱善兵矣。而不能于一追再追之。故審定于必至。而計出于有備。則知機豈易言哉。此其妙蓋必得之學。易而後可。易之乾坤定。父象成。理具矣。法備矣。乃一問而一闕。一屈而一伸。一靜而一動。而機存乎其間矣。故曰。知幾其神。又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後之救東。則擊西。夜甲。則擊乙。驚於機矣。烏能取勝。若神明哉。

聖人之作易也。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彌綸六合。無理不包。言兵而歸之易理。學經濟。無兩道矣。師臺自小草以來。日閉門學易。深有所得。嘗欲作爲傳義。以行世。既而語及門。見之楮墨。亦不盡其胸中之所欲言。吾于易。終不欲有所著傳也。門人白樹嘉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敵佚能勞之。飽能餓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能爲敵之司命。軍謀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審其虛實。正其軍。卷一 謀成 七

小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擊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作應。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我欲敵之要地。則不

勿與戰。復以堅壁以精銳襲所攻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發虛之道也。

漢王遣韓信破陳餘信募致廣武若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誅干閭與一舉而下井陘不旬日破趙二十萬衆謀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支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謀戒

二十六

前見勢屈膽日權竭而弱燕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譯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音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欲不聽從燕已從從者東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軍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虛聲更勝實者後有以八百里三字誤聽而退兵者此類是也

後漢光武初遣耿弇征張步步聞之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兵先擊祝阿自且攻城未中而拔之故謂一角今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開祝阿已潰空壁去費邑遠第守巨里弇進軍先脅巨里使楊言多伐林木以填塞扼塹數目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欲救之弇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謀戒

七

陰縱生口今公歸歸者告邑邑將精兵三萬來救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適其求也大敗之漢光武時南鄭人奉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詔遷岑彭征南大將軍令車傳後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豐援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市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獲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歸敵之彭與諸將伐東山營出兵通擊之豐敗走
漢諸將亮兵於漢山營斜谷道取郿使趙雲
郭芝爲前軍據箕谷趙雲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
率諸軍攻祁山成敗未定亮謂中營衆
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蜀中聲衆

楊聲別道而身率攻祁可謂得虛實實戰之妙

趙雲別道馬城解甲攻關之十重張魯使司馬延

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勢不意

某散亂皆方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屍積地

趙其南實其北此段機關只爭先後相懸三十里

者同一知也相去遠矣

亮丞相高歡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

橋渡河又遣其將賈泰起潼關高歡曹國洛州西魏

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恃吾三面又

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結吾軍使賈泰得西入耳又

與相持其計得行非巨策也且高歡用兵嘗以泰爲

先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

亮

三

經武勝集正集卷一 謀成

三

亮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今在近捨而
遠襲事若冠跌悔將何及也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
軍不過關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郭賊顧謂吾自守耳
無遠關意又徂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
趙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此五日中午吾取賈泰必矣幸
公等勿疑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既
而諸軍東出晨興至小關賈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
穴厚木及成列泰乃縱兵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
歡曹遂陷洛州聞泰先焚輜重棄城而走

隋趙果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虜霖雨數旬城

頽者百餘步蠻首鄭南郡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

蜀者皆勸吳益修守禦吳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

蠻向武陽今乘虛掩襲南郡所居獲其父母妻子

而郡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

後周將賀若弼率騎六千渡江取陳州陳將侯瑄

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於是分兵抄

掠以充資費惡瑄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

以米因召側近村人伴有所訪聞令於營外遙見遂

卽遣之。瑱等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瞞日老之教。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投瑱。瑱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轡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輿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疏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墜。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人命奔瑱者。猶謂設詐逆遣扞擊。并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用虛用實如左右手之相應方可不然實而不虛不能實矣虛而不實不能虛矣

宋劉延慶敗績於廬溝帝思神師道古起知環州俄遷保靜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撥兵食師道乃召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韋幹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

少若遲則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傍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逐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遇藏營金人思徒帶指北

談禪無過色空談兵無遺虛實二語世人舞勺而聞之白首莫解其故爲之解者且曰孰爲色孰爲空禪機寒矣孰爲虛孰爲實兵機寒矣故兵可學也虛實不可學也可學者習行而審法令矣然而立於軍門以爲將而不可學者卽東然爲將之時卒無異販夫豎子見三尺之兵而僅指爲殺人之器古之善兵者闔一城克一城戰一敵殺一敵盛功當時名流後讓而知其功之可見不知其功之不可見雖日用兵而兵理竟爲絕學不傳之秘則虛實之不可不講也法云避其實擊其虛是用實也又云心謀大速示小心謀取速示與此用虛也乃有實而虛之虛而實之且慮其用虛實之一定而不移則應之有得以屢嘗而得之也有實而實之虛而虛之且慮其虛虛實實之百損而不變則應

之者或以間投而中之也。向養者既無功則簡練而搗草之。搗草勝而機械之途開。日輪實於虛實。實虛之間而不能一當於機事。今夫南山之熊。竹木稠翳。語人曰是虎豹藏也。步者不萌矣。為勇敢之說者曰是未必有虎豹也。所告虛也。為戒慎之說者曰是安得無虎豹也。所告非虛也。謂疑其無者之為非。則安知其為非。謂疑其有者之為是。則安知其為是。然則虛實之故。豈真冥渺而不可明。如陰陽之隔世而不可通乎。而龍泉豪傑。顛倒百

經武勝集

卷一 謀成

三十四

萬之師於危城大險之間者。則在乎知與不知之間。故曰。愛局可以證解。智則可以行兵矣。

料敵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微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管軍也。辭卑而益備者誘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餓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無武勝集

卷一 謀成

三十五

糧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卒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旒不返者窮寇也。淳淳論譌徐與人言者失眾也。數實者窘也。數謂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謀察之兵非貴益多也。無恃武輕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因勢推委見影求形是理所必然。絕非識識術數之類。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下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

軍官遷割冰清水不憚艱難二日盛夏炎熱軍
士同行驅機渴務於取遠三日師既淹久糧食無
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日軍資既竭
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日道遠日暮士眾勞倦
而求食解甲而息七日將薄吏輟士卒不同三軍數
得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
日土地廣大人民富眾二日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
日武勝略集卷一 謀成 三十一
軍官信形察發必得時四日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
日師徒之眾兵甲之精六日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
此不知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凡可知難二語不止該括此節從來無數兵書總
不出此
魏武問吳起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
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對曰敵人之來嘉蕩
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乎必使其詰諸侯
未自君臣未和溝壑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未洽欲前

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吳起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
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
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先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
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
擊陳疲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
者還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弗疑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
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怒名
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
可難而間進退多疑其眾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
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
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退
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颭數至
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許多制敵方法都是伺隙而入知病便得瘳病之
方故將不可不讀
敵之始末虛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七起而驚亂者

空也。塵高穰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奔
者，步兵來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
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整行，將之令整軍動，而塵埃條
條而起，不散漫者，軍止而塵亦止者，皆大將威德行
位整肅故也。列營結陳之背，有塵起飛，宜隨所起處
防之，必有灌到也。臨賊以塵為候，亦料敵取勝之術。
按首案發，豈即是發。執方求醫，豈即是醫。如此篇
料敵云云，不過為兵家指點爾爾。天開之，迥隔垣
之見，非其人莫能傳也。

經武勝集

卷一 謀成

三九

秦為今孤之役，散冬秦伯伐晉，取焉馬。晉邑晉人禦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駘佐之。
欒盈將下軍，晉申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
南。史駘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
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曰史駘，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
晉君之，哥也，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
駘之，佔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乎？乃出戰，交綏

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問對曰：使布出上計，
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來
非漢之有也。由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
倉之粟，塞城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由下計，東
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
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鄆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而不能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之揣，漢遂破布。

經武勝集

卷一 謀成

三九

後漢末，袁尚據鄆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繇審
配守鄆。曹操圍鄆，尚還救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
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
來，有此成禽也。尚果循西山來，臨淦水為營，夜遣兵
犯圍，操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司大將諸葛亮悉大眾十萬，繇斜谷出，始平據武功
五丈原，魏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于渭南，亮
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屢使交書及致巾幘以怒宣
王。宣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制之。亮曰
：不復出矣。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于眾也。

精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宣王使二十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則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詐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于軍中。及軍退。王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司馬神於兵。然而挫于亮。想才亦自有高下。

司馬懿少聰明。多大畧。博學洽聞。服膺儒教。漢末大亂。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帝聞而辟之。從討張魯。言。魏武帝曰。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

經武勝集

卷一

謀成

平

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下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卒不從。

江浩數親太武北伐。蠕蠕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

以勢勝于遠
以此其
亮之風也

謂國家力不能至。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塞河。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遂行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頽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退。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

司馬懿追諸葛亮。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懿以窮寇不追。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獲其圖書。糧穀甚衆。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

經武勝集

卷一

謀成

平

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令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棄。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戎裝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東晉末。劉裕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東陵下。範屯覆舟山。以西以拒之。裕疑賊有伏兵。顧左右見劉鍾曰。此一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以爲其欲進逼壽陽北齊將王世拒守又遣大將
侯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頌軍不進
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遠不審明公計將矣出
明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
不遠矣司矣於是躬環甲冑疾攻一鼓而克壽陽
後魏來涼州人豆盧根害都督大野木兒等據州反
用李賢乃召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
勢孤盛其志已蹙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爲業夫
以羸旅之衆而御烏合之衆勢自難畔今若從中華

魏武勝畧正集

卷一 謀成

聖

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一戰而敗遂追
之
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
侯景使其兄于岳陽王季時爲荊州刺史以元帝殺
王季時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于謹
率軍出討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
曰遣兵渡沔席捲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諸人退保于城破其悍陳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
分後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餘曰揣繹定出何策謹

曰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
係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
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綽懦而無謀多疑少斷
愚民難與處始皆懸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
用其下策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
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
十里謹悉衆圍之梁主遣兵出戰爲謹所破旬有六
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于城翌日降尋殺之立蕭瑒
爲梁王

魏武勝畧正集

卷一 謀成

聖

景德中知宣州劉永規在郡嚴酷會澄海卒伐木葺
州署不中程即杖之雖甚風雨不停役衆咸怨焉
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治監押國鈞權判官
直成鈞爲謀主嬰城拒命治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
曹則用等發兵討之初泰至真宗謂王旦等曰司天
曆言當有兵變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
當速遣使除廷議擇官旦言判用精于方畧悉心王
事疑知尤熟用兵張從石頗知嶺外山川險易張繼
能勇敢可用此賊不出三策保其家屬據城拒守一

也涼城中費以趨山林二也。用此二策，不足為慮。若
遼募驍果立謀主，直趨廣州，賊之上策。然其智識必
不及此，猶慮為人誘殺爾。及聞賊分據柳州洛曹縣，
帝曰：「此賊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不久遂平。

言敵如突，謀算定者，數不一毫走漏。

太師時徐達等平河南為李汧梁居十日，達自軍謁
行在，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
斯之謂與？」河朔士民悉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
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對曰：「大兵平齊，掃河

魏武勝畧正集卷一 謀賊

四十五

洛，驍驍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臣西據潼關，李思
齊、張思道、魏季遠、竄元都一窟中，孤豚耳，誰與為臂
指？臣伏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
北奔，不窮跡之，將為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
而王我中國，今竟失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
之？自守關固防其侵軼可也。」遂遂拜命次河陰，分
兵河河北。

審勢

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
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瀉弩，節如發機。
紛紛然，聞風而不可亂，渾渾然，沌沌形固而不可敗。
亂生於外，生於弱，弱生於強，故善戰者，形之敵
必從之，勢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
求之於勢，不背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魏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眾我
寡，為之奈何？」吳起對曰：「遇諸丘陵，谷深山大澤，疾
行而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
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走，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
疑。」

魏武勝畧正集卷一 謀賊

四十五

武王曰：「吾欲來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諒見勝負之微，
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微，藉神光見明將察之，其
故在人。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之賢
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
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
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故言不止，眾口相惑，不畏法，

不重其將此弱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
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鑼之
聲揚以清眾其之卒究以明此得神明之助大將之
烈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擾逆大風甚雨之利士
卒形體氣絕而不屬戎馬奔奔車指轉金鑼之聲
下大將鼓之聲濕以沐此大將之設也
大將者左山澤右丘陵將高而下處生擊死此平陸
之戰人也遇敵無迫於水彼知不克致死於我
猛將況於人乎俟半濟而擊之先者知克後者慕之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詳成 四十六

敵有險地
不可勝

此之謂氣勢也
士卒寡少
益其鼓旗
張為疑兵
使敵
人震懼
此之謂假勢也
因敵疲憊
解怠
出兵襲擊
此
之謂隨勢也
合戰之地
便其干戈
利其步騎
左右前
後無有
隱隱
此之謂地勢也
用兵乘此五勢
未有不
能迫亡
逐北而
建大功
者也
又若累
戰累北
吏士畏
於戰敵
此之謂
挫勢也
將無威
德謀慮
賞罰不
當吏
士之心
幸多離
散此之
謂支勢
也吏士
誼譴不
循禁
令部伍
不肅此
之謂輕
勢也凡
用兵有
此三者
未有不
敗軍殺
將者也
是故任
勢在我
可以指
揮追攻
矣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詳成 四十七
狂勢在敵我當有道死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
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緩于
始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益以慢矣當中夜潛
鳴傳更聲之聲小有失則陰出精兵擊之壁中鼓
譟以應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勝者矣敵有恃氣勢而
到者可於後潛精兵偽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火擊
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以氣勢加入者止用勇疾
速為勝鮮能精慮彼見老弱必輕進凌憊之堅陣以
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為我求矣敵有假勢而到者

最盛之盛。埃墟之多。預料敵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
併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濫三萬矣。餘皆疑
兵也。是以其故多者。其兵或少。以精兵出其不意。必
敗。或敵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即詳示以疲憊懈
怠。使敵知之。必隨勢而來。預於間道。及通衢險伏。銳
兵以攻之。過半則邀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
戰。堅壁持久。則衆心怠矣。夫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
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有輕勢者。可以突
之。武隨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敵
弱也。率歸勢爾。

率歸勢爾

卷一 謀成

哭

凡篇談戰勢甚詳甚妙。雖紙上臨摹。未及身親發
生。而漸微曲盡。開陰發奇。熟審乎此。當有無窮之
勢。惟道不通。則者可守之。敵營得高燥之地。而不
顧下之利者。可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得泉水之
利。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顯出入者可
一水營寬大而少者。可薄之。敵營四周守備不
均。其處處以攻之。敵營固密而兵實者。左右前

後有出入之便。有水草之利者。俱不可輕之。此皆料
法也。

凡未戰之先。首營戰地。必嚴三據。更審六忌。或據山
或據水。或據林莽。可前可却。背高面平。便利水草。士
卒乃可以不病。若夫大山之端。大谷之端。地綱天牢。
草不蒙茂。三向受敵。或居下流。是在主戰者周慮。嚴
防。隨方擇勝。庶不貽軍士之憂。迫戰之日。則急趨敵
所。敵人後至。倉卒未整。相機乘勢。戰乃可以必勝。
風雪雨霧之中。最難用戰。顧能握其機而善備其事。

率歸勢爾

卷一 謀成

哭

懸重賞。許重勝。而復信之以必死之令。置之以必死
之地。將欲率衆寡而衆寡用命。驅強弱而強弱一心。
自兄以一當百。往無不勝矣。乃若方進戰而當地險
阻。又值怪風陡作。注雨如傾。飛沙障天。怒霆消覓。此
間之災也。雲時勝敗。要在和其機空。或因風馳擊。
乘勢力推。或固壘聲陣。如我治彼亂。則以輕銳乘
敵之順勢。迫我則還銳疾戰。萬人怒呼。敵衆自亂。
然亦有因其時及其勢。以致勝者。故曰。握機備事。而
又在相機爲必勝也。

怪風注雨之際尚有轉敗爲勝之方兵之不窮于機如此

漢光武卽位拜鄧禹爲大司徒赤眉共起再定河東後諸將勸禹征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賊者少前無可仰之精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計設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子廣人稀餽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

經武勝集

卷一 譯成

辛

晉宇文護將東討章季寬遣長史辛道獻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恐城遂陷空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空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若棄南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空于華谷及長狄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國之實難於是盡地形具陳其戰事不行齊人果解空陽之圍經武勝汾北遠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與齊見相見明月云空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與汾北取償幸勿怪也答曰空陽

彼之長官汾北我之所舉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情慈連累乃於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切爲君不取

梁宗自將救之則德威告莊宗曰梁兵其銳未可與爭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百里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加於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古

經武勝集

卷一 譯成

辛

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不速戰者非怯也吾兵少而臨賊營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開步渡河吾無利矣不如退軍部邑勢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頗無忽其言莊宗遂走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護梁兵聞王景仁曰馬曰治舟數百皆以爲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曰果如公計乃退軍部邑德威遂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是梁兵三千之衆仁志軍與德威連

數十里。至于離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諒曰。梁軍雖出。邈未必不暇。音振。縱其能。然亦不暇。食不及日。千人馬俱餒。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梁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軍動不可復整。遂大敗。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謀成 至一
料情審勢。必一線不差。後機着着。應手德威後來能勝。亦詳始初能審。

宋太宗卽位。召曹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肯親征。何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塘閣。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殲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鋒是中止。太宗曰。今我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特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

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吳玠言。空各守要害。須其降而乘之。及父富平。又會諸將議。玠曰。兵以

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敵驟與柴裹土。藉葦澤。敵有騎不得施。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外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總兵列。備爲死守。計或謂玠空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蹙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素務遠畧。不務近小。漢中近和尚原。守遠地而近地。自安。作用妙絕。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謀成 至一

宋紹興元年。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成。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其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將以衆。尚水。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卒之。當用奇。願以騎先屬公。以步兵居前。後從之。存中夜。衛拔慶筠河出西山。馳下學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

宋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吳玠言。空各守要害。須其降而乘之。及父富平。又會諸將議。玠曰。兵以

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闢。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數五路兵來撓。萬一不捷。未大失也。

經武勝略正集謀成目錄

卷二

伐謀

偵謀

用間

設疑

詭張

示弱

陰用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謀成目

誘致

用敵

權滿

經武勝略正集謀成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蔡請

後學白汝愚果影甫敬聞

伐謀

善克敵者在攻其心善破卒者在奪其氣。伐其好謀，擊其必敗，威以利害，捷以虛鳴。此攻心之法也。阻絕糧道，以待其饑；設溝高壘，以伺其衰。此奪氣之術也。敵或領國，困我城邑，或逆王師，盡銳相拒，則宜陳留，藏兵廩，紮其軍，潛遣精銳，搗其腹心，乘彼還救，張伏邀之。是曰善乘其虛。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謀成

一

魏鄧艾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西擊差。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之。於是謂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還，廖化自白水南先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淮與維相拒，而維先退，蓋誘之也。觀其後還，可見。

艾分兵備之勝於郭淮遠矣。

蕭統據江陵，李孝恭數進策圖統，帝嘉納，乃大治舟楫，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遣召蜀首領子弟投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統二鎮，縱戰監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李孝恭統之，南際嶺，廣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統溯江，與成見，船舳蔽江，下必謂統已敗，不即進兵，規經武勝，累正集。卷二 謀成 二

唐代宗以僕固懷恩倚同元所將朔方兵，情愛之。召李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兵，是伐其謀。』兵可不戢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金人竊謂豫歸河南陝西地，懷恩使陝，以便宜欲命。

二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吳玠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玠曰：「金人反，復難信，雖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遠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始從之。命玠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旣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玠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兩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

經武勝累正集 卷二 謀成

三

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和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官兵賀仔謀知撤離，鳴密謀曰：『要人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據廢，魚關舍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較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宋道方慮金人數不得志於東陽，必將同時重攻諸

城當先發以制之命許國五宗政出師向唐再與
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若
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
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於洮陽戮其將李提控
再與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未援迎
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向至樊城方命再與庫以待
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

博友德等伐蜀至陝出金牛硯階文宇備弱即趨陳
谷選鋒舉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
徑武勝墨王集

卷二 謀成

日龍江橋阻我郡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灰友
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
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和爲木牌數千書
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
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
德破階文擄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
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亨城下迎
擊壽兵敗之拔其城也先拔
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母出

此處見前略
說見作用且
忠告之合運
欠不尤

兵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
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諸
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不敢輕犯
以數騎來嘗我謀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
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銳毛福壽復敗之西直
門謙使謀謀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
虜者千計賊遂退

成化初兩廣蠻寇復大起發潮湘閩廣上漢兵討之
并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會衆議進取或請分
經武勝墨王集

卷二 謀成

五

軍威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伏鉞臨戎制廣外
有利國家專之可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
地皆完郡大懸峽爲賊據諸軍不先薄其本通分兵
以起未分兵勢弱起未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
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
以斷陽明諸路勢若雷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
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
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
廷致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

三利分財
等亦其項
刀等奈何想
四項得七金
一第第也

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雍大恐。願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斬。中利亦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剝腸胃。分掛菁林。中累累相蜀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

直抵大藤寨。誅賊黨。軍聲共勇。已成建瓴矣。

嘉靖時。饒平民張連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聞連出行。剗下檄言賊棄巢出。自此投誠。宜速擊。偷大賊前以違節制見劾。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謀成

六

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其言速。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追其巢。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處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開走黃。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相嶺。嶺賊連巢。賊果歸保。而大敵出。序斬千餘。潛說連營。逃遁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誅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

偵謀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故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入人之境。必察犯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皆木。而爲之固。固守閭。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謀成

七

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達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營堅完。必無敗傷。欲擊敵人。先令細人密搆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爲戒焉。兵法又當視敵。敵用馬隊。伍諒靜以蹙之。凡金鐃之聲。下以濁鼓。擊之音。濕如沐。旗幟皆重。而自垂曳。如雷。爲此衰敗之兆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

或或以耳屬此潰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譁譁。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及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誘為獲。鳥安立不動。或人立於草木之中。執彈以誌。或鳥令人疑之之類。察者又須以他事奉之。方許詞論。古法又進一層。

此征錄曰。兵家之有採擇。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

經武勝要正集卷二 詳成

不具。則為廢人。採擇不設。則為廢軍。故古人以峰山草堂為軍目。以遊騎採擇為軍耳。候吏不嚴。君子以爲無耳目之軍。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以燭火之逐。而事皆預知。趙國充之被先零。得高山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必先結其之候。使不聞知。而降其二將。渾錫之討義武。知其趨備不設。故能深入靖境。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其候吏不知。故能直入賊營。而生擒元濟。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奪人之心。關中之王。在于先入北山之勝。在於先據

彼有賊至。懷中軍吏未覺。至城內。蕭鼓未絕。皆誅其無採擇也。國家承平以來。廟堂惡聞邊備。將帥不買間諜。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臨事而論形勢。則謂之泄漏兵機。所謂夾山之張。合肥之魏。磨盤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廳之解。安豐之倪。小王。衛之張。蘆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關之胡。石門之王。桐廬之吳。界山之江。故家遺俗。世相傳襲。其所謂子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爪牙。非私販銅錢。則私通椎貨。兩河之地。如其室家。商號之間。卽其堂

經武勝要正集卷二 詳成

九

間。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庸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帥。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搜訪間諜。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所謂採擇之法。視爲何物。甚至過候不嚴。邊備不設。無賞資以維人心。無金帛以壯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故士不出境。探不入賊。野貽山陽之於連海。安豐花廳之于壽春。桐廬唐城之於襄信。相信濠梁之于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烟火之氣。騰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鎬犬之

所多戒

聲朝昏相聞而不知敵國之虛實所謂賊將之姓名賊援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形之勇怯蓋殆若異世之事敢望得其萬一哉此無怪其喪敗也惟能倭此置鋪召募間諜明遠斤衷則也逸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是謂探探

春秋時楚子元為楚令尹以車六百乘伐鄭人枯枋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入相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春秋時子罕為宋司城陽門之介夫死于罕入而哭經武勝畧正集卷二謀成

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及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

十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

盟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

詩人心為本軍行尤要可悟大易容民畜衆之理

桓文節制不替湯武仁義此之謂也

晉師伐齊齊侯畏衆齊師夜遁師曠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那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魏無忌安釐王時為信陵君不以富貴鬻人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且至入界王釋博欲

召大臣謀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言王獵耳非為寇也

王大驚問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

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後梁達奚武為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趙沙泥太祖遣武覘之武後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

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

經武勝畧正集卷二謀成

又有不如法者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

祖孫嘉焉遂破之

韓忠武與蘇恪聯騎穿敵營候者呵問忠武先得

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與此同意

用間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受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經武勝景正集 卷二 譯成 十三

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貴於知、知莫貴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問事未發、先問者、問其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索知必索敵間之來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問是知

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問是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用間之道、自古以然、尚之矣、夫用兵決勝、不可不開、開間決中、不可不審、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問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敵所愛、佯以所求中之、次使致玉帛子女輿馬以求和解、亮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速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也、

經武勝景正集 卷二 譯成 十三

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之、俾得聞焉、陰緩使道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也、其三曰敵來問我、詐爲不知、反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乘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其使、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自爲小敗、亟引兵渡壁、示以懼色、乃使言辭鄙鈍無智慮者使之、敵令盛張、皇我師之衆、強俾敵知爲問者、必以我爲懼而強辭來問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爲間

者也。其六曰：敵有內窺，令腹心者，以金寶饋其家，使潛構敵情，此以內變爲間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金貨賂敵，觀信，構說於內外，以事應議者之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反以讒人爲間者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爲間者也。

用間最爲微密，非神妙之知，鮮不爲敵所因。微乎微乎，莫測其端，斯可以用間矣。

戰之善者，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夫人不戰而何以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謀成

十四

屈，夫亦于兵刃未交，而令其爪牙先折，腹心先潰，聰明先亂，籌計先顛，倒幕然喪其所守，而不自知耳。自古用兵，功莫捷於得間，意莫刻於用間，機莫微於投間。蓋論至於間之微，而孫子五間之術，猶未探其本也。夫間者，二之也，二其心，而使不自信也。間者，離之也，離其見，而使不自信也。出其不意，攻其所不備，謹其所必合，罷其所必趨，夫說非二說，非離，則亦就非間也。故曰：多方以誤之，誤之者，間之也。曰：乖其所之，乖之者，間之也。山有間道，謂其徑幽而捷也，則凡

則我謀而後功，捷者皆間也。垣有間隙，謂中有岐而可窺也。則凡窺破其後而應中其蹇者，皆間也。則亦何必使人間？又何必沾沾于間人之動靜耶？使人間其如無間，可謂何而且如反爲之，間何？即或間其動靜，而其如間動而不善應，間靜而不能捷，何故曰微莫微于遣間而微于用間者之心？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若今之用兵者，自不能廢間探之事也。間之道淺矣。

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謀成

十五

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聞其君者，有聞其親者，有聞其賢者，有聞其能者，有聞其助者，有聞其鄰好者，有聞其左右者，有聞其縱橫者，故子貢史丹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散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覲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漏我偽情，浮計使公報之焉。凡在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者，密之又密，始可行焉。

非敵有寵愛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暗以厚利詭相親附探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為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聞而反聞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偽相親昵朝夕慰俗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已居我道聰明者潛於復壁中聽其所言使既遲達後將實必是竊論心事我知計遣而用之且夫用經武勝集正集卷一 蘇武 十六

下用手。

武經曰因間者因敵鄰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為間也。內聞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無過而被讒者有寵愛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竊隱憂計嘗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溝通間道厚報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聞其君臣使不和平也反聞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以厚親誘之反為我用之或佯為不覺示其偽情而縱之則敵人經武勝集正集卷二 蘇武 十七

范期廉頗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
以爲諫而秦相應候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
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
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
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出兵擊秦
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刳之趙軍逐勝追造
秦壁堅壁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
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
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經武勝集

卷二 謀成

太

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
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遠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
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
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擊戰秦軍射
殺趙括括軍敗
春秋時趙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
駕雖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狩曰蒐乘
簡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暮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逆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醉而不

有美堂
記見也

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前漢陳平初爲漢王護軍中尉項羽聞漢王於滎陽
城漢王患之請劉策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願楚
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沮周殷
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指數萬金行反間聞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與平恣所爲不日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
軍言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經武勝集

卷二 謀成

十九

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
從之使使至漢漢爲太卒之具舉進見楚使宋卽陽
驚曰吾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
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亞夫欲急擊下
滎陽項王不信不肯聽亞夫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
背背而死卒用計滅楚

魏主操與馬超韓遂相拒渭口操多設疑兵潛遣入
渭作浮橋進軍悉渡超等挑戰不許諸劄地遂任子
賈謂以爲可僞許之操問計謂曰離之而已操曰解

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歎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習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之，超等是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疑遂詐，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

馬超韓遂皆一勇之人，知淺謀疎，安得不墮魏主奸計？然操之用兵，談笑折衝，雄長一世，其英爽亂畧宜哉。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謀成

二十

吳陸遜爲大將軍，右都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遼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知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憫，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乞聞撫。」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恐，遂自送妻子還雒，露是吏士不相親附，遂以免罪。

杜豫爲征南大將軍督荆州，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皆張政大敗之。政吳之名將也，據

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表之實告於孫皓。豫欲聞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後周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侯景、侯莫陳崇、楊州刺史牛道衡、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獲道衡手跡，令善作者爲作道衡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爐燒道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衡，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謀成

三十

孝寬知其離，但因出奇兵掩襲擒道衡及琛等，皆送清。後孝寬爲驃騎將軍鎮玉壁，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遂通書說，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

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爲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以李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至頡利，頡利不肯朝覲，請待草青馬肥，將踰砂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覓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

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如唐儉等軍何足惜？督軍疾進，自向道襲之。至磨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頗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寧陽侯陳想尚書金縢等討福建賊，執邵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想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以伯孫繼之，勢益熾，想等乃揚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聞自茂七起事，恒倚使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遂是賊將人，人自疑，垂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黃州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關遂平。
使賊將人，人自疑，是內攻之法。

設疑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動之，以本待之。

春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折公奔晉，以爲謀主，銳角之役，折公曰：楚師輕亮，易震，諸君多鼓錫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潰。

法云：用衆必震，用寡必昏。余謂用疑必夜可也。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

襄安邑，虜魏王豹。

李廣馳射匈奴，射雕者二人，生得一人，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定向，堅其心，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

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傍中
解教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探胡兵終怪之不敢舉
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晉王入魏州劉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
王來銳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
聞之數匿殺獲甚衆晉王健以身免後鄩潛師出黃
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鄩爲人縛旗
於上以騙負之循櫟而行數日晉人方覺會衆兩番
鄩師不克進鄩卽整衆而旋

魏文帝至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

於江乘駕木幹衣以韋蓆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
自江西北望甚懼之遂退軍

周大將軍宋曰公持帥師東討屯雞樓原受齊王憲
節度憲密謂橋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
得遵管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相爲堽示有處所
令兵去之後賊偶致疑會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
果謂相堽爲張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王公信守制襄石和尚劉千斤及公進據房陸民兵

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
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圍以死士出城五
六里舉炮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

魏書卷四 魏書卷四 三五

范張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儆而實飽，內精而外銳，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敏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審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合離聚散，則變化百端。陰謀密機，則神運莫測。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謀誠

主

漢光武卽位，以城官爲侍郎，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成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入謀畔。從野，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鉞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官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人於是遂安。

秦符堅滔發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

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木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奔流奔荊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杲之、牛謚、口劉裕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嘗所乘旂旌，旗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空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旂取之則獲，但縱兵攻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旂，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因乘勝繼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經武勝略正集

卷二

謀誠

主

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謀屯衛，將軍雲定與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資鼓旗，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與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幟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

以張形勢則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典從焉將火時將突厥侯騎馳告謂單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吐蕃入長安郭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豐田晝則擊鼓張幟夜則多篝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大軍至矣吐蕃遁去

黑齒嘗之擊突厥至兩井日暮突厥大至嘗之令營中燃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遁

魏武勝畧正集

卷二 謀成

王

契丹薄宋代州張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機負一東蜀距州西南三十里列機然弩契丹遂見意請并帥至駭而走齊賢伏卒掩擊大敗之一機一弩就有許多作用妙妙



示勇

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兵者能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進示之遠遠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敗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漢耿弇攻臨淄半日投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于歸劇介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充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乃取兵少於彼又皆疲

魏武勝畧正集

卷二 謀成

王

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洪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樓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騎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魏司馬禁之擊公孫淵也淵以步騎數萬屯遼隧圍聖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

然請行成黨馬進在坊州豫章介江筠之間後聞命
急趨豫章且曰我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歛兵若無人
有金鼓不動今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
來索戰後以細書狀報之賊以疫爲怯疫驟知賊怠
乃議戰

驅賊于解怠之途已省三軍戰力多矣

陰用

人去我取內嚴外誘所以用險善士必死以寧突衆
所以用輕師震不亂慰士潛機所以用危佯受間探
反爲我用所以用愚退避卑和設伏出奇所以用異
五用者皆反敗爲勝之法也故戰勝不可專勝勝有
反敗之理勢敗不可專敗敗有反勝之道凡急而就
巧而遲事有形勇怯弗決主權分皆敗道也士饑而
劉所愛則憤士恐而身先則勇士失期而殺所驅則
懼士致而爲鬼詐則喜皆勝謀也

兵機始在間

後魏陵州木籠瘴特險每行抄劫大將陵騰討之瘴
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勝于城下多設聲樂及諸華
妓示無戰心諸瘴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
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
兵討擊盡破之

宋嘉定十七年趙范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
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
其徒漏泄兵機乃時僞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鼎
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走二人從之范厚養以遣有

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并請抽還楚州。

萬曆戊戌。天兵援朝鮮。遊擊毛國器當中路。請獨守星州。星州三面受敵。勢甚孤懸。國器提浙步兵三千。設伏候倭。出犯輒擊。屢有斬獲。國器視倭營。自望洋以至新寨。勢若長蛇。而望洋爲首。碎其首。則餘如破竹。但隔晉江。不能渡。適參謀史世用先從使日本。時與流寓郭公國安有約。將國安在倭營。縱所攜中國婦女以通消息。世用因遣間與約。使爲內應。國器乃整兵渡江。倭出戰。忽望洋寨火陷燭天。倭遂驚潰。盡燒其屯。復七戰七克。倭棄城走。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謀成

三五

外舉內應。神妙不測。然在先得郭公耳。故用兵能下。先手省。後來多少幹旋。

誘致

以敵從我者勝。以我從敵者敗。以謀先敵者勝。敵至發謀者敗。孫子曰利而誘之。益言致入而不致於入之道也。

農段頗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頗卽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候驛騎詐齎璽書召頗。頗於還傍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頗。頗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欲進擊而詐爲召還。用而示之不用也。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謀成

三五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時劉裕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乃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早開門使麗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日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兵入城。宋武帝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五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還。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諺曰陸汗援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本要。

「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親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楊然其計。按陵果來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郭衆皆設，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

梁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兼師老，思欲旋師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覓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奇者詐也，乘機集事，必蹊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人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郭成

三

岐以擾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弩，帝聽然立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諸器屏匿如無人。景固躍馬西走，直叩岐。圍許以梁軍悉東遁爲告，且言列將尚留萬餘人。侯夕將遁矣。空速掩之。茂貞信其言，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據其圍。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歸是喪膽，但閉壘而已。正合奇勝，兵家之法盡矣。而乘機集事，尤兵法之

最要云。

郭子儀討安慶緒，渡河圍衛州。慶緒率衆來援，分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十人，伏於壁內。誠之曰：「候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子齊發以退之。旣戰，子儀偽退，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遂聞鼓譟，子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因整衆追之。賊衆大敗。唐周德威當梁晉之際，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日能生得周德威者爲刺史。有騎將陳章者，嘗乘白馬披來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德威欲生致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郭成

三

三

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空善儒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捉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背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擊之，德威何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之。

威仕晉救燕而取秦之潞州，救趙而勝梁之鄆邑。困劉郭于臨清，破劉守光于幽州。智勇冠人，不止勇鸞而已。若夫敗於柳陳，特以莊宗不聽其言耳。

豈智不及哉。

費穆討柔然穆曰戎狄之性見大敵則走乘虛復出乃上簡精騎伏山谷以兵羸者爲外營奮擊破之後唐伐蜀班師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延獻孝拔據莫州掌書記張勳獻策於圜請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號將也任圜儒生也延孝視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兩圍發精兵擊延孝五代漢除趙暉鳳翔節度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命暉統兵討之時李守正叛于蒲趙思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謀成

美

用敵

經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

文伐曰陰路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

漢趙充國將兵擊諸羌初罕井豪康當兒使罪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中都尉即留離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遇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謀成

至元

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于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井及劫畧者解散虜

唐李愬請濟師討吳元濟詔益河中鄭坊二千騎乃

紇鏗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進口柵戰嶺岬山以取鎭冶城入白狗渡港柵拔楚城鼓郎山再執守將平青茂城擒標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爲之謀也

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于是秀琳舉文城。降宋岳飛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接其部。拊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何如。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泰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 謀成

罕

宋孟珙討唐鄧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爲少。然須木查騰云。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過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移刺琚奉書請降。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甲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地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俘自

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成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實。背有使押字。爲鑑。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以酒飯。俾持錢密示僑軍。有欲歸附者。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 謀成

罕

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貝馬器械。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擬其勢。制置司是之。

金撻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成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實。背有使押字。爲鑑。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以酒飯。俾持錢密示僑軍。有欲歸附者。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

權論

武王問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之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道日暮我無入國之與又無鄰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楚歌其將迂其道今過深草遠其路今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謀攻

四三

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范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疑非詭奇無以破姦忌定非陰計無以成功

吳子問盧問於伍員曰我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平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敗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情高顯取陳之策想得之此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林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車轡及城潰入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衆毅并軍圍之其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衆毅圍二邑期年不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今日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譏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謀攻

四三

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彼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而面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遣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顧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衆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讐先仇齊國衆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

英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諫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殺逐奔趙將士繇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富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刺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獨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偏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解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入陵之牛怒齊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使人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

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丹用兵詭譎離奇不可方物另一家法。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鄼食其持重寶哨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軍終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

李廣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單于素聞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驟騰上胡兒馬因排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漢光武時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爲所敗匈奴

奴道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强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劍皆涕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驚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又拜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壤知羽驍雄有并兼

栗

心且居國上流勢難久初舉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張力其可得耶權深納其策初至陸口外倍修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起手不下空
書後來着病
刺感

恐紫園後備
兵公安園公
非不見及於
此乃則劉都
兵則未免疎
矣其致敗在
是每兵者於
敵國一察一
動可無深察
而應之手

馬廐之手

以自取權權
之詐而又恩
威悉富故事
竟有濟

潛據其城
撫其民羽
無所之退
無所據矣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
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
陽太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
可擒也遂得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
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
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水權聞之遂行先遣蒙
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鑊範中使白衣搖櫓作
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歿縛之
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康芳皆降蒙入據城

卷二 魏武赤壁正集 四七

畢

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于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祈之於是軍中震悼道不拾遺蒙旦暮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

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濟璋斷其徑路。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徐道覆密欲裝舟船。仍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獨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賴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胡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衆賣券而取之。無得匿者。乃并裝之。

魏武勝略正集

卷二

謀賊

四十九

任奔走。

唐僖宗二年。帝召裴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至西川。諸藩迎行儉。召掌限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求可以避暑。軍須欲卻。安視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開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

進。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謂速擒之。

一。諺計亦非範我馳驅之道。然行兵取勝。不得不爾。古有以義師不用詐謀奇計。自致覆敗者。非也。

高宗遣將裴行儉討突厥于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藏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于隘。要以

魏武勝略正集

卷二

謀賊

四十九

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根。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幾盡。自是根軍無敢近者。

出其不意。兵家密法。但亦有專理必至。而策料未到者。如此。根軍藏甲士。真是意外之奇。

郭元振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卽牙帳與之。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東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勸兵襲

擊副使解曉知之勸元振夜進元振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岳飛知劉豫結結竿而兀术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

軍中得兀术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

耶此意代爲中主出吾向遣汝至齊約誘敢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

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

經武勝王集卷二謀成

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

乃作蠟書言與劉球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謀曰吾今

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

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虜

豫之隙擒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敘認爲已軍之張斌而語以兩遣使齊之事與以

通謀劉球之書金人因以廢豫可謂善用間矣○

前陽言以誤曹成謀者而使之歸告其主此又陽

言以責兀术謀者而使之離間劉豫皆足因敵間而用之也

神妙至此
誠許多通理
任

經武勝畧正集詳成目錄

卷三

奇計

陰謀

秘密

機警

先發

主利

牽制

謀持

猝應

乘懈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詳成目

經武勝畧正集詳成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奇計

經曰凡戰者以奇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勢如彌弩。節如發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詳成

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聚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御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韓信東下井陘。擊趙。趙不聽廣武君策。信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

我走必虛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織立漢赤織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莫平且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信張耳伴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聞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於時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出奇兵二千騎戰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旗趙軍欲還歸壁壁皆漢赤旗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走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力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謀成

二

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擒趙王歇

背水死戰出於陷死後生置之後存二語若候空馳入拔趙立漢奇速之機在呼吸頃刻信非簡練有數能得心應手如此乎

韓信與楚將範且夾離水陣令人為萬餘囊蕭盛沙壘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之且伴不勝還走且喜曰固知信法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夾壘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範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佯敗法沙勢果莫趙保武所謂半渡而擊之此是

也○背水囊沙自是奇策但用兵之妙呼吸變化泥而用之便成拙矣

男京生識

魏鄧艾伐蜀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乏食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矣遂乘之若從陰平縣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可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搬運將圖顯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謀成

三

於危殆艾以遺自褒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角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遵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守綿竹艾破斬之行兵在於出奇出奇制勝非冒險無以見其功艾走陰平祐父吳房皆以奇取勝所謂攻其腹心四肢自潰者也

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隘前或設伏以截後陸倕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六節車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數旦前

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或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墜幸悉被犀角。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依八陣作偏箱。正也。累磁石。制鐵鎧。奇也。

後魏陵州木籠。徐險。每行抄劫。大將陸騰討之。獲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雜伎。示無戰心。諸獫狁棄其兵仗。携妻子。隔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魏武摩星正集

卷三

四

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勅。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遼。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晉將左咸請出擊。勒從怒曰。石公來。正欲本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發餐以待之。勒晨至。勸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禮。浚欲進。請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許之。遂取幽州。

前秦苻氏遣將黃昌。鄧羗等率步騎討姚襄。襄深

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昌曰。得弓之鳥。落於空。襄須爲晉將桓溫所敗。銳氣衰矣。今固守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放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昌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襄壘以挑之。襄果怒。盡銳出。羗傷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羗回騎拒襄。俄而黃昌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淮南兵圍蘄州。推洞星。其形如屋。隱兵士於中。縱之使前。得去洞星。人露出。吳越將臨海。蘇瑛置輪

魏武摩星正集

卷三

五

於竿首。垂狙投鏑。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鑒。遣將將兵救之。蘇水通城中。張網。經鈴。越水中。魚鱉通。皆知之。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網。網敵聞鈴。登車。網福因得過。凡若水中三日。乃得達城。鄧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宋宗憲征林邑。入象浦。有渠南來注浦。宋師進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逼。限渠不得不渡。其裝被象諸。將懼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之。蔡曰。不然。若已居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勵。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

多。舊。惠。以。爲。外。國。有。獅。子。威。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
相。禦。象。果。驚。奔。奔。因。此。潰。亂。慈。率。兵。直。渡。渠。奔。擊。其。
衆。奔。散。遂。克。林。邑。

岳。飛。入。賀。州。竟。得。賊。曹。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
兵。食。吏。曰。糧。盡。矣。李。何。飛。揚。曰。姑。及。茶。陵。已。而。顧。謀。
若。失。意。狀。頭。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
翌。日。米。追。飛。命。士。草。食。潛。趣。遂。憤。未。明。已。至。太。平。場。
破。其。營。成。奔。走。

若。真。糧。盡。矣。不。陽。言。即。或。說。破。亦。決。不。逸。謀。者。而。
經。風。塵。集。正。集。卷。三。謀。成。六。
使。之。歸。還。是。此。謀。不。聽。明。

元。張。弘。範。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璽。于。濟。南。父。衆。戒。之。
曰。六。國。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
其。原。苟。有。來。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
望。曰。軍。突。請。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
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
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渡。
壕。臨。深。廣。壘。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
聲。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後。範。用。兵。全。以。詭。勝。或。以。退。爲。進。或。聲。東。擊。西。或。
先。靜。後。動。或。設。伏。出。奇。名。將。也。

經。風。塵。集。正。集。卷。三。謀。成。七。

陰謀

兵者說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述。示小心謀。示以字是後之說
取迹似與武其異。疑其詐。二者不決。則強弱不分。謀。五步至用
平若玄雲之無象。謀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五步至用
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
而況於將乎。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三。
心矣。而必旋反間之計。使吾間傳於敵間。則敵必殺。
降者殺一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散。降矣。偽示可攻之。
經武勝畧正集卷三謀成

勢於敵。敵必乘間乘攻而我設計以覆之。力戰以却。
之。則敵將必懼。而不敢急攻矣。

韓非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致敵殺降。誘敵來攻。
機關全在不可泄處。

敵處高燥。不利水草。則因之。敵便水草。屯處卑下。則。
在之。敵居不便。出入艱難。糧道遠絕。則焚之。敵地廣。
大。食留兵少。四守失隘。則急之。敵貪利。則可賄。可唱。
敵。誘。則可間。可離。敵愚昧輕信。則可憐。可誘。敵喧。
將不。則可薄。可欺。敵乘勢務利。則可襲。可擊。敵欲。

有句說者
一則本事實
則不得復

進疑退。則衆必失。依。敵人懷歸志。則開險塞。易。敵疲。
勞怠懈。飢渴驚疑。前隊未營。後軍未涉。偶值晦冥。風。
雨忽作。則因而乘之。如是而敵將不足慮矣。

越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
逢同諫曰。勢易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晉。怨。
深於楚。越。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

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三國伐之。越乘。
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召范蠡曰。吳已殺子。
胥。遺使告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
經武勝畧正集卷三謀成

九

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越。
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君養之如子也
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
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其後四年。越。
復伐吳。吳輕銳盡死於齊。晉。越大破。

皆用詭取勝

劉卽國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武稱不。
病。乃退。因還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會閭。留數馬。
及旌旗。虛設于高崗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

時服其謀

數馬遂致敵疑能用虛也。

賀若弼鎮淮南請勅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

於是大利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

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嘗不復設

備其後弼以大軍沿江陳人弗之覺遂滅陳

弼嘗留二源山廣袤千里賊據嗣如烽火水竊奔三

源六源之間而弼後尤固俞大猷曰此實訪而殲之

者也起王爲盛弼從充禪將爲死間賊得覺自安而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

大猷曰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

某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

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

嗣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

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

爲方叔元老之猷云

秘密

政舉之日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廊之上以誅

其事數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陰墨

隨敵以決戰事

凡克敵制勝之術宜藏之身待敵而用不可以

先傳然有傳之于衆而達之于遠有利而無害有

得而無失又不可以不先傳也

阿木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

日又來又不答阿木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

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落剌期而去

弘治中陶魯爲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將有征討或

先半年調兵或先數月運餉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

守兵調多寡無常敵敵裨將不先知惟微而暮日某

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殺路如期至賊亦

不及備嘗宴客樽俎未徹賊已報捷坐客皆驚愕

然不足攻不
可守者其機
也

機警

兵之情主速。宜乘人之不及。露不虞之道。攻其所不
戒。
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
彼之所短。我之所長也。見利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
時。帝王之資。時之至。間不容瞬。先之則太過。後之則
不及。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
不及掩耳。卒電不及數目。赴之若鶩。用之若狂。此因
利之戰人也。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謀成

十三

曹操既克鄒。袁尚袁熙逃奔遼東。有衆數千。時遼東
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桓。或說公遂征之。
而黑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
兵還。果斬尚熙。傳送其首。諸將或曰。公還而斬尚
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
害。勢然也。

吳臣抗以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故江陵督張威。作大
眼。足水。漸漬手中。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過水。浮船
運糧。楊濟將破軀。以通步軍。抗問使威破之。諸將

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軀敗。乃改船以車運。大
費損功力。

祐假破軀虛聲。蓋因水實利。抗即察揚聲虛意。得
亟破先。獲芥子針鋒。間不容髮。

晉王敦深忌陶侃。功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先
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詡。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
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
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謀反。或勸
侃且住。始與勘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
降。侃知其詐。先於對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下而
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部將許高討機。
機之傳首京都。將皆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
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於是下書諭之。邵
止而退。追獲於始興。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謀成

十三

宋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留道濟都
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遂克滑
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萬。多提軍至歷城。以資運
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

莫有圖志。道濟夜唱鑼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魏于趙嘗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驕。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塞。時魏未表。亂軍盜蜂起。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百餘鐵騎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

宋覆趙為廣陵相。公命司馬國濟兄弟自北徐州界聚眾數百。潛過淮。因天陰闇夜率而許人緣廣陵城

經武勝正集

卷三

十四

得入。叫喚直上廳事。趙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却入。即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更賊恐曉必逃。賊聞鼓鳴。將謂脫于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使吳延祚白其事。且告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連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穴。即成擒矣。上從其言。遂親往。次榮陽。西京留守向拱勸上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簡稽旬浹。

恐賊愈滋。攻之。雖為力失。趙音亦曰。兵尚拙遠。不貴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赴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佩運艱險。後難支也。上納之。六月。上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趨之。遂克其賊。

全師雄據眾十萬。皆據帶器械。謀窺成都。曹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較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謀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縱向晨猶二散。賊眾不集而潰。因而破之。

經武勝正集

卷三

十五

劍南遂平。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曹瑋方對客奕棋。遂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知。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瑋殺邊民入羊馬。貶罪瑋。下今日。遂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宋劉子羽資政殿學士。給之長子也。宣和末。給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賊賊。守真定。金人入寇。父子相繼歿。守。金人不能拔而去。京城不

守父疾之既免矣除秘閣修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
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瑒
雖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
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浚令子羽以千兵渡江
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浚及劉光世赴都堂
議事為設飲食子羽生簾下恐變覺取黃紙趨前寢
寢曰下有劫將軍可謂大理置對瑒得不知所為衛
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極其衆數瑒在圍城中附金人
迫二帝出待狀且曰所誅止瑒爾汝等問天子自將
經武彞集正集卷三 諱成 十六

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官分謀御營五軍頃刻而
定發機如箭羽離弦頃不容停且隨風轉棹折旋于
易輿沙磧之間總無碍處真是神不可及
韓世忠居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櫓
相望世忠始至衆急擊宜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
未利言策之審矣非蔡政所知詰期半月劫提遂與
賊對壘矢鏖張浚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樞密聯
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

如此敏才中
年漢自難得

覓以出喜曰此天賜也有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與
諸將接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
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
宋趙葵每開營報與諸將借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
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提一日父方實
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發藥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
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
其機警
元世祖時或告乃顏反詔伯顏覓覓之乃多載衣表
經武彞集正集卷三 諱成 十七

入其境輒以與齊人既至乃顏為設宴謀執之伯顏
覺無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逃去驛人以得衣囊故爭
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
征卒擒乃顏
洪武朝上方欲刑人到基適入亟語之尋以頭有
血而土得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讎以土得
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待之而海寧
降
武宗南征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

任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踰江而上抵南昌王守仁時倖免取內道以獻忠義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未將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草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暉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領其賢未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群小在君側微左立調護聖躬非爲力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力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會有巡撫江西之命

經武謨集卷三

澤成

十八

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已駐師南昌衛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手段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張永獨保持之

南京軍亂殺督諸侍郎黃懋官按舊例南督軍月奉有妻者一百無妻者五十之四侍郎黃懋官行嘆曰四十八斷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者爲哉於是故爲戢郅各月各衛選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父無停補役軍丁其械諸卒忿甚比歲大役月已既望有囑符未下值振武營操期遂鼓譟鬧懋官第懋

官聞變踰牆而出有兵部尚書張整求賞蓋錯愕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廷諭之稍戢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牆死各軍特不當受辱之耳不得稱叛因整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恨月恨原額即可得奈何求賞乃議發賑入一金補減折報餉始散事聞命擒治爲首者斬之

經武謨集卷三

澤成

十九

先發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師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代諸若人而固則華氏聚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

漢建武帝詔馮異軍。榆邑未及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延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榆邑。異即馳兵。

經武略正集

卷三

謀成

子

欲先聲之。諸將皆曰。虜兵盛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怙恃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榆邑。三輔動搖。最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擊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聖主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車駕至蒲關。恐不得。召問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關。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陘津。爲先置以試其裏。

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壘。未成。賊淳于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

孫權拒操於濡須。品衆數萬。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禦甚精。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翻陽賊帥。使作內應。衆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金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遣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衆乃薦甘寧爲升。城都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衆手執袍。

經武略正集

卷三

謀成

子

鼓士卒皆騰勇自升。食時破之。權加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

西魏將宇文汾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后突厥即來。寇掠。先是當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諸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連斥候。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達谷人寇去界四十里。測。命給示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躪。棄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于所部。將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高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請盛
彥師曰審驍賊也又韓以王伯當史策而叛其下兵
士思欲來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
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自其首萬
實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許不可爲公說便領衆
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發者拔路乘高刀楯者
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擡高縱火
刀楯卽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
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邑賊就張善
經武勝署正集卷三 譯成 千二

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
來戰惟在擊破擒殺之今若不急躍還走投城仁果
收而拒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龍西人一敗
披退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折將自虛我軍隨而追
之所以懼而降也此所謂成算諸軍盡不見耶諸將
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太宗用兵當時諸將莫有過之者適緩急先後之
宜而已蓋緩急先後之間機所在也
金元本自合肥侵歷陽游騎至江張浚議分軍守南
岸王德曰敵遠來餉道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
奪氣卽渡采石使督軍繼之德夜拔和州晨迎俊入
能奪氣則已勝於未戰之先
金元本入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曰是間形勢無如
金山北王瀚者敵必登之以觀我虛實乃遣人伏焉
元本果趨廟幾獲之
武宗時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亂竟上陽
君東王正公諡曰是必趨舊利秦集諸鎮兵於山西
要害果入大敗之

楊銑本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謂九江為鄱陽上流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也。有警可仰達也。繪長江圖具事標。至南京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請造戰艦千餘艘。引水戰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審議兵食。繼皖城。南城中多淺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施王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擣凌十一先登。經武勝王集卷三 詳成 三十四

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儒者皆

生計

周書大武解曰。伐有四時。三興。四時者一春違其寒。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稼。三興者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饑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陳規曰。善守者非獨為城池深卒固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或屢出以疲彼。或彼來闢而我不出。或彼秋之而懼我。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道也。

經武勝王集卷三 詳成 三十五

漢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崇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嘗語曰。謝尚書真吏也。故躬不自疑。悅而率其兵攻高遵屯于邯鄲。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起賊于邯。大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豈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卒此敵。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邯鄲。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

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先武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康然之。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處歸。鄴不知。唐已反。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代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降。

呂蒙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率眾討之。將軍傅穎言于恪曰。設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或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若形不迫。任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狀。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

經武勝正集 卷三 謀成

三

據據略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破之必矣。何必疑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悉降其眾。

攻守易。兵法之貴。然守無根。豈能為持久之計。故力攻不若坐困之為上策也。

使一留辦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拒候景。景既陷郢城。將進寇州。沿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辨並遣公私船於。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假旌卧鼓。安若無人。翼

日賊聚。清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辨使答曰。大軍但何。則此城自當非。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眾軍來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賊攻城不克。又為火。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

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汧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崔浩曰。此非上策。今與死子。勿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

經武勝正集 卷三 謀成

三

入關。動靜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十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遙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

裕之北伐。誠不出崔浩之料。此時經強晉弱。不能為假途滅虜之計。卒之得而不守。損兵損其卒。以

賊果近

經武勝正集卷三 謀成

三

蔡廷治平初知北地夏人寇大順挺盡飲邊戶入堡
戒諸若無出戰命將先布鐵索聚賊傍水中賊渡水
馬多顛蹶驚言有神且夜砍其營夏人潰之

元中統三年春季瑄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
必赤訂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瑄入濟南笑曰豕突
入豈無能爲也至則進說于哈必赤曰瑄多譎而兵
精不宜方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泝游高壘絕其奔軼
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瑄斬于軍門誅同
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

料賊必遣將襲已又料賊將必然降已真妙算也

唐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
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帝問計于出對曰無
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標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
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
信結之彼必思引向予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
于天澤將請擊之于儀曰客深入利速賊彼下素德
我我之當自博試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

中人已開門迎降

經武勝正集卷三 謀成

三

咸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遏絕嚴禁勅
項忠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寢死我軍
達迎公卽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照水少困
賊與賊相持百日賊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應以
馬鬣皆勝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也
我公之公之公之虎狸伏地乞有死自效公卽假
以詞色許全立功金鈎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
爲虎狸所誘皆俘獲無弄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

蜀監監廷瑞郭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徐黨療
孫子復起勢愈熾鍾竟不復能將詔彭澤充總督計
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果避賈山寨多伏弩等棘
中澤乃兵搗出入奪水道度窟關一面縱夾謀之且
蓋或二步有異術能隱形既還加太子太保
嘉靖初倭陷興化俞大猷自轡晝夜馳赴之駐秀山

都督劉顯駐明山威繼先提浙兵未至上怒失泉
賊首忌而聞士夫又洵洵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
能戰死通官軍救僅相偕若追賊而攻之使實我

虛彼飽我餒彼運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
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
彼餓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連戰勝
亦可遁負亦可遁此戰之利也運戰則我兵日多守
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于是星
布兵營盡地盤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
動聞士夫共詬病之已竟殘賊

牽制

蘇子曰善兵者堂然而陣、旗然而鼓、視敵之兵有延
及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索之吾進
亦退吾退亦退者此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滑鏖而
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此其下兵也以吾
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禦吾下兵之易攻也必
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隨其中中兵隨其下
此言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
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
兵下兵既爲吾克其不能獨完亦完爲吾所并耳
晉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上疏曰
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
一劇今不於此平吳而更用兵相守不可長久今若
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兩豫
外直抵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
以謀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危形散所備皆
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傾壞則上下震動吳祿江
東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出者太

有寧息。孫皓與下多忌。將疑于朝。士疑於野。有
世之計。一定之心。平聲之。日猶懷去就。不能齊力
致死。已可知也。軍不踰時。必可赴矣。帝納之。以此勝
吳。

叔子素以寬仁信義爲事。觀此平吳之流。何秉機
難疾乃爾。固知兵有深機。非可寬也。

唐貞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兼平涼。秦。隴。劍。南。
節度使韋皋發兵深入吐蕃。以今其勢。是命大將重
臨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賊利城。通歸軍。焚定康城。
經武勝。正。卷三。三

凡平堡。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皆北寇。

至朔。又入。畢。出。兵。深入。乃令陳泊等出三奇。路崔元

止。出。從。溪。石。門。路。仇。昆。等。趨。吐。蕃。維。州。城。邢。此。等。趨。

等。拔。老。勿。城。高。側。等。趨。故。松。州。韋。良。金。等。出。步。功。黎。

等。王。有。道。等。過。大。渡。河。入。谷。界。陳。孝。孫。等。從。昆。

等。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上。擒。

六。千。所。自。餘。輜。糧。千。里。諸。軍。連。破。

金。元。本。部。後。沐。宋。宗。澤。遣。兵。起。滑。州。鄭。州。以。分。其。勢。

諸。將。以。河。東。以。虞。大。兵。元。本。遂。不。敢。前。中。而。云。

奕者東陵西畢南阻北阨。則今敵我者不敢
一子此牽制之所以妙於兵也。

唐書

卷三

三

備持

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披士馬驍雄。又示我以羸弱。庫伍齊整。又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必奇兵誘以奔北。內實嚴備。而外爲弛慢。頗使謀來託以忠告。或使以相公。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滅灶。合營則掩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候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里須曲爲防備而已。

紀武勝集止集

卷三 謀成

三十四

梁天監初。魏國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蘇羅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恭道恭於塹內作家。衝關繼以侍之。魏人不料。遂又潛作大道。以夾塹。水道恭載土埋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衝梯。攻圍日急。恭用烏濬。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攻員兩人。敵人望之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梯。高二丈五尺。施長板。使壯士執以剽烈人。魏人

劉諸葛亮領師十萬出斜谷。壘於郡之渭水南原。魏司馬懿曰。百姓所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止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出五丈原。是時亮屯渭南。郭淮黃亮必爭北原。亮先據之。諸將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路渭登原。隔絕隴道。糧道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懿使淮遂屯北原。壘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却之。

紀武勝集止集

卷三 謀成

三十五

據險爭利。兵家要者。懿與亮相持。大小數十戰。皆持重定靜。雖不能勝。亦不致敗。與敵對壘。不當如是耶。周韋桑寬移鎮玉壁。齊神武志圖西入。以玉壁爲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克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逆之。齊神武使開城中曰。饒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城取耳。遂於城南鑿地道。又以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克復於長塹要其地道。乘間令戰士也。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

擒殺之。又於壁外薪柴置火，教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囊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槍、莫之龍、抗、孝寬乃縫布為縷，隨其所便，則張設之，布垂於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以火竿來以鉤，遇刺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梁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棚杆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舍曹泰軍祖孝微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皆逸。豈有何朝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聚有不測之危，幸寬聞西界子，必不為降將軍也。」

卷三 詳成

三六

梁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間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焚。」彥章出兩日，馳至渭，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財於揚甘，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截者皆具糧，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入更衣，引

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嚴不為備。舟中兵舉燐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殺命適已三日。守嚴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震，帝遣宦者焦彥實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同守，命守嚴棄德勝北，撤屋村為筏，載兵板，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徒其術根薪炭於澶州，所耗殆半。彥章亦撤南城屋村，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回，輒於中流交閃，矢石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

卷三 詳成

三七

敵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段疑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王太軍來援，彥章乃退。吳玠守蜀，元木半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壁開道，循嶺而下，玠以萬人當其衝，弗勝。率輕兵與玠共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撞竿碎其梯，以長子刺之，遂拔。玠誓以死戰，金分軍為二，元木陣於東，玠嘗陣

於西。發左。榮右。機急。屯第二。臨金大兵踵至。披重鎧。張鉤。相連。魚貫而入。臻以身擊隊。金人用火攻。機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率兵左右擊。率銳士入金營。擊射韓當。中左目。金人宵遁。玠此戰。雄銳殊甚。不減武穆之痛飲黃龍也。



倅應

經曰。善戰者。勢如節險。如决積水於千仞之溪。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山。進不可禦。退不可追。因形而措勝。於衆。故其疾如風。難知如陰。人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策不復。

猝守。器械難具。則急取民間竹芭。或荆棘搭女。牆多。石石。灰。瓶。瓶。有。頂。門。一。梯。者。以。大。石。壓。之。在。賊。下。以。小。磚。石。拋。之。附。城。者。灰。瓶。脉。之。又。收。拾。虛。柴。火。以。燒。之。用。速。灶。行。爐。煮。糞。澆。之。令。其。肉。爛。滾。經武藝正集卷三 謀成 三九

湯。潑。之。令。其。皮。脫。鎌。刀。斬。其。手。鋤。鉞。斷。其。頭。衝。鋒。穿。其。胸。抵。又。貫。其。喉。鍋。蓋。窓。戶。可以。抵。弓。矢。水。被。濕。袋。可以。禦。火。砲。持。竹。葉。繩。作。礮。石。以。擊。遠。賊。取。木。替。鏢。為。跌。標。以。懸。扁。筏。又。以。小。杉。木。作。抵。篙。以。禦。雲。梯。以。大。木。作。之。石。為。弓。標。以。拒。攻。車。又。斷。木。為。弩。繩。麻。為。索。弩。為。前。鋒。毒。為。鏢。以。代。弓。矢。此。應。上。權。變。之。術。實。兵。公。所。謂。攻。守。之。具。盡。於。人。事。也。

秦遣兵拒韓閼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云。兵。而。使。卿。生。陸。賈。往。說。秦。將。唱。以。利。秦。將。果。

鏡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
人皆飢病不堪聞賊攻圍日急張巡乃修守具賊爲
雲梯如半虹置騎卒三百于其上非之隙賊欲令
騰入巡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
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
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
引土所開巡以大木置鐵鍊大環拔其鉤而試之
賊又造木壁攻城巡鑄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
爲地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
賊式勢更正集

卷三

早

人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
小計也
巡無言形呼吸應變非深通於法者不能巡行兵
司馬古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問其
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應不恒數步之
間勢有同異臨期猝應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
將事有不和及非知兵之妄言也故吾以兵機將
急將識士情度之而往知予之使持兵將相習人
司馬戰下亦可予藝備甲仗皆取之於以未嘗自

欲建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急而擊之沛
公遂引兵擊秦大破之

曹操解穰圍張繡軍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
眾守險以絕軍後操到安眾前後受敵操乃夜擊險
傍通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擊破之他日或問
其故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衝車臨城郝昭以火箭進射
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
漢兵乃退後又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萬人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三

四十一

守城益率衆二十萬相亮亮聞懿奔至欲赴延軍又
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掩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
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引軍趨北山
亮拍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
口如亮言懿後知以爲恨
丘家只在機關未破處兩相虛實雖英傑偶有失
誤司馬懿亦慧心人一旦人亮殷中可見不能跳
出虛實實虛圈子
唐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城中食盡將士原本日一合

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雖令
明賞罰信。與士眾同甘苦。放下爭致死力焉。

太平興國一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斌。翟守素分路
掩擊。至邵州聞蠻酋范漢陽死。去其居十里。為陳大
敗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千餘
人。遣歸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三年梅山洞蠻特
賊又叛。詔遣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
旬。守素難進。不堪挽。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
為弩。及旦賊掩至。交射之。賊遂敗。東勝逐北。盡平其
衆。武勝寨正集

卷三 謀成

四十一

梁元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范漢陽交通。既
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

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周公金愕然。踟躕久
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率盡入。環列庭下。謂
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
以殺之為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
公曰。下然。遷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
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彼殺之。以使
以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以片言立解。上下皆悅。

乘解

朝氣銳。晝氣情。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
歸。

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眾勞倦。
饑寒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

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
癸亥。攻其三門。閏月戊亥。濟於陰坂。侵鄭。次於陰戶。
而還。孔子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
克。

經武勝寨正集

卷三 謀成

四十二

漢王甫嵩與朱雋曹操合兵討黃巾。賊大破之。斬首
數萬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
並無功。而還。乃召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
宗。梁軍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
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
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是河死者五萬許人。復與
軍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于下曲陽。又斬之。斬
獲十餘萬人。策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將軍。

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據山築城級百十餘
里攻之不拔乃軍還賊見大軍退其中備稍懈公密
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一進一退見無數兵機

東魏初齊高歡每揚聲云欲討爾朱兆復出復止如
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賈奉奉精
騎先導一朝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晏休情忽見
左軍莫不驚氣因而尅之
兵家之勝無如奪氣攻心爲上

魏武勝略正集

卷三 謀成

四

王世充欲擊李密密屯偃師北山上時新破敵有輕
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
溪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出兵應之陣
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
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進拔偃師密走保洛口

密將軍守於洛陽而賊兵大至焚何郭盧台據霄
密兵士約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門旗登
山呼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王摩所
託鎮之伏兵賊中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

發已而旋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時柴紹計之虜據高射紹軍矢
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對舞虜異之休肘縱視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
虜大潰

魏武勝略正集

卷三

謀成

四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四

掩襲

綏師

採縱

權空

勝算

奇力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謀成目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卷四

晉陵莊應會春疾甫畢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掩襲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陽而實飽內精而外銳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其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謀成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公此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處若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公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馬來迎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顏良遂解白馬之圍

此處有誤
西元正

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
將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
其營羌人大驚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
精兵聚北山上援陣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
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以鄆範為副帥次無鹽朱將
申纂悉城拒守議者會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
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以失機候且纂必以
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孤城可遷弱卒可恃今若外

經武勝堂正集卷四 魏成

二

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
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于是即
夜部分吳便攻城崇朝而克

掩襲在于疾速機關一破使用力多而成功少矣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
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馬梯攻
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遂明克之

登東擊內妙于襲取

齊建德率眾十萬來寇范陽羅藝逆拒之薛萬均謂

薛日眾寡不敵今若出師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
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脫賊之勢必渡
水交兵萬均請騎百人伏于城側伺其半渡擊之賊
破必矣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逆擊大破之
明年建德率眾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聚燔萬均與
萬均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

遂為禽

韋雲龍討契丹以其與突厥相通素無猜忌雲起既
入其地便突云許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經武勝堂正集卷四 魏成

三

營中有請使敢潛泄者斬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
引兵西渡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
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
子及百座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
喜云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十六日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傉什至顯
美從以千戶而還僭號追及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
賊已敗營不可犯也蒙遜曰歸擅謂吾遠來必敗必
輕而無備及具中雖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之乘

縣至于姑臧夾夏降者萬數千戶降。而歸。北虜既據河套。不時寇殺我邊士。王越諫知虜他掠。留少兵衛老弱。輜重易置也。乃集粟萬石。請七日。糧出塞。可二合。許。即留數百人伏。更二合。如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萬騎齊奮。縱火擊之。斬首三百餘。獲馬牛甲械以萬計。比午虜自外歸。慟哭震原野。悉力來追。越單結陣。徐行。戰者與戰。及前伏起。又與戰。虜遁。不支。而遁。越徒者二十年。

楊鏡守定時。危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

經武勝軍集 卷四 謀成

四

公曰。事急矣。乃遣以大將軍火銃。寶石被排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遁出。燒棧。十日。寇眾解體。且暑甚。力僮。夜。斂。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聲。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土營。舉火。賊城上。應之。乘。孫。捕。殺。聲震數里。是夜。震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還。

緩師

軍勢有空緩以克敵。有空急而取之。若彼我勢。且有。緩。緩。慮。腹。背。之。患。者。空。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觀。磨。守。之。以。待。其。敵。兵。法。十。國。五。攻。此。之。謂。也。

春秋。時。晉。荀。息。書。代。楚。將。戰。楚。基。壓。晉。軍。而。臨。軍。吏。患。之。荀。息。范。匄。趙。進。曰。塞。升。夷。處。陣。於。軍。中。而。疏。行。首。書。曰。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楚。師。終。敗。

經武勝軍集 卷四 謀成

五

漢建武十九年。妖巫維九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上。遣。威。台。消。北。軍。及。黎。時。官。數。千。人。圍。之。賊。殺。食。多。數。攻。不。下。土。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空。重。其。贖。貨。時。憲。帝。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改。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爾。空。小。延。緩。令。得。逃。亡。連。云。謂。一。卒。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改。官。撤。圍。緩。賊。賊。衆。八。萬。遂。請。臣。生。去。官。還。還。城。門。校。尉。放。開。令。賊。得。逃。此。置。師。必。關。之。法。

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遣兵漢中。屯於平陽閬南。渡沔水。於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壘。淵自將大軍來爭其地。先主乃命黃忠乘高設謀攻之。大敗淵軍。遂斬淵。操自長安南征。先主過策之曰。曹公之兵。不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歎兵在險。將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操果引退。先主遂有漢中。

援師半詳忌也。有緩之而得速者。兵機所在。如屬轉流。江得膠柱而鼓哉。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 謀成

六

魏司馬懿聞文懿於襄平會霖霖。賊恃水獒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延。思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少。而食之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掩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以四博一。正令失半。稍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遠近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敵。雖當戰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國祚未合。掠其牛馬。操其焦林。

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能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鋒饒固。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退。兩咸請召還。魏主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衝轡鉤衝發。夫石雨下。晝夜攻之。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持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恃金剛。以為捍敵。金剛雖眾。內實虛空。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壁蓄。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 謀成

七

鏡以挫其鋒。分其汾潁。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必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眾餒。金剛乃遁。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攻撫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賊來挑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驍勝必輕進。好開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發。卒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賊可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懷貳。共將翟長孫等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腹心內疑。諸將將曰。

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寔營于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喉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寔盡銳攻之。寔冀逞其志。梁寔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喉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麗王陣於沐水原。而出賊之右。以先解之。羅喉奔軍共戰。王軍義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源北。出其不意。羅喉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呼。聲動天地。羅喉氣奪。於是大潰。

聖武勝略正集

卷四

八

孫縱

已不可
十萬敵

即士卒者宜
先其見矣

夫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用卒之法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取。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騁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聖武勝略正集

卷四

九

春秋時。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卷出車。吉。出車于表。示將國人見。迂不得安居。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個月。完之。哀其窮。哭放為退師。入自皇門。至于達路。方金為。劉不暇放後國之。九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左右曰。不可計也。得國而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扼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馳，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餘兩。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种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弁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闢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經武勝集

卷四 謀成

十一

漢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餘賊雖思援救，不許，司馬張超請聽之。雋曰：「兵有平固兩勢，異有背泰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討叛，務求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將期進，戰則之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赴，上山視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周，迫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

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散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忠等並降。

諸葛武侯之南征也，問計于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及。況公北事強賊，彼知虛實，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願公服其心而已。」武侯至南中，所在戰捷，入新寧、牂牁等五縣，夷爲夷漢所服，慕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易勝耳。」乃縱之更戰，七縱七擒而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經武勝集

卷四 謀成

十一

是時蜀魏交爭，而南夷乘間竊發，卽一戰勝獲免，非心服。今其取獲弄之於股掌之上，使南夷永莫我得專意西方，真得操縱之宜者哉。

宋宗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世隆之，三使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宗恩其爲，變澤曰：「世隆不吾一校耳，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

北陷沒吾宋法今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
世與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
妹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
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咸聲日著
北方奉其名常尊帳之

斬兄勵弟據得宜

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 文皇帝寵之千金印使
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
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尊番酋鎖檀阿力所擒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 十三

國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
印歸我馬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
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
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
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首使寫亦請速兒等
四十餘人流闔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宣撫使率副
將彭清等運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城之牙木
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
相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四便哈密

復爲赤斤衛兵所邀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
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
密復

連東法令久弛以故虜至不攻戰戰亦不力王翱至
責諸將詭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
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
營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建燧斤猴千里相望虜見
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餉窮乏偶配饒寨人情大
悅還塞孤遠軍輿輒置緣俗立漆細大收贖十數年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 十三

間得金穀馬牛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刊士皆飽
饒願得一戰報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
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奔公
求大懼公畏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
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驛騷
之患

經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
機也善用兵者修進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勝兵
非以進而錄敗兵若以錄而錄水因地而制流兵因
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者謂之神

漢李彭下巴都使叛官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官衆多食少轉輸不
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官微引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

十四

還恐爲所及會帝遣問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
官營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
右有奇機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
山望之大震恐官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
人水心焉焉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劉璋益馬張旗扶搖都是英雄識見

劉璋時公奉使遣使請降劉先主在樊關之幸其
衆亦爲蜀公所破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曰事急
矣請奉命手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
劉先主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聚漢
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

荆州成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
軍量方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
早與之絕若不能東何不按兵求甲北而面歸之今
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
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逃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
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

十五

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
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
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
及閭閻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
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
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
兵法忌之日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
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令
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必矣如此則荆

哭之勢強，猶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惟大悅，遠周輪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敗於赤壁，引兵歸鄴。

先主敗於當陽，使非與權并力，不但無蜀，且無吳矣。是足之基實在於此。武侯一審議論，固利制權，轉弱爲強，炎漢不滅，伊誰賴之。

後魏末，河北賊首榮爲魏將朱榮所擒，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分討，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兵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遣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

後周討尉遲迥，作亂以宗文所率孝寬擊之。迥遣子惇、盛、武、涉，所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野馬店。所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甚衆，進至草衙，迥又拒守。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人譟官軍下，以爲害。賊士無觀戰者，救萬人，所謂左右日事急失，所以便道破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信爲藉。衆如前，迥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奮，力急擊之。

經武勝王集

卷四

謀成

十六

迴軍大敗

唐貞元中，楊朝晟奏：「城方渠合道水波以迴吐，蕃要路詔問須兵幾何？」曰：「臣部兵可集事，非復前城五原用師七萬也。」蓋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令薄戎而城虜。料王師難輕入，則發兵十日至塞，未三旬城畢，稽留便短，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衆必盡，賊則不暇城矣。已事畢，吐蕃悉衆至，度不能乃引去。

不用衆而用寡，頗知權變之道。

經武勝王集

卷四

謀成

十七

洪武初，李文忠代開平王將北討，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徐達合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西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更以爲疑。文忠拔劍叱曰：「關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馬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前軍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遂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竭毫無可動。

勝策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
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
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
而無出列柱旗擊聲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
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
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
進而不可擊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遠不可及
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

經武勝要正集

卷四 謀略

十八

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盡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
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
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一人則我衆敵寡能以
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
者寡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
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
者使人備己者也
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其虛敵必隨多其方

必分疑其事敵必備連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并
兵則我遠而敵勢寡而我衆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
近之用其術有六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攻具
大備聲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守急
於守必緩陰以兵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障之境界
於水淵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深林剝木廣爲
障示以必濟也令精兵衝於他處舉後而渡擊
沿流屯守候彼衆亂大兵即從而隨之其術二也加

經武勝要正集

卷四 謀略

十九

兵之地遇彼絕斷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以爲
急所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至
其不意我即同大軍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
攻其挑戰勿即應久之徐徐引退敵來薄陳且
出突騎衝其心從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
一說謂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
敵不知而內駭焉五術五也敵戰時伏精兵於大陣後
不可旗鼓弓箭唯以強弩劍盾長鎗而已候前陣戰
士一應開前陣大戰令後伏兵出而射之再

凡前陣兩向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勝之道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管子曰征伐之道計必定乎內然後兵可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

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此語尤要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

山溪林谷則伏險阻江河湖渚則誘其半渡敵畏則飲其鋒敵驕則示之弱我欲進則佯爲退計我欲退

則詐爲進計

則詐爲進計

賊發掠兵而我兵三讓之或予以所利焉使入深地

而我計得行此爲誘攻誘攻之法持本以待之設

筭以迫之毋作浪戰不幸而去兵失守此爲必要城

焉以據險疾發而掩至焉我總老弱編緝女持旗幟

以黑週之使知不虛又爲餓馬之鈴羊蹄之號或發

而而傷練焉或束草而假卒焉必有遠慮此言爲三旋

旋而持數頭莫則於山溪林谷或不可付已而生

將舉口獨馬前戰然蓄飲其揮扇自若飛以鄰郡以

應之此皆戰守之計也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奸利

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於他

人他人不與必虧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

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又木地於魏桓子桓

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

請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

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

矣

驕之使亡深得老氏雌守之妙所謂攻心之勝美

者以此

靡謂仕理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

糾者不密率救聞者不博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

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

若引兵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

之圍而救齊於魏也

而吳之救吳也因吳有黃池之會遂以滅吳亦所

謂此計也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講成 三十一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講成 三十一

魏使龐涓伐韓韓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謀之咸侯韓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托而入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及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魏於齊吾田深結韓之親而魏救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韓信與耳擊起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餘曰信耳乘勝遠聞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將軍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舍矣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曰吳王素富饒叔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地之間然兵事上神審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遇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鐘鳴鼓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使吏搜殺灑問果得吳伏兵

魏武廟正集

卷四

議成

三

亞夫行兵每嚴重爲務趙涉通之以神速蓋謂其助之藏者發之正者奇之此乃兵家最要之道

漢吳郡遷武都太守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謂令軍中強弩勿發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并兵急攻謂乃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謂因出賊書擊明且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同轉數周羌不知其故更相恐勦謂計賊當走乃潛渡五百餘人於淺水發伏候其奔躍因掩擊大破之

魏武廟正集

卷四

議成

三

後漢曹操征荊州劉琮降遣書孫權云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將士聞之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天江也今破劉表衆衝衝千數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速之曹操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雄材義父兄遇烈劉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

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使慮而擇拾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草草駢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事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論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操以虛聲恐嚇使微魯肅不待杜預之下而早已無吳矣矣功不倖與

漢諸葛亮出祁山魏主使張郃督諸軍拒亮亮復由急攻陳倉帝召郃問曰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

經武勝正集

卷四 謀成

三

郃知亮無軍無殺不敢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根不至十日郃展夜進至南鄭亮退

郃以謀不下據城而絕其汲道是謀不明於依山阻谷之說也

魏郭芝解王經圖於秋道蜀將姜維退至鍾堤乃以

大為之白將軍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矣

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幾於危亡今以策

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

言五年耳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

漢下出所之
已亡空所
以疾得不應

行事者幾無
形

爲維金其
而西從神
出其北則
信其兵之
計也

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秋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事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安南隴西因食荒殺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垂餌五也賊有懸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文已有謀乃回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王召司馬懿問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而走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惟明者能深度彼已此非其所及也遂進師文懿果進步時數萬阻遼水以拒

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

經武勝正集

卷四 謀成

三

以出其北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其兵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進昆陽也古人曰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果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陳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曹公伐吳令王濬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疏曰今若以吳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漢直指夏口徐揚青交並向秣陵鼓旗以疑之多

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共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將疑於蜀。士困於野。平嘗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太長。入短而官軍專進。勝可必矣。

後周幸平寬上平齊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邈稽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今大軍若出朝陽與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謀成

三

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瑞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道北山嶺胡絕其并晉之路又募閬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百道俱進並趨步處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空與陳人分其兵勢三蜀以北萬春以南廣屯田預爲貯積募勇悍立爲部伍彼東南有敵我出奇兵破之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之還復出師晉以退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潰散其

第三策曰昔何遜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魏猶頻再舉若今更存遺義臣謂宜還崇郡好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變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辛寬三策一謂大軍若出當與陳氏犄角募遣諸路爲前驅二謂未卽大舉亦當與陳氏分兵勢屯田募士以乘其間三謂若欲更存遺義宜還崇郡好安民養威以觀其變後卒如所言可謂料理精審矣。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謀成

三

隋明皇七年文帝開取陳之策於高穎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害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衆之項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茅竹儲積皆非地害當遣人因風縱火待更修之度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殫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戰消不遑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

也。故帝王之師以全取勝其適在仁以此取陳之
策固居最勝然及賈季龍戰白刃交鋒更毒雖兵
事尚詳抑何悉殘至此隋氏君臣立心如是而國
祚亦因以不木不可慨歟予因筆而戒之曰行政
刻苛室以泰爲鑒用兵殘忍室以隋爲鑒

大業十一年突厥始單可汗圍場帝詔天下勤王時

唐太宗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

單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空盡

則引旂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以爲救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謹成

三八

兵大至望風遁去

唐兵圍洛陽掘堦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竇建德悉

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陷管州榮陽之翟

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皋之東原遣使與

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

建德復遣使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

意欲而臥之也空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

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

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
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潰洛陽則
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
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
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王就縛矣

貞觀十九年太宗之伐高麗也江夏王道宗獻策曰

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窮雖假臣精兵五

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矣上未應

後攻安市城不下還京師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謹成

三九

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具陳駐驛時乘虛

取平壤之言上愜然曰當時勿勿吾不憶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主與將持滿之道也太宗狂

於屢勝書策不富後雖追悔其何能及

貞觀中與高麗吳郡謀起兵討安祿山時祿山遣高麗

使請兵未還吳郡以祿山命令召李欽之使帥衆

受高麗而斬之悉散并陞之衆賊將高麗何千年適

至皆時之千年謂吳郡曰此郡處募烏合難以臨敵

空澤高麗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

與孔明書
五言古詩

趙魏斷燕薊晉則成擒矣今且言澤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城云足下所將多圖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城則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

天寶十五年令狐潮聞離陽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潮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

在海陽圍守四十餘日城中矢盡縛繫為千人餘被以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斬潮營潮軍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謀成
三

大吳焚壘而過益兵相圖巡使郎將田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潮射雷面中六矢而不動語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軍令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

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宣晉人欲解圍郭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故文禮為王都引荆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空乘已振之勢不可遂自退怯莊宗然之梁王彥章破李德勝唐軍東保楊劉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壘曰彼欲持久以解

張守節書
示自便

我也即引短兵出戰不勝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彥章圍我志在取鄆州也空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

乘已振之勢敗於丹於新義據必爭之地破彥章於楊劉俱是爭上流計

遼主征金奎王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

經武勝集正集卷四謀成
三十一

宋王韶嘗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還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散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致其所持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

從解河州之圍而先絕唇征之外敵批亢擣虛莫過於此

崇俊計則岳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

漢書李廣
以陳國還
與同見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重鎧躍馬抵城東賊出城六
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
少薄之伏發賊敗走

宋紹興中兀術至順昌劉錡會諸將問策或謂今以
屢捷安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
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離衆寡不
均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逼而兀術又來吾軍一動
彼寇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
平生報國之志及成誤國之罪遂募曹成等二人諭
之曰道汝作間第如我言今置汝棹路騎中汝遇敵
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
師了喜聲使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國遂樂耳
已而二人果遇敵對如前兀術喜即置幾車砲具不
用錡乃以書約戰遣人毒頓上流及草中衆請先擊
韓將軍錡曰法當先擊兀術一動則餘無能爲
矣時天大暑敵邇來疲敵騎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
甲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餒渴食水草者輒病方
是天氣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

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噓
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

信叔之敗兀術計謀勇力各半而實以全副精神
出之自金元犯宋以來無此奇捷快說快哉

宋紹興中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援京西王彥
退屯秦鄧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鄧積聚僞若遁
者募敢死士易磨幟設奇以待賊至秦鄧逆戰大敗
之

虜寇大同李文忠往援久白楊門前軍去虜五十里

經武勝正集

卷四 旗成

三

遼書門外
元世宗
不詳其

而營文忠遂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半衆來
却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蓋大至乃以二營委
胡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
大破之

正德朝山東盜日熾楊一清疏陳戰守撫取賞罰機
宜時流賊劉六劉七等屯兵近圻要請故宥廷議將
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賊戮罪在
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及賊至鎮江貽書於完
顏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

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
仇總兵兵馬亦於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
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
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
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
勦大猷奉 勅守汀漳。連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
其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歸海來。獨當以
舟楫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
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

武勝集 卷四 謀成

三四

奇功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士也。
莫動於不意。^{○起○}莫大於不識。^{○起○}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
其節短。率謂異諸嘗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
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遠谷。死絕
之地。敗壘夷壑。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固
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
彼既不識。隱之以受衝。之以猝。此用險之道也。彼衆
我寡。力殫。根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士。嚴
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強擊之衆。衆以
我爲輕也。我當有輕之用。鋒窮地而闢生門。反輕而
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大人駭。衆以爲危。
我不遽自慌亂。富有危之用。嚴號誰備。以天命撫慰
吏士。外閑其貌。內潛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
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
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我當有愚之用。反
而智焉。此用愚之退也。敵之兵來。退縮守壁。敵之使
來。早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我當有畏之

又進如知
空一語足以
足

用退縮則設伏而攻出奇衝之欲和解開以利動之以甲騎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爲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秦伐韓軍於閑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而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頌言及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

經武勝略正集卷四 謀成 三主

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道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閑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遺秦間乃卷甲而趙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閑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計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由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奢至此其求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而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鐵質之沫趙奢曰宵夜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營勝後至

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趙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閑與之圍而歸

秦用兵可云審機勢識緩急矣

漢岑彭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機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公孫述使諸將悉兵拒敵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楊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十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

經武勝略正集卷四 謀成 三主

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漢皇甫嵩靈帝公車召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所在燔燒官府州郡失守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於是特遣將軍以高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兵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新川黃巾嵩前與賊波才

火刀集兵

出食便而
不向南是
其甚不

兵戰敗高因連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
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
草結營見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
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
救軍士皆束苜蓿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
上舉烽應之賊驚亂奔走

李光顏戰數勝吳元濟悉銳卒屯河曲以抗光顏李
知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時元
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李祐以突將三千爲前
鋒李忠義副之潮軍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

文城柵今日引而東六十里止蘘囊柴鐵其茂救士
少休蓋治鞍鎧發刃殺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
襲濟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樂之東
城守阻與許謂援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想門入蔡州
取吳元濟士夫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素從
憑人人不敢自爲計想道分輕兵所騎以迂河曲道
又以兵絕邯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城縣城雪甚
城旁皆鵝鴨池想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持晏房郎山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謀成

三六

賊不覺是

賊不覺是

成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開
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想入駐元濟外宅蔡吏
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之信二閭曉令日常侍傳語
始驚曰何嘗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將
之總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賢乃訪其家慰安之使
無怖以書召重賢重賢以單騎白衣降想待以禮進
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
二萬衆皆降

處女脫免之法

如此行事始使元濟不及知後使元濟不及爲是

經武勝集正集 卷四 謀成

三六

唐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于驍勇有
謀頗爲夷人所服張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
契丹首領屈利奚可突于畏懼遣使許降守珪察知
其情遣管記右衛騎曹王誨詣其部落就許之悔至
屈利帳賊徒初無降意密遣使引突厥將殺誨以叛
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誨潛誘之
夜斬屈利刺及可突于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
出師次千紫蒙川大閱軍實犒賞將士傳屈利可突

于首于東都

洪武八年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指揮馬雲莊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城中有備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抗戰城上發箭中之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阻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不敢經蓋州乃蹂城南十里外從柞河道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柞河自連雲

總武歷纂正集

卷四

謀成

罕

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壘木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結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奔于平地伏兵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聞砲即暨旗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兵見寂無人形抄過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如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馬雲復于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谷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洪武初大發兵討張士誠命管通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里港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輿城堞其承領士信掃境門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通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大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納精兵搏戰退春敵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湖州下遂遁圍平江路縛士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萬

總武歷纂正集

卷四

謀成

罕

元丞相也達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上乃遣管通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大歸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迺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徵其歸大典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雲南平順蠻帥衆三十萬戰雲南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徑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

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賊一戰殺賊數百人。後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且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械。若閭盾然。挾大竹筒于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霧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後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歸者一隊。必盡戮。于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皆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左右取帥之首來。左陣邊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塵埃復前。諸將益急。三軍大呼而應。賊衆大敗。自是諸蠻皆平。兩廣人貢賦不復反矣。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一

攻圍

城守

蓄銳

塵殿

攻死

衝却

突圍

逐逐

逐逐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制勝目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卷

晉度莊應會泰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校閱

攻圍

經曰先絕其後。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尚固而援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援者。守之至也。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制勝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牢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夾戰者三。外無援兵。一空戰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空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困。三空戰也。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圍。一。將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敵示以閒暇。必欲殺我而求懈。因將衝突也。

逐寇於城。惶惶。壘壘。逼而圍之者。決旬不變。非亢敵之

以此則勝可
以敗不可
以勝也

術如國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糧豐溢外有援可
俟者多村土山落溝池去圍百里廣為閉道築壁備
之盛其游兵分部往來遇急則發應之國中完敵窮
慮以死守復生他計空伏精兵於險路以待本國
三面兵士嚴為備禦開一令令生路敵不奔則
戰奔則伏兵發戰則中心散此可以克敵矣
杜預曰朴衆以攻衆衆存不攻朴食以攻食食存不
攻朴以攻備備存不攻

太宗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
以有餘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是敵不知其所攻
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者
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
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
一而已矣靖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
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雖口誦孫吳而必不
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壁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
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制勝 二

待焉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
者也

韋英子曰守城有四可出擊凡敵來攻城近郊而不
即攻者其衆未集也其計未定也可出擊一雖攻城
而士卒不用命者其實罰未當也其上下不和也可
出擊二用命被傷而將督不止者不受其士卒而必
力屈也可出擊三攻城日久而忽於攻不休者心懼
盡力殫而欲解去也可出擊四

梁韋潛進計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
陽卽此是也乃堰肥水項之堰城水通舟艦繼至魏
河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堰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
雲嗣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叔曰賊已
至矣下力復求軍慮無濟因戰破之

唐宣帝時劉蕡北征吳明徹請行總衆軍十餘萬登
都穆江城鎮相續降欽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
徹乃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
明徹今軍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唐遣大將皮
京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制勝 三

肝咸曰計將安出。明徽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胃。四面疾攻。一鼓而擒王琳等。遂盡鄴景和逃走。

乘夜攻王琳。是出其不意。因齊景和頓兵不進而疾攻以擒王琳。是兵情主速。

代宗時吐蕃與諸雜夷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唐武置駐統兵西山賊賊周闢石驤攻具無所設。惟東南兩環外之地為藥土。諜知之。肝晝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制勝

四

成化時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作反。朝廷遣劉玉項忠帥師討之。項忠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迫於其傍。遂地賊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益困。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固圍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易虎狸者。突與有謀。誦四倚為謀主。于是見勢不可為。夜潛出固軍門降。悉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同率擒捕四來賊。走經許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率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

軍所擒。餘黨悉平。

項與殺坐固叛達之績不下於趙克國之坐固西羌也。使當時叛達不殄。而與北虜連兵。則關陝益危。誠可畏懼。我軍圍守甚固。使不得四出攻劫。竟入山自固。項公之力。不可及矣。朝廷有人。豈非社稷之福哉。

城守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現曰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若謂城小而堅可守也○凡城愈大則守愈易○須分城設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矣○善守者守於城外○不善守者守於城內○如人在窺外○則能巡窺○故填門據據○備械懸懸○是守於內○雖守之不可憂而有識者○堅壁清野○設伏備應○使敵人吾地○進之不得○退之不得○恃饑則圍之○退則棄之○去則棄之○不得○攻退之不得○恃饑則圍之○退則棄之○去則棄之○陣則衝之○開門延敵○使敵怖疑而不敢犯○是守之上者也○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制勝

六

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窮衆二曰城太○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諸貨積於外○五日豪○強不用命○加之外○六高而城內低○土脉疎而池望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空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遑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衆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日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

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深○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大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政亦作火積○因風投之○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募勇士絕城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櫓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引清水以灌城○城被灌○久多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櫓作鐵籠○雜獸用厭水神堰城○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根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制勝

七

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依大風起○船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檢未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于毋滿○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荒涕霑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入破圍入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止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救者○

侯景攻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副之○重○

恭指揮一決於侃。景乘勝至闕下。城內恟懼。侃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景乃少安。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滅火。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炮。灌以膏蠟。盡樹焚之。候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二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懸虛。彼來必倒。可卧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山。以臨城。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及於城內。築土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侃

黃巢集

卷一

制勝

八

令多斮火為火城。以斷其來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黃巢所長安趙犇刺陳州封諸將曰。以吾計巢不為去矣。市人所誅必聚其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送民皆遷之入城。選子弟配兵甲。以弟景翼為將。巢果敗東走。先遣孟楷據城。景翼執之。巢主問楷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乃悉眾圍擊。置唐唐唐人肉為食。陳人恐。犇曰。君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丈夫建功立業。當在此時。陳人皆踴躍。

巢樹城為八仙營。置百官。聚糧餉。眾號二十萬。陳人舊有巨弩數百。廢壞。後生者罕識其器。胡創意理之。弩矢深五百步。人馬皆倒。巢不韋退。凡三十旬而擊食將盡。乃乞兵於巢。巢大祖同李克用會擊。敗巢。將黃郭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郭又敗。巢乃解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說知節度。欲棄城走。判官劉昌裔止之曰。留後既受命。空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

經武勝集

卷一

制勝

九

制之。說然之。賊旦夕故急。堦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棚於城上。得不陷。

昌裔神氣堅定。是能守者。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陷。河南通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龍武羽林等軍往接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地。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眾而前。樹枝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

不知所爲存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中禦晉軍四面攻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賊逆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甚衆焚管而退郡以獲全

王稟守太原拈竿攻城之具日砲石洞子飛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數千每攻城先列諸石砲三千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至于斗樓槽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棚下又置櫛布袋在樓槽上雖爲所壞卽將復成拈竿填壕之法先用洞

經武勝集

卷一 制勝

十

子下置平轉輪上安居木狀如虛屋形以生牛皮覆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中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人運土木柴薪於中拈竿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卽先穿壁爲竅致火鑽在內俟其薪多卽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尋木能燃濕薪火卽漸盛令人鼓譟其煩巨天至能不令填壕其飛車一如鴉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作車樓亦如鴉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

繫巨石置彼飛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悉用車輪火梯其高一如城樓悉如王稟隨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城應外墜之壞

自來攻難守易攻管不足守嘗有餘觀此太原之守不減墨子之拒公輸矣

靖康丙午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仲舉之賊攻柵子城乃捍禦水門者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柵子城友仲於柵子城上爲造兩圓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

經武勝集

卷一 制勝

十

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干戈板閣下如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轅門若賊兵厚重則入轅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柵子城也磚城下濶五尺高一丈五尺其守柵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欄凡三層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速賊於河內登橋友仲遣神臂弓鎗弩手下臨布柵子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處縱縛致勝欄賊橋竟不能寸

進其賊人疊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
藩一重土槽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其攻城之具
又有火梯雲梯編欄車洞子兵法爲橋竿先竿之
類火梯雲梯編欄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
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欄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輪推
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數丈又
橫木數十條中穿而下留守把可以致力頭以鐵鑿
或以大鐵釧或置以托叉鉤頭每一樓子上皆置撞
竿一二梯俟賊火梯雲梯編欄至城下則徐應之既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制勝

十二

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鉤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
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倘撞竿不中則使狼牙
鎗手砲架槍手禦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鋒得人洞子
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下銳下闊人往來
其中次次續之有長數丈者上用牛皮生鐵鑿定內
用馬鞍中用大虞矢石大皆不能入用以治道安砲
并推檣輪取土透城禦之須用鐵蒺藜懸下救之其
法以熟鐵圓徑寸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
形鑄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繫下

致訖以輦輦救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墩着即舉
連放下火炬油燒之若穿地道來先於地道上直下
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以火薰之或用火炮納
其中則敵自焦爛或用游火用鐵筐盛火以脂臘毒
藥懸墜下燒薰穴中攻城人或煎燕尾炬縛草分爲
兩歧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
皆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桑木爲之梯索相連
撞竿須連以環串竿頭於兩傍令壯士牽之鈎竿至
則用梯槎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制勝

十三

人俱倒惟砲架最難禦砲架四旁並用濕榆小株密
築定又用生皮并鐵葉裹定賜錫錫火不能入其砲
有七稍五稍三稍兩稍獨獨旋風虎蹲等砲內七稍
可以致遠其石大五稍等亦可以致遠其上或放雙
砲於樓子上受敵更較縛獨上羅索網并下擺褲布
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棉檀木瓦籬惟
此亦可以遮砲也又有幫築城身之法視受敵樓
子遠近築面闊一丈二尺五寸下脚闊二丈五尺高
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旁置砲小門如城門

法萬一賊兵上城，類有限隔，可以迎敵。其詩虛棚時，須多備濕麻，搭舊袍襖，以防火箭火炮。後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皆為撞竿所壞。又再來，撞竿不着，火燭近着樓子，沿燒字號及三樓子，賊得登城，實天之亡宋也。初，友仲謀欲於都城置訪巡十六員，每員皆一正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驚則一正將統兵二百五十名，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方，借手不從其請。

金遼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師

淮武勝軍正集

卷一 制勝

十四

海州金人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觀勝率眾合商軍大破之，斬首不可勝計，堰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為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揮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闌堰，金軍不能進。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來奪，勝率眾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進報寶，寶以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人盛集，勝力拒之，自且至暮，金兵不

能奪。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人犬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寢金卧鼓，若寂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炮石四面，合圍寶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制勝

十五

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解圍，頃之子蓋先率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捉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兵大戰，斬首不可勝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鉅其他，遂率兵還。」嘉靖二十四年，翁萬達督大同諸方今邊事之故，借箸難詳。將來措置之方，掣肘是慮。覆車當鑒，易轍乃行，欲持示安，必畧遠效。及至邊，乃併民堡，使協力拒。

每堡擇材力者爲堡長。次者爲隊長。立法曰：守門每五十名爲一隊。每隊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營則人守一牌。奇正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據守。每隊爲紅黃二旗。隊長執之。以分其衆。爲方圓二牌。堡長收之。以調其奇。又多造火器以給之。奇正相間。一謂一守。視盡可謂齊矣。

凡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壅塞諸門。察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傳築。城內侵園。望外水高下。別築牆塼。牆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一井。井內各相通。以洩疏之。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一 制勝

十六

若水已入城。則於新築牆外作船。選勇士每船三十人。賈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鐵鎗。連夜從門銜枚並出。夾賊堤堰。破賊營砦。所選之士。銜預習水戰者。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上鼓譟爲助。

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於道路。設陷馬坑。橫橋於重牆曲巷內。出

奇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其選一二百人。即下重門。梯板。使其前後絕。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庫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衝拔擊之。擊賊亦不遠襲。或我兵已出。賊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裏連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凡城中日給百用。至於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竈爲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社姦人也。或城內積火發。只令本坊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經武勝署正集

卷一 制勝

十七

凡城中失火。及非管警動者。主將命擊鼓五遍。城上更卒聞鼓。不得離職。掌民不得奔走街巷。凡賊至城外。築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物。及吹擊樂器。恐爲賊內應。凡賊中有使至門者。徑導前主將。押校民吏。不得輒見。如城中得飛書。不得輒讀。待逃本營。對衆封送主將。凡有曉星氣數術人。悉收據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心。凡號令

一出主將并副將以下不得各異指揮餘依行軍約束條件

凡守城之法石有積、糠薪有積、菅茅有積、荏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栢有積、迷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錢有積、粟米有積、井、甕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積、節各有辨、法令各有等、輕重分數各有請、主候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職、

甯師之未出也、必先計其食、及糧之已行也、又首嚴應接、故日日虞、應時、時備、刻守必重、兵運必勇、將敵無武、勝者正集、卷一、制勝、十八、

有可乘、先因其隙、

城守無虞、必合各物全備、如糧、糲布、絹、芻、荳、柴、草、蘆、茅、荻、石、灰、沙、土、錢、炭、松、栢、蒿、艾、膏、油、麻、鹽、荆、棘、芰、蘆、釜、鑊、盆、甕、桶、釜、水、石、磚、竹、鐵、鑊、饒、斧、錐、鑿、梓、索、皮、角、硝、礮、毒、藥、絛、糾、麻、碌、膠、糜、木、頭、板、仗、舊、鞋、底、牛、馬、牲、畜、之、物、靡、不、畢、具、庶、使、臨、時、之、供、應、不、窮、亦、仗、久、守、而、取、用、不、竭、

城守器械皆已先具、則量其輕重緩急而次第行之、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莫愛立、以自障、賊將近、敵

甚、並度視遠近、施放火石、火毬、火鷄、鞭箭、賊在城下、則拋飛鉤、賊若填壕、則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薪、木板、轉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擲木、擲石、以擊之、投飛礮、以燒其攻、礮、礮石、及礮、礮、以擊其眼、日、擲火礮、毒、礮、擊礮、其身、樓、棚、踏、室、版、內、推、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者漸多、則礮以狼牙鐵拍手、漸擊城、則以連加、擲、擊之、劍手斧、斷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環、木環、放猛火油、賊雲梯倚城、則引又竿、推撞車、賊木、驢、穴、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焚之、賊飛礮石、則張布慢、

無武、勝者正集、

卷一、制勝、

十七、

水、聚、賊爲地道來攻、則掘塹、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礮、礮、火、礮、烟、毬、等、害、之、賊、附、高、穴、窺、則、純、油、火、箱、灼、之、賊、聚、土、埋、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埋、下、引、取、其、上、賊、埋、自、壞、或、城、薄、賊、起、煙、相、對、盛、兵、抵、禦、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又、火、鉤、火、線、神、酒、子、柳、鐵、鉤、手、榴、彈、筒、礮、之、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預、塗、覆、亦、須、舉、麻、搭、潤、護、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賊、之、切、勿、以、水、加、恐、油、消、愈、熾、賊、若、縱、煙、向、城、則、列、砲、金、以、隔、營、水、各、實、

五分八覆面於上其烟不能犯鼻目

守城者禦於境外固爲上策仍恐守力不復則當豫于城外週起四面各扎營寨掘爲深塹置陷馬坑堆擱馬石列拒馬鎗插連機弩置套馬索立火礮堦埋遍地播木棚鹿角柞行馬鐵蒺藜火屑火櫃火牌火軍威連砲連珠砲瓊布圍升營車釘牌之類都要深先製造禦於城外賊來犯之守器不可遂闕交器尤能堵截且前出後應左突右掩我有所依彼無所乘此守之城內不若守之城外者之爲得也

經武勝集卷一制勝

三

外守難嚴而堅壁清野亦當預計如聞賊將至下令城外十里內悉伐木斷橋焚燒宿草散屋埋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民間木石磚瓦及芟芻概根器械牲畜畜之類盡令徙入城內倘從不違坐埋之或焚之總之不坐賣盜也

蓄銳

盡敵銳攻則宜堅壁持重乘彼力竭倏然突擊是曰養我銳以乘其疲

秦王翦代李信擊荊荆聞王翦藍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而善飲食繼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入問策中賊乎對曰方投石起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破荊軍至荊南殺其將

經武勝集卷一制勝

三

項燕刺遂敗走因乘勝畧定荆地竟平爲郡縣趙李牧嘗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犒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請李牧李牧如故趙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不利失亡多還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壯門不出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

乃命李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終以爲怯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咸欲一戰於是乃選騎士悉勸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率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六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唐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李愬求自試而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爲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袁士氣未完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朔唐

三

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千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以安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

初葉親賊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上可用乃請濟師

愬之攻元濟也先撫養士卒以完其氣不取吳房以分其力計擒李路以得其將不諱迴曲而錄文

城稱以棄其虛並不戮一人而元濟歸命奇哉。既知山川之險易賊人之情偽而又知士卒之可用乃請濟師何爲不勝。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朔唐

三

三

塞戰

武侯曰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凡戰以智決以勇聞

此處皆之也
次出匈奴之
不而而後之
之少言能亦
如夫

漢武帝時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嘗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今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趙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塞戰 三十四

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入馬肥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尚強戰薄幕單于遂乘六歲壯騎百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

酒飽冠木抄
所以殺兵
也

未過險而將
而險之在次
而險之在次
之氣

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顏山施信城得匈奴積粟倉軍留一日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兵討之玄使將鍾謙何濟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盧弱登藉山多張旗幟以油被冠諸未抄徧滿山谷玄不之測大懼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譟陣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殺軍放火烟塵漲天鼓譟之聲震駭京邑謙等軍一時奔散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塞戰 三十五

田悅圍邢州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馬燧以步騎二萬與李抱真李晟合軍討之燧出郭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元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櫓以禦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通燧進營伺明山取壘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櫓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繫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

艮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寅得過者斬。越乃推火車焚朝光棚，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覘悉軍戰，越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獲穀三十萬斛。那圖亦解。

符彥卿等擊契丹，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東北風大起，掘井輒崩，人馬俱渴。契丹拔鹿角而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李守貞曰：復衆我寡，風沙之內不測多少，惟力鬪者勝。俟風止，我屬無類矣。風勢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制勝

三十一

益甚，昏黑如夜。彥卿等擁騎橫擊，契丹大敗。

乘風沙而力鬪，即用寡必昏之意。

宋宗澤至開德，戰捷合諸道兵入援。澤以孤軍進都，純陳淳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淳使得效死，澤命淳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惟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退至衛南渡，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制勝

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今日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使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敗復出兵。

金兵衆，澤兵少，既死戰以勝之，又徙軍以避其襲，以少擊衆，不得不如此。

兀朮會諸道兵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援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制勝

三十一

宋紹興四年，兀朮撤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礮山礮崖開過，循嶺東下。吳玠以萬人當其衝，吳玠率輕兵與金人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礮攻刀盡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世昌陣于西，玠率銳卒

介其間左紫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璚軍少德急屯第二監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鎗鐵鉤相連急貫而上璚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

金生

玠前介于沒立暮折合兩陣之間而使之不得合此又介于兀木韓嘗兩陣之間而使之遁去真善將兵者俱從隨機而登得來

宋紹興十年金人收盟詔吳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趙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追近震恐胡世將在河池急召諸將議泰謀官孫渥謂經武勝署正集卷一 訓勝 三六 河池不可守欲遇保仙人原璚屬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璚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璚又遣姚仲拒於石壁皆大敗之

去武朝我師薄廬州陳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徐達嘗遇春以廬州之師從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友諒太尉張瑄遣奮前犯上上舟適膠淺遇春從傍射定還中之始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

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畧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縑笑圍湖口上睨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

經武勝署正集

卷二

訓勝

三

戰死

日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人深則拘。不得已。則鬪。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僵臥者涕交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漢賈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屬曰。寧覺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視未萌。兄已著耶。乃召侍胡計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因激怒之曰。卿等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欲殺我。而王侯禮敬。卽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制勝

三十

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欲圖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古失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起召鄯善王廣示以虜首。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虜叩頭願屬。漢無二心。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制勝

三十

班超立功異域。古今艷談。不但智勇兼備。亦所謂死中求生。威伸絕塞。爲漢虎臣。真千古一人。李嗣業聞詔至。卽引兵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賢於數萬衆。詔與郭子儀僕。同懷恩特角。嘗爲先鋒。以巨格答開。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底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陳于香積祠北。賊首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距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袒持長刀大呼出戰。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

長柯斧猪逆所洩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規軍勢王分同統銳兵擊其伏銅崇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晁斬首六萬級與洞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宋宗澤兵至衛南渡轉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從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

經武勝集

卷一 制勝

三

宋欽宗詔諸路勦王兵領所部人衛會金人進河北特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司使李蒲大斬之大敵李復被衆以亂溜清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徽韓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兩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可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尙萬人方權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追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求戈撻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懷請命因跪進牛酒世

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衆悉就降

單騎夜追而告以大軍所以奪其氣保全汝立功名所以懷其心也

宋馬知節平劍州還及三泉詔與王繼恩討賊繼恩貴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赴之舊卒悉詔還成都知節果乞師繼恩不之聽賊十餘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遂募退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擲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走

經武勝集

卷一 制勝

三

土達蒲四反時兵事急詔言洵洵有公忠督軍矢石兩下無懼色當嘆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放死矣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驍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步朝野洵洵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歸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誠珍平巨寇

衝切

經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高志慧據江南叛隋，楊素討之，賊掠浙江岸為營，周立百餘里，船艦初渡，諒而進，來譴言于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亦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

程武勝集

卷一 楊勇

三十五

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乃以輕軻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一鼓破之。

尹子奇復難陽，張巡謂將伍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但念諸君捐軀戰盡，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奮巡乃推失饗士，盡軍出戰，晝夜數十，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陳，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遂旦餽備，既明，巡乃紆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

雷萬春等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殺士卒五千餘人，今狐湖圍雍丘，巡城中矢盡，縛聚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燬遁。

吐蕃尚結贊入寇，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以身免。

程武勝集

卷一 制勝

三十五

用兵擊其堅陣，則餘陣自靡。擊其中軍，則眾軍可潰。所謂擊一而克十，擊十而克百者，此法是也。

李謙溥知閬州，與太原接境，諒溥至則渡城，塵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賊恃盛，驕謙溥，綈綈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視，賊知是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縱而出，薄賊營，鼓譟營中大擾，遁去。

宋韓世忠為單州團練使，屯澠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潤守趙，遂亟往，金人至，糧盡援絕，人多勉其

潰圍去弗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刺死故衆不能支

突圍

武王謂曰引兵深入諸侯之援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路絕我糧食敵人旣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闢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標器械設衛枝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關道材力強弩爲伏兵居後前卒車騎居中陣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衛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前卒車騎以隨其後材力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降三軍勇闢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壑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假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埃嘗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壑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圍與天濟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闢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

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闔莫我能止

韜英子曰我立敗地而欲出圍則許約降以解之爲奇計以捷之不得已則背城死戰以却之司馬師之征淮南晉軍就鄧艾於樂嘉毋丘儉使文欽襲之與師猝遇欽未知所爲其子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鴛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欽失期不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制勝

三

應會明發見盛兵乃還欽引而東奮以四馬拒追騎萬餘突圍而出所向披靡人莫敢還

勇冠三軍突出萬騎得之英妙之年固已難矣乃未定之學又何熟請作吳乃爾

總將于謹嘗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衆騎使匿盡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遇謹健衆駿馬名紫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

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追擊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陳吳明徹追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豫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賊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鏢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鏢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不從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制勝

三

戰不得進退無路若諸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與徐行摩訶驍勇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第馬軍空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

明繼焉比旦達淮南

尖圍之法非精騎不克用兵以氣爲主率先衝突則已挫其鋒而奪其威故餘者相繼如破竹之易也

宋山東河北盜賊蜂起韓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

擒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濟州。金人壓境。方平遣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

宋張浚以右相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賊潰駭。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

邀遮

堅壁清野。嚴固我隘。敵攻不克。又無所掠。則宜乘彼引還。預扼其要。夾而擊之。是日善乘其窮。

劉先主以張飛爲巴西守。曹公破張魯。蜀夏侯涓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漢中。進軍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遮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諒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還。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

引還退郃
絕不虞以
馬諒山也

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三可汗寇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曰。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擊其後。虜俗進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惟有一道。魚貫以渡。因而追之。彼數十萬騎坑阱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諸君勿疑。于是師夜出。冒雨而進。靺徒震駭。因縱反問于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因而請和。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二

堵遏

內護

征鎮

戡定

入險

險境

長驅

追截

勝勝

轉敗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制勝目錄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卷二

晉陵莊應會泰侯甫暴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周

堵遏

武王曰敵人與吾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精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勢必走武王曰善哉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制勝

一

魏王恩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以列以飛梯火車等具恩政亦作火箭因風縱火燒之燒勇士出賊據兩土山置樓堞以防守澄更益岳兵埋溝水以灌城城灌久多萌壞岳衆力攻恩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鏈雜戰用壓水堰堰城水大至城中水泉涸溢懸釜而炊糧食俱盡恩政領宗等共乘樓船以望賊因令善射者射之適暴風起船飄至城下賊上以長鈞牽船弓弩亂射宗等俱被射并獲船中器資恩政乃八千人圍而死

十六七無有拔者

景及舉兵趨建康彭文舉以石頭城降景。景兵攻
臺城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會大
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若賊不能禁羊侃令多
礮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宋劉錡守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
厲取僞齊所造車以輪礮理城上又徹民戶扉周匝
蔽之城外有民若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遊
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金人圍順昌錡預於城下設伏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制勝

二

擒于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自沙渦距城
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數勝。賊衆既而三
都統韓王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令兵薄城錡令開
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寨羊馬垣爲門至是
與部將許清等嚴垣爲障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著
于垣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異以牌臂強弩自城
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潁河
死者不可勝計。

于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

遣問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過
四起見髮者輒感之可爲力戰矣。

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復簽兩河兵謀舉帝亦測知
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令兵於淮西以待之金
人攻廬和二州劉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
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
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拓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
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新礮橋須臾而成遣甲士
數隊踰橋臥創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制勝

三

軍俱至翼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追而陣
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
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
人各持長斧奮擊之敵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
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去。

宋紹興元年前嘗聞之賊吳玠功居多超遷統制玠
駐師河池玠專守和尚原及兀朮太人玠兄弟以死
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戰隨機而應至神全伏發金
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嶠爲涇原路馬

步軍節制總管三年玠敗於祖溪橋時玠猶在江尚
原玠命璘奔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元
末玠與楊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
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潤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
斷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自圓轉賊
會于仙人關敵果竭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
勢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
此敵去不久矣諸軍第忍之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
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

經武勝集卷二制勝

觀吳璘新立壘障之法與高宗論諸將制敵之術
固得將家要領此與兄玠起虜于仙人大散之關
有功於宋多矣

金人犯金州王彥失守是保石泉劉子羽急移兵守
薩風嶺號告吳玠玠大驚即起境而東日夜馳三百
里至利州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
死士歸關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遣子羽去
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遣子羽焚
吳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止在軍障牙木

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
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革亦含節使
去矣玠乃關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
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軍
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
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口諸將泣
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卒
亦引去張浚徵移鎮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
人必不南渡乃止

經武勝集卷二制勝

五

大城不完外廓不周地不可以守粟芟不多兵甲不備守不可以固敵在百里之外守不於百里之外不足_以扞外而衛內

唐李光弼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闢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徵召兵馬使張用濟用許憐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謂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使同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

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誦之以計然洛無具根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口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閔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攻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獲恃勢也遂撤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嚴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令甲

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繞十日糧賊憚光弼未敢犯官闕

光弼前守饒陽。問計於思義而從之。此守東京。問計於韋陟而不從。貪謀獨斷。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賊造雲梯高廣數丈容壯士
五百以巨輪爲梯推之使前施溫瑄生牛革懸水囊
爲陣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皮迴環
相屬負土運薪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洵懼帝
召渾瑊賁空名誥身募突將敢死之士賜鐵印筆一

變武勝畧正集

卷二

来

管量其功伐卽著其名授之因命以從子雪橋來
路先懸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
節全焚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火平明火焰高于
雲冕時北風急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以三千餘人相
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賊但感激戒
房之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
能前火從地中出城土入拔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
須臾雪橋灰陷賊焚死者數千解圍去

宋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兵可下運道泰

劉使兼知秦州會金攻楚憲詔張俊援之俊辭乃
遣飛符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也三墩爲楚援尋
振承前三墩三墩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
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
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
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翳橋金大敗渡
百將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

滁州受兵報杜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散野求入避
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制勝

自奮勵卒全其城

正德己卯秋廣濂變起楊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
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起關城設險出粟賑軍調
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
以無患

征鎮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粟威加于敵則其
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
之私威加於敵敵其城可拔其國可廢

陰謀策者

宋熙寧五年七月以王韶知軍事引兵城渭源堡及
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木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
置陣平地詔曰賊不谷險來聞則我師必徒歸今已
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耳山壓敵軍而陣
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聞師小却韶躬擐甲胃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制勝

九

六不度

摩敵下兵通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
香勝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或別將鋒竹牛嶺
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賊征首領稽顙等與戰
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復擊走寇征降其部落
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黑河洮順通爲一路

此外所有

趙險置陣度兵通擊卽淮陰背水意也張軍聲于
竹牛嶺而潛師洮武勝攻其不意兵家多用此法
宋乾道元年詔吳玠仍領宣撫使收月兵元祐及延
鎮兩宮宴饒其寵

以五折四折
以四折以三折
以三折以二折
以二折以一折

千頃民甚便之孫剛勇喜大節畧荷細讀史曉大

代兄為將守蜀二十餘年愚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

於弟高宗嘗問嚴賊之術舜曰黃者出賊者繼之

高宗曰此孫贖三壘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

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返我之短制

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

僕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

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

遠冠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

經武庫正集卷二制勝

翼以馬軍為左右助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搭增損

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之短攻長一段兵機盡此陣勢亦盡此

失左堂相聲愈披刺棘立軍府管屯練卒威惠甚著

谷珍愈獨領是事及大將軍經畧中原而愈以征伐

將軍畧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

養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

山之若

劉集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

永樂五年交南悉平張輔奏安南本中國地其後論

素化為異類今幸掃除殘賊再觀衣冠既平之後立

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討求必設都布按三司以撫

輯民兵上遂如所請六年論功進封輔英國公餘

額實賁是年交賊簡定又及輔率兵二十萬討之七

年獲簡定八年交賊莫季擴又及獲復陳氏輔又出

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

偵知之戒先驅曰群象兼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

經武庫正集卷二制勝

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連擒李

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留輔鎮守十四召還京經

督交趾前後凡十年

按定

經曰：「賈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典甲兵，以討不義，其有失命，亂胥背德，乃徧告于皇天后土，日月神祇，然後徵師入罪人之地。」

唐憲宗時，田弘正李勣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整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遷，令斬悟，遷素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制勝

十三

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譏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印行人，人叩枚馬縛口，退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譟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勸兵捕師道。

六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還進謀者二十餘人。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來賀，悟由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宜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還朝廷約束矣。

宋開寶三年，征嶺南，以潘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制勝

十三

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嶺南劉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大破之，遂克賓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擲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美窮蹙，四年二月，遣其僕射蕭渾中書舍人卓惟休來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即令殿直冉彥豪部送渾等赴關，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欄頭，距廣州

百二十里，張兵十五萬，依山谷特險，固堅壁以待。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進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張衆驚擾，美揮兵急擊之，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張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張還京師，露布以聞。

武時山西既平，遂渡河，鄭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起鹿臺，時奉元爲都督，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

卷二 荆楚

十四

與孔與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開徐達兵至，三日遁，遂進渡涇渭，至三陵，拔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中約，東明日，即進奉元，其約京如下，故都時，帝民大悅，以奉元爲副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歸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圍，洮請先，遂圍州，取慶陽，復度，李思齊於臨，達日不然而思道日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壓

卷二 荆楚

十五

陽慶陽後路絕，遂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降，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

帝曰：壯哉！而昔所蓋下平江笑也。吾欲先取，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虛關而守之，天形勢入我掌握，不特鑒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西，雲中九原以達關隴，可席捲也。徐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爲

大令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
戰勝或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門
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
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姓可請降既而叛達怒急
攻下沂州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獨獨
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稱益都西取濟
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大二星會於
丑分後火還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
國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維膠壽光臨淄等諸州

經武勝集卷二

十六

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
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本兒
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達
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藉山
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
元都平詔徐達與常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
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馮宗異已定懷慶
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薛顯參
政傅友德以鐵騎爲先鋒畧平定州而北據橫廓帖

此女其心解
東平懷慶府

木兒兵方自保安謀陷居庸闕據故都達聞之謂諸
將曰橫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樞督擁六衛之
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大原獲其巢所謂批亢橫虛也
太原下橫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
太原而營橫廓還軍求救銘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
衆兵未集而輕與賊此危道也虜不解達斥候固營
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橫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
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橫廓卒聞警倉
皇不知所爲跳一足乘驕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

經武勝集卷二

十七

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
萬匹乘勝之大同橫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
騎攻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龍下平陽河州
山西悉平



入險

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軍。巢邑蓋入人之行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客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蓋行則有暴來之虞。夜止則有虎驚之擾。須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

高智惠等什部。江南史。葛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葛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計。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安無聲。

魏武勝略正集

卷二 制勝

十六

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于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

將軍

二年詔伐蜀。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歸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梁。渡萬。保魚子。二。遂下。理。州。獲。草。糧。四。十。餘。萬。斛。延。拔。石。關。魚。關。白。水。二。十。餘。里。先。鋒。史。延。德。進。軍。三。兵。皆。招。

討使韓保正。獲糧三十餘萬斛。遂至嘉陵。殺虜甚衆。

蜀人斷門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入康延澤。謂崔彥道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于深渡。彥道以白。全斌然之。命彥道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皆破。小漫天。皆全斌。

羅川。趨深渡。與彥道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退保。大漫天。若詰朝。彥道延澤張萬友分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源進。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通。

魏武勝略正集

卷二 制勝

十九

趙崇源引兵來戰。三敗。進至利州。昭通過去。渡梓潼。江焚。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報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不前。諸君空各陳進取之策。竹衛軍頭阿翰曰。降卒半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

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溪店。與大路合。可于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

許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學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節皆遁走。遂克劍州。

前至嘉陵。蜀人斷門道。而大軍不得進。則分兵沿關道以進。遣別將譚華川以進。而會軍於深溪。後至益光。蜀守劍門。而大軍不得進。則分兵歸來蘇。以進。命偏將攻劍門以進。履羊。賜之道如蟻。穿九曲峰入。塞房。絕無疑阻。是何方畧。

宋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韓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關。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時有詔。能得賊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網賊深。獲賊屋爲三宮。諸將華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伏戈直前。度險數

堅。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賊以出。幸與宗領兵。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關。直其事。轉承節節。

戰地不同。勝敗因異。如武穆忠武兩將軍。陸亦勝。水亦勝。平亦勝。險亦勝。怪絕亦暢絕。

慕人恃崇。潭爲。因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旗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孟紫召麾下飲。再行。曰。崇潭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洞可立待。

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草。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朝之。進逼上門。企人墜其老稚。熬爲油。薰人。油炮人。

不堪其楚。共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座城上。日無光。陰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其下令。守衛。校分遣雲梯布城下。已百。其帥師向南門至。止。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美先登。趙榮華之。高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楊開西門。招僑蓋入。江海執其泰。或張天網以歸。碧簡守。諸所。在天。綱曰。城危時。目經日死。便火我。烟烟去。

分牛豬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
永樂四年張輔率師發惡祥度城壘闖入安南境前
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遣度芹站至昌
江市橋造浮樹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
雲南兵至白鶴道人來會時賊恃爲東西都及宜江
浣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上緣江樹柵增
築土城盡沿江北諸府州民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
緣江置橋上取國中船艦列於橋內請江海口每下
捍木以防攻守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
經武勝夏正集

卷二 別勝

廿二

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
劉顯弱冠把都蠻寨隘都蠻古西南夷地界川貴其
窟穴爲九雜山崇巒峭兀外限深箐東北爲雞冠嶺
都蠻寨凌宵峯三岡皆峻壁板地數千仞都蠻蜂聚
似萬毒流瘴氣阻絕地險挺身與蠻格鬥殺傷數十蠻
畏顯萬曆初元顯把四川兵攻凌宵擒阿苟襲么兒
斬阿墨賊逃喪降留阿太守雞冠而阿二方三等上
九縣顯計蠻中九月肅賽必聚飲盡醉乘夜攀蘿月
雨腰紐板扼而上兵入蠻帳二酋醉夢驚覺起距聞

至擊殺顯猶投崖落壑死者亡美二酋走保姓藉寨
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獲之併破雞冠寨阿大逸出
爲部將所擒都蠻盡平破寨棚六十得酋王三十六
得敵四千六百有奇拓地五百餘里獲銅鼓九十三
皆漢諸葛武侯特物又獲古銅牛寶鼎淳于葵器凡
若干告廟爲助賚賞有差

萬曆初將自揚應龍友烏江失事再破蔡江官兵五
路征討劉綬總蔡江路縣松坎爬頭營夜郎舊城進
深峭懸崖伏戎截箭而銅鼓臺嚴村岡楠木峒山羊
經武勝夏正集

卷二 別勝

三

簡塗三峒皆陡絕爲巨賊淵藪我兵連破三關賊以
死拒嗣乃運草縱焚時風逆將雨挺叩禱風轉火入
峒賊死烈烟三峒盡克賊復挑老虎兵令男朝棟總
管分三路挺亦密引兵三路接應虎甫中營伏兵齊
起挺舞大刀立斬賊人宇部下血戰賊奔潰酋父子
皆言他處兵不畏只畏挺與水西軍朝棟敗酋大懼
退駐石虎關我兵奮勇斬關連奪滴淚三坡并瓦密
坪石火爐二寨又克頭頭冒沙米坡頂山三壩尾崖
險寨賊披靡奔入崇山谷裏出關萬峰捧天黑箐蠻

日橋木連雲中一路繞數尺疊石架樓設木閣十三
連無隙破關門衙門青龍坎直至養馬城楊首張黃
蓋背唐劉兵狎至僅以身免自此不復窺寨山矣延
堅壁不動調營冠子山進逼海龍閣下議文錢柱閣
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延親督各將控城垣五處部
兵先登左水閣樓樓被燬風順中烟閣上滿國哭聲
響震山谷酋父子躬領苗兵出城衝突三次募死士
拒戰苗皆散無應者翼日陳彝吳廣打陳遂登國入
城楊首縱火自燔總督李化龍平播鐫銅鼎銅標鐫
經武勝畧正集卷二制勝

五

銘堅海龍閣之顛廵撫江公鐸立石紀功是役也延
以一戰破三峒再戰克九盤三戰取石虎斐山入養
馬四賊奪鐵柱奪後關諸軍逼海龍連月不拔延至
一日而克其二城被果而賊無孑類征播以綦江爲
首功焉

陸捷

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氣如飄風此謂氣勢
也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踞羊腸狗門一夫守
陰千人莫過此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
未舍後軍未涉此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
非敢決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
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張弩節如發機

魏以張遼爲盪寇將軍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
屯合肥魏主征張郃敕典護軍薛悌署兩邊曰賊至
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
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衆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制勝

五

諸將皆疑遠曰公遠征在外比較至彼破我必矣是
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
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
同于是遠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
日大戰親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千人斬二將大
呼自名衝墜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
高冢以長戟自守權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衆圍遼數

重遠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遠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遠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衆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王濬發兵成都吳人於江險要客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稍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其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丈餘大數十圍灌以經武勝集正集卷二制勝

麻油在船前遇鐵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詔進濬爲平東將軍督益衆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衆軍望旗而降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皓降

宋福昌受聞金兵益盛劉錡遣統將闕克恭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滅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郾枚鎬

此後集卷二
可來不集
星宿降米有
用及靈者此
清

笑曰無以故也命折竹爲籌如市井兒以爲戲有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觸則皆膏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鎗軍聞吹響聲即乘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宋紹定六年元將那顏僭盜追金主守嶺遇蔡玘玘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瑗相犄角欲迎守嶺入鄧犯光化鋒刃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玘是其首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新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

紹定時武仙愛將劉儀降玘玘問仙虛實儀陳他所據九砦石穴山以馬蹏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玘翌日遣兵向離金靈秀執黑旗帥衆人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其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誘王子山砦入懷中斬金將首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蹏遣矢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走路火燭

平定府志

天殺僉山積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丁順等
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露。
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軍
榜以往。珙從之。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
文彬詣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俟逃歸路已
而仙衆果登山，及平。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
捐殺其將兀沙慈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
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且言仙不欲降，謀往蘭州依
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召文

經武勝集

卷二

廿八

彬等受方畧，明日躡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
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
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
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
山，又敗，還軍襄陽。
高皇帝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
除過者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被
虜。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
洪武朝沐英等率兵掠散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

海次第下，進兵攻大理城，倚懸蒼山西，臨洱河爲固。
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頸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
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
可破。乃令王弼以兵蹙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
爲犄角。勢別造胡大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
懸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運明我軍踴躍
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大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
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
江，破石門關，下金齒。路是車里及摩旁和泥等部，相

經武勝集

卷二

廿九

率歸附，雲南悉平。
成化中，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袁
城伯李瑾爲總兵官，兵部尚書程信爲提督軍務，發
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
入金鵝池。四川軍孫茂鼎、貴州軍孫芒部、雲南軍孫
普市人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
拒敵，飛板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拔崖
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
軍已跨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

下險以害
賊之計
不可不
慮

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
二洞洞深幽暗不可入室洞口圍守月餘賊死幾盡
九姓土酋附賊乘還師撲劫又大捷

永樂四年張輔副朱能討交趾孫廣西思明府憑祥
州入龍州率衆度坡壘間入安南境進至北江府親
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姚江沱江富良江
以爲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城城柵相連
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于富良江南
岸列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椿內諸江口俱下桿

聖武勝集卷二制勝

不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
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
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而進晟軍至洮
江北岸與多邦賊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
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
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持者此
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是夜
四鼓都督黃中叩牧昇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
附城牙將秦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皆明銅角聲

响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命國
師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爲銃矢所傷皆退
奔賊陣官軍張壘而進賊遂奔走

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馬吳招土番爲關
攻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數事聞加祿俸一
爲獎人晉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借號攻劫吳率兵擣
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
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
兩日賊渴視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

聖武勝集卷二制勝

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

計一

長驅

孫子曰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入之地也。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杜預進師江陵。吳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又赴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迎印綬。預使節稱詔而綏撫之。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尚暑水潦。方降。疾疫時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燕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魏武歷正集

卷二 制勝

卅二

皆迹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郡師。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孫

樂毅以一戰并齊七十餘城。卒煩兵于莒。卽墨二邑。豈天微存齊。抑兵勢尚阻也。故兵家因勢利道。

乘勝追擊。最爲上策。

後唐莊宗征蜀。謀降大將。時明宗爲總管。前行而郭崇韜以議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樂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

才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

任大事。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

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

爲招討使。李紹琛。毛璋。李嚴等皆爲別將軍。政皆決

於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

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會盡力一決。今饋運

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

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

用。空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

魏武歷正集

卷二 制勝

三

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

鳳興。大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數十萬斛。崇

韜曰。平蜀必矣。李紹琛進至綿州。斷蜀綿江浮梁。水

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東

蜀人破膽也。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

若侯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延關。折吾

兵勢。延旬浹期。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

從兵得濟者近千人。溺死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募

漢州。

洪武三年李文忠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徐達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達陣察罕僞兒擒其平章祝真謀却元順帝祖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達因應日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輿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

經武勝集卷二

制勝

述載

觀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吳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弱善守勿應彼將恐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追者六彼勝氣滅可達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蹶不成隊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輜重甲兵散漫而不敗者四也主將已死五也若夫敵人雖敗勝

經武勝集

卷二

制勝

增五

氣不滅一不可擊也溪澗水流忽絕視敵已過二也慮其絕敗庫道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敗誘我逐之吏士奔走不甚顛蹶步騎不相參錯四也亦慮其詐也詐則心敵走失遁左右山谷前亦安故走不甚顛蹶五也慮其致死也死則心敵走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退則急追否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我則利而害退也敵敗初還必嚴後殿我母急追潛躡其後彼既疾趨其力已倦其備已懈則宜倍道兼之敵將走死是日

善承其歸

始追不戒。或懼其伏。則宜急整驍騎。風馳更逐。彼方情歸無心戀戰。不意重來。無不可敗。是日善乘其情。後漢涼州賊王國。阻陳倉不拔而去。將軍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衝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遂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制勝

三

行兵以識爲主。不可拘於舊法。如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兵法也。而待衰擊疲。又當相時而動。

夏赫連勃勃伐禿髮。僭稱大敗之。驅掠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僭稱率衆追之。其將焦贛曰。勃勃衆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僭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廢埋車以塞路。勒衆逆擊。

僭大敗之。殺傷萬計。

宋建武初。魏國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軍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追。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從之。

都御史陸完平河南賊。有言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晝日夜督諸將。徵賊而賊隨。卿隨。卿隨。運糧掠臨清。邵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蕭梁坡。特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制勝

七

大賊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尼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肅荆楚。賊瓜洲。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是死。最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二百。溺水死者千。

經武勝集

嘉靖二年。北虜入寇。龍門守備馬驥以兵少不敢戰。度虜必繇舊路。許家衝出。乃率兵斷其路。路在兩山之間。驥濟深二丈許。虜聞之大驚。以精甲拒後。驥牽蟻附而去。

席勝

孫子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

晉謝安奏符堅喪敗空，乘其鑿會，以謝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追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恣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州，兗州既平，玄慮水道險隘，糧運艱難，用督護閭人輿謀，掘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孤擁二埭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制勝

卅八

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樓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磔，濟陽太守郭蒲據滑臺，奮武將軍顏延之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祿屯黎陽，玄命劉襲夜以奔走之，丕惶遽欲降，又遣晉陵太守勝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

南北劉十六國時，蜀李特攻晉將張微軍潰，特議欲釋微還，沿洛將進口，微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

空因其散而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追攻，微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微，生擒微子存，以微喪還之。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要在馬踴負卒，知其豪傑，請往擒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崇山濟河，指韓城，逼鄜陽，蕭造文吏必整屣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制勝

卅九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群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諸將王長諸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滅，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宋王德克宿州，後乘勝趨毫州，會張俊於城父，時叛

將鄧瓊屯毫。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又未易驚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策請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

宋李贊勝全人於石臼島。將乘勢虜。贊子公佐諫曰。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達夫。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為表裏。後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贊。果立功為天下倡。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賊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

經武勝卷正集 卷二 制勝

觀此則李少休庸庸一捷大有關係若非此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鐵瘡之危可憂也

轉敗

為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漢建武二年。赤眉引兵擊鄧弘。弘軍潰。馮異與鄧禹合兵破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乘馬步走上同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壁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

經武勝卷正集 卷二 制勝

截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

漢延熹四年冬。上郡汪氏離西牢。紐烏吾諸種兵共寇并涼二州。段熲將溫中義從討之。凉州刺史郭閼負其功。猜忌熲軍便不得進。義從後久怨郭舊。皆悉反叛。郭閼歸罪於熲。熲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渾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閼所誣。詔問其狀。熲但

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弄請遷并州刺史八年夏遣軍擊常庶種於淩中頗兵敗被圍二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却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所不戰虜遂饑固敗散

魏主至統萬分軍伐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我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萬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

魏武廢皇正集卷之二十一

中

通魏清及承昌王徙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下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空急擊之夏主從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之也其言夏主曰遠來求戰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倚道引而發之夏主爲南與鼓譟迎之行五六里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者趙悅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據騎進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月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事已

紀宜惡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當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背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屬馬得上身中流矢齊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人其官中得裾繫之梁上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須臾將士有差

魏武廢皇正集卷之二十一

中

唐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崂山及從李尤弼定河北射賊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提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源節度使馬旻討之次黃善原賊引衆掠險設槍壘自營遇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瑊驕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遂擊破之

李所掠而還

宋建炎中。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嚴被重鎗。登山攻。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復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後劉師卒全蜀。劉子羽之力居多。

是時屬全。則開與廣便有聲援。劉子羽之功。固不少也。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三

盜寇

威遠

克復

圖存

管徇

誠感

義聲

信服

威替

屈服

綏懷

招附

安衆

全歸

持勝

止戈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制勝目錄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卷三

晉陵莊應會奉侯前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盜寇

秦觀曰：寇盜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語曰：豈世無寇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然陶唐之世，比屋可封，舞總百揆，各歸作士，而蠻夷猾夏，寇敗嘉允之命，諄諄不忘，聖人豈以平世忘戒衛哉？故晉用隨會而盜奔秦，子大叔用子產之言而荏苒之澤不驚，亦在右以廓清之而已。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制勝

漢寇恂代朱浮為執金吾，從車駕警蹕，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畷，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而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漢白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全城屬縣多為

虜有衆欲奏言醜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拜援驍西
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
數百級獲牛馬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
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隘援與揚武將軍
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積阻於允吾谷援乃
潛行間道掩其營羌大驚援追徙摩翼谷中援復
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庫兵向山而分遣數
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
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高進而還
經武勝署正集卷三制勝

陳兵向山分騎繞襲是用募勝衆之法卒以兵少
不得窮追又何誠機乃爾

漢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二反攻沒其郡
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
自立爲王於是屬書拜馬援伐波將軍以扶桑侯劉
隆爲副遂緣海而進陽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
與賊戰破之追徵側等至禁終數敗之賊遂散走斬
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
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遷擊九真賊徵側餘軍都陽

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騎南悉平
漢拜段熲爲破羌將軍時羌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
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
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兵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
與賊羌潰走段熲進兵與田晏等共追羌虜於令鮮
水上熲士卒饑渴乃勒衆椎奪其水虜復散走熲遂
與相連綴且聞及引及於靈武谷熲乃被甲先登士
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
皆重爾旣到涇陽餘羌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經武勝署正集卷三制勝

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空以恩降可無後
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難衆而弱勇易
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策而中郎將張奐說
勢強難破空用招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衆
兵爲漢吏身背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徵修文
敗戈招降備敵延辭空說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從令
居內薰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
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
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蓋

蛇於室內也。臣奉大漢之威，建良久之策，欲絕其本。根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這莽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孽，將何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顧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宋岳飛屯兵江州，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持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處吉諸盜連舉，兵寇掠，獨梅廣惠英諸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岳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鼓友悉眾至，爭相迎，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

經武勝集卷三 制勝

上擒之餘，首起保固，不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眾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處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陸諸震驚，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乃赦人，以共德。

世忠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

計花江局
岳飛屯兵江州
宣諭劉大中
奏飛兵有紀律
人持以安
今赴行在
恐盜復起
不果行
時處吉諸盜
連舉兵寇掠
獨梅廣惠英
諸南雄南安
建昌汀邵武
諸郡

降並進，次制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檣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順賊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莫測五。日城破，汝為鼠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德施，遺等五百餘人。聽民自相別，裁結牛穀商賈，地征禁，賜從者沐遺，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眾在郴州。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歸虔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

經武勝集卷三 制勝

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求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度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忝政所知。請期半月，劫投遂與賊對壘。奕基添飲，堅壁不動。眾寡異，一夕與蘇裕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

十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崔待反側演池弄兵粵稽古矣無代無之今日流氛
蠢厥肇於秦棘於晉蔓於豫楚者十有餘稔矣上

歷

聖慮焦勞而下竭師武臣之力乃廓清未奏正罪猶
稽是於勦撫兩途不可不斟酌萬全之策也

江淮盜賊蜂起張俊討杜用於淮寧趙萬郭青於鎮

江陳邇於杭州蔣和尚等於蘭溪肯平之二年升秦

駱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

經武彙纂正集卷三制勝六

宋江浙群盜蜂起授張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

使以所部招收游盜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攻江南招

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一亂之餘孔彥舟

據武陵張用據義漢李成尤悍據江淮湖湘十餘州

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箓中外聞江州久

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成憲馬進在

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急趨豫章且曰我得

洪州破賊夾矣乃欲兵若無人者全鼓不動令將士

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譟來索戰俊以綱書狀

楊沂中錄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
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
其前騎騎數千校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
牛爲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
走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空乘賊
勢已衰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俊追至樓子
莊廬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
趨椒山發伏李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進絕江而進

經武彙纂正集卷三制勝七

張俊爲張鑑山復江州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軍至

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

失險之敗據石幢披憑山以木石技人俊先遣游卒

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

數萬驚潰馬進爲退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

平

宋寶慶元年趙范知揚州乞調趙葵以蘇勇雄邊軍

五千屯寶應備賊紹定二年李全將入浙西告羅

實欲規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募衆共

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募兵討之。除兼知滁州。全
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
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
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
糧。汝官職。豈不貴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
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謾欺天乎。
欺人乎。全無以對。弩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辛
卯。全兵焚圍城。葵遣請將出城東門搏擊。已未。
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制勝

八

各徑犯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衆應。全步騎數
千出戰。諸軍奮擊。俘虜甚衆。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
孫。舉立橋堡於北門。賊騎分道來戰。勝擊破之。范
陳於西門。賊閉堡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
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堡側。虎力
賊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
葵揮步騎夾伴橋中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己
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
師輟兵橫冲之。三道夾擊。賊軍走。翌日金遣兵圍城。

此是書中
所記之文
之類也

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
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奮薪砲焚其樓櫓十
餘。則自平山堂庵騎下收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
始示閑暇。全亦往海陵。賊妓女張燈平山堂。騎自
肆。范葵夜諷諸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
曰西出管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
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侯
卒識其槍垂。體揚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
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
經武勝集正集卷三制勝

九

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突開而前。
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欲走入土城。李
虎軍已塞其甕門。全倉猝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
制勇率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渾深數
尺。會久晴。浮賊塵如燥壤。全騎盾渾不能拔。制勇軍
酋長槍三十餘亂刺之。餘黨潰去。諸將欲追賊。范
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
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
黎明。葵追賊于灣頭。又破之。奪回糧食蔽野。

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戚繼光西行既捷軍聲大振
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
酋長壁前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
兵乘亂出入渺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
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
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既班師大司馬趙公
代督府督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聞望授兵如望
時兩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
獨賜從者功最多焉

經武勝集

卷三

制勝

十一

威遠

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滅

禮記曰是月也以立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
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
彼遠方

南寧夷覺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情以史萬
歲爲行軍總督率衆擊之入自靖蛉川至千甯中賊
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
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今左
徑武勝集正集卷三制勝十一

經武勝集

卷三

制勝

十一

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
唐貞觀三年李勣爲通漠道行軍總督出雪中與突
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于九
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薄虜矣靖大喜以
與已合於是意決率衆夜發勣勸兵從之頡利欲走
磧勣前屯磧口不得渡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
還以勣治并州帝嘗曰楊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
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子長城

達矣

人可作城。故備邊端在選將。

行傳此集下
吐蕃立於
王于西王
其其其其
行其其其
下其其其
功其其其
于西方也

唐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遜。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援方旅。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因召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磧立異。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今日水泉非遠。衆多安。俄而雲微風恬。行數百步。水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制勝

十二

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泉皆驚。以方漢二師將軍至四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于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聞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傳終敗。謂曰。吾念此衆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開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遜旬討及秋拒使。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請還拾之。是日傳笑前。召諸部酋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蕭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沐英追西番。降元萬戶乞失迎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平朵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楊和林。轉畧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寶盧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太師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擒四部本。凌盛駒河。獲知院李宜。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賴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尋長沅出羅鬼。達喇昔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賴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突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為元守。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制勝

十三

破之。獲太師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擒四部本。凌盛駒河。獲知院李宜。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賴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尋長沅出羅鬼。達喇昔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賴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突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為元守。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制勝

十四

即。應。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夜。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朝。

文。皇。曰。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弑。其。君。并。戕。我。使。者。以。其。歲。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柵。華。關。臨。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澳。沕。走。沙。昇。舟。夜。出。泚。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合。兵。破。多。邦。賊。柵。繼。擄。其。東。西。二。都。及。盤。離。困。放。擄。江。僊。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率。羣。狼。狽。棄。其。衆。

經。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

東。川。擊。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傳。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子。戶。所。進。擊。阿。資。破。之。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麗。川。宣。慰。思。任。發。叛。命。定。西。伯。將。貴。爲。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討。之。驥。至。雲。南。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衆。八。十。抵。大。振。州。欲。舉。景。東。諸。處。衆。軍。兵。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三

制勝

十五

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畧。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林。以。鎮。康。降。遂。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大。破。之。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抵。木。龍。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肯。自。率。中。軍。進。突。擊。之。衆。勝。遂。至。賴。龍。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兵。衆。陣。別。將。

再保合本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五。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曼邦等寨。驍等遂遂圖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恩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

萬曆二年蜀中告急。江陵以曾確菴請于上。詔令徑討之。曾至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凡起六月。凌霄九嶺等寨悉平。拓地四百里。

克復

大將之職。在克復疆土。安定國家。苟非弘濟艱難。何以勝任而愉快。曹刻以一劔却齊君。反暮侵地。田單以火牛之力。一朝而復齊七十餘城。故將者國之輔。將得人則國全而君安矣。

唐郭子儀。李晟。史思明破之。方北。高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累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俄從元帥廣平。

經武勝集

卷三

制勝

七

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庫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祿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勸通儒。注懷缸鼓徑百餘里。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飛矢射賊。賊驚。白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子道嚴莊等走洛陽。

公孫氏傳
公孫氏傳
公孫氏傳

挾夢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西河南
州縣悉平入朝帝遣其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
造卿力也

李晟擊朱泚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會諸將圖所向
衆封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監若
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
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
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薄柵而賊將張庭芝
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

經武勝集

卷三

制勝

十八

天誘之矣殺兵塵戰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
軍謀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餘衆走
白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曰賊既敗當乘機
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耶乃悉軍軍光
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
間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賊晟
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突萬頃俱先登拔柵
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
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

公孫氏傳
公孫氏傳
公孫氏傳

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
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賊畢盡此率殘卒萬人西走
周子奇追之餘党悉降晟引軍也令元外廷舍右金
吾次令軍中日五日内不得輒過家園違者斬違京
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慈居人杖毫無所擾
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餉賊馬二卽斬以徇
坊人之遠者風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
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泰寺晟屯安國寺
擇文武擢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汚于賊者請以不

經武勝集

卷三

制勝

十九

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
市不易塵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
師不能如之帝曰晟天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
晟司徒兼中書令
宋紹興九年冬金復淪盟再破河南固順昌府命張
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罷而金人分道來
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
邑等地師還十年賜環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又都
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

金人棄賊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亳州而統制宋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

龍騰集正集卷三

平

圖存

凡國祚屏翳數見侵伐非集謀臣武士則不足以自存不足以自存則將浸至於亡矣有賢君起而定計於上良臣復佐令於下國可全而不懈於強大語曰人定可以勝天此之謂也

吳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天道盈而不虧天作月在人道盈而不可盈生節事者以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濫不可強成卑辭厚

龍騰集正集

卷三

制勝

平

禮以進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市利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大食連兵攻四鎮高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李嗣業諫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須臾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

全唐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皆狗

解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警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刻故古者大君命將鑿南門而出示必死無還心也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滿陽又以韋放爲明威將軍

魏大將費穆帥衆捷至放軍營未立麾下

山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整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整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胃又三貫矢衆失色

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胃下馬據胡床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大破

之諸營壘一時俱潰

唐李光弼將戰內及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

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劍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

拜三軍感動

在武勝客正集卷三制勝

三十二

誠感

誠也者可以買金石可以格豚魚况醜虜亦人也不足通志而達欲因類而致感哉舞干而有苗格車騎而回紇拜誠之謂也否則文德不修而盡用兵云云

矣

回紇寇奉天召郭子儀屯涇陽軍繼而人比到虜騎

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各

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

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

從以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

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論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

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

在武勝客正集卷三制勝

三十三

給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綵絲
結歡示好如初

數言退虜縣平昔威名既勝此時誠意更自難欺

耳

宋狄青破儂智高至邕州會陰客昏塞或謂賊毒水上
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若下汲之
非泉遂以濟

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軍萬寨欲據京城
宗澤卑躬駑駘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

經武勝畧正集卷三制勝

三十五

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
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
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
萬往來京西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
招降之

孔鏞知日州峭嶺倉卒犯城鏞在任三日郡兵適已
調發果議閉門拒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應
計以朝廷威德庶自解耳衆皆對之鏞曰然則束手
何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

至天二子
士原籍

銅梁亦知聖
人非開其
自化之蹟及
見聖人法力
之大

衆猶諫阻鏞卽命駟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門啓
隨聞賊遽馬開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爾相泰有
所欲言爾當道我賊巨淵始導以行速入林箐行間
顧從夫已逸去鏞徑入峒賊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其
廳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坐來爾等來悉見
賊取指置於廷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
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兄孫耶鏞曰
然賊皆拜羅鏞曰我國知若曹本良民迫於東餓聚
此苟歸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勒絕汝
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使
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遂我歸府我以穀
帛資汝爾後無復爲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
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皆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
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侵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
多疑衆皆驚服

經武勝畧正集卷三制勝

三十五

義聲

司馬法曰爭義不爭利。是義聲以明其義也。

魏問宋武帝。帝欲取洛陽。武年滑臺。崔浩曰。春秋晉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立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俟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浩詰曰。劉裕因姚興死。經武勝象正集卷三

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

蘇定方討賀魯。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子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赦以還。厚加勞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

代宗幸陝。辟吐蕃雍王爲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爲副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貽前進。懷恩與回紇爲井鋒親軍。容使

誠勝而害治
於役所以敗
若人心無所
所謂萬一之

經武勝象正集

卷三

制勝

三

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義爲後殿。自溫池入。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于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敗。賊死者數萬。梁與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屢戰皆捷。中原大震。岳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趙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慶臺。今行視諸陵。其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岩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路晉降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治國計策
一八
計策
計策

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等。皆率所部降。
將軍韓嘗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
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醉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盡淮
以北棄之。派臺臣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
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
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
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
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
班師。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
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
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
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

經武勝王集

卷三

制勝

王

信服

荀子曰。王者之兵。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
唐高宗時。思結關侯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薩
勒朱俱波。倡聚陀三國復叛。詔燕定方爲安撫大使。
率兵至紫葉水。而賊據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
路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
走馬頭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而縛降。俘獻于乾
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
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燕
定方乃西還。

經武勝王集

卷三

制勝

王

般之而不服。不服而服。此間詐不如信多矣。
宋种世衡遷洛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
者。素強。未嘗出謁郡守。晝世衡至。遠郊迎。世衡與
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
曰。危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
遂緣險而進。奴訛方風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
覺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
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

北學
制勝

威勢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蹙。

漢張良遷度趙將軍數載。開幽并。清靜。延熹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人塞。武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誘殺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認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良遷。良遷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良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反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良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良但誅其惡餘皆慰納之。

今諸葛瑾督舟船自番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遠近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遂徐登郭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于軍到白。國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波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盧陵等屯。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喧不得開。敵乃自斫。民

經武勝正集

卷三 制勝

三十一

然後得圖。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望風警服。畏威甚矣。上退不遠。退使瑾督舟伴向襄陽。通引船整部而退。是欲退而不以進。頗饒不測機關。

唐李晟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時所過無犯。時劉德信自扈。劉敗歸。亦次渭南。軍驚無前。德信入謁。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展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從也。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願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操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

中和四年。高仁厚困梓州。久不下。乃出射城中。遣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食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楊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于此甚遠。於彼必困矣。玉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聞之。數日鄭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

經武勝正集

卷三 制勝

三十一

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

王驥蔣貴等圍麗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
俘斬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提聞
仍請留所部兵俾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
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章即羅瑪廣新王以叛詔
廣旋師討之賊曰此不足血吾亦也乃遣偏師壁其
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章即羅走安南傳檄
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

屈服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
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
不煩而利可全

春秋時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
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
車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
對曰小人恐大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
紂武勝集正集卷三制勝

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
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公爲大將軍兼主司盟之官威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
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威之功我敝邑用
不敢保聚曰豈有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
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蜀諸葛亮南征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慕
生致之既得之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
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祗如此即定

勿勝也。亮嘆曰：「使更嚴。」七縱七擒，而亮猶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唐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燧乃率步騎三萬次於絳，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時天下蝗，兵艱食，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經武勝略正集卷三制勝
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屬，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崑崙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達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面示之。廷光感泣。一軍皆涕泣，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為為不及也。嘆曰：「嘗疑焉，公能窮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遇。

矣。進營焦離堡，堡降，將餘戍望風遁去。宋龐籍鎮河東，俾郭進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讓進。進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為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兵有奇謀，能計而勝者，亦有披心示膽而服者，其入其時各有所宜耳。宋神師道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盡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敘，當以懷唐為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偏見者皆族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詰問機密，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安插生事，非計也。貫議從內郡，旁箭手實，還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勦邊之功未立，而延授先及矣。」帝善其言。經武勝略正集卷三制勝
三十五

此范為感化
則西人心之
事
此正其善悅
民心處

綏懷

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則夫大兵之後。寇賊雖
剪。百姓瘡痍。猶未起也。是必勞來安集。黎民悅懷。海
內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

漢光武即位。使使者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為鄴
侯。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
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迎軍。降
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
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制勝

三十七

漢岑彭長驅入江關。今軍中無得虜掠。所遇百姓。皆
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
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
悅。爭開門降。

晉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
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緩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吳吳
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
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慮之。卒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
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淮西既平。裴度為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
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
乃約法。惟盜開殺外。餘盡除。其往來者不獲以晝夜
為限。蔡之遺孽。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為牙兵。
或以為及側者。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偏。度笑而答
曰。吾受命為帥。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無不
感泣。

宋仁宗時延州諸岩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制勝

三十七

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
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
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子
人。分為六將領之。日夜閱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敵。
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
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仲淹又以
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
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詔以
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差

觀將不擇人三語。文正不但善用兵。而善用將。史稱韓范功業人品皆足千古者也。

宋建炎四年春金帥棄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都統制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郿州爲援全兵來攻玠擊敗之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玠玠違節度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後玠在原上厚翊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經武勝署正集

卷三 詞辭

王夫

勞衆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遙疑之民冒禁如故

招附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漢建安中鄆城梁興寇畧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阻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宜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于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以恩信告諭羣黨安集

經武勝畧正集

卷

三
制
廢

美

郿城澤討斬之

漢光武卽位，拜岑彭爲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數語如平。彭因曰：「往者得覲，賴侍從。」蒙薦舉拔擢，當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遂具言于帝。帝曰：「夫建

大事者。不足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即許降。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种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于軍門。拿傳步詣行在所。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時步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弁令降軍各以郡人詣旗下。皆罷遣軍人令歸鄉里。齊地悉平。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發攻圍太平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制勝

四十一

刺史。卿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師感悅。解兵歸鄉者十萬餘口。

唐元和。中魏博義成軍。迭擒獲逆賊李師道。下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並從釋放。仍却遞送軍前。驛優給放去。及澄等至行營。賊規知之。潛相傳告。錄是皆感朝廷恩。相繼有降者。

唐高祖已定京師。拜李孝恭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榮破之。俘其衆。請將曰。榮徒食人孽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別城皆吾寇。若獲

之。則殺復有降者乎。悉縱之。錄是騰檄所至。輒下。按恭破朱榮于巴蜀。降蕭鏡于江陵。擒輔祐于丹陽。唐之宗臣。最爲顯著。

李巖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奢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且士無糧。人苦役。援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貨。懷輕降附。得大西浪息。表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妻于坐。示大錦袍金帶。誇異之。虜皆指目歎。

宋岳飛擊賊曹成。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制勝

四十二

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王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廣表平。成化十二年。兩廣總督朱英奏曰。廣西猖獗叛服無常。然彼亦人類。可以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年。戎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右荔浦縣立山鄉李公主。令其子扶賓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

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勸處分守柳慶等處恭政哀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獠獠一千七百九十八人副使范鑄等亦招出楊湖等縣獠獠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

安衆

士卒者大將之臂指也。大將者士卒之心體也。將重則軍不擾。三軍之動靜一視諸將而已矣。

敵將之利
左曰可上
空不也

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如雨下。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

魏書卷之三 制勝

魏書卷之三 制勝

四十二

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

張步攻耿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樓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

龍

魏將曹仁圍甘寧於夷陵。周瑜與呂蒙往救寧。寧聞旣解。乃渡屯北岸。尅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流矢

中有陷落甚便。後仁聞瑜臥未起，勸兵就陣，乃就與衆行軍營，激揚吏士。仁雖是逃退。

唐僖宗二年，帝召裴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磧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多安。俄而雲微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淺。

二師將軍
後唐李嗣昭守潞州，嘗營諸將登城，張樂爲樂，軍矢中其足，解昭密拔之，坐容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宋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寇鎮陽，侯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獨下令市中及佛寺燃燈設樂，與賓佐遊宴，達旦，人賴以安。

正德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郭登都督會事，開劉安守大同，舍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賊不利，舍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鶴張益，寫入空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居庸，繞四十里，虜至。

卷三 制勝

四十四

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登憐愍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衆創傳藥，衆皆感戴。

卷三 制勝

四十五

全歸

既已圍更防尾擊。為我部伍。還我材武。嚴我後勁。異我兩旁。整以衆退。乃能不敗。

梁帝獻既平合肥。有詔班師。去魏軍已近。懼為所驅。獻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車殿後。魏人服獻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周大將宇文護伐齊。遣將尉遲迴圍雒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于邙山禦之。至夜。収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雒陽軍散。人情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制勝

中

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朝棄之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齊人弗悟而不追。若追之必克也。

五代梁牛存節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于清口。飲軍退。至埤河。無復隊伍。存節遇其後。與諸將釋騎步鬪。諸軍稍得齊。収拾所部兵。并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時不食已四五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金主亮舉兵渡淮。慮魏勝阻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寶既捷。勝亦還州。為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將攻開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開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遣士憑險陰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開後。勝飲兵入城。金兵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三 制勝

中

追將及。勝獨乘馬趨之。叱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既而金敗于柘皋。復聞濠州。韓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于開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代不突亦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淮口渡江北去。自是不復入侵。

持勝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勝勝有必敗之理勢敗不可以專敗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于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容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必欲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饒割所愛啗之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經武勝畧正集卷三制勝

卷三制勝

四无

到殺其所昵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衆有天之用矣如是者皆以敗爲勝者也淮南子曰夫愛所以昌也而喜所以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衆人紇勁杓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以兵顯梁韋軼體素虛未嘗跨馬每戰嘗乘板輿督勵將士勇擊無敵晝接賓旅夜筭軍情張登達牖撫其衆嘗如不及故拔泉之士爭歸之宋仁宗時完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

多北秋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號謂秋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塞遇山隅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經武勝畧正集卷三制勝

四无

止戈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滅敵。敵盡而止。左傳曰。威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武者畏刑。斯之謂也。

漢武帝時。公孫弘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侍中召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邪惡安居。則以剛猛。嚴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庫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令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宋乾德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為都監。峨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

辛

宋建炎二年。楊存中討賊徐明於嘉興。先登主將師。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罪魁而已。郡賴以全。

馮文升入為兵部尚書。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勸。

一撫一動。雖處辛無他。廣西土守。卒欽與徑。薄相響殺。起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廉。清。戒。備。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處辛無他。廣西土守。卒欽與徑。薄相響殺。起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廉。清。戒。備。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宋武勝軍正集

卷三

以上原缺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南



兵制

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又六三爻曰師出以律否臧
內書曰司馬統六師平邦國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
以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敵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湯武之仁義仁義充倉子日有以飲樂而斃者欲禁天下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軍實

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沒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
以用兵喪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
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三畧曰
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
不義若決江河而澆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
矣蘇試曰兵有三弊漢兵雖不知農而無聚食之弊
唐兵雖聚而無無事而食之弊宋兵則有漢唐之患
而無漢唐之利蓋兼有其弊也章氏曰王畿千里近
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外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

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川澤城

邑之屬三萬六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
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
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兵爲乘積六鄉
爲千乘而餘率七家爲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
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
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
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制
也牧野之師制軍七十萬意通畿皆於大司馬通而征之十年而後一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軍實

通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第一家一人爲兵其
十有一人是并一則一人終身無過一役再役而已然
直任者又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不窮民力如
此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卽有四方之役
則用諸侯兵耳或遽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
伐楚蓋衰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
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成
申以遠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錄洛成申許母乃未

甚遠者。周人已不能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雥及江黃。北伐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之後。惟堂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文林雜集論客兵之苦曰。客食不納。寄楮不敷。誰其食之。葦蘆敲竄。糖旌伐炊。誰其飽之。孤旅幽羈。野怨飲恨。誰其憂之。於是吾亦逝去之心。始勃乎不可遏矣。

客兵之苦。采薇備之。防秋戛戍。自古已然。安得內經武勝。正集卷一 軍實 三

順治而外。威嚴使四夷不爲邊患也。三代而下。惟我

高皇一掃胡元。

威祖三犁虜穴。厥功天地不朽云。

李白論南北所長曰。平沙淺草千里。所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蓊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賊。飛鳥不能渡。徒走相傳。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以同南論南兵可用。日項籍以會稽兵而角距鹿之。今浙江之兵是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浙之兵是也。越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之兵是也。東甌王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

武裝捕揚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而武穆曰。兵何嘗頗用之何如耳。則兵之強弱。安有東西南北之異哉。

經武勝。正集卷一 軍實 四

廣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周人因井田而山軍賦。小司徒爲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然此五兩卒旅師軍。即平時北園。歲爲鄉。鄉也。爲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然只言其可任者如此。非盡用之也。爲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以杜氏法。積實千乘之國。富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卿六達。選用之耳。遂乃卿之闕也。其實五百乘而已。六卿七家。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馳驟。疲於道路者。七十萬家。盡言一夫從軍七家。卒因卿士而命將軍。軍小國一軍。軍次國二也。千五百人。爲師。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皆下大夫。五十人。爲卒。卒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

南司馬皆中士五選擇有時漢師北年簡車卒正三
人為伍伍皆有長春振旅以應夏業舍以將兵無生食之
徒練習有節秋治兵以彌冬大閱以將兵無生食之
費民無久戍之勞制之極善者也齊作內政而寓軍
今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長十地鄉鄉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
便一工商之鄉肆焉國子高子將其二大夫依周變
晉作州兵而置三行州二千五百家也幸一家
起五人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但周禮以卿大
治之今易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文公作三
行以禦狄大國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
名而其實為六軍消原之變去三行更為上下新軍之
作五軍家公施于夷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附
之戰三軍增制大夫各十人猶三行也至安華之戰

經武勝集卷一 軍實

五

百季始作六軍八擊作丘甲以盡民力用什二之征賦
威公我齊作丘甲又益民賦車一甸而加步卒二
十人入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司馬
法之魏用武卒以殫民命十二石之弩負矢帶劍民
中起至於秦人兵令益商鞅變法專尚軍功二十
三以上即調從軍大半百人則五十人馬五十人
又非向故其銳士獨強於天下及併六國置材官
之舊矣於外郡分天下兵器鑄為鐘鐻講武之
禮罷為角祗而秦亦族亡矣漢室無計口授田之資
故賦民以丁而不以田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為退

卒郡國有材官騎士之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有事
以羽徵召材官騎士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而南北二
軍不出又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位之兵也郡國
南軍三輔上北軍自武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人走
書上北軍自武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人走
之則募召始此期門羽林皆世為之則長從始此武
更太尉為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是京師無重兵
而生變於是分兵軍為八尉以中丞領之又北軍
之權太重咸于尤結難增期門羽林之兵期蓋自是
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亦軍士之子孫也
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符以後兵革數
動民多賈復漢法有卒更有踐更有通更調發之士
經武勝集卷一 軍實

經武勝集卷一 軍實

上

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
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及光武罷郡試而外兵不練
先是羽林及立秋羽林郡國兵都試之法光武從見
西漢試法或以為患罷之王莽李通之勸光武
省羽林試日勒軍試長出擊或
史起兵廷罷郡試之法凡有征伐皆籍京兵
後兵留屯南北軍無征禁南之藏書上受為長安帝
也長屯至是又變為建征此漢兵之三變也
募民入錢穀得為虛賞羽林營士桓帝又詔募羽林
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卑弱矣
漢京師有南北軍外有材官騎士南軍衛官禁衛
尉主之北軍衛京城中尉主之材官騎士供調發

郡守尉主之在孟秋則乘黃龍或俾武士肄孫吳之業習戰陣之方在十月則車駕幸長安於南門會五營之士演入乘之法諸郡則郡守諸尉課郡試之法凡車騎材官樓船使各習焉然考禮讓志謂罷邊衛事必勸以農桑唐言衛士山中從軍長望井田既廢民兵分爲二而其遺意猶未盡吳則亦可以觀漢家兵制之大畧矣

唐既代周鼎十二衛唐有天下兵法益備凡建府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於是有折衝果毅之目唐志言分

卷一 軍實

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屬內二百六十有一
又云浙省府二百入十通計舊府六百五十三陸
武奏議謂以爲太臬置府八在屬中者五百廿杜
作京十二衛謂蓋養氏臣外開新衛果統府五十
中有四其數不同又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而折衝
節制並運制於諸節乃足內任官故官志條之於諸
節之後不與外守同漢魏都尉不隸於諸將乃是外任
官故表條之與外守之役與典兵則太守與都尉
皆與史典折衝同矣處以遠近分責昔以一月恐太
重是以二歲更代爲善又遠近分責昔以一月恐太
此五府而府之置兵有三等爲中八百人爲下千
人之領兵有多寡左右前衛鎮六十府諸衛額番休
有時節焉爲省命上兵征調有法以隸東宮番休
勳契丹發告急給法則折衝御行契胡刺史與折衝
皆首不盡則果毅行少副副行矣二十而爲兵

其制義

六十而免行兵則甲冑自備裝根自衛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於朝兵散於野無握兵之重也此其法制尤爲近古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則天以後府兵廢壞衛士亡匿府兵爲人所斃百姓罪之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亡匿爲十道而置使處之盡之以都督以天下之輕邊爲天下之重鎮而都督之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上北方鎮已先之而外兵強盛蕃鎮之禍興矣今爲唐兵三變之說者謂府兵受爲驍騎兵旣盛天

卷一 軍實

子亦增置禁軍於京師以自衛而神策專以宦官掌之。初高祖定天下罷兵遣歸其骸骨前衛者三萬人以爲百騎以東門給之號元禁軍太宗釋符驗許百人以營衛於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禁軍復置馬射者爲百騎武后改曰千羽萬歲又改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衛武宗平李昌胤罷歸山兵反肅宗赴靈武不潰白及即帝位後調補總曰兵衛上元中以衛軍使軍衛相王爲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川中使即朝恩罷其軍代宗遣士華至陝恩懷恩舉兵迎之及京師平朝恩遂以其軍歸禁中自韓之逃爲天子禁軍勢居北軍右日後武宗武興大率兵柄在宦官而勢脅於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而大勢去矣。府衛變爲禁軍禁軍在唐兵

經武勝舉正集

卷一 軍實

九

唐京師置十六衛中外置六百三十二府兵籍於府府隸於衛有發則命將徵兵平居則分番更直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內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試中多者賞以束帛將帥亦皆上考雖終唐之世其制三變而考校遺意今未嘗不可法也

宋革五代之弊五代末全忠烈仁恭皆令諸軍支面以議藩衛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制兵動兵則營京畿以備藩衛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總於殿前侍衛二司也諸餘自餘衛下皆衛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廂兵皆

兵也太祖建州兵壯勇者送京師餘留本城士民國本城雖武更戍然罕散間頗多給役而已

練者曰鄉兵河東陝西有弓箭手諸部內屬者曰蕃兵塞下內屬諸部兵符出於密院兵衆統於三衛其制亦善矣厥後武刺義勇武募強壯州縣疲於養兵而國勢終於不振毋乃諸郡徵備之過乎

宋急五季之弊聚重兵於京師其最精銳者曰禁軍次日廂軍其下分散郡國曰鄉兵又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兵比其才能校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邊境有事亦輪禁軍以戍邊天子嘗躬

經武勝舉正集

卷一 軍實

十

自檢閱訓練於近郊科試設武舉外舍生稱武進士內舍生稱俊進士以論策定其法畧以弓馬定其高下是法度損益前代而鼓厲效習之方則未嘗不仍漢唐之舊也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錦衣等十三衛親軍諸衛皆古大職嚴選監門禁而錦衣所長者乃由漢徵伐之事戰手所司則漢金鼓之物諸衛所教軍卒而備衣獨校尉力士即開之衣其衣也諸軍皆世天下卒前將軍獨衛切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

都指揮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軍士皆有定數名爲一衛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兵皆

土若將皆朝除上有易制之權下無代襲之患其兵式有統誠有如宋濂之所稱者矣成祖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城歲較月練今考其法指揮所轄萬人其有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級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爲限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爲限故當時衛皆精兵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廢以衰正統己巳之變城騎衝突若履無人之境于謙因兵政

雙龍乃立十團營挑選各營之驍勇者充之天順初
年罷之三年復置七年又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
為十二營凡有征調則十二營之兵以次磨行其任
者名曰選鋒不任者還還原營名曰老家老家者充
為宿衛守衛之用也嘉靖庚戌之變復立三大營改
三千為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科臣臺臣督
臣其詞可謂備矣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一 軍實 十一
營京營之制洪武時止有五軍營以衛兵分隸五
府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分大小較場與城

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
隊馬隊專教陣法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
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蓋等事後征交趾
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皆步隊肆習火器是
為三大營每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其管總兵
官居常則五軍以肆營陣三千以肆巡哨神機以
肆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
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
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又增錦衣

三營中軍
左右掖
左右哨
左右翼
左右衛
左右營
左右衛
左右營
左右衛
左右營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洪武初年

等為七十二衛宿衛等為四十八衛又調河南山
東中都大寧衛路更入提提督以各家宿衛景泰
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圖樣是為國營
國營之兵名為頭撥以備警急調用天順初罷立
八年復置成化中練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
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
而行其營將領其營士卒啓行不必揀選三大營
所存老弱無義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
其十二國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山東河南江北各

經武勝要正集 卷一 軍實 十一

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寔之分為春秋二班
嘉靖庚戌虜寇京師朝廷釐革營務罷國營仍
為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別為神樞營
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
人協理文臣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二
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
一人練勇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
宅為戎政廳給戎政印柳葉篆文虎紐如將軍掛
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為小營三十副將以

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衆遊佐擊用真署都督。或都督大抵統軍不處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行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

祖宗微意不欲武臣體重在內。營操官止營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會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衆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軍實

十一

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錄兵部提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于肅愍當已已之變。營務廢弛。於是選三大營中精銳分爲十營。以訓練之。令日圍營。其餘者爲老家營。於大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圍營總兵官。文臣大司馬董之。別勇怯。則可激勵。預簡練。則可應急。是時營政一新。而乾坤再定。其後又分爲十二營。大抵卽團營遺意。至正德中京軍不足以備征討。而衙調邊兵。嘉靖中北虜

闖入內境。竟不能以一矢加遠。則團營與老家營亦無甚差別矣。○王文成公平承寇立兵符。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泰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練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才識優者爲之。副

經武勝軍正集

卷一 軍實

十一

將得以副。偏將偏將得以副。營官營官得以副。哨長哨長得以副。總甲總甲得以副。小甲小甲得以副。哨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一法。治衆如寡。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約。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止選伍調

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禁訓練之方旌鼓進退之節齊濟究用行之

國朝兵制內設京營以固本與錦衣諸衛相表裏錦衣衛宿衛而此獨止巡徼扞城彷彿漢南北軍制日有操月有較春秋有大閱士皆訓練而兵有餘勁外則邊鎮宿以重兵而勾陳蔽垣之形壯衛所間於州縣而牙錯基布之勢張監之以司道統之以督撫而又優恤勸懲詳其令較閱清察嚴其條所在各自屯紿而不盡庸縣官之責且本兵有武勝堂王集卷一軍責十五

立戰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形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戰之疾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疾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車之場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言不能往來也陷之險阻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塗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蔽犯歷滾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

武勝堂王集

卷一

軍責

十六

左有澆水右有峻坂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每冒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場地也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驚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者八勝敵雖千乘萬騎前驅步

萬勝必勝

從來論戰車者曰有脚之域不秣之馬戰之藉於車向矣然不審于形勢去十害就八勝其不至于棄輜說輻將伯助予者幾何哉

兵法曰用軍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軍實

七

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起其要害遂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驍健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車旗力可引弩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五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

孫子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

於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吳子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易秣以時則馬輕車重獨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武侯曰天久連雨馬脂草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吳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疑其屬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車與步戰于易則一車當徒八十人戰于險則一車當四十人與騎戰于易則一車能當十騎戰于險則一車能當六騎○凡車利結營構便涉通宜于廣易陽燥不宜于卑濕窪如所以貴高而賤下進止須從其道焉其犯堅衆也必先走其雷電繼以小戒急出騎車或突或衝火亂其西弩亂其東半騎半徒伏奇從鋒驛寔不便謹壁弗攻出入有制馳驅得機敵雖萬匹克之必矣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一 軍實

六

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于戰自夏殷車御以正而勝有危湯以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闢閉代崇之舉也戎車三百牧野之役也宜

三之甫征北伐皆用此制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等率軍數十萬追者故胡人後與塞寒擊匈奴以武剛車行禽夷趙口漢兵師度塞人馬畏固可坐取虜以精兵恃事北青車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往當而待于是青令武車兵自環為苦而縱五騎士當匈奴如冰解雲散會徒發于單于視漢兵而雨軍不相見漢亦縱左兵以發單于近來六歲壯騎數百直衝漠南西北而此車則哥舒翰所用李陵以大車而解虜敵不厚利以牧黃河允曲者李靖以大車而解虜李靖以偏廂車而擒頡利兩以馬車為營別士出營

卷一 軍實

十九

十九

吳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千僭亂總名偏庸別爲
 一陣之驍介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其
 用而羊參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絞以從天下設法注
 以備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鉞索行則步
 以爲陣止則駘以爲營每車用二十五人目
 人爲一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悉器械
 爲如意戰車勝車上劍如意戰車木輪百輛數十
 車軟輪房車用二人推轂可載五十人人行則載
 重器平止則爲盾掛搭如城塞人馬不能近遇敵
 可以禦百箭利刃爲盾掛搭如意車在外以蔽蔽障
 車中連人足砲次二百步障陣相近則陣開發弩
 連車連馬乃各發一箭出之陣則出騎兵兩旁掩
 得捷接陣進擊步却則人陣間相遮士卒不衆退

俱利何便出擊以其襲上而待彥卿亦以拒馬奔於
于朝詔諸軍進其式造焉而符彥卿毀車而行而成太
此皆知用車之利者也若晉魏舒毀車而行而成太
原之功房次律改步用車而有陳濟斜之敗唐房希
用車數
此又非存乎其人者耶

車騎步三者各有其用非可軒輊取舍近時談兵家悉稱步騎至車兵一制造作有所弗詳運用有所弗習遂泥太公或地有十之說謂不若步騎之輕便不知古時制井田寓兵法簡徒蒐乘大率攻戰多出於車其制莫備于周周至宣王中興車攻

卷一

許

爾詠可見也。他若秦之小戎楚之乘廣荀吳伐狄毀車而行李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分三隊爲一乘然則春秋之際中原相遇有不藉車師之力者哉。漢唐宋以來代有制度而我朝

成祖北征用兵部所造武剛車輓運但未以出戰也至景泰初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拔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中國長技惟

有所謂戰車者。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臣又觀車製。圓箱板內可藏兵。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銃頭。每車前後佔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闊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愚按李文達于肅愍立

有機妙。非數紙能盡。攻城則莫善衛青。輕捷則莫如小飛車。皆可考而用之。大抵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于攻。利于易而難于險。行則可以載兵。止則可以爲營。衛野壘。則屏蔽外張。鎗砲齊發。虜散則出兵通擊。互相救應。運有足之。城策不伺之。馬誠勝具也。然山川險阻。車非其宜。而深入後討。尤非所便。假遇長溝枳棘。不有如前輩之所慮者乎。今日宣大等處。山川平夷。可用。餘塞則空對兩地形。而用之。而且也。逆車之法。須以盡制爲上。若用北方脫木版及竹笆。則一砲可碎。若純用南方堅木版。則又太重。重則遲。單小固不足拒敵。遲滯亦艱于運旋。輪軸柱板須堅而輕。輿箱之內。須可伏步卒。裝器械火炮。設砲帷以避矢石。舊從親以驚胡馬。管轄既堅。齊鋼有餘。以利倂往。而翼車尤在奇兵正車一乘。以有力善推者爲舵工。以耐知進退者爲車正。次狼機手。兼習刀斧。以有膂力者充之。次百子銃手。次火箭手。以伶俐者充之。翼車兵以隊長執旗。鎗專司指揮。以翼之車後。次鳥銃手。

次藤牌手次鎗犯手次鈎鎗手火兵居後兼習短兵亦如奇兵法方可制勝耳
戰車不可更僕數其鹿角武剛則會子俊踰大敵輩已屢效於前今冬官所造想備其制故不載考諸古制有便于今用者特簡附數圖于後以便觀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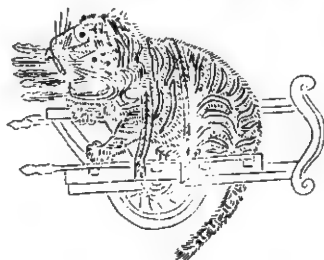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軍實

壬五

虎車

武經之虎車非古車兵之車也然前深第亦通者莫當不修後視胡馬驚却無武剛之重滯而有偏廂之鋒銳今欲破虜最宜用此



治歲車

兩旁皆屈曲向內兩頭盡處有環以連下架木兩層

此有扇

此處推

此足支計



其詳不能盡圖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軍實

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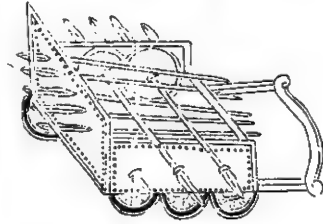
象車

象車腹中可藏火器備敵



鎗車

衝敵大營須用此若零
敵則此車不宜輕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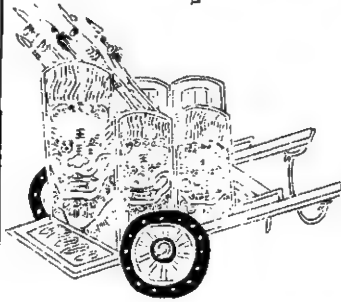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軍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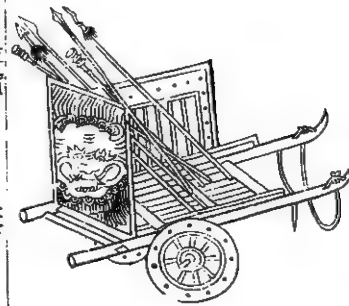
二十五

正廟車

正廟偏廟今車營
之車是也



偏廟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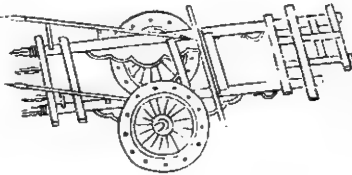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軍實

二十六

雙輪戰車

身兩股車內橫寬兩
頭各用一人中間一
人二竿共用六人旋
用一人主之風馳較
走堅銳無比



衝敵鐵輪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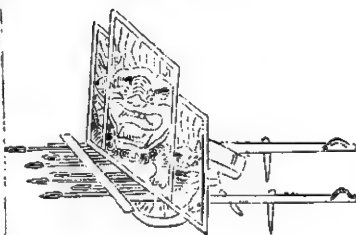
前轆二層架鎗八
捍廟中放火箭藥通
於外面內裝火箭四
十枝用軍二名輪流
推行衝攻

經武勝墨正集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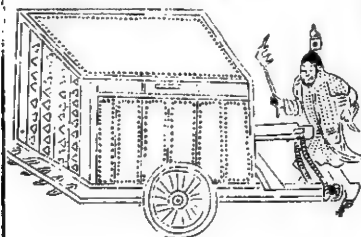
軍實

三



大櫃攻敵車

此車須用堅木爲之
下架鎗桿上穿火箭
櫃蓋油刷用牛騾推
行二兵隨幫燃火此
進攻衝敵長技也



冲敵鐵頭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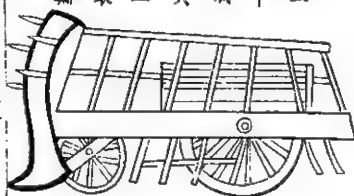
高五十寸大衙順數前亦五
丁長十尺取天于上體高三十
三寸取元下體二十四寸取氣
下早以堅下寬七尺取斗其
鐵頭作人字狀尖脊向敵二
邊各三尺六寸共七十二寸取
熟小輪無廟但置輕物大輪
有廟人坐其上重物間置

經武勝墨正集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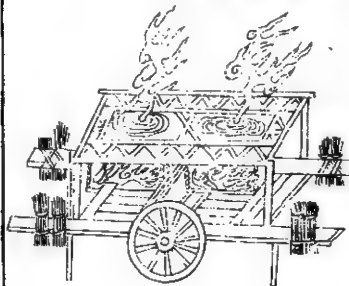
軍實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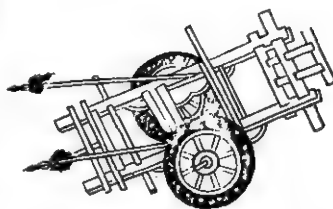


盛油引火車

此車以木做兩輪
椎架上釘鐵條橫
架油篋中懸鐵盤
燒炭火沸油車角
撐帶茅草輒火之
具無踰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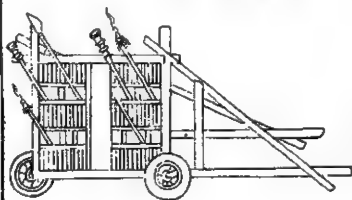
雙輪輻重車
此種車也不可以破
能任重而車體又輕
堅可用



桂武勝集正集 卷一 軍實

子九

有車之用而無其澤有
所牌之利而廣其意有
拒木之益而可以架火
器使得如車營之制四
面爲壘可以出塞萬里
迂虜幕南百戰百勝矣



無敵神牌

此敵神牌見于武備其說
曰一人可以敵百士卒能
敵千人無約山戰水戰可
用攻營守營能領我兵之
不退能拒敵兵之前進亦
利器也



桂武勝集正集 卷一 軍實

子九

騎卒

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左右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翼日無復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縱其糧道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後其將可擒敵入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陳必亂令其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群多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少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敗人伴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軍實

三

經武勝略正集

卷一 軍實

三

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敵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淵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犬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濡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敵也

按車騎之敗皆以地言者謂吾自陷於地形之未

便而致敗也吾能審而避之豈遂致敗哉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發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車何等比乎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

從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皆教以馬。騎陳嘗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軍實

三十三

行。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兼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

趙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勝。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所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賞。利民爲本。從

有經合行爲上。明從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昔者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聞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吾地。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

經武勝集正集

卷一 軍實

三十四

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鄰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

胡服果便。騎射但養尊處優。則當顧體。又非可以匹夫一劍之任自雄也。

後漢光武擊銅馬賊於鄆。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圍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走追至館陶。大破之。後漢安帝時。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超也。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

公虜皆馬騎。日行百里。來如風雨。去似絕弦。以步
軍之勢不相及。所以步軍兵三十餘萬。曠日無功。使
爲君計者。莫如罷步軍。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
車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起尾掩截。其道自
當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
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以爲騎逐千虜。奔騰奮擊之勢。漢家飛將也。

紀武泰初。爾朱榮爲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
萬。卽州刺史李神俊開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

遼東虜正集

卷一 軍實

三

右副。倍道兼行。東出隘口。而與時榮衆寡非敵。葛榮
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
北。列陳數千里。旗張而進。榮軍山谷。爲騎兵分督。將
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過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
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齊發。騰逐不聽斬級。使以
棒擊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
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
擒葛榮。餘衆悉降。

臣聞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楊素爲靈州行軍
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初騎奔突。皆以
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
此乃自閉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
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
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
傷而逃。殺傷不可勝計。

與荀吳伐狄。毀車而行同意。

五代符彥卿遇虜寇於陽城。彥卿以拒馬爲行寨。因
經武勝正集

卷一 軍實

三

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以掩虜。乃大敗之。
狄青征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銳不可當。如何。
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
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拒。故每戰必賊。願得
西達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
使。當若納言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齊
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三代之戰。俱藉車師之力。至漢時匈奴數患邊。大
將軍驍騎將軍歲出塞。突騎無前。進絕漠北。進止

部皆能輕捷是利。而騎兵之用至今尚爲大抵。騎戰未戰之先。不但當令馬軍練習射擊。尤須令營中馬匹皆時馳驟。使馬性馴熟。詩會金鼓旗色。進止迴軍轉陣遇敵之法。臨時對壘尤須防敵人鹿角拒馬蒺藜溝壑。至其騰驤衝突之勢。莫於車而逸於步。不言可知矣。

步兵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旣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龍人排行馬。進退關車。經武勝集 卷一 陣法 七

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背疾戰。而必解。武王曰善哉。

喻子曰。步戰須擇山林險阻。而據之。積木石爲壘。乘而守之。車陣在外。火炮第二。蓄銳斧之士。養力定。氣待賊稍懈。卒而犯之。可解圍而出矣。

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拙。以什共車。必克。困諸旣又克。請皆卒自武。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于左偏。爲前拒。以誘之。羣

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淳寧廣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謂有廣風。拜騎都尉。使將荆楚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餽朝。帝欲使爲武師。將輜重。陵口臣所將皆荆楚勇士。青材劍客。方振虎。射命中。頗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解。廣阿軍上曰。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波。陵對無事。乃以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泉千庭。上壯而許之。素王等攻晉。平陽公符融使朱序來說謝石等。令與降。序私謂石曰。若秦衆盡至。誠難爲敵。今乘諸軍。

經武勝集正集卷一軍賞

主无

未集。空迎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奪氣。可遂破也。謝玄遣劉牢之師步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發壽歸城。望之見晉兵佈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撫然有懼色。

謝玄使劉牢之以步兵五千。破符堅百萬之衆。古所詭譏。然其敗機乃在朱序敗其前鋒。可遂破也。

一語乃知兵在用勢數節之後自迎及耳。

宋紹興中。岳飛收復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兵。今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攻襄陽。

騎利平曠。步利險阻。成皆反之。安得不敗。

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用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搯人。

經武勝集正集卷一軍賞

軍賞

中

騎下斫馬足。敵人馬俱蹙。

紹興十年。岳飛擊兀朮于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世忠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出戰。敗之。兀朮又以拐子馬萬五千米。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庫。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

騎所以勝敵者。以衝突。非步兵可敵也。而岳韓二將一用長斧。一用麻札刀。斫馬足。敵遂大敗。真善以其短破其長。運用之妙存乎心。斯之謂矣。

金人陷廣州劉錡自太平渡江引兵出清溪而進皆
據元本以拓阜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
石木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
於須臾而成遣甲士數千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
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諸軍皆至分軍為三渡河並
進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日事當機會復何俟即
上馬迎敵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
中曰虜待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
進虜大敗

經武勝正集

卷一 軍實

望

步戰之法不宜於平野惟利高山大林每隊必須
神牌當先銃器隨後大隊須步步為營疊行緩進
尤須多設遊兵探賊搜伏遊兵但用善走輕牌俟
賊亦不必用馬既搜山內無伏又四山高望山外
無賊乃進進時前隊既行後隊稍緩遊兵仍駐望
四山若山外有可疑即遣猛士往探之無乃行有
賊即止營搜擊未暮先卜營就壘為機因山制若
平地則向之高岩則依之嚴防其後密探其旁若
平地步兵遇賊車騎皆無則全賴火器行之火

器則趨丘陵據崖市又無則亟捐溝作壘壘木石
為營若戰惟以安靜持之依律進退萬無所失乘
山則可向下急擊仰攻則惟持重緩圍起徑伏道
可以急行若平地兩陣相當必不可急遽交攻惟
火器乃利先發要之理能前定機以時空毋執一
也

經武勝正集

卷一 軍實

望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目錄

卷二

火攻

舟師

圖募

器械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軍實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火攻

火攻之法
實矣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時天煙火必素具。具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軍實

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後而後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過深草薪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統士堅伏吾後，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

又燒其後，敵人將至，卽引軍而却，按黑地而
人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
於險，如武士，衝吾左右，又燒吾前後，若此，則敵人
前害我，武王曰：「敵人將至，吾左右，又燒吾前後，煙覆吾
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
四武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太公時只用縱火燒掠之法，此時火器尚未備也。
皆用火者，或燒其屯，或燬其糧，或燒其薪糧，或幸其
移而焚其營櫓，或埋地雷斷崖谷以摧其堅，然其玄

紀武勝王集 卷二 軍實

二

妙總在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日，起火有
時，其機惟在器，而其難又在火種，夫走線如地雷埋
地數尺，達廣數里，水雷入水丈餘，沉伏港汊，藥線入
土卽潮，入水卽爛，又烏龍旬月不敗，俟彼火機一動，
卽發之，所以善製火器者，有不傳之秘，善用火
者，有心得之巧。

劉報王昭，擊殺下齊七十餘城，會燕君平卒田單，乃
譏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故
議攻卽里，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

殘矣。惠王聞之，卽使騎劫代將，殺奔趙田單，乃令城
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
單宣言曰：「神師下教我，又言惟懼燕人，劉所得卒，燕
人如言，城中皆怒，又言吾懼燕，揭城外墓，燕軍揭燒
之，齊人皆涕泣，共欲出，教單知可用，與士卒同甘苦，
飲食盡以餉士，遣使約降，燕軍解，乃收城中得牛千
餘，爲絳綳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
葦於其尾，鑿穴縱牛，壯士隨之，牛熟怒，奔燕軍，所觸
盡死傷，城中鼓噪隨之，追亡逐北，七十餘城皆復爲
齊。」

紀武勝王集 卷二 軍實

三

火牛一舉，從來用火之奇，莫過於此，只可一不可
再，不然如王德以萬弩破之，有餘矣。

漢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十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
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茂草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以自救。

皇甫嵩討黃巾，張角嵩保長社，賊引大眾圍城，嵩兵
少，軍中皆恐，謂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聚寡，今賊依
草，節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

智人之法
三石夜

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風。滿約勸兵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火應之。因鼓而奔。其陣賊驚走。大破之。

曹公孫與袁紹拒於官渡。紹屯輜重於烏巢。軍無糧。備許攸勸操以輕兵襲其不意。燭其積聚。不過三日。袁自敗也。操使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用袁軍旗幟。夜從間道。人抱束薪。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盡燬其糧穀。紹軍大潰。

周瑜逆曹公於赤壁。曹軍連船繼首尾相接。黃蓋曰。經武勝集正集卷二軍實

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吳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降。因風相次俱前。曹軍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風猛火烈。延燒岸上營壘。煙焰漲天。人馬被燒溺死者不可勝計。操軍敗還。

吊指古來大戰。赤壁塵兵不在四五之外。其勝處全在江湖湖空。船艙即尾。風發火烈。乾坤盡赤。方之火牛。誠兩大觀也。

殷浩北伐。請江追爲諮議。秦軍姚襄結營以逼浩。

令追擊之。追進軍至襄營。謂將較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寇。且堅柵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鷄數百。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鷄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軍用牛。追用鷄。以小易大。彼悉知之。各有宜耳。

魏中山王元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鄧陽湖南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

韋叡將兵救鍾離。命豫裝高樞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

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馬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遠泰郡太守李文劉乘鬪艦競發。擊魏州。上軍盡殲。別以

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

膜。敢走之士。板柵所橋水。又別疾候忽之間。橋柵俱

進。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

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唐兵平蜀。康延孝自欽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

三川制置使詔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董璋將兵
各任園討之追及延孝於漢州延孝出兵逆戰關使
璋以廉兵先戰而却伏精兵於後擊破之延孝入漢
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壘樹竹木爲橈關帥諸軍鼓
衆而進四面縱火風散亘空延孝急引騎出陣又敗
與十萬騎奔綿竹追擒之

唐乾寧中朱全忠親領大軍自鄆州東路北次於魚
山攻牛壇方整軍出寨瑄與弟瑋已陣於前須臾東
南風大起津彈旌旗失次正有懼色全忠卽令騎士
縱武勝軍正集

卷二 軍實

六

揚鞭呼嘯隊出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
忠因令縱火煙散亘天乘勝以攻賊陣瑄瑋大敗殺
萬人餘衆墮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孟宗政守康陽全帥完顏訛可擁騎薄城宗政列甍
溺水以隄火攻又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
募鑿銀鑄石工晝夜攻城連茹葦直抵圍樓下欲焚
樓宗政先縱樓樑深坑防地道穿并縱透卽施毒煙
烈火鼓譟以薰之金人窒以濕蘆折竹以剝土城城
頽樓陷宗政微機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距樓陷所

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彩
鐵面而前又濕蘆葦蒙火山擁雲梯登城城中軍
以長戈舂其喉全兵陸走康州會尼再興許國兩道
進掠唐鄆境焚其城棚糧儲金人頓棄陽城下八
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并來師議
於再興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漢河宗政自城中
出擊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人鄆州而還

韓雍征廣東蠻寇帥諸道兵徑進用土兵爲先鋒先
破修仁荔蒲遂進搏大藤峽大藤峽係賊之巢穴叢

經武勝軍正集

卷二 軍實

十

林深菁箐巖深塞古藤蛇結山洞險阻其中蠻豆數
百里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自國初以來未有窮
其巢而破之者雍率官軍直抵其處命縱火燒斷其
藤易峽名斷藤斷崖記歲月而還

襄毅燒大藤峽火光數晝夜不絕林菁濯繁山洞
失險斷崖紀績擊蠻之功於國朝可稱第一

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生風風火
相得斯能取勝故爲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

之月行於其在天十三度。影在天十二度。張在天十一度。翼在天十九度。四宿則不出三日。有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一日而止。黑雲夜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月暈色青。四圍有風。無雨。日沒黑雲下。接來朝風作。風行十里。揚塵動葉。風行百里。吹沙飄瓦。風行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拔樹。知天之時。而善用之者。則萬戰而萬勝矣。

地勢

經武勝要正集 卷二 軍實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曠野平邊。遠擊者勝。叢林隘道。夾擊者勝。漫坡磐石。埋擊者勝。長江大河。迎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壓之。以下攻上。其勢逆。用銳器烈火燒之。彼此皆火器。卒然而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遠器先擊者。必勝。彼此皆銳器。欲助縮離。先覷伏路。其勢易疑。用銳器四擊者。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水戰必先上風。使避其煙障。楚帆必以藥製。使不染煙火。此火攻之上策也。有不知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

有不棄器而走。資寇敵也。

器製

火攻之器。有戰器。有埋伏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種不同。用不得宜。無有不敗。其戰器利於輕捷。則兵不棄力。而銳氣嘗先。其埋伏器利於爆擊。易碎火烈而煙猛。其攻器利於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費其守器利於遠擊。火長而氣毒。其陸器利於遠近。長短相間。分番疊出。各為號令。火砲火銃火箭火彈。此遠器也。則與長鎗大刀相間。火鎗火刀火

經武勝要正集 卷二 軍實

牌火棍。此近器也。則與強弓硬弩相間。選以精兵練以陣法。器貴利而不貴重。兵貴精而不貴多。將貴謀而不貴勇。良將一員。火器一千。練而用之。足抵強兵十二萬。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其水器中鋒。則利於衝。而直擊。發貴復機。是也。橫截。則利於兩旁夾攻。神鎗火銃是也。亂陣。則利於燒染。楚帆。火箭飛毬是也。殿後。則利於矢石齊發。火砲神弩是也。將得其人。隨機應變。無或不勝矣。

藥製

火攻之藥硝磺爲主木炭爲副然必知藥之性斯得火攻之妙硝性主直硫性主橫反性主大火各不同以灰爲主有落柳灰杉灰性直者主達擊硝九而硫一性橫者主爆擊硝七而破三青楊灰其性最銳柞杉爲灰其性尤峻蘆葉爲灰其性尤燥雄黃氣高而火酸神火以雄黃爲君石黃氣猛而火烈法火以石黃爲君硫磺氣臭而火毒毒火以硫磺爲君銀絲金屑礪砂炒製鐵子蔑屑着人則腐爛見骨其爛火藥內用之姜粉霜牙皂椒末製飛砂神霧着人則立瞎

續武庫正集 卷二 軍實

雙睛飛火藥內用之草烏已豆雷公藤少加水馬虎藥中人飲冷水即解加水馬則見水愈急熬煎火藥龍鎗着人則見血封喉火箭火鎗用之中賊卽死江子營山半夏喀和川黃連製噴筒火礮着人則禁人不語噴火藥用洞油薑末松香利焚糧劫寨偷劫火器內用之人糞鐵汁巴油用破革末皮帳賊攻城用此鎔化燒沸傾注城下洞透重革鎔末狼煙晝黑夜紅透傳警報江豚灰逆風愈勁勢疾神奇砲藥量入銀易於碾碎信藥加用班貓永無閉塞金汁硫磺

法製玉圍砂用行火藥順風揚之名曰神砂末香硫霜配以硝硫名曰神煙銀絲礪砂和以海汁名曰神水砂入人目則頭昏眼瞎煙鎖人殺則血湧髓流水注人腹則心碎腸裂驛馬獅象傷藥者亦如之用藥一石可斃賊百萬然將兵者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用之不得其宜是爲逆天恐促已壽以天地好生之德論之切不可輕用也武侯之壽輕於藤甲有明徵矣別有石油入水不滅可造藥團藏火器中放燒賊船出四川猛火油見水愈熾可燒濕物出占城國

續武庫正集 卷二 軍實

九尾魚見風便熾四爆無可遮欄出婆羅國此皆極妙之藥爲將者不可不知也精通藥性製令神槍上輔聖主下安黎庶威冠平夷彌山帶河豈止萬人敵而已哉火器有必可恃者三有深可慮者二一日守禦可恃古來兵法至近世而一變爲火器也今有西洋砲又一大變也此砲之用自徐光啓始光啓奉命練兵從廣東香山陳慕到極大者四門李之藻督造軍需取到次大者二十三門內以十二門解發寧遠天啓六

年用之却敵殺賊一萬七千餘人奴酋失志憤懣數月而竣此其明效矣今邊方城堡若修造置備一一如法銓敵兵數萬必盡於堅城之下各邊隘口亦如此法建臺一二座虜入隘即盡殲之此則我兵一可當虜百可恃者一也一日步戰可恃大砲之用人初不信寧遠一捷謂可守城矣然言用之以戰猶未信也今第一等火砲宜藏之內府以示居重馭輕之勢其第二等用之邊鎮第三等用之守堡第四等重千斤以下吉用之車營步戰其法以大小車輛結爲方

發一矢在三十步之內而我發一銃在二百步之外即未及交馬已先殲其大半矣及至近前我之弓矢鎗刀又足制之此則我騎一可當虜騎十可恃者三也一日不精可慮軍中用火今之時務東虜兵馬精強亦用火器今特以大勝之北虜邊長賊衆今當以大且多勝之雖然可以百勝而不可以一敗敗則我之所有悉爲敵用故必萬全保勝可也保勝之法必須事事求精求精者士卒欲運車輛牌盾甲冑欲堅兵器欲利技藝欲熟餉給欲厚即敵以厚賞募死士乘間突入而我又足以制其命不然數者之中一有缺失一有粗疎皆不精之屬也若用火砲矣而置造修合點放少不合法或收藏不慎以致損壞則不精之至也所宜深慮者一也一日敵謀可慮東奴謀爲火器已二十年師徒數敗得我大小砲位五六萬火藥數百萬收藏敏習攻遼陽時且以之敗我矣寧遠挫辱獨以大小不敵故也彼遭此大挫而所藏器藥甚多且老奴練兵二萬皆托名熊羆謀成而妻子不知其深閭若此今安知非精練以蓄威待時而後動

乎。若云彼無火器。必且日夜謀求欲得之也。得之道。或以賄取。或以法取。或以計取。或以暗取。設今不圖。彼萬一得之。其勢不復可當矣。北虜亦甚畏此。畏則必謀。遲亦生智。所宜深慮者二也。

古兵法。火攻之說雖著。而器用不詳。近代制。造日繁。日巧。攻守戰莫不藉以取勝。但其利可恃。害亦可慮。可恃者。我得之固利。可慮者。敵得之亦利也。可恃者。器具精良。點放習熟。一發而糜爛。敵人于呼吸之間。可慮者。製造不精。點放無法。風候未定。地利未得。我欲以傷敵。或反而自傷。豈非險。遠。故操演不可不預。布陳不可不習。若用之攻戰。其大者須用車。小者如鳥銃之類。步騎皆可用。若城守則無論大小。胡虜長於騎射。野戰恐無以取勝。唯火器為中國長技。他如倭寇島夷。其地亦各有砲製。須謹避其發。而我則當神其運用。總之車雖堅。待人轉。馬雖良。待人策。火攻具備。而不得用之者。奚可哉。則製造習用之人。又主帥所當延攬。

火器名

砲

車砲

銃

火箭

器械

噴筒

火牌

速發

礮彈 鎗 空 葫蘆

雜器

會獸

束

水具

伏地

發具

已上俱軍中必需各項下種目。其器其制。度用法。亦非可數。紙盡姑俟。另集。纂定。茲不備。

舟師

軍畧曰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橫海
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自太公爲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

以清河也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皆在於河蓋亦暫

以濟耳日吳人以舟師抵楚楚敗吳師其餘吳兵

敗于句吳夜手餘皇而三人逃楚敗吳師其餘吳兵

惠楚師吳人敗之取餘皇還又越軍吳軍舟戰於

江及魯乃今共軍助救而進吳師大駭遂滅吳伍子

胥教吳人以船軍之法軍之車小翼者當挽車矣

者當能車便船者當行機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楫

之具釣之逆而抵之而舟始用於戰矣武帝破東越

以樓船起樓其上者因舟而設之擊東歐則兼用戈

船下瀨船其輕疾也又聞昆明以習水戰越爲昆明

方三百里漢使水師而爲昆明所蔽光武討公孫

歐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光武討公孫

連岑彭柴宜進樓船與冒突露挑數千艘發桂陽三

郡委輸掉卒凡六萬餘人且日荆門之事一蘇征南

其任何專也按公孫連其將任清曰戎孫亮將數

起浮橋陸機立機於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渡兵彭

彭攻之不利吳漢以三郡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

卷二

水

卷二

水

者當能車便船者當行機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楫

之具釣之逆而抵之而舟始用於戰矣武帝破東越

以樓船起樓其上者因舟而設之擊東歐則兼用戈

船下瀨船其輕疾也又聞昆明以習水戰越爲昆明

方三百里漢使水師而爲昆明所蔽光武討公孫

歐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光武討公孫

連岑彭柴宜進樓船與冒突露挑數千艘發桂陽三

郡委輸掉卒凡六萬餘人且日荆門之事一蘇征南

其任何專也按公孫連其將任清曰戎孫亮將數

起浮橋陸機立機於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渡兵彭

彭攻之不利吳漢以三郡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

卷二

水

卷二

水

子 22 - 651

而次之衆幾萬順道
下望岳麓發遣
湖王琳欲夾攻文帝令侯瑛督軍出屯蕪湖
合三葉洲之衆抽糧相繼下單將各處進軍虎
少知是計官軍及父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盡沒
於沙中官軍大不得還浦又旦風靜智刺妻等五十二
州諸軍聞史吏守營兵數萬乘虛襲鄂州蕪湖十
城而泊平磯男來謀齊侯司三司劉伯球將兵萬
餘人助張大戰賊眾中軍最茂募食待之時湖南
風急忽自謂得勝動引兵直趨康樂寺徐伯背反
福其後百兩里及為瑒用珠璣火炬以燒賊船皆反
獨小船以觸其總并第燒燬又以牛皮買草置
大艦而被賊兵於港口歐陽統據嶺南反陳將韋昭遠有衆舉討之統聞即遁淹

經武勝署正集卷二 軍實

至出華港口多聚沙石壘以竹籠置於水橋之外周
近掘壕環遶累其上流築艦延拒以臨賊棚又令人
持刀潛行水中以礮竹籠之筏首無敵勝固可以左
擊大營隨走矣之滅吳大破固而擒統

勢也楊素造戰艦以浪江而五牙大艦名五牙起樓五層高百尺左右

前後置六相竿黃龍次日黃龍置兵百人有陳國卒
李異三百人

定縱輕騎以討賊而縱火奮擊智慧就擒越州高智是蘇州沈

去僧尼崇信父詢運楊素討之未將濟江使失兵三
載素夜夜潛渡江規曉達而復往爲賊所獲送吳三
十年之久鐵杖束縛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
向之參贊賀弘三司奉帥自營于津入擊賊玄
曹敗走追禽之智慧逃江南岸爲楊周立百餘里
得將依仁率軍之爭計公堂見陳氏以人輕視判在
死罪依仁之賊懼而奔許公堂見陳氏以人輕視判在
以請嚴奇兵數志與掩其壁使退無所歸遂不

得張北岸某破之聚也素從之漢元以來病數百
宜乎江岸某破其營因燈火燒殆盡元宗派兵二千
大破之智遠逃入海秦建德管史萬歸宗策云千端
餘近海吹波浪洞不可勝數當謂千有餘條轉關竹
箭里安無寧阿者十旬達逆背謂已沒焉虞曠言竹
箭中浮之水不待智者以索上其事上崇業居陽其
家馳傳智遠克州州智遠保固起上以素衣於外
今馳傳入朝衆以除賊未終復請行泛海至吳州
賊帥王國表自以海路難阻不敢據率州走徐黨皆
散衆分兵追捕客令人黃圖處使郭楚智遠以自贖
陳靈悉降江南大定李靖養獲燧而不用放之江中使募兵不
至而蕭銳遂以乞降前破書說大獲奇獻盡徵于江
畏兵見之疑不取遂遣降
勢固有所不一也東洲之戰吳越遇逆風而反得乘
風貞明中部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鏐以其子元璿
為水軍都指揮使師擊臨鑑五百艘自東州季吳吳
經武庫刊史彭彥章及諸將陳汾拒之元璿與彥章
連令每船各載長沙及闕戰于浜山吳船乘風而
進元璿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因船與戰元璿
使亂風揚沙吳人不得開目及船相傍元璿使微
沙于已船而撒沙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元璿使
吳人屢之皆作元璿因縱火焚吳船大敗壽春之役
周水軍素不及唐而後反勝唐唐水軍素弱用人不
能敵世宗今于汴城

偶開池并習擊月之夜果係於舟子抑係於人乎宋
乾德初鑿池習戰而兵號水虎捷聖大獵於京城之
前引築水以注之
造樓船百艘選特兵茲水虎捷九年幸金明池習水戰迄真宗朝意
習不輟凌波樓船則因李嗣而置李嗣清沿河江淮
置水兵強盜流禍
而岳飛破楊么于湖中楊么員到不服方欲渡湖
中以無激水共行如飛旁

置糧平官船起之飄碎岳飛代者山水為巨役案諸
者挽之且以麻水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
張牛車以載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並築連船斷之韓
世忠敗兀朮于黃天蕩世忠字鉉江元木派江入於
渡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湖以鐵
練貫大鈎發雙使使者明日敵舟不得而前世忠分海舟
為兩道出其背無一獲李寶石曰島之捷李寶
則電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李寶石曰島之捷李寶
之膠西至石口島敵舟已出海口泊磨島相逐僅一
山眾咸列舟艦及待戰敵舟者皆中原遺民連見
實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
山薄磨寶命大礮環射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
欲南拒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虞允文采石之捷
皆以舟師致勝者也

經武勝聖正集 卷二 軍實

三

舟師之勝見於前代者班班可考
國朝尤不勝拊屈間取一二事觀之

聖祖之初擊陳友諒於鄱陽也俞通海乘風棹七舟載
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賊遁我軍先
獨聖子口橫截左盡逼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盡獲
兵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繼此而永樂
間英國張公追交趾黎賊至甯良江賊拒戰舟連
十餘里用切船載木立柵輔葉柵未備敗之乘風
長驅至黃江抵閩海口季犁遁去嘉靖朝倭寇東

南俞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冷機
船高大集銳士其上倭船遇之可以摧壓焦爛且
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整令以大舟勝小以多
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
勦凡若此者固錄我武維揚無不克而人謀之
協器用之良焉可忽哉大抵水戰第一藉舟體之
堅固桅棹之利用帆檣箭索一切舟中器具罔弗
整備然後浪湧潮空乘風疾走所向有功而水軍
須以濱海徵水之士充之舵師把帆欄頭篙工察
經武勝聖正集 卷二 軍實

三

海候占星氣知風辨怪俱選諸練者充之檣上高
招則還明敏有膽畧者充之識火者司火器審沒
者為偷規懷疾者為遊兵俱用輕疾有膽力者充
之此又選舟兵之法也

船用名附列於後

吹喇唬船 浙中多用之福建之

總船 船大可以禦倭

八漿船 此船不可以攻擊但可供宵柁甚

之湖棧

應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望藏火器

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窓可出彼箭

箭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茅竹板窗釘

箭敵入賊隊中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

不勝矣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軍實

三

兩頭船 大學衍義稱中有此說兩頭

蜈蚣船 形如蜈蚣可架大礮破敵係魯夷長

三年據華燕其功用

鴛鴦船 此船則兼兩神敵運船

車輪船 此船極可

環舟 舟中有兩具也

舟中器用如火桶鉤鐵擡鉤犁頭錄香網之類俱宜備

壅灌附

經曰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域漂敵之虛

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故曰分水可以

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

韓信夾澤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公引沂泗注下邳

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

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

之宜戒也

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

經武勝畧正集 卷二 軍實

三

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

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其遺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

高下始可用之

許洞曰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善用水者其道有四

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

或敵絕中流而壅我得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設

火順流衝之壅絕而遏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流士

馬順是水我得上游可以毒之此二者所謂因也逆

水之用則爲崇堤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

潛所謂逆也。賊水之用。敵所願者水也。當潛以水工。審地理。陰爲導之他處。謂其所類。所謂賊也。經水之用。或以薪衣土。以石實舟沉之。所上別爲長梁泄之。或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決。囊所謂絕也。川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用。反爲所害矣。

涉水爲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說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過路多而敵無禦我之謀合兵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絕敵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廣分一爲十使對敵一

卷二 軍實

主

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卽佯與交鋒。趁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九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拒我九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兵少地狹。分爲一五。使對敵一軍。先逼水岸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卽佯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四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拒我四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勝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後涉之兵先

先涉之兵後發也。誠能拒我之二三，則我之已涉者蓋已七八。彼誠能拒我之一二，則吾之已涉者蓋已三四。是謂分渡。

漢高祖遣韓信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諸兵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人救廣與信夾淮水陣信乃令人用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度擊龍且信佯不勝退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也乃自逐信渡水信使持齎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擊殺龍且

囊沙一事淮陰以此成名百世不知牛渡可擊蓋

卷二

美

法所應爾後世用兵有巧生意見者未見其合法也

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于鄴先爲地道配亦
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萬
人進覺之從城右以大石擊突中櫺門櫺門開入
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漢示若可
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公一夜掘之廣深二丈决
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後魏將劉昶攻宋齊泰將崔暹崇祖乃於城西北立

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達數十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銑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沙帽肩輿上城守。自晡時決水下。魏攻城之衆溺水千數。衆退走。水至宗而至。剛從來水攻之勝。更甚於火。放水一激。急踰三峽。孫吳無謀。責育無勇矣。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衝。陳將章昭遠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繞武勝。正集

卷二 軍情

主

其爲筏。施拍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遠乃披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遠放筏衝突。水棚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先定閩中。

唐初劉黑闥據涪州。太宗統兵達討。阻涪水。前營以遇之。分遣青兵斷其糧道。黑闥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涪水上流。謂守陴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水。擊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涪水面陣。與官軍大

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溺死者數千人。

火攻難於蓄藥。水攻難於決壅。此須有機法者。能之。不可妄作意見也。

大順二年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帝大舉南伐。命麗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衆往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衆兵敗。師古沒焉。

魏武勝。正集

卷二 軍情

主

宋太祖北征王師。傳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隄灌城內。又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截強弩。進攻其城。時殿前指揮使趙廷翰白上以城壘守下。諸班衙咸願登城。施力以圖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甥。自訓練。一以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陣。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汝軍陷必死之地。左右感激。再拜呼萬歲。其後北緣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

者韓如晉猶在太原。虞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
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潤，則弁人無類矣。

團募

吳起曰：古之明主必謹君臣之體，節飾上下之儀，安
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
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穰
置陷陳三萬以服鄰國。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
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于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
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
臣先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功去守，欲除
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
經武勝，正集卷一百一十五

內出可以決國，外入可以無前矣。

蘇子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
有寄數而無營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
斯而已矣。是故者，得以致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
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
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
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聽明足以察旗鼓之節，疆
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
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

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滅漢
鄢陵之地皆不過犯其偏師而徧其游卒飲兵而退
未有僭戶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民各
推其寧之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
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
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
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著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
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
義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磨
練武勝正集卷二軍實
三

而見屈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
之賊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
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
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
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
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
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
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
良民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
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憊而不可復者矣臣以
爲三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
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
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
而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
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能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
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
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
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

嗚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嘗驕悍而民嘗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致。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思慮精詳。言言石畫。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軍實

三

募兵之法有十一。廣開其途。二寬有其戾。三因用其機。四恬安其故。五實飽其欲。六嚴禁其冒。七磨消其弊。八鼓勵其忠。九旁通其便。十雜收其力。十者備而兵集矣。廣開者。識巧思。盡能強健。皆可收也。寬有者。盜犯死。囚監。亡命。邊戍。降虜。皆可鼓也。因用者。遷徙重遷。廬墓所在。內迫於身。外仇於虜。則人自斷也。恬安者。畿輔內地。不必另設多兵。惟選壯丁。給弓矢。使習于銜技。而免租庸也。實飽者。招一兵。則給一餉。安家衣仗。不使缺乏。而渙散也。嚴稽者。籍貫保結。

此計實切
於新舊行

必嚴連坐。不令遊棍得冒充于其間也。潛消者。有豪俠劇盜。能率眾報効者。授之以銜而責之以實。內足消禦。外足禦寇。仇鼓勵者。凡能招致多人充募者。原官加給。無官授銜。而當民不習戰陣。則矧邊兵計級。分功之例也。旁通者。民間有願以子弟寄學。納錢贖罪。僧行度牒。通俗無追。俱令得招募民兵。以報効也。雜收者。如徽毛兵。狼兵。苗兵。土兵。少林兵之類。有能率眾鼓憤。則大懸賞格以酬之也。如是而何兵不至。或更輸募兵使者。勿得濫收。以應名數。必雄壯可用。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軍實

三

務期為國家幹一分實事。則非惟不憂其不來。抑不慮其不精矣。吳孫策年十餘歲。便交結。知名年十七。還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往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人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詔曰。丹陽精兵之地。可往召募。策遂詣曲阿。候舅氏召募得數百人。歸取江東。行收兵至歷陽。聚五六

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瑜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江轉闊，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

策年十七，爲滿戾盟長，其始也在於結納豪傑。後人用兵，才畧或遠遜于策，而每有輕當世之志，抑獨何也。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百顧之憂。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滅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曰：「臣請募勇。」

魏武勝集正集

卷二 軍實

三

上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景陛下威德，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關弩三十六鈎，立表標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率衆而渡，溫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遂平，無問所從來，是軍中用人方畧。

文彥博麗籍富仁宗時，公私周竭，因選兵收其精壯而退其老弱，邊儲以益。

宋趙范在揚州，請撥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爲牢城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

冬牧，問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

景泰朝兵部奏延綏巡撫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胡敵，聞若選練，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不待驅使者。」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行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嘗存二子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三石以下者存四，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繇始也。

國初縉雲胡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

魏武勝集正集

卷二 軍實

三

軍族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嘗從橫飲，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嘗得精壯二千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按此卽寓兵于農之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合，當擇而行之。

天順初招募民壯，給與鞍馬器械，本戶有根者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

初累代振
于斯見矣

弘治中令州縣選取民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食二名五百里者每里食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至冬操三歇二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昭天順時例團練鄉民多可應用古法二十而從軍五十而免行今取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頗得其意

嘉靖三十年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

經武勝集

卷二 軍實

兵

不可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今不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始

例陞賞得旨允行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為鄉兵即以客兵根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者從之

器械

書曰善戰乃甲冑敵乃干無敵不吊僅乃弓矢銀鈔戈矛獨乃鋒刃無敵不善孫子曰擊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至論曰徒手而遇強敵無如之何操筆而遇敵雖童子不知所避吳錯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穆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琴瑟不利以其卒子敵也王褒曰空柯無刃公輪不能以斷但懸其鋒滿其不能以射故虜驚撤渡而濟水不若敗舟之

經武勝集

卷二 器械

兵

趙也蒙衝涉用而能數遠不若連塗之疾也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太哉王之間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法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術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才戰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敢兵法謂之靈駭盾堅陣取強敵武翼大櫓才戰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才戰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敵強敵提翼少

今世無其類
太公時有
五器考
於今

梯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並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並赤羽，以鐵爲首，畫則以絳綳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綳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衛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建擊，陷堅陣，敗步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二十一

二十一

騎，方首鉄格維勝，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于二百枚，一名天枯，太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于二百枚，一名天鉄，方首鉄，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于二百枚，一名天徒，敗步騎羣寇，飛釣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于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水螳螂劍及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水螳螂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輒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

北，彼路微徑，張鉄，葵藿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于二百具，敗走騎，突臨前求促戰，白刃接張地，羅劍兩鐵，葵藿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鉏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彼路微徑，地陷鉄，械銀，葵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梯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並飛橋，一部，廣一丈五尺，長一丈以上，着轉關，鐵轆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員外，徑四尺以上，環利，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演，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鉄鎖，長一丈以上，于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于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微，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鉞，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鉄，棧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二十一

二十一

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漆鏤
亦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葉固爲垂，長五
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鉄靶，柄長七尺以上，三百
枚，方胸鉄又，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鉄又，
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莖草木大鏃，柄長七尺以上，
三百枚，大鏃亦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鏃，柄長
三尺以上，三百枚，板枝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
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强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
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
也。武王曰：允哉！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軍實

中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兵器，內府又受良兵，而兵器
入焉，秋官又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一以司藏，一
以司造，職固有攸分也。夏官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
司弓矢之屬，制無不備矣。秦人銷兵鑄而武備盡弛，
漢興其在郡國也，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
爲之，而工官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其在京師也，則
有武庫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
試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皆以少府主之，是時邊

吏拒寇者，得賜武庫兵，邊兵不足者，得賜工官兵，故
李陵以邊弩射匈奴，虞詡以强弩射羌，陳珠之達
射，千步，平素之素，藝傳管，皆足以致勝者也。唐初置
軍器監，後升入少府監，府兵之法，宿衛者各給弓矢
續刀，其外貴戚，皆藏於庫，有所征行，則給之，開元
中，擢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
習弩，馬燈造甲，必爲長短三等，最爲得之，而蕭悅銷
兵之議，何其愚也。宋太祖太宗留心武備，造兵器者
十日一進，課其功也。典兵器者，十餘年不易，專其業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軍實

中

也。或幸弓矢舍賜及作工，或幸軍器庫，加賞主吏，勉
其職也。或作坊，歲造凡三萬，或諸州歲造凡六百餘
萬，豈其積也。至於慶曆武備弛矣，仁宗一意作新，既
遣近臣分治軍器，又遣朝臣揀試兵器，而獨轅之弩
則得之郭諮，秦脚之車則得之郭周，流星之弩，拒馬
之牌，則得之米守信，及於熙寧，在京師有監有庫，在
諸州有作院，而弓則曰神臂床子，弩則曰九牛八牛
箭，則曰入陣減指刀，則名斬馬，鞍則名邊樣，甲則名
備挨，其法亦備矣。我朝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

設針工局，教習設鞍轡局，時嘗簡黜，若有缺廢，委官造補，遇有闕乏，奏聞分給，其外藩有司歲造之數，起送赴部，辨駁交納，弓刀制度，以時加添，而火鎗飛礮，則或出于古人之所未備者，掌工部者，慎毋忽諸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用者責精，據馬支昇疏稱在京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稍長不便，全不合式，歷光太軍，京衛軍士，掌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平時尚不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經武勝學正集

卷二 軍實

甲三

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一遇大敵，安得不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途諸鎮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剋減，成造不堪，今以南京兵仗局一處言之，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觔，木炭木柴四十餘萬，黃牛等雜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萬八萬，其餘水膠漆漆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

軍中其器一可以不精一尤不精一利便一不

十餘名，然所造軍器，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不能一一周悉，况收貯之後，並不晒晾修緝，未五六年，箭翎弓弦多已脫朽，鎗刀衣甲亦多銹爛，是以有盡之財，造無用之器，臨事而誤，悔何可及乎，愚請查見備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於官，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換年漸修，又于每歲軍局所造，必減其數而費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此則軍器皆為有用之器

經武勝學正集

卷二 軍實

甲三

凡人有所倚，則力張，有所恃，則神全，猛虎當前，跳不備且却焉，而一人者披甲執鎗而前，非一人之獨勇，衆人之皆怯也，有所倚，有所恃，雖稚子可以驅虎豹，無所倚，無所恃，雖孟賁烏獲，其能空臂而格于將，課程而圖猛獸哉，故軍資不一，而器械最為急務云

軍器多種顯着者，不盡載特簡其未著而利用者錄數條，以便酌用

被服

七梁盔

外結精銅爲之內壘爾厚納爲裏護領用革爲之其上有七梁直四橫三雖側中刀而不可斷箭則擦過其革上剛下柔可防卒至之外而又便于轉頭

金脫臉

亦如盔製外銅內爾即同戲面須相面合宜周圍嚴密更宜彩畫悍惡驚人

渾金甲

亦如盔製特宜周身而又便運前後二片欲其充滿

經武勝集正集卷二軍實

甲四

肘單過臂臂罩過肘手袖過脉身甲護腰腰甲護腿腿甲護膝以接于鞞上下皆互相穿掩更須輕巧活任所轉移其接合處皆鞞皮絨繩縫之

錦鑲鞞

用龍鱗革法製之

已上將領用

龍鱗臉

製同上而薄其外加其裏以爲臉繫于笠

龍鱗革

材製同上樣用渾金甲法爲之

已上武士用

緬江滾海飛波神甲及潛水法

洪沙翁曰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尤要用油銅爲裏銳板爲甲物如龍鱗浮行水而駕浪乘風須刻數十里而長江大河之險無慮也若潛伏水者用銀打法物長一寸二分兩管塞鼻下合齒入口氣口鼻之氣自相通往往仍用柳瓢漆黑以護腎囊將帛帶縛繫腰間蓋腎囊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毒物望光而來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軍實

甲五

人命必傷護之則光不現而無害此水戰之必備者

入火衣

浮仙秘法用海汁煉水魚液製衣被之入火不焚

持器

三股長叉

舊法用第一鋒既折更無所用且士卒臨陣二手交忙一鋒所刺詎必中乎莫如用三股叉一鈍存二二鈍存一俱鈍而三股鐵條猶可擊賊也况三條亦不易鈍哉紫崖仙人教此用于車上已爲成法喻子曰

中軍明此爲多步騎皆可能追能拒尤妙火攻也車上之兵專用鎧更妙若車下用此尤非所宜

長板斧

刀無厚而難攻厚甲故用斧斧刃及鎧刀鎗等俱宜用廣西鎗桿木或川椿爲柄

鎧

甲極厚者惟鎧破之方稜長形更爲刺肩最壽

又以上製爲短形而繫以熟銅練帶之可以及遠近故

其車下用方鎧如簡其柄稍短則用力實

經武勝聖正集卷二

竹鳥鎧

鳥鎧本利器但鐵造者一人止可持一門且一放更裝募不及今以竹造取其輕便一人可持三四門裝成遇敵無不及之患其制用小堅竹造之外用筋漆而麻所費不過五錢較之鐵造半其費耳但能造者少故不多見然妙用在心智者自好爲之

鞭棍鎧

以鐵造六尺長兩頭如鳥鎧之空每頭安募三節過敵兩頭次第舉發可當六銃之用發訖又可擊人

百矢鎧

用製通紙箭六箇連中心繫纏一處箭內裝爆株藥在底以木馬索緊每箇裝箭數枝用老竹削長五寸如弩箭樣頭用藥蘸過火內穿乾刮磨快利其硬如鐵抹藥在上臨用量其遠近點放百矢齊出

守器

燕尾鉅

油灌葦爲之用騎木輪焚之

飛虎軍

經武勝聖正集卷二

鐵鉞銅練用破攻車

連環

銅車及衝

火砮

鐵爲之懸於城外半腰以照人

布城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設青色界磚石之形

神龜

喻子曰布城易火而用鐵被架難聯而勢散獨斯城
也有壘磚之象而不虞衝砲之攻有坐臥之安而不
慮車騎之躁有車馬欄帷之衛而無牧視之苦與推
轉之艱急可速收舒亦急就技之最奇也

鞬壁

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取軍中綿被掛上以堵箭
矢亦可阻路此取一時之便耳

拒馬

暫時止歇用此步營陣前以防卒然衝突取其輕巧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軍實 聖人

一人提行若夫車營則用鹿角矣

鐵蒺藜

步卒夜宿用此防賊

鐵菱角

用典上月

喻子曰二物之用皆須置沙草中使不得掃不知而
踏之不然無益也

吹器

積燭車

此舊制也或曰宜用繩脊皮爲衣更輕便但此車嘗

時亦可載物故凡軍家之具貴于兩用喻子曰更宜
輪處于內以避傷則車可長而軟墻濕物以當火石
萬無失也

尖頭木驢

喻子曰凡此等車具俱宜以巨木爲脊板以合成之
輪皆宜內兩頭俱欲鶴突不露恐其被鈎搭翻也若
渾沌蒙蔽周密以進城上無如何惟巨虎拳制之則
又用天衝矣

天衝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軍實 聖人

此崇崖仙人兵笈秘授法也鐵汁搗木飛鉞安所用
之裁若城上矢石遠及則宜用大木驢蓋人人以此
木貫驢中用之便從車牆上懸掛極妙

地柱

卽裂土撐也穴地而支之支而後燎之柱折而土崩

行器

繩梯

登山所用須步步有鐵鈎釘鈎住土石乃可緣上

浮囊

沙水之具羊皮吹氣爲之人携其一線繩而涉此繩
輕便軍中易帶

皮船

用同上長者乘二人圖者乘一人更持浮木翼之此
物開時可盛雜藥料

窺筏

凡涉水飛繩爲主木筏次之葦蒲筏次之窺筏次之
牌次之囊次之葫蘆鼓又次之而械筏不與焉

伏器

經武勝集正集

卷二 軍實

辛

排空天目

牛筋爲之密着鈎刀石砲發之

透地沙囊

同上可地車較之二器擒賊片甲不返其秘妙得之

索仙口訣不能盡圖

機槍

半月木脚機發而傾賊滿可盡也

機弩

底下爲氣極重而發不重不發也

機屋

妙在實處歸虛實地爲變已居之而陷人

機路

妙與屋同可以陷賊